

王纪功碑。硃宣、硃瑾兵助汴，已破宗权东归，王移檄兖、郓，诬其诱汴亡卒以东，乃发兵攻之，取其曹州、濮州。遂遣硃珍攻郓州，大败而还。十二月，天子使来，赐王铁券及德政碑。

淮南节度使高骈死，杨行密入扬州，天子以王兼淮南节度使。王乃表行密为副使，以行军司马李璠为留后。璠之扬州，行密不纳。文德元年正月，王如淮南，至宋州而还。是时，秦宗权陷襄州，以赵德諲为节度使。德諲叛于宗权以来附。天子因以王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，以德諲为副。

三月庚子，僖宗崩。天雄军乱，囚其节度使乐彦贞。其子相州刺史从训攻魏，来乞兵。遣硃珍助从训攻魏。而魏军杀彦贞，从训战死，魏人立罗弘信，珍乃还。张全义取河阳，逐李罕之。罕之奔于河东。李克用遣兵围河阳，全义来求救，遣丁会、牛存节救之，击败河东兵于浚河。

五月，行营讨蔡州，围之百余日，不克。是时，时溥已为东南面都统，又以王统行营，而溥犹称都统。王乃上书，论溥讨蔡无功而不落都统，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。初，高骈死，淮南乱，楚州刺史刘瓚来奔，纳之，及王兵攻蔡不克，还，欲攻徐，乃遣硃珍将兵数千以东，声言送瓚还楚州。溥怒论已，又闻珍以兵来，果出兵拒之。珍战于吴康，大败之，取其丰、萧二县。遂攻宿州，下之。珍屯萧县，别遣庞师古攻徐州。龙纪元年正月，师古败溥于吕梁。淮西牙将申丛执秦宗权，折其足，将槛送京师；别将郭璠杀丛，篡宗权以来献。王遣行军司马李璠献俘于京师，表郭璠淮西留后。三月，天子封王为东平王。七月，硃珍杀李唐宾，王如萧县，执珍杀之，遂攻徐州。冬，大雨，水，不能军而旋。

初，秦宗权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。是岁，宗衡为其将孙儒所杀，儒攻杨行密于扬州。淮南大乱，行密走宣州，儒入扬州。

大顺元年春，遣庞师古攻孙儒于淮南，大败而还。四月，宿州将张筠以宿州复归于时溥，王自将攻之，不克。

初，黄巢败走，李克用追之，至于冤胸，不及而旋。过汴，驻军于北郊，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驿，夜以兵攻之。克用逾城而免，讼其事于京师，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。至是，宰相张浚私与汴交，王厚之以赂，浚为汴请伐河东。唐诸大臣皆以为不可兴师。浚挟汴力，请益坚。天子不得已，许之。五月，以浚为太原四面行营都统，王为东南面招讨使。然王不亲兵，以兵三千属浚而已。浚屯于阴地。河东叛将冯霸杀潞州守将李克恭来降，遣葛从周入潞州。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，从周走河阳。九月，王如河阳。十月，天子以王兼宣义军节度使，遂如滑州，假道于魏，以攻河东，且责其军须，亦所以怒魏为兵端也。魏人果以谓非兵所当出，而辞以粮乏，皆不许。于是攻魏。十一月，张浚之师大败于阴地。二年正月，王及魏人战于内黄，大败之，屠故元城，罗弘信来送款。十月，克宿州。十一月，曹州将郭绍宾杀其刺史郭饶来降。十二月，丁会败硃瑾于金乡。景福元年二月，攻郢州，前军硃友裕败于斗门，王军后至，又败而还。冬，友裕取濮州，遂攻徐州。二年四月，庞师古克徐州，杀时溥。王如徐州，以师古为留后，遂攻兖、郢。

乾宁元年二月，王及硃宣战于渔山，大败之。二年八月，又败宣于梁山。十一月，又败之于巨野。兖、郢求救于河东，李克用发兵救之，假道于魏。既而魏人击之，克用怒，大举攻魏。罗弘信来求救，遣葛从周救魏。是岁，李克用封晋王。三年五月，战于洹水，擒克用子落落，送于魏，杀之。七月，凤翔李茂贞犯京师，天子出居于华州。王请以兵赴难，天子优诏止之。又请迁都洛阳，不许。四年正月，庞师古克郢州，王如郢州，以硃友裕为留后。遂攻兖州。硃瑾奔于淮南，以葛从周

为兖州留后。九月，攻淮南，庞师古出清口，葛从周出安丰，王军屯于宿州。杨行密遣硃瑾先击清口，师古败死。从周亟返兵，至于溍河，瑾又败之。王惧，驰归。

光化元年三月，天子以王兼天平军节度使。四月，遣葛从周攻晋之山东，取邢、洛、磁三州。襄州赵匡凝自其父德諲时来附，匡凝又与杨行密、李克用通，而其事泄。七月，遣氏叔琮、康怀英攻匡凝，取其泌、随、邓三州。匡凝请和，乃止。十二月，李罕之以潞州来降。二年，幽州刘仁恭攻魏，罗绍威来求救。王救魏，败仁恭于内黄。四月，遣氏叔琮攻晋太原，不克。七月，李克用取泽、潞。十一月，保义军乱，杀其节度使王珙，推其牙将李璠为留后，其将硃简杀璠来降。以简为保义军节度使。三年四月，遣葛从周攻刘仁恭之沧州，取其德州，及仁恭战于老鸦堤，大败之。八月，晋取洛州。王如洛州，复取之。是时，镇、定皆附于晋。遂攻镇州，破临城，王镕来送款。进攻定州，王郜奔于晋，其将王处直以定州降。

唐宦者刘季述作乱，天子幽于东宫。天复元年正月，护驾都头孙德昭诛季述，天子复位。封王为梁王。遣张存敬攻王珂于河中，出含山，下晋、绛二州。王珂求救于晋，晋不能救，乃来降。三月，大举攻晋。氏叔琮出太行，取泽、潞。葛从周、张存敬、侯言、张归厚及镇、定之兵，皆会于太原，围之，不克，遇雨而还。五月，天子以王兼河中尹、护国军节度使。六月，晋取慈、隰。

自刘季述等已诛，宰相崔胤外与梁交，欲假梁兵尽诛宦者。而凤翔李茂贞、邠宁王行瑜等，皆遣子弟以精兵宿卫天子，宦官韩全海等亦因恃以为助。天子与胤计事，宦者属耳，颇闻之。乃选美女，内之宫中，阴令伺察其实。久之，果得胤奏谋所以诛宦者之说，全海等大惧，日夜相与涕泣，思图胤以求全。胤

知谋泄，事急，即矫为制，召梁兵入诛宦者。十月，王以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兵七万，至于河中，取同州，遂攻华州，韩建出降。全海等闻梁王兵且至，即以岐、邠宿卫兵劫天子奔于凤翔。王乃上书言胤所以召之之意。天子怒，罢胤相，责授工部尚书，诏梁兵还镇。王引兵去，攻邠州，屯于三原。邠州节度使杨崇本以邠、宁、庆、衍四州降。崔胤奔于华州。二年春，王退军于河中。晋攻晋、绛。遣硃友宁击败晋军于蒲县，取汾、慈、隰，遂围太原，不克而还，汾、慈、隰复入于晋。四月，友宁引兵西，至兴平，及李茂贞战于武功，大败之。王兵犯凤翔，茂贞数出战，辄败，遂围之。十一月，鄜坊李周彝以兵救凤翔，王遣孔勍袭鄜州，虏周彝之族，徙于河中，周彝乃降。是时，岐兵屡败，而围久，城中食尽，自天子至后宫，皆冻馁。三年正月，茂贞杀韩全海等二十人，囊其首，示梁军，约出天子以为解。甲子，天子出幸梁军。遣使者驰召崔胤，胤托疾不至。王使人戏胤曰：“吾未识天子，惧其非是，子来为我辨之。”天子还至兴平，胤率百官奉迎。王自为天子执辔，且泣且行，行十余里，止之。人见者，咸以为忠。己巳，天子至自凤翔，素服哭于太庙而后入，杀宦者七百余。二月甲戌，天子赐王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”，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，王为副元帅。王乃留子友伦为护驾指挥使，以为天子卫，引兵东归。天子饯于延喜楼，赐《杨柳枝》五曲。

初，梁兵已西，青州王师范遣其将刘鄩袭据梁兖州。王已还梁，四月，如郓州，遣硃友宁攻青州。师范败之于石楼，友宁死。九月，杨师厚败青人于临朐，取其棣州，师范以青州降，而鄩亦降。友伦击鞠，坠马死。王怒，以为崔胤杀之，遣硃友谦杀胤于京师。其与友伦击鞠者，皆杀之。

自天子奔华州，王请迁都洛阳，虽不许，而王命河南张全

义修洛阳宫以待。天祐元年正月，王如河中，遣牙将寇彦卿如京师，请迁都洛阳，并徙长安居人以东。天子行至陕州，王朝于行在，先如东都。是时，六军诸卫兵已散亡，其从以东者，小黄门十数人，打球供奉、内园小兒等二百余人。行至谷水，王教医官许昭远告其谋乱，悉杀而代之，然后以闻。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。四月甲辰，天子至自西都。是时，晋王李克用、岐王李茂贞、楚王赵匡凝、蜀王王建、吴王杨行密闻梁迁天子洛阳，皆欲举兵讨梁，王大惧。六月，杨崇本复附于岐。王乃以兵如河中，声言攻崇本，遣硃友恭、氏叔琮、蒋玄晖等行弑，昭宗崩。十月，王朝于京师，杀硃友恭、氏叔琮。十一月，攻淮南，取其光州，攻寿州，不克而旋。二年二月，遣蒋玄晖杀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。六月，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。七月，天子使来，赐王“迎銮纪功碑”。

王欲代唐，使人谕诸镇，襄州赵匡凝以为不可。遣杨师厚攻之，取其唐、邓、复、郢、随、均、房七州。王如襄州，军于汉北。九月，师厚破襄州，匡凝奔于淮南。师厚取荆南，荆南留后赵匡明奔于蜀。遂出光州，以攻寿州，不克。天子卜祀天于南郊，王怒，以为蒋玄晖等欲祈天以延唐。天子惧，改卜郊。十一月辛巳，天子封王为魏王、相国，总百揆。以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、天雄、武顺、佑国、河阳、义武、昭义、武宁、保义、忠义、武昭、武定、泰宁、平卢、匡国、镇国、荆南、忠武二十一军为魏国，备九锡。王怒，不受。十二月，天子以王为天下兵马元帅。王益怒，遣人告枢密使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，杀玄晖而焚之，遂弑太后于积善宫。又杀宰相柳璨，太常卿张延范车裂以徇。天子诏以太后故停郊。

三年春，魏州罗绍威谋杀其牙军，来假兵以虞变，王为发兵北攻刘仁恭之沧州，兵过魏而绍威已杀牙军，其兵之在外者

果皆叛，据贝、卫、澶、博州，王以兵悉杀之。遂攻沧州，军于长芦。刘仁恭求救于晋。晋人取潞州，王乃旋军。

## 梁本纪第二

### 太祖

开平元年春正月壬寅，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贻矩来劳军。宰相张文蔚率百官来劝进。

夏四月壬戌，更名昝。甲子，皇帝即位。戊辰，大赦，改元，国号梁。封唐主为济阴王。升汴州为开封府，建为东都，以唐东都为西都。废京兆府为雍州。赐东都酺一日。契丹阿保机使袍笏梅老来。

五月丁丑朔，以唐相张文蔚杨涉为门下侍郎，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戊寅，渤海、契丹遣使者来。乙酉，封兄全昱为广王，子友文博王，友珪郢王，友璋福王，友贞均王，友徽建王，侄友谅衡王，友能惠王，友诲邵王。甲午，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太府卿敬翔为使。是月，潞州行营都指挥使李思安及晋人战，败绩。六月甲寅，平卢军节度使韩建守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秋七月己亥，追尊祖考为皇帝，妣为皇后；皇高祖黯谥曰宣元，庙号肃祖，祖妣范氏谥曰宣僖；曾祖茂琳谥曰光献，庙号敬祖，祖妣杨氏谥曰光孝；祖信谥曰昭武，庙号宪祖，祖妣刘氏谥曰昭懿；考诚谥曰文穆，庙号烈祖，妣王氏谥曰文惠。八月丁卯，同州好蛭虫生。隰州黄河清。九月，括马。冬十月己未，讲武于繁台。十一月壬寅，赦亡命背军髡黥刑徒。

二年春正月丁酉，渤海遣使者来。己亥，卜郊于西都。弑济阴王。二月辛未，契丹阿保机遣使者来。三月壬申朔，如西都。丙子，如怀州。丁丑，如泽州。戊寅，封鸿胪卿李崧介国公，为二王后。壬午，匡国军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。癸巳，改卜郊。张文蔚薨。夏四月癸卯，杨涉罢，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，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张策为刑部侍郎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壬子，至泽州。五月己丑，潞州行营都虞候康怀英及晋人战于夹城，败绩。戊戌，立唐三庙。契丹遣使者来。六月壬寅，忠武军节度使刘知俊为西路行营招讨使，以伐岐。己酉，杀右金吾卫上将军王师范，灭其族。丙辰，刘知俊及岐人战于漠谷，败之。秋九月丁丑，如陕州，博王友文留守东都。冬十月丁未，至自陕州。十一月癸巳，张策罢，左仆射杨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十二月己亥，以介国公为三恪，鄯国公、莱国公为二王后。

三年春正月甲戌，如西都。复然灯以祈福。庚寅，享于太庙。辛卯，有事于南郊，大赦。丙申，群臣上尊号，曰睿文圣武广孝皇帝。二月壬戌，讲武于西杏园。甲子，延州高万兴叛于岐，来降。三月辛未，渤海国王大諲譔遣使者来。甲戌，如河中。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。刘知俊取丹州。夏四月丙午，知俊克延、鄜、坊三州。五月己卯，至自河中，杀佑国军节度使王重师。六月庚戌，刘知俊执佑国军节度使刘捍，叛附于岐。辛亥，如陕州。乙卯，冀王硃友谦为同州东面行营招讨使。刘知俊奔于岐。丹州军乱，逐其刺史宋知海。秋七月，商州军乱，逐其刺史李稠，稠奔于岐。乙丑，克丹州，执其首恶王行思。乙亥，至自陕州。甲申，襄州军乱，杀其留后王班。房州刺史杨虔叛附于蜀。八月辛亥，降死罪囚。辛酉，均州刺史张敬方克房州，执杨虔。闰月癸酉，契丹遣使

者来。己卯，阅稼于西苑。九月壬寅，行营招讨使左卫上将军陈晖克襄州，执其首恶李洪。丁未，保义军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。辛亥，韩建、杨涉罢。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辛酉，李洪、杨虔伏诛。冬十一月甲午，日南至，告谢于南郊。己酉，搜访贤良。镇国军节度使康怀英伐岐。十二月，怀英克宁、庆、衍三州。及刘知俊战于升平，败绩。

四年春正月壬辰朔，始用乐。丁未，讲武于榆林。二月己丑，阅稼于谷水。秋八月丙寅，如陕州。河南尹张宗爽留守西都。辛未，护国军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以伐岐。九月己丑，至自陕州。辛亥，搜访贤良。冬十一月己丑，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以伐赵。赵王王熔、北平王王处直叛附于晋，晋人救赵。十二月癸酉，颁律令格式。

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，王景仁及晋人战于柏乡，败绩。庚寅，赦流罪以下囚，求危言正谏。癸巳，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夏四月壬申，契丹阿保机遣使者来。五月甲申朔，大赦，改元。癸巳，幸张宗爽第。秋八月戊辰，阅稼于榆林。渤海遣使者来。戊寅，大阅于兴安鞠场。九月辛巳朔，御文明殿，入阁。庚子，如魏州。张宗爽留守西都。冬十月丙子，大阅于魏东郊。十一月，高万兴取盐州。壬辰，至自魏州。乙未，回鹘、吐蕃遣使者来。二年春二月丁巳，光禄卿卢玘使于蜀。甲子，如魏州，张宗爽留守西都。次白马，杀左散骑常侍孙鹭、右谏议大夫张衍、兵部郎中张俊。戊寅，如贝州。三月丙戌，屠枣强。丁未，复如魏州。夏四月己巳，至自魏州。戊寅，如西都。五月丁亥，德音降死罪已下囚。罢役徒，禁屠及捕生。渤海遣使者来。是月，薛贻矩薨。六月，疾革，郢王友珪反。戊寅，皇帝崩。

呜呼，天下之恶梁久矣！自后唐以来，皆以为伪也。至予论次五代，独不伪梁，而议者或讥予大失《春秋》之旨，以谓“梁负大恶，当加诛绝，而反进之，是奖篡也，非《春秋》之志也。”予应之曰：“是《春秋》之志尔。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，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，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，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，圣人于《春秋》，皆不绝其为君。此予所以不伪梁者，用《春秋》之法也。”“然则《春秋》亦奖篡乎？”曰：“惟不绝四者之为君，于此见《春秋》之意也。圣人之于《春秋》，用意深，故能劝戒切，为言信，然后善恶明。夫欲著其罪于后世，在乎不没其实。其实尝为君矣，书其为君。其实篡也，书其篡。各传其实，而使后世信之，则四君之罪，不可得而掩尔。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，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，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。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，为言信而善恶明也。桀、纣，不待贬其王，而万世所共恶者也。《春秋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，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，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，而信乎后世，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，以息人之为恶。能知《春秋》之此意，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。”

### 梁本纪第三

末帝，太祖第三子友贞也。为人美容貌，沈厚寡言，雅好儒士。太祖即位，封均王，为左天兴军使、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乾化二年六月，太祖遇弑，友珪自立，杀博王友文，以弑帝之罪归之。以王为东京留守、开封尹，敬翔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户部尚书李振为崇政院使。

## 唐本纪第四

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，其先本号硃邪，盖出于西突厥，至其后世，别自号曰沙陀，而硃邪为姓。唐德宗时，有硃邪尽忠者，居于北庭之金满州。贞元中，吐蕃赞普攻陷北庭，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。其后赞普为回鹘所败，尽忠与其子执宜东走。赞普怒，追之，及于石门关。尽忠战死，执宜独走归唐，居之盐州，以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。希朝徙镇太原，执宜从之，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。其部落万骑，皆骁勇善骑射，号“沙陀军”。执宜死，其子曰赤心。懿宗咸通十年，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，以硃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、陀三部落军使。以从破勋功，拜单于大都护、振武军节度使，赐姓名曰李国昌，以之属籍。

沙陀素强，而国昌恃功益横恣，懿宗患之。十三年，徙国昌云州刺史、大同军防御使，国昌称疾拒命。国昌子克用，尤善骑射，能仰中双鳧，为云州守捉使。国昌已拒命，克用乃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，据云州，自称留后。唐以太仆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，会幽、并兵讨之。简方行至岚州，军溃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，为边患矣。明年，僖宗即位，以谓前太原节度使李业遇沙陀有恩，而业已死，乃以其子钧为灵武节度使、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，以招缉之。拜克用大同军防御使。

居久之，国昌出击党项，吐浑赫连鐸袭破振武。克用闻之，自云州往迎国昌，而云州人亦闭关拒之。国昌父子无所归，因

掠蔚、朔间，得兵三千，国昌入保蔚州，克用还据新城。僖宗乃拜鐸大同军使，以李钧为代北招讨使，以讨沙陀。乾符五年，沙陀破遮虏军，又破苛岚军，而唐兵数败，沙陀由此益炽，北据蔚、朔，南侵忻、代、岚、石，至于太谷焉。广明元年，招讨使李琢会幽州李可举、云州赫连鐸击沙陀，克用与可举相拒雄武军。其叔父友金以蔚、朔州降于琢，克用闻之，遽还。可举追至药儿岭，大败之，琢军夹击，又败之于蔚州。沙陀大溃，克用父子亡入达靼。

克用少骁勇，军中号曰“李鸦儿”；其一目眇，及其贵也，又号“独眼龙”，其威名盖于代北。其在达靼，久之，郁郁不得志，又常惧其图己，因时时从其群豪射猎，或挂针于木，或立马鞭，百步射之辄中，群豪皆服以为神。

黄巢已陷京师，中和元年，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发沙陀先所降者，与吐浑、安庆等万人赴京师，行至绛州，沙陀军乱，大掠而还。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将，乃以诏书召克用于达靼，承制以为代州刺史、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。率蕃汉万人出石岭关，过太原，求发军钱。节度使郑从说与之钱千缗、米千石，克用怒，纵兵大掠而还。二年十一月，景思、克用复以步骑万七千赴京师。三年正月，出于河中，进屯乾坑。巢党惊曰：“鸦儿军至矣！”二月，败巢将黄鄴于石堤谷；三月，又败赵璋、尚让于良田坡，横尸三十里。是时，诸镇兵皆会长安，大战渭桥，贼败走入城，克用乘胜追之，自光泰门先入，战望春宫升阳殿，巢败，南走出蓝田关。京师平，克用功第一。天子拜克用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河东节度使，以国昌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。十月，国昌卒。

十一月，遣其弟克修攻昭义孟方立，取其泽、潞二州。方立走山东，以邢、洛、磁三州自别为昭义军。黄巢南走至蔡州，

降秦宗权，遂攻陈州。四年，克用以兵五万救陈州，出天井关，假道河阳，诸葛爽不许，乃自河中渡河。四月，败尚让于太康，又败黄郚于西华。巢且走且战，至中牟，临河未渡，而克用追及之，贼众惊溃。比至封丘，又败之，巢脱身走，克用追之，一日夜驰三百里，至于冤胸，不及而还。洛、磁孟氏据之，故当时有两昭义。

过汴州，休军封禅寺，硃全忠飧克用于上源驿。夜，酒罢，克用醉卧，伏兵发，火起，侍者郭景铄灭烛，匿克用床下，以水醒面而告以难。会天大雨灭火，克用得从者薛铁山、贺回鹘等，随电光，绝尉氏门出，还军中。七月，至于太原，讼其事于京师，请加兵于汴，遣弟克修将兵万人屯于河中以待。僖宗和解之，用破巢功，封克用陇西郡王。

光启元年，河中王重荣与宦者田令孜有隙，徙重荣兖州，以定州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，诏克用以兵护处存之镇。重荣使人给克用曰：“天子诏重荣，俟克用至，与处存共诛之。”因伪为诏书示克用曰：“此硃全忠之谋也。”克用信之，八上表请讨全忠，僖宗不许，克用大怒。重荣既不肯徙，僖宗遣邠州硃玫、凤翔李昌符讨之。克用反以兵助重荣，败玫于沙苑，遂犯京师，纵火大掠。天子出居于兴元，克用退屯河中。硃玫亦反以兵追天子，不及，得襄王煜，迫之称帝，屯于凤翔。僖宗念独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，当破黄巢长安时，天下兵马都监杨复恭与克用善，乃遣谏议大夫刘崇望以诏书召克用，且道复恭意，使进兵讨玫等。克用阳诺而不行。

明年，孟方立死，其弟迁立。大顺元年，克用击破孟迁，取邢、洛、磁三州，乃遣安金俊攻赫连鐸于云州。幽州李匡威救鐸，战于蔚州，金俊大败。于是匡威、鐸及硃全忠皆请因其败伐之。昭宗以克用破黄巢功高，不可伐，下其事台、省四品

官议，议者多言不可。宰相张浚独以谓沙陀前逼僖宗幸兴元，罪当诛，可伐。军容使杨复恭，克用所善也，亦极谏以为不可，昭宗然之，诏谕全忠等。全忠阴赂浚，使持其议益坚，昭宗不得已，以浚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，韩建为副使。是时，潞州将冯霸叛降于梁，梁遣葛从周入潞州。唐以京兆尹孙揆为昭义军节度使，克用遣李存孝执揆于长子，又遣康君立取潞州。十一月，浚及克用战于阴地，浚军三战三败，浚、建遁归。克用兵大掠晋、绛，至于河中，赤地千里。克用上表自诉，其辞慢侮，天子为之引咎，优诏答之。

二年二月，复拜克用河东节度使、陇西郡王，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。四月，攻赫连鐸于云州，围之百余日，鐸走吐浑。八月，大搜于太原，出晋、绛，掠怀、孟，至于邢州，遂攻王镒于镇州。克用栅常山西，以十余骑渡滹沱觐敌，遇大雨，平地水深数尺。镇人袭之，克用匿林中，禱其马曰：“吾世有太原者马不嘶。”马偶不嘶以免。前军李存孝取临城，进攻元氏。李匡威救镒，克用还军邢州。景福元年，王镒攻邢州，李存信、李嗣勋等败镒于尧山。二月，会王处存攻镒，战于新市，为镒所败。八月，李匡威攻云州，以牵克用之兵，克用潜入于云州，返出击匡威，匡威败走。十月，李存孝以邢州叛。二年，存孝求援于王镒，克用出兵井陘击镒，且以书招镒，而急攻其平山，镒惧，遂与克用通和，献帛五十万匹，出兵助攻邢州。乾宁元年三月，执存孝，杀之。冬，攻幽州，李匡侑弃城走，追至景城，见杀，以刘仁恭为留后。

二年，河中王重盈卒，其诸子珂、珙争立，克用请立珂，凤翔李茂贞、邠宁王行瑜、华州韩建请立珙。昭宗初两难之，乃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，既而许克用立珂。茂贞等怒，三镇兵犯京师，闻克用亦起兵，乃皆罢去。六月，克用攻绛州，

斩刺史王瑶。瑶，珙弟，助珙以争者。七月，至于河中，同州王行约奔于京师，阳言曰：“沙陀十万至矣！”谋奉天子幸邠州，茂贞假子阎圭亦谋劫幸凤翔，京师大乱，昭宗出居于石门。克用军留月余不进，昭宗遣延王戒丕、丹王允兄事克用，且告急。八月，克用进军渭桥，以为邠宁四面行营都统。昭宗还京师。十一月，克用击破邠州，王行瑜走至庆州，见杀。克用还军云阳，请击茂贞，昭宗慰劳克用，使与茂贞解仇以纾难，拜克用“忠正平难功臣”，封晋王。是时，晋军渭北，遇雨六十日，或劝克用入朝，克用未决，都押衙盖寓曰：“天子还自石门，寝未安席，若晋兵渡渭，人情岂复能安？勤王而已，何必朝哉？”克用笑曰：“盖寓犹不信我，况天下乎！”乃收军而还。

三年正月，昭宗复以张浚为相，克用曰：“此硃全忠之谋也。”乃上表曰：“若陛下朝以浚为相，则臣将暮至阙廷！”京师大恐，浚命遽止。硃全忠之攻克、郢也，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硃宣等。存信屯于莘县，军士侵掠魏境，罗弘信伏兵攻之，存信败走洺州。克用自将击魏，战于洹水，亡其子落落。六月，破魏成安、洹水、临漳等十余邑。十月，又败魏人于白龙潭，进攻观音门，全忠救至，乃解。

四年，刘仁恭叛晋，克用以兵五万击仁恭，战于安塞，克用大败。

光化元年，硃全忠遣葛从周攻下邢、洛、磁三州。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，遇从周于张公桥，德威大败。冬，潞州守将薛志勤卒，李罕之据潞州，叛附于硃全忠。

二年，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军，又破辽州，至于榆次，周德威败之于洞涡。秋，李嗣昭复取泽、潞。三年，嗣昭败汴军于沙河，复取洺州，硃全忠自将围之，嗣昭走，至青山口，

遇汴伏兵，嗣昭大败。秋，嗣昭取怀州。是岁，汴人攻镇、定，镇、定皆绝晋以附于硃全忠。

天复元年，全忠封梁王。梁攻下晋、绛、河中，执王珂以归。晋失三与国，乃下意为书币聘梁以求和。梁王以为晋弱可取，乃曰：“晋虽请盟，而书辞慢。”因大举击晋。四月，氏叔琮入天井，张文敬入新口，葛从周入土门，王处直入飞狐，侯言入阴地。叔琮取泽、潞，其别将白奉国破承天军，辽州守将张鄂、汾州守将李瑋皆迎梁军降，晋人大惧。会天大雨霖，梁兵多疾，皆解去。五月，晋复取汾州，诛李瑋。六月，周德威、李嗣昭取慈、隰。二年，进攻晋、绛，大败于蒲县，梁军乘胜破汾、慈、隰三州，遂围太原。克用大惧，谋出奔云州，又欲奔匈奴，未决，梁军大疫，解去，周德威复取汾、慈、隰三州。

四年，梁迁唐都于洛阳，改元曰天祐。克用以谓劫天子以迁都者梁也，天祐非唐号，不可称，乃仍称天复。

五年，会契丹阿保机于云中，约为兄弟。

六年，梁攻燕沧州，燕王刘仁恭来乞师。克用恨仁恭反覆，欲不许，其子存勖谏曰：“此吾复振之时也。今天下之势，归梁者十七八，强如赵、魏、中山，莫不听命。是自河以北，无为梁患者，其所惮者惟我与仁恭耳，若燕、晋合势，非梁之福也。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，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难，可因以德而怀之，是谓一举而两得，此不可失之机也。”克用以为然，乃为燕出兵攻破潞州，梁围乃解去，以李嗣昭为潞州留后。

七年，梁兵十万攻潞州，围以夹城。遣周德威救潞州，军于乱柳。冬，克用疾，是岁，梁灭唐，克用复称天祐四年。

五年正月辛卯，克用卒，年五十三。子存勖立，葬克用于雁门。

呜呼，世久而失其传者多矣，岂独史官之繆哉！李氏之先，盖出于西突厥，本号硃邪，至其后世，别自号曰沙陀，而以硃邪为姓，拔野古为始祖。其自序云：沙陀者，北庭之碛也，当唐太宗时，破西突厥诸部，分同罗、仆骨之人于此碛，置沙陀府，而以其始祖拔野古为都督；其传子孙，数世皆为沙陀都督，故其后世因自号沙陀。然予考于传记，其说皆非也。夷狄无姓氏，硃邪，部族之号耳，拔野古与硃邪同时人，非其始祖，而唐太宗时，未尝有沙陀府也。唐太宗破西突厥，分其诸部，置十三州，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，仆骨为金微都督府，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，未尝有沙陀府也。当是时，西突厥有铁勒，延陀、阿史那之类为最大；其别部有同罗、仆骨、拔野古等以十数，盖其小者也；又有处月、处密诸部，又其小者也。硃邪者，处月别部之号耳。太宗二十二年，已降拔野古，其明年，阿史那贺鲁叛。至高宗永徽二年，处月硃邪孤注从贺鲁战于牢山，为契苾何力所败，遂没不见。后百五六十年，宪宗时，有硃邪尽忠及子执宜见于中国，而自号沙陀，以硃邪为姓矣。盖沙陀者，大碛也，在金莎山之阳，蒲类海之东，自处月以来居此碛，号沙陀突厥，而夷狄无文字传记，硃邪又微不足道，故其后世自失其传。至尽忠孙始赐姓李氏，李氏后大，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为贵种云。

## 唐本纪第五

存勳，克用长子也。初，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，还军上党，置酒三垂岗，伶人奏《百年歌》，至于衰老之际，声甚悲，坐上皆凄怆。时存勳在侧，方五岁，克用慨然捋须，指而笑曰：“吾行老矣，此奇兒也，后二十年，其能代我战于此乎！”存勳年十一，从克用破王行瑜，遣献捷于京师，昭宗异其状貌，赐以鸂鶒卮、翡翠盘，而抚其背曰：“兒有奇表，后当富贵，无忘予家。”及长，善骑射，胆勇过人，稍习《春秋》，通大义，尤喜音声歌舞俳優之戏。

天祐五年正月，即王位于太原。叔父克宁杀都虞候李存质，幸臣史敬镠告克宁谋叛。二月，执而戕之，且以先王之丧、叔父之难告周德威，德威自乱柳还军太原。梁夹城兵闻晋有大丧，德威军且去，因颇懈。王谓诸将曰：“梁人幸我大丧，谓我少而新立，无能为也，宜乘其怠击之。”乃出兵趋上党，行至三重岗，叹曰：“此先王置酒处也！”会天大雾昼暝，兵行雾中，攻其夹城，破之，梁军大败，凯旋告庙。九月，蜀王王建、岐王李茂贞及杨崇本攻梁大安，晋亦遣周德威攻其晋州，败梁军于神山。

六年，刘知俊叛梁，来乞师，王自将至阴地关，遣周德威攻晋州，败梁军于蒙阮。七年冬，梁遣王景仁攻赵，赵王王镠来乞师，诸将皆疑镠诈，未可出兵，王不听，乃救赵。八年正月，败梁军于柏乡，斩首二万级，获其将校三百人，马三千匹。

进攻邢州，不下，留兵围之，去，攻魏。别遣周德威徇梁夏津、高唐，攻博州，破东武、朝城，遂击黎阳、临河、淇门，掠新乡、共城。

燕王刘守光闻晋攻梁深入，乃大治兵，声言助晋，王患之，乃旋师。七月，会赵王王镕于承天军。刘守光称帝于燕。九年正月，遣周德威会镇、定以攻燕，守光求救于梁，梁军攻赵，屠枣强，李存审击走之。八月，硃友谦以河中叛于梁来降，梁遣康怀英讨友谦，友谦复臣于梁，而亦阴附于晋。十年十月，刘守光请降，王如幽州，守光背约不降，攻破之。十一年，杀燕王刘守光于太原，用其父仁恭于雁门。于是赵王王镕、北平王王处直奉册推王为尚书令，始建行台。七月，攻梁邢州，战于张公桥，晋军大败。

十二年，魏州军乱，贺德伦以魏、博二州叛于梁来附。王入魏州，行至永济，诛其乱首张彦，以其兵五百自卫，号帐前银枪军。六月，王兼领魏博节度使。取德州。七月，取澶州。刘鄩军于洹水，王率百骑觐其营，遇鄩伏兵围之数重，决围而出，亡七八骑。八月，梁复取澶州，晋军与鄩对垒于莘，晋军数挑战，鄩闭壁不出。十三年正月，王留李存审于莘，声言西归。鄩闻晋王且去，即引兵击魏，攻城东。王行至贝州，反击鄩，大败之，追至于故元城，又败之，鄩走黎阳。三月，攻梁卫州，降其刺史米昭；克磁州，杀其刺史靳昭。四月，克洺州。八月，围邢州，降其节度使阎宝。梁张筠弃相州、戴思远弃沧州而逃，遂取二州，而贝州人杀梁守将张源德，以城降。

契丹寇蔚州，执振武节度使李嗣本。十四年，契丹寇新州，遂寇幽州，李嗣源击走之。冬，梁谢彦章军于杨刘。十二月，攻杨刘，王自负刍以堙堑，遂破之。十五年正月，梁、晋相距于杨刘，彦章决河水以隔晋军。六月，渡水击彦章，破其四寨。

八月，大阅于魏，合卢龙、横海、昭义、安国及镇、定之兵十万、马万匹，军于麻家渡。谢彦章军于行台。十二月，进军临濮，梁军追之，战于胡柳，晋军大败，周德威死之。梁军暮休于土山，晋军反击，大败之，遂军德胜，为夹寨。十六年正月，王兼领卢龙军节度使。梁王瓚攻德胜南城，不克。十月，广德胜北城。十二月，败梁军于河南。十七年，硃友谦袭同州，梁遣刘鄩击友谦，李存审败梁军于同州。

十八年正月，魏州僧传真献唐受命宝一。赵将张文礼弑其君镠，文礼来请命。二月，以文礼为镇州兵马留后。三月，河中节度使硃友谦、昭义军节度使李嗣昭、横海军节度使李存审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、安国军节度使李嗣源、镇州兵马留后张文礼、领天平军节度使阎宝，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璋、振武军节度使李存进、匡国军节度使硃令德，请王即皇帝位，王三辞，友谦等三请，王曰：“予当思之。”

八月，遣赵王王镠故将符习及阎宝、史建瑭等攻张文礼于镇州。建瑭取赵州。张文礼卒，其子处瑾闭城拒守。九月，建瑭战死。十月，梁戴思远攻德胜北城，李嗣源败之于戚城。王处直叛附于契丹，其子都幽处直以来附。十二月，契丹寇涿州，遂寇定州。十九年正月，败契丹于新城、望都，追奔至于涿州。三月，阎宝败于镇州，以李嗣昭代之。四月，嗣昭战死，以李存进代之。八月，梁取卫州。九月，存进败镇人于东垣，存进战死。十月，李存审克镇州。王兼领成德军节度使。

同光元年春三月，李继韬以潞州叛附于梁。夏四月己巳，皇帝即位，大赦，改元，国号唐。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，右丞相卢程为中书侍郎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；中门使郭崇韬、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密使。以魏州为东京，太原为西京，镇州为北都。闰月，追尊祖考为皇帝，妣为皇后；曾祖执宜、

祖妣崔氏皆谥曰昭烈，庙号懿祖；祖国昌、祖妣秦氏皆谥曰文景，庙号献祖；考谥曰武，庙号太祖。立庙于太原，自唐高祖、太宗、懿宗、昭宗为七庙。壬寅，李嗣源取郢州。五月辛酉梁人取德胜南城。六月，及王彦章战于新垒，败之。是月，卢程罢。秋八月，梁人克泽州，守将裴约死之。九月戊辰，李嗣源及王彦章战于递坊，败之。冬十月壬申，如郢州以袭梁。甲戌，取中都。丁丑，取曹州。己卯，灭梁。敬翔自杀。丙戌，贬郑珣为莱州司户参军，萧顷登州司户参军；杀李振、赵岩、张汉杰、硃珪，灭其族。己丑，德音降死罪囚，流已下原之。十一月乙巳，复北都为镇州，太原为北都。丙辰，复汴州为宣武军。丁巳，尚书左丞赵光胤为中书侍郎，礼部侍郎韦说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戊午，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。辛酉，复永平军为西都。甲子，如洛京。十二月庚午朔，至自汴州。辛巳，李继韬伏诛。继韬之弟继达杀其兄继侁于潞州。壬辰，畋于伊阙。

二年春正月，河南尹张全义及诸镇进暖殿物。己酉，求唐宦者。庚戌，新罗国王金朴英及其泉州范节度使王逢规皆遣使者来。乙卯，渤海国王大湮遣使大禹谟来。庚申，如河阳。辛酉，至自河阳。丁卯，七庙神主至自太原，祔于太庙。朝献于太微宫。戊辰，享于太庙。二月己巳朔，有事于南郊，大赦。癸酉，各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。戊寅，幸李嗣源第。癸未，立刘氏为皇后。三月己酉，党项来。庚戌，赐从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军士等功臣。庚申，工部郎中李涂为检视诸陵使。潞州将杨立反。夏五月壬寅，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，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。丙辰，渤海国王大湮遣使者来。丙寅，李嗣源克潞州。六月丙子，杨立伏诛。己丑，封回纥王仁美为英义可汗。秋七月己酉，如雷山赛天神。八月，大雨霖，河溢。九月壬子，置水于城门，以禳荧惑。甲寅，幸郭崇韬第。

丙辰，黑水遣使者来。冬十月癸未，左熊威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。十一月癸卯，畋于伊阙。丙午，至自伊阙。丁巳，回鹘使都督安千想来。十二月庚午，及皇后幸张全义第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如东京，毁即位坛为鞠场。二月己巳，聚鞠于新场。乙亥，射雁于王莽河。辛巳，突厥浑解楼、渤海国王大諲撰皆遣使者来。射雁于北郊。乙酉，射鸭于郭泊。庚寅，射雁于北郊。三月乙未，寒食望祭于西郊。庚申，至自东京。辛酉，改东京为鄴都，以洛京为东都。夏四月乙亥，及皇后幸郭崇韬、硃汉宾第。旱。庚寅，赵光胤薨。五月丁酉，后太妃薨，废朝五日。己酉，黑水、女真皆遣使者来。六月辛未，宗正卿李纾为昭宗、少帝改卜园陵使。括马。秋七月壬寅，皇太后崩。八月癸未，杀河南县令罗贯。九月庚子，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郭崇韬为招讨使以伐蜀。自六月雨至于是月。丁巳，射雁于尖山。冬十月壬午，奚、吐浑、突厥皆遣使者来。戊子，葬贞简太后于坤陵。十一月丁未，高丽遣使者来。己酉，蜀王衍降。郭崇韬杀王宗弼及其弟宗渥、宗训，灭其族。十二月己卯，畋于白沙。癸未，至自白沙。闰月辛亥，封弟存美为邕王，存霸永王，存礼薛王，存渥申王，存义睦王，存确通王，存纪雅王。

四年春正月壬戌，降死罪以下囚。甲子，魏王继岌杀郭崇韬及其三子于蜀。戊寅，契丹使梅老鞋里来。庚辰，杀其弟睦王存义及河中让国军节度使李继麟，灭其族。乙酉，沙州曹义金遣使者来。丙戌，回鹘阿咄欲遣使者来。丁亥，杀李继麟之将史武、薛敬容、周唐殷、杨师太、王景、来仁、白奉国，皆灭其族。二月己丑，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。癸巳，鄴都军将赵在礼反于贝州。甲午，畋于冷泉。赵在礼陷鄴都，武宁军节度使李绍荣讨之。邢州军将赵太反，东北面招讨使李绍真

讨之。甲辰，成德军节度使李嗣源讨赵在礼。三月，赵太伏诛。李嗣源反。博州守将翟建自称刺史。甲子，杀王衍，灭其族。乙丑，如汴州。壬申，次荥泽。龙骧指挥军使姚彦温以前锋军叛降于李嗣源。嗣源入于汴州。甲戌，至自万胜。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反。夏四月丁亥朔，皇帝崩。

## 唐本纪第六

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，世本夷狄，无姓氏。父霓，为雁门部将，生子邈佶烈，以骑射事太祖，为人质厚寡言，执事恭谨，太祖养以为子，赐名嗣源。

梁攻兗、郟，硃宣、硃瑾来乞师，太祖遣李存信将兵三万救之。存信留莘县不进，使嗣源别以兵三千先击梁兵，梁兵解去。存信留莘县久之，为罗弘信所袭，存信败走，嗣源独殿而还，太祖以嗣源所将骑五百号“横冲都”。光化三年，李嗣昭攻梁邢、洛，出青山，遇葛从周兵，嗣昭大败走，梁兵追之。嗣源从间道后至，谓嗣昭曰：“为公一战。”乃解鞍砺镞，凭高为阵，左右指画，梁追兵望之莫测。嗣源急呼曰：“吾取葛公，士卒可无动！”乃驰骑犯之，出入奋击。嗣昭继进，梁兵解去。嗣源身中四矢，太祖解衣赐药以劳之，由是李横冲名重四方。

梁、晋相拒于柏乡，梁龙骧军以赤、白马为两阵，旗帜铠仗皆如马色，晋兵望之皆惧。庄宗举钟以饮嗣源曰：“卿望梁家赤、白马惧乎？虽吾亦怯也。”嗣源笑曰：“有其表尔，翌日归吾廐也。”庄宗大喜曰：“卿当以气吞之。”因引钟饮酌，奋楫驰骑，犯其白马，挟二裨将而还。梁兵败，以功拜代州刺史。

庄宗攻刘守光，嗣源及李嗣昭将兵三万别出飞狐，定山后，取武、妣、儒三州。庄宗已平魏州，因徇下磁、相，拜相州刺

史、昭德军节度使。久之，徙镇安国。契丹攻幽州，庄宗遣嗣源与阎宝等击走之。

同光元年，徙镇横海。是时，梁、唐相拒于河上，李继韬以潞州叛降梁，庄宗有忧色，召嗣源帐中，谓曰：“继韬以上党降梁，而梁方急攻泽州，吾出不意袭郢州，以断梁右臂，可乎？”嗣源对曰：“夹河之兵久矣，苟非出奇，则大计不决，臣请独当之。”乃以步骑五干涉济，至郢州，郢人无备，遂袭破之，即拜天平军节度使、蕃汉马步军副都总管。

梁军攻破德胜南栅，庄宗退保杨刘。王彦章急攻郢州，庄宗悉军救之，嗣源为前锋，击梁军。追至中都，擒彦章及梁监军张汉杰。彦章虽败，而段凝悉将梁兵屯河上，庄宗未知所向，诸将多言乘胜以取青、齐，嗣源曰：“彦章之败，凝犹未知，使其闻之，迟疑定计，亦须三日。纵使料吾所向，亟发救兵，必渡黎阳，数万之众，舟楫非一日具也。此去汴州，不数百里，前无险阻，方阵而行，信宿可至，汴州已破，段凝岂足顾哉！”而郭崇韬亦劝庄宗入汴，庄宗以为然，遣嗣源以千骑先至汴州，攻封丘门，王瓚开门降。庄宗后至，见嗣源大喜，手揽其衣，以头触之曰：“天下与尔共之。”拜中书令。

二年，庄宗祀天南郊，赐以铁券。五月，破杨立于潞州。六月，徙镇宣武，兼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。冬，契丹侵渔阳，嗣源败之于涿州。

三年，徙镇成德。庄宗幸鄴，请朝行在，不许。贞简太后疾，请入省，又不许。太后崩，请赴山陵，许之，而契丹侵边，乃止。十二月，遂朝于洛阳。

天成元年，郭崇韬、硃友谦皆以谗死，嗣源以名位高，亦见疑忌。赵在礼反于魏，大臣皆请遣嗣源讨贼，庄宗不许。群臣屡请，庄宗不得已，遣之。三月壬子，嗣源至魏，屯御河南，

在礼登楼谢罪。甲寅，军变，嗣源入于魏，与在礼合，夕出，止魏县。丁巳，以其兵南，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。嗣源行过钜鹿，掠小坊马二千匹以益军。壬申，入汴州。

四月丁亥，庄宗崩。己丑，入洛阳。甲午，监国，朝群臣于兴圣宫。乙未，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。杀元行钦及租庸使孔谦。壬寅，左骁卫大将军孔循为枢密使。丙午，始奠于西宫，皇帝即位于枢前，易斩纛以袞冕。壬子，魏王继岌薨。甲寅，大赦，改元。渤海国王大諲撰使大陈林来。是月，张居翰罢。

五月丙辰朔，太子宾客郑珏、工部尚书任圜为中书侍郎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戊辰，赵在礼为义成军节度使。六月丁酉，汴州控鹤军乱，指挥使张谏杀其权知州事高遵。己亥，谏伏诛。秋七月庚申，安重诲杀殿直马延于御史台门。契丹使梅老述骨来，渤海使大昭佐来。己卯，贬豆卢革为辰州刺史，韦说叙州刺史。甲申，流革于陵州，说于合州。八月乙酉朔，陕州硤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。丁酉，以象笏三十二赐百官之无笏者。阅稼于冷泉宫。己亥，契丹寇边。丁未，平卢军节度使霍彦威杀其登州刺史王公俨。甲寅，医官张志忠为太原少尹。九月己未，幸至德宫及袁建丰第。冬十月丁亥，云南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、右武卫大将军李卑晚使大鬼主傅能何华来。辛丑，契丹使没骨馁来告阿保机哀，废朝三日。旱，辛亥雨。

二年春正月癸丑朔，更名亶。癸亥，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冯道、太常卿崔协为中书侍郎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二月壬午朔，新罗使张芬来。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杀其兵马都监李严。丙申，赦京师囚。郭从谦为景州刺史，既而杀之。戊戌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，以伐荆南。三月壬子朔，幸会节园，群臣买宴。卢台军乱，杀其将写震。新罗使林彦来。夏四月庚寅，卢台军将龙晔等伏诛。夏四月庚寅，卢台军将龙晔等

伏诛。六月丙戌，任圜罢。庚子，幸白司马坡，祭突厥神。秋七月甲子，随州刺史西方鄴取夔、忠、万州。癸酉，杀豆卢革、韦说。八月乙酉，牂牁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来。九月庚午，党项使如连山来。壬申，契丹使梅老来。冬十月乙酉，如汴州。宣武军节度使硃守殷反，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彦超死之。己丑，守殷自杀。乙未，杀太子少保致仕任圜。辛丑，德音释轻系囚。是月，传箭于霍彦威。十一月乙亥，契丹使梅老来。十二月己丑，回鹘西界吐蕃遣使者来。甲辰，畋于东郊。丙午，追尊祖考为皇帝，妣为皇后；高祖聿谥曰孝恭，庙号惠祖，祖妣刘氏谥曰孝恭昭；曾祖敖谥曰孝质，庙号毅祖，祖妣张氏谥曰孝质顺；祖琰谥曰孝靖，庙号烈祖，祖妣何氏谥曰孝靖穆；考谥曰孝成，庙号德祖，妣刘氏谥曰孝成懿。立庙于应州。

三年春正月丁巳，契丹陷平州。二月辛巳，吐浑都督李绍虜来。乙未，孔循罢。戊戌，回鹘使李阿山来。三月丁未朔，御札求直言。己未，郑珏罢。癸亥，成德军节度使王建立为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西方鄴克归州。戊辰，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为枢密使。夏四月戊寅，延光罢。乙酉，达靬遣使者来。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反。壬寅，归德军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五月，契丹秃馁入于定州。辛酉，右卫上将军赵敬怡为枢密使。封回鹘可汗王仁裕为顺化可汗。秋七月己未，杀齐州防御使曹廷隐。八月，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执契丹首领惕隐赫邈。庆州防御使窦廷琬反。冬十月，静难军节度使李敬周讨之。丁巳，突厥使张慕晋来。十一月壬午，吐浑使念九来。甲午，王建立罢。十二月，李敬周克庆州，窦廷琬伏诛。辛亥，幸康义诚第。

四年春正月壬辰，回鹘使掣拔都督来。二月癸卯，王晏球克定州。辛酉，晏球献馘俘。赵敬怡薨。丁卯，崔协薨。庚午，

至自汴州。三月丙戌，杀侄从璨。夏四月，契丹寇云州。癸丑，契丹使撩括梅里来求秃馁，杀之。甲寅，端明殿学士、尚书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五月己巳，朝群臣贺朔。乙酉，追谥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。契丹寇云州。秋七月壬申，杀右金吾卫上将军毛璋。八月乙巳，黑水使骨至来。丁未，吐浑首领念公山来。乙卯，党项折遇明来。己未，高丽王建使张彬来。九月癸巳，杀供奉官乌昭遇。冬十二月辛丑，杀西平县令李商。

长兴元年春正月丁卯，阅马于苑。辛卯，宣徽南院使硃弘昭为大内留守。二月，戊戌，黑水兀兒遣使者来。乙巳，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御营使。癸丑，朝献于太微宫。甲寅，享于太庙。乙卯，有事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三月庚寅，立淑妃曹氏为皇后。夏四月戊戌，安重诲使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逐其节度使从珂。壬寅，西京留守索自通、侍卫步军指挥使药彦稠讨之。辛亥，自通执彦温杀之。戊午，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辛酉，吐蕃首领于拔葛来。五月丁丑，回鹘使孽栗祖来。庚辰，回鹘使安黑连来。秋七月壬午，访庄宗子孙瘞所。八月乙未，忠武军节度使张延朗为三司使。壬寅，杀捧圣都军使李行德、大将张俭，灭其族。吐浑来附。封子从荣为秦王。戊申，海州将王传极杀其刺史陈宣，叛于吴来降。乙卯，吐浑康合毕来。丙辰，封子从厚为宋王。九月壬戌，吐蕃使王满儒来。东川节度使董璋反。甲申，成德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。丁亥，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。冬十月丁酉，始藏冰。甲辰，骁卫上将军致仕张筠进助军粟。乙巳，董璋陷阆州，杀节度使李仁矩，指挥使姚洪死之。孟知祥反。十一月庚申朔，秦王从荣受册，谒于太庙。丙戌，契丹东丹王突欲来奔。十二月丁未，二王后、秘书丞、鄜国公杨仁矩卒，废朝一日。丁巳，

回鹘顺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来。安重诲讨董璋。沙州曹义金遣使者来。

二年春正月戊辰，党项使折七移来。庚辰，达靺使列六薛娘居来。二月丁酉，幸安元信第。戊戌，突厥使杜阿熟、吐浑使康万琳来。辛丑，安重诲罢。三月，赵凤罢。丁亥，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夏四月甲辰，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。甲寅，董璋陷遂州，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死之。乙卯，以旱赦流罪以下囚。闰五月丁酉，杀太子太师致仕安重诲及其妻张氏、子崇赞崇绪。秋八月己未，契丹使邪姑兒来。九月丁亥，放五坊鹰隼。冬十一月戊申，吐蕃遣使者来。辛丑，旌表棣州民邢钊门闾。十二月甲寅朔，除铁禁，初税农具钱。己未，西凉府遣使者来。己巳，回鹘使安永思来。辛未，渤海使文成角来。党项寇方渠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契丹使拽骨来。己酉，渤海、回鹘皆遣使者来。二月己卯，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及党项战于牛兒谷，败之。三月甲申，契丹遣使者来。夏四月庚申，新罗遣使者来。五月己丑，二王後詹事司直杨延绍袭封鄴国公。丙午，孟知祥攻董璋，陷绵州。六月甲寅，封王建为高丽国王、大义军使孟知祥杀董璋，陷东川。达靺首领颉哥以其族来附。秋八月己卯，吐蕃遣使者来。冬十月庚申，幸石敬瑭第。

四年春正月庚寅，端明殿学士、兵部侍郎刘昫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二月戊午，孟知祥使硃晃来。三月甲辰，追册晋国夫人夏氏为皇后。夏五月戊寅，封子从珂为潞王，从益许王，侄从温兗王，从璋洋王，从敏泾王。丙戌，契丹使述骨卿来。秋七月乙未，回鹘都督李未来，献白鹞，命放之。八月戊申，大赦。九月戊戌，赵延寿罢。山南东道节度使硃弘昭为枢密使。冬十月庚申，范延光罢。三司使冯贲为枢密使。壬

申，幸士和亭，得疾。十一月壬辰，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，不克，伏诛。乙未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杀三司使孙岳。戊戌，皇帝崩于雍和殿。

呜呼，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！三代之王有天下者，皆数百年，其可道者，数君而已，况于后世邪！况于五代邪！予闻长老为予言：“明宗虽出夷狄，而为人纯质，宽仁爱人。”于五代之君，有足称也。尝夜焚香，仰天而祝曰：“臣本蕃人，岂足治天下！世乱久矣，愿天早生圣人。”自初即位，减罢宫人、伶官；废内藏库，四方所上物，悉归之有司。广寿殿火灾，有司理之，请加丹雘，喟然叹曰：“天以火戒我，岂宜增以侈邪！”岁尝旱，已而雪，暴出庭中，诏武德司宫中无得扫雪，曰：“此天所以赐我也。”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，闻道等言谷帛贱，民无疾疫，则欣然曰：“吾何以堪之，当与公等作好事，以报上天。”吏有犯赃，辄置之死，曰：“此民之蠹也！”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，以风示天下。其爱人恤物，盖亦有意于治矣。其即位时，春秋已高，不迓声色，不乐游畋。在位七年，于五代之君，最为长世，兵革粗息，年屡丰登，生民实赖以休息。然夷狄性果，仁而不明，屡以非辜诛杀臣下。至于从荣父子之间，不能虑患为防，而变起仓卒，卒陷之以大恶，帝亦由此饮恨而终。当是时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，其言曰：“为国家者有不足惧者五，深可畏者六：三辰失行不足惧，天象变见不足惧，小人讹言不足惧，山崩川竭不足惧，水旱虫蝗不足惧也；贤士藏匿深可畏，四民迁业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耻道消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不闻深可畏也。”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。若从荣之变，任圜、安重诲等之死，可谓上下相徇，而毁誉乱真之敝矣。然澄之言，岂止一时之病，凡为国者，可不戒哉！

## 唐本纪第七

愍皇帝，明宗第五子从厚也。为人形质丰厚，寡言好礼，明宗以其貌类己，特爱之。天成二年，以检校司徒拜河南尹、判六军诸卫事，加检校太保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从厚妃，孔循女也，安重诲怒循以女妻从厚，三年，罢循枢密使，出从厚为宣武军节度使。明年，徙镇河东。长兴元年，封从厚宋王，徙镇成德。二年，徙镇天雄，累加兼中书令。

四年十一月，秦王从荣伏诛。明宗病甚，遣宦者孟汉琼召王于鄴，而明宗崩，秘其丧六日。十二月癸卯朔，发丧于西宫，皇帝即位于枢前，群臣见于东阶，复于丧位。丙午，成服于西宫。庚戌，登光政门楼，存问军民。辛亥，杀司衣王氏。癸丑，始听政。乙卯，杀司仪康氏。丁巳，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，户部尚书韩彦晖为副，中书舍人王延为判官，礼部尚书王权为礼仪使，兵部尚书李麟为卤簿使，御史中丞龙敏为仪仗使，左仆射权判河南府卢质为桥道顿递使。丁卯，禘。覃。

应顺元年春正月壬申朔，视朝于广寿殿。乙亥，契丹使都督没辣于来。戊寅，大赦，改元，用乐。回鹘可汗王仁美遣使者来。沙州、瓜州遣使者来。乙未，诛弘昭、冯赟献钱助作山陵。闰月丙午，册皇太后。甲寅，册太妃王氏。北京留守石敬瑭献银绢助作山陵。二月庚寅，视作山陵。凤翔节度使潞王从珂反。辛卯，西京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都部署，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为副。三月丙辰，思同兵溃，严卫指挥使尹晖、羽林

指挥使杨思权以其军叛降于从珂。辛酉，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硃弘实。癸亥，河阳三城节度使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，王思同为副。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叛降于从珂，思同奔归于京师，不克，死之。丁卯，京城巡检使安从进叛，杀冯贲，硃弘昭自杀，从进传其二首于从珂。戊辰，如卫州。

废帝，镇州平山人也。本姓王氏，其世微贱，母魏氏，少寡，明宗为骑将，过平山，掠得之。魏氏有子阿三，已十余岁，明宗养以为子，名曰从珂。及长，状貌雄伟，谨信寡言，而骁勇善战，明宗甚爱之。自晋兵战梁于河上，从珂常立战功，庄宗呼其小字曰：“阿三不徒与我同年，其敢战亦类我。”同光二年，为卫州刺史突骑指挥使，戍于石门。明宗讨赵在礼，自魏反兵而南，从珂率戍兵自曲阳、孟县驰出常山以追明宗。明宗之南也，兵少，得从珂兵在后，而军声大振。明宗入立，拜从珂河中节度使，封潞王。是时，明宗春秋已高，王于诸子次最长，枢密使安重诲患之，乃矫诏河中裨将杨彦温使图之。王阅马于黄龙庄，彦温即闭门拒之，王止于虞乡以闻。明宗召王还京师，居之清化里第。重诲数请行军法，明宗不听，后重诲见杀，乃起王为左卫大将军、西京留守。长兴三年，为凤翔节度使。王子重吉自明宗时典禁兵，为控鹤指挥使，愍帝即位，硃弘昭、冯贲用事，乃罢重吉兵职，出为亳州团练使。又徙王为北京留守，不降制书而宣授，又以李从璋为代。初，安重诲得罪罢河中，以从璋为代，而重诲见杀，故王益自疑，遂据城反。愍帝遣王思同会诸镇兵讨之，思同战败走，诸镇兵皆溃。

清泰元年三月丁巳，王以兵东。庚申，次长安，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叛于唐，来降。甲子，次华州，执药彦稠。丙寅，次灵宝，河中安彦威、陕州康思立叛于唐，来降。己巳，次陕州。康义诚叛于唐，来降。杀宣徽使孟汉琼。愍帝出居于卫州。夏

四月壬申，入京师，冯道率百官迎王于蒋桥，王辞不见。入哭于西宫，遂见群臣，道拜，王答拜。入居于至德宫。癸酉，以太后令降天子为鄂王，命王监国。乙亥，皇帝即位。丙子，率河南民财以赏军。丁丑，借民房课五月以赏军。戊寅，弑鄂王，慈州刺史宋令询死之。乙酉，大赦，改元。戊子，杀康义诚及药彦稠。五月丙午，端明殿学士、左谏议大夫韩昭胤为枢密使，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。庚戌，冯道罢。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为枢密使。甲寅，赐劝进选人、宗子官。六月庚辰，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。秋七月辛亥，太常卿卢文纪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丁巳，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八月辛未，尚书左丞姚顛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许御署官选。九月，契丹寇边。冬十月戊寅，李愚、刘昫罢。十二月己亥，雄武军节度使张延郎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契丹寇云州。庚寅，幸龙门。旱。

二年春二月甲戌，范延光罢。己丑，追尊鲁国太夫人魏氏为皇太后。三月辛丑，忠武军节度使赵延寿为枢密使。夏五月辛卯，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枢密使。契丹寇边。六月癸未，群臣献添都马。秋七月丁酉，回鹘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陈福海来。刘延皓罢。九月己酉，刑部尚书房嵩为枢密使。乙卯，渤海遣使者来。

三年春正月乙未，百济遣使者来。丁未，封子重美为雍王。三月丙午，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。夏五月乙卯，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，义武军节度使杨光远为副。戊申，先锋指挥使安守信叛降于石敬瑭。己酉，振武戍将安重荣叛降于石敬瑭。壬子，天雄军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逐其节度使刘延皓。六月癸亥，以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，权知天雄军事。甲

戌，宣武军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军四面招讨使。秋七月戊申，克魏州。壬子，张令昭伏诛。癸丑，彰圣指挥使张万迪叛降于石敬瑭。八月戊午，契丹使梅里来。九月甲辰，张敬达及契丹战于太原，败绩，契丹围敬达于晋安。戊申，如河阳。冬十月壬戌，括马，籍民为兵。十一月戊子，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为行营都统。丁酉，契丹立晋。闰月甲子，杨光远杀张敬达，以其军叛降于契丹。甲戌，契丹及晋人至于潞州。丁丑，至自河阳。辛巳，皇帝崩。

呜呼，君臣之际，可谓难哉！盖明者虑于未萌而前知，暗者告以将及而不惧，故先事而言，则虽忠而不信，事至而悔，其可及乎？重诲区区独见潞王之祸，而谋之不臧，至于殒身赤族，其隙自兹。及愍帝之亡也，穴于徽陵，其土一垆，路人见者，皆为之悲。使明宗为有知，其有愧于重诲矣，哀哉！

## 晋本纪第八

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，其父臬揆鸡，本出于西夷，自硃邪归唐，从硃邪入居阴山。其后，晋王李克用起于云、朔之间，臬揆鸡以善骑射，常从晋王征伐有功，官至洺州刺史。臬揆鸡生敬瑭，其姓石氏，不知其得姓之始也。

敬瑭为人沈厚寡言，明宗爱之，妻以女，是为永宁公主，由是常隶明宗帐下，号左射军。庄宗已得魏，梁将刘揆急攻清平，庄宗驰救之。兵未及阵，为揆所掩，敬瑭以十余骑横槊驰击，取之以旋。庄宗拊其背而壮之，手啗以酥，啗酥，夷狄所重，由是名动军中。十五年，庄宗战于胡柳，前锋周德威战死，敬瑭以左射军从明宗复击败梁兵。明宗战胡卢套、杨村，为梁兵所败，敬瑭常脱明宗于危。

赵在礼之乱，明宗讨之，至魏而兵变，明宗初欲自归于天子，明己所以不反者。敬瑭献计曰：“岂有军变于外，上将独无事者乎？且犹豫者兵家大忌，不如速行。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，夷门天下之要害也，得之可以成事。”明宗然之，与之骁骑三百，渡黎阳为前锋，明宗遂入汴。庄宗自洛后至，不得入，而兵皆溃去。庄宗西还，明宗以敬瑭为前锋趣汜水，且收其散卒。庄宗遇弑，明宗入立，拜敬瑭保义军节度使，赐号“竭忠建策兴复功臣”，兼六军诸卫副使，在陕为政以廉闻。是时，诸侯多不奉法，邓州陶、亳州李鄴皆以赃污论死，明宗下诏书褒廉吏普州安崇阮、洺州张万进、耀州孙岳等以讽天下，

而以敬瑭为首。

天成二年十月，从幸汴州，为御营使，拜宣武军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六军副使如故，改赐“耀忠匡定保节功臣。”三年四月，徙镇天雄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兴唐尹。五月，拜驸马都尉。董璋反东川，为行营都招讨使，不克而还。复兼六军诸卫副使。徙镇河阳三城，未行，而契丹、吐浑、突厥皆入寇，是时，秦王从荣统六军，敬瑭疑其必及祸，不欲为其副，乃自请行。及制出，不落副使，辄复辞行。明宗数责大臣问谁可行者，范延光、赵延寿等卒以敬瑭为请，乃拜河东节度使、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，落六军副使，乃行。

明年，明宗崩，愍帝即位，加中书令。三月，徙镇成德。清泰元年五月，复镇太原，来朝京师。潞王从珂反于凤翔，愍帝出奔，遇敬瑭于道。敬瑭杀帝从者百余人，幽帝于卫州而去。废帝即位，疑敬瑭必反。

天福元年五月，徙镇天平，敬瑭果不受命，谓其属曰：“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，今无故而迁，是疑吾反也。且太原地险而粟多，吾当内檄诸镇，外求援于契丹，可乎？”桑维翰、刘知远等共以为然。乃上表论废帝不当立，请立许王从益为明宗嗣。废帝下诏削夺敬瑭官爵，命张敬达等讨之，敬瑭求援于契丹。九月，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门，与唐兵战，敬达大败。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，约为父子。

十一月丁酉，皇帝即位，国号晋。以幽、涿、蓟、檀、顺、瀛、莫、蔚、朔、云、应、新、妣、儒、武、寰州入于契丹。己亥，大赦，改元。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，知枢密使事。闰月丙寅，翰林学士承旨、尚书户部侍郎赵莹为门下侍郎，桑维翰为中书侍郎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枢密使。

甲戌，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，契丹锁之以归。己卯，次河阳，节度使珙从简叛于唐来降。辛巳，至自太原。卢文纪、姚顛罢。甲申，大赦，杀张延朗、刘延朗，赦房嵩。十二月乙酉，如河阳。追降王从珂为庶人。丁亥，司空冯道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己丑，曹州指挥使石重立杀其刺史郑玩。辛卯，御札求直言。癸巳，镇州牙内都虞候秘琼逐其节度副使李彦琦。同州裨将门鐸杀其将杨汉宾。庚子，天平军节度使王建立杀其副使李彦赞。旱。

二年春正月癸亥，安远军节度使卢文进叛降于吴。丁卯，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杀齐州防御使秘琼。戊寅，兵部侍郎李崧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枢密使。封唐宗室子为公，及隋郟公为二王后，以周介公备三恪。二月丁酉，契丹使太子解里来。三月庚辰，如汴州。夏四月丁亥，赦囚，蠲民租赋。赵莹使于契丹。辛卯，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。契丹使宫苑使李可兴来。五月壬戌，御札求直言。丁丑，追尊祖考为皇帝，妣为皇后：高祖璟谥曰孝安，庙号靖祖，祖妣秦氏谥曰孝安元；曾祖彬谥曰孝简，庙号肃祖，祖妣安氏谥曰孝简恭；祖昱谥曰孝平，庙号睿祖，祖妣来氏谥曰孝平献；考绍雍谥曰孝元，庙号献祖，妣何氏谥曰孝元懿。六月癸未，契丹使夷离毕来。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反。丁酉，传箭于义成军节度使符彦饶。丁未，杨光远为魏府四面行营都部署。东都巡检张从宾反，留守判官李遐死之，奉国都指挥使侯益、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讨之。从宾寇河阳，杀皇子重义；寇河南，杀皇子重信。秋七月，从宾陷汜水关，杀巡检使宋廷浩。壬子，右卫大将军尹晖叛奔于吴，不克，伏诛。右监门卫大将军娄继英叛降于张从宾。义成军乱，杀戍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白奉进。甲寅，戍将奉国指挥使马万执符彦饶归于京师，命杀之于赤冈。乙卯，

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。辛酉，杜重威克汜水关。壬申，杨光远克博州。丙子，安州屯防指挥使王晖杀其节度使周瑰，右卫上将军李金全讨之。八月丙申，静难军节度使安叔千进添都马。乙巳，赦非死罪囚及张从宾、符彦饶、王晖余党。九月，杨光远进粟。冬十月辛巳，禁造甲兵。

三年春二月戊戌，诸镇皆进物以助国。三月壬戌，回鹘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来。丁丑，禁私造铜器。秋七月辛酉，以皇业钱作受命宝。八月戊寅，冯道及左仆射刘昫为契丹册礼使。壬午，澶州刺史冯晖降。丙戌，许御署官选。己丑，蠲水旱民税。辛丑，归伶官于契丹。九月己酉，赦范延光。己未，归静鞭官刘守威，金吾勘契官王殷、司天鸡叫学生殷晖于契丹。于阗使马继荣来，回鹘使李万金来。己巳，赦魏州，蠲民税。是月，宣徽南院使刘处让为枢密使。冬十月戊寅，契丹使中书令韩频来奉册曰英武明义皇帝。庚辰，升汴州为东京，以洛阳为西京，雍州为晋昌军。戊子，右金吾卫大将军马从斌使于契丹。己未，契丹使梅里来。戊戌，大赦。庚子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。十一月辛亥，升广晋府为鄴都。壬戌，除铸钱令。十二月丙子，封子重贵为郑王。

四年春正月，盗发唐愍皇帝墓。辛亥，澶州防御使张从恩为枢密副使。旌表深州民李自伦门闾。三月乙巳，回鹘使其都督拽里敦来。丙辰，颁《调元历》。灵州戍将王彦忠以怀远城反。己未，彦忠降，供奉官齐延祚杀之。夏四月辛巳，封回鹘可汗王仁美为奉化可汗。甲申，废枢密使。秋七月丙辰，复禁铸钱。闰月壬申，桑维翰罢。八月己亥朔，河决博平。西戎寇泾州，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败之，执其首领野离罗虾独。九月丁丑，契丹使粘木孤来。癸未，封李从益为郾国公以奉唐后。丙戌，高丽王建使其广评侍郎邢顺来。冬十一月乙亥，立唐高

祖、太宗、庄宗、明宗、愍帝庙于西京。戊子，契丹使遥折来，吐蕃罢延族来附。

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德音除民公私债。己丑，回鹘使石海金来。夏四月甲子，契丹兴化王来。五月丙戌，安远军节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。六月癸卯，李昇遣其将李承裕入于安州，金全奔于唐，安远军节度使马全节及承裕战，败之。丁巳，克安州，承裕奔于云梦，全节执而杀之。秋八月丁酉，阅稼于西郊。己未，西京留守杨光远杀太子太师范延光。九月丁卯，翰林学士承旨、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辛巳，阅稼于沙台。冬十月丁未，契丹使舍利来。十一月丙子，冬至，始用二舞。

六年春正月戊寅，封唐叔虞为兴安王，台骀为昌宁公。二月戊申，停买宴钱。三月，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税。夏四月己未，契丹使述括来。五月，吐浑首领白承福来。秋七月壬午，突厥使薛同海来。八月壬辰，如鄴都，开封尹郑王重贵留守东京，宣徽南院使张从恩东京内外兵马都监。壬寅，大赦。甲寅，光禄卿张澄使于契丹。九月乙亥，前安国军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。丁丑，吐浑使白可久来。河决中都，入于沓河。冬十月，河决滑、濮、郟、澶州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。十一月丁丑，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以讨之。十二月丙戌朔，郑王重贵为广晋尹，徙封齐王。先锋都指挥使郭金海及安从进战于唐州，败之。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反。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镇州行营招讨使。丙申，契丹遣使者来。戊戌，杜重威及安重荣战于宗城，败之。

七年春正月丁巳，克镇州，安重荣伏诛，赦广晋。庚午，契丹使达刺来。三月，归德军节度使安彦威塞决河于滑州。闰月，天兴蝗食麦。夏五月乙巳，尊皇太妃刘氏为太后。六月丙

辰，吐浑使念丑汉来。乙丑，皇帝崩于保昌殿。

## 晋本纪第九

出帝父敬儒，高祖兄也，为唐庄宗骑将，早卒，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。高祖六子，五皆早死，而重睿幼，故重贵得立。

重贵少而谨厚，善骑射。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《礼记》，久之，不能通大义，谓震曰：“此非我家事也。”高祖为契丹所立，谋以一子留守太原。契丹使尽出诸子自择之，指重贵曰：“此眼大者可也。”遂拜金紫光禄大夫，行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知河东节度事。

天福二年九月，召拜左金吾卫上将军。三年冬，为开封尹，封郑王，加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六年，高祖幸鄴，留守东京。已而为广晋尹，徙封齐王。

七年六月乙丑，高祖崩，皇帝即位于柩前。庚午，使左骁卫将军石德超以御马二匹祭于相州之西山。如京使李仁廓使于契丹，契丹使梅季来。丙子，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，门下侍郎窦贞固为副，太常卿崔暹为礼仪使，户部侍郎吕琦为卤簿使，御史中丞王易简为仪仗使。己卯，四方馆使硃崇范、右金吾卫大将军梁言使于契丹。秋七月壬辰，皇祖母刘氏崩，辍视朝三日。丁酉，使石德超扑马于相州之西山。庚子，大赦。甲辰，契丹使通事来。八月戊午，高行周克襄州。庚申，天平军节度使景延广、义成军节度使李守贞、彰德军节度使郭谨，进钱粟助作山陵。甲子，契丹使郎五来。庚午，葬皇祖母于魏县。癸酉，契丹使其客省使张九思来。九月辛丑，李守贞为大行皇帝

山陵都部署。冬十月己未，契丹使舍利来。庚午，回鹘遣使者来。十一月，契丹使大卿来。庚寅，葬圣文章武孝皇帝于显陵。己亥，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。庚子，祔高祖神主于太庙。辛丑，蠲高祖灵车所过民租之半。十二月庚午，北京留守刘知远进百头穹庐。契丹于越使令骨支来。辛未，又使野里已来。丙子，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，沙州曹元深、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。旱，蝗。八年春正月，契丹于越使乌多奥来。二月壬子，景延广为御营使。己未，如东京，赦广晋府囚。庚申，次澶州，赦囚。乙丑，至自鄴都。庚午，寒食，望祭显陵于南庄，焚御衣、纸钱。三月己卯朔，赵莹罢。晋昌军节度使桑维翰为侍中。辛丑，引进使、太府卿孟承诲使于契丹。蝗。夏四月庚午，董殷使于契丹。供奉官张福率威顺军捕蝗于陈州。五月，泰宁军节度使安审信捕蝗于中都。丁亥，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。癸卯，冯道罢。甲辰，以旱、蝗大赦。六月庚戌，祭蝗于皋门。癸亥，供奉

官七人帅奉国军捕蝗于京畿。辛未，括借民粟，杀藏粟者。秋七月甲午，册皇太后。丁酉，射于南庄。契丹使梅里等来。甲辰，供奉官李汉超帅奉国军捕蝗于京畿。八月丁未朔，募民捕蝗，易以粟。辛亥，检民青苗。九月戊寅，尊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。丙申，幸大年庄及景延广第。冬十月戊申，立冯氏为皇后。壬子，畋于近郊，幸沙台。丙寅，契丹使通事刘胤来。庚午，括借民粟。十一月己卯，董殷使于契丹。甲申，幸八角，阅马牧。乙未，契丹使梅里来。戊戌，齐州刺史杨承祚奔于青州。辛丑，高丽使其广评侍郎金仁逢来。十二月癸丑，给事中边光范、登州刺史郭彦威使于契丹。甲寅，高丽使太相来。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反，淄州刺史翟进宗死之。

开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，契丹寇沧州。己卯，陷贝州。庚

辰，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。契丹入雁门，寇代州。辛巳，殿直王班使于契丹，至于鄴都，不得进而复。大饥。壬午，前静难军节度使李周留守东京，景延广为御营使。乙酉，北征。丙戌，契丹寇黎阳。辛卯，讲武于澶州。契丹屯于元城，赵延寿寇南乐。甲午，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。括马。丙申，契丹寇黎阳。辛丑，刘知远及契丹伟王战于秀容，败之。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。二月戊申，前军都虞候李守贞及契丹战于马家渡，败之。癸丑，北面行营都虞候马全节及契丹战于北平，败之。三月癸酉，及契丹战于戚城，契丹去。己丑，冀州刺史白从暉及契丹战于衡水，败之。癸巳，籍民为武定军。夏四月，契丹陷德州，沿河巡检使梁进败之，取德州。甲寅，至自澶州，赦京师。己未，马全范及契丹战于定丰，败之。辛酉，率借民财。五月戊寅，李守贞讨杨光远。丁亥，鄴都留守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。辛卯，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。六月，克淄州。丙午，复置枢密使。丁未，侍中桑维翰为中书令，充枢密使。丙辰，河决滑州，环梁山，入于汶、济。秋七月辛未朔，大赦，改元。己丑，太子太傅刘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八月辛丑朔，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，顺德军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。戊辰，旌表陈州项城民史仁诩门闾。九月丙子，契丹寇遂城、乐寿，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战于七里烽，败之。冬十月庚戌，武宁军节度使赵在礼为北面行营副都统，鄴都留守马全节为副招讨使。十二月己亥朔，射免于皋门。丁巳，杨承勳囚其父光远以降，杀之。闰月乙酉，德音赦青州囚。契丹寇恒州。

二年春正月，契丹陷泰州。壬子，马全节及契丹战于榆林，两军皆溃。戊午，幸南庄，张从恩留守东都。辛酉，高行周为御营使。乙丑，北征，契丹去。二月己巳，幸黎阳。横海军节

度使田武为东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以备契丹。丙子，大阅于戚城。丙戌，阅马于铁丘。丙申，端明殿学士、尚书户部侍郎冯玉为户部尚书、枢密使。三月戊戌，契丹陷祁州，刺史沈斌死之。丁未，畋于戚城。庚戌，马全节克泰州。辛亥，易州戍将孙方谏及契丹谐里战于狼山，败之。甲寅，杜威克满城。乙卯，克遂城。庚申，杜威及契丹战于阳城，败之，追奔至于卫村，又败之。夏四月戊寅，劳旋于戚城。己卯，劳旋于王莽河。甲申，至自澶州，赦左右军囚。庚寅，大赏军功。五月丙申朔，大赦。丙午，幸南庄。六月丁卯，射于繁台，幸杜威第。旱。秋八月甲子朔，废二舞。丙寅，和凝罢。冯玉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辛未，阅马于茂泽陂。丁丑，括马。九月己亥，阅马于万龙冈，幸李守贞第。冬十月丁丑，高丽使其广评侍郎韩玄珪、礼宾卿金廉等来。戊寅，射兔于砚台。戊子，高丽使其兵部侍郎刘崇珪、内军卿朴艺言来。十一月戊戌，封王武为高丽国王。己巳，射兔于皋门，幸沙台。十二月丁丑，腊，畋于郊。丁亥，桑

维翰罢。开封尹赵莹为中书令，李崧守侍中、枢密使。

三年春二月丙子，回鹘使突厥陆来。壬午，射鸭于板桥，幸南庄。夏六月，孙方谏以狼山叛附于契丹。丙寅，契丹寇边。己丑，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，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。河决渔池。大饥，群盗起。秋七月，大雨，水，河决杨刘、朝城、武德。八月辛酉，河溢历亭。九月，河决澶、滑、怀州。辛丑，行营马军排阵使张彦泽及契丹战于新兴，败之。癸卯，刘知远及契丹战于朔州，败之。大雨霖，河决临黄。冬十月，河决卫州，丙寅，河决原武。辛未，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李守贞为兵马都监。十一月，永静军节度使梁汉璋及契丹战于瀛州，败绩。契丹寇镇、定。十二月己未，杜威军于中渡。壬戌，奉

国都指挥使王清及契丹战于溥沱，败绩，死之。杜威、李守贞、张彦泽以其军叛降于契丹。庚午，射兔于沙台。壬申，张彦泽犯京师，杀开封尹桑维翰。契丹灭晋。

呜呼，余书“封子重贵为郑王”，又书“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”者，岂无意哉！《礼》：“兄弟之子，犹子也。”重贵书子可也，敬儒出帝父也，书曰皇伯者何哉？出帝立不以正，而绝其所生也。盖出帝于高祖，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，高祖自有子也。方高祖疾病，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，出帝岂得立邪？晋之大臣，既违礼废命而立之，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，为敬儒子则不得立，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，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。《礼》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。”使高祖无子，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，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。故余书曰“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”者，以见其立不以正，而灭绝天性，臣其父而爵之，以欺天下也。

## 汉本纪第十

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，姓刘氏，初名知远，其先沙陀部人也，其后世居于太原。知远弱不好弄，严重寡言，面紫色，目多白睛，凜如也。与晋高祖俱事明宗，为偏将。明宗及梁人战德胜，晋高祖马甲断，梁兵几及，知远以所乘马授之，复取高祖马殿而还，高祖德之。高祖留守北京，以知远为押衙。

潞王从珂反，愍帝出奔，高祖自镇州朝京师，遇愍帝于卫州，止传舍，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，以虞变。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，左右欲兵之，知远拥高祖入室，敢与左右格斗而死，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，留帝传舍而去。

废帝入立，高祖复镇河东，已而有隙，高祖将举兵，知远与桑维翰密为高祖谋画，赞成之。高祖即位于太原，以知远为侍卫亲军都虞候，领保义军节度使。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，临决，指知远曰：“此都军甚操刺，无大故勿弃之。”

天福二年，迁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忠武军节度使。已而以杜重威代知远领忠武，徙知远领归德，知远耻与重威同制，杜门不出。高祖怒，欲罢其兵职，宰相赵莹以为不可，高祖乃遣端明殿学士和凝就第宣谕，知远乃受命。五年，徙鄴都留守。九月，朝京师，高祖幸其第。六年，拜河东节度使、北京留守。七年，高祖崩。

知远从高祖起太原，有佐命功，自出帝立，与契丹绝盟，用兵北方，常疑知远勋位已高，幸晋多故而有异志，每优尊之。

拜中书令，封太原王、幽州道行营招讨使，又拜北面行营都统。开运二年四月，封北平王，三年五月，加守太尉，然王未尝出兵。契丹寇澶州，别遣伟王攻雁门，败之于秀容。八月，杀吐浑白承福等族，取其货钜万，良马数千。

四年，契丹犯京师，出帝北迁，王遣牙将王峻奉表契丹，耶律德光呼之为儿，赐以木拐一，木拐，虏法贵之如中国几杖，非优大臣不可得。峻持拐归，虏人望之皆避道。峻还，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国，乃议建国。

二月戊辰，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上笺劝进。辛未，皇帝即位，称天福十二年。磁州贼首梁晖取相州来归。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取代州，杀其刺史王晖。晋州将药可侑杀守将骆从朗及括钱使、谏议大夫赵熙来归。辛巳，陕州留后赵晖、潞州留后王守恩来归。三月丙戌朔，蠲河东杂税。辛卯，延州军乱，逐其节度使周密。壬辰，丹州指挥使高彦询以其州来归。壬寅，契丹遁，以其将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守汴州。夏四月己未，右都押衙杨邠为枢密使，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权枢密副使。契丹陷相州，杀梁晖。癸亥，立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。甲子，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、观察推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乙丑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取潞州。戊辰，奉国指挥使武行德以河阳来归。史弘肇取泽州。丙子，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栾城，契丹入于镇州。五月甲午，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。丙申，如东京。萧翰遁归于契丹，以郗国公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。戊申，次绛州，刺史李从朗来归。六月丙辰，次河阳，杀李从益及其母于京师。甲子，至自太原。戊辰，改国号汉，赦罪人、蠲民税。于闐遣使者来。是夏，刘昫薨。秋闰七月乙丑，禁造契丹服器。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反，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为鄴都行营都部署以讨之。庚辰，追尊祖考为皇帝，

妣为皇后：高祖湍谥曰明元，庙号文祖，祖妣李氏谥曰明贞；曾祖昂谥曰恭僖，庙号德祖，祖妣杨氏谥曰恭惠；祖僕谥曰昭宪，庙号翼祖，祖妣李氏谥曰昭穆；考璵谥曰章圣，庙号显祖，妣安氏谥曰章懿。以汉高皇帝为高祖，光武皇帝为世祖，皆不祧。八月，护圣指挥使白再荣逐契丹，以镇州来归。丙申，安国军节度使薛怀让杀契丹之将刘鐸，入于邢州。九月甲戌，吏部尚书窦贞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，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李涛为中书侍郎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庚辰，北征。冬十月甲申，次韦城，赦河北。十一月壬申，杜重威降。十二月癸巳，至自鄴都。

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，大赦，改元。己未，更名暹。丁丑，皇帝崩于万岁殿。

隐皇帝，高祖第二子承祐也。高祖即位，拜右卫上将军、大内都点检。魏王承训长而贤，高祖爱之，方属以为嗣，承训薨，高祖不豫，悲哀疾剧，乃以承祐属诸将相。宰相苏逢吉曰：“皇子承祐未封王，请亟封之。”未及封而高祖崩，秘不发丧，杀杜重威。

乾祐元年二月辛巳，封承祐周王。是日，皇帝即位于柩前。壬辰，右卫大将军、凤翔巡检使王景崇及蜀人战于大散关，败之。癸巳，大赦。三月壬戌，窦贞固为大行皇帝山陵使，吏部侍郎段希尧为副，太常卿张昭为礼仪使，兵部侍郎卢价为鹵簿使，御史中丞边蔚为仪仗使。丁丑，李涛罢。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反，陷潼关。夏四月辛巳，陕州兵马都监王玉克潼关。壬午，永兴军将赵思绾叛附于李守贞，客省使王峻帅师屯于关西。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郭威为枢密使，镇宁军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军兵马都部署。戊子，保义军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兵马都部署。河决原武。五月己未，回鹘

遣使者来。乙亥，魏州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。河决滑州鱼池。旱，蝗。秋七月戊申朔，彰德军节度使王继弘杀其判官张易。翔鸽食蝗。丙辰，禁捕翔鸽。庚申，郭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癸亥，契丹郑州刺史王彦徽来奔。庚午，杀成德军副使张鹏。乙亥，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贞。八月壬午，郭威讨李守贞。九月，西面行营都虞候尚弘迁及赵思绾战，败绩。冬十月甲申，吐蕃使斯漫笃兰氈药斯来。十一月甲寅，杀太子太傅李崧，灭其族。壬申，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于睿陵。十二月己卯，彰武军节度使高允权杀太子太师致仕刘景岩。

二年春正月乙巳朔，赦囚。二月丙子，蠲民纽配租。夏五月，李守贞之将周光逊降。乙丑，赵思绾降。六月辛卯，回鹘首领杨彦珣来。西凉府遣使者来。蝗。秋七月丁巳，郭威杀华州留后赵思绾于京兆。甲子，克河中。八月，郭从义杀前永兴巡检乔守温。丙戌，郭威使来献俘。冬十月，契丹寇赵、魏，群臣进添都马。契丹陷内丘。己丑，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。十一月，契丹遁。

三年春正月，西面行营都部署赵晖克凤翔。丙午，郭威进添都马。壬子，赵晖献馘俘。二月甲戌，旌表颍州汝阴民鞠温门闾。三月己酉，寒食，望祭于南御园。夏四月壬午，郭威以枢密使为天雄军节度使。六月癸卯，河决原武。秋八月，达靼来附。冬十一月丙子，杀杨邠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、三司使王章，皆灭其族。郭威反。庚辰，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。壬午，威犯封丘，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军于七里店。癸未，劳军于北郊。甲申，劳军于刘子陂。慕容彦超及郭威战，败绩，开封尹侯益叛降于威。郭允明反。乙酉，皇帝崩，苏逢吉自杀。汉亡。

呜呼！人君即位称元年，常事尔，古不以为重也。孔子未

修《春秋》，其前固已如此，虽暴君昏主，妄庸之史，其记事先后远近，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，乃理之自然也。其谓一为元，亦未尝有法，盖古人之语尔。及后世曲学之士，始谓孔子书“元年”为《春秋》大法，遂以改元为重事。自汉以后，又名年以建元，而正伪纷杂，称号遂多，不胜其纪也。五代，乱世也，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，皆不足道也。至其年号乖错以惑后世，则不可以不明。初，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，明年，末帝已诛友珪，黜其凤历之号，复称乾化三年，尚为有说。至汉高祖建国，黜晋出帝开运四年，复称天福十二年者，何哉？盖以其爱憎之私尔。方出帝时，汉高祖居太原，常愤愤下视晋，而晋亦阳优礼之，幸而未见其隙。及契丹灭晋，汉未尝有赴难之意。出帝已北迁，方阳以兵声言追之，至土门而还。及其即位改元，而黜开运之号，则其用心可知矣。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，而幸祸以为利者，其素志也，可胜叹哉！夫所谓有诸中必形于外者，其见于是乎！

## 周本纪第十一

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，姓郭氏，邢州尧山人也。父简，事晋为顺州刺史。刘仁恭攻破顺州，简见杀，子威少孤，依潞州人常氏。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敢士为军卒，威年十八，以勇力应募。为人负气，好使酒，继韬特奇之。威尝游于市，市有屠者，常以勇服其市人。威醉，呼屠者，使进几割肉，割不如法，叱之。屠者披其腹示之曰：“尔勇者，能杀我乎？”威即前取刀刺杀之。一市皆惊，威颇自如。为吏所执，继韬惜其勇，阴纵之使亡，已而复召置麾下。继韬叛晋附于梁，后庄宗灭梁，继韬诛死，其麾下兵悉隶从马直，威以通书算补为军吏。好读《阃外春秋》，略知兵法，后为侍卫军吏。汉高祖为侍卫亲军都虞候，尤亲爱之。后高祖所临镇，尝以威从。契丹灭晋，汉高祖起兵太原，即皇帝位，拜威枢密副使。

乾祐元年正月，高祖疾大渐，以隐帝托威及史弘肇等。隐帝即位，拜威枢密使。是岁三月，河中李守贞、永兴赵思绾、凤翔王景崇相次反，隐帝遣白文珂、郭从义、常思等分讨之，久皆无功。隐帝谓威曰：“吾欲烦公可乎？”威对曰：“臣不敢请，亦不敢辞，惟陛下命。”乃加拜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使西督诸将。威居军中，延见宾客，褒衣博带，及临阵行营，幅巾短后，与士卒无异；上所赐予，与诸将会射，恣其所取，其余悉以分赐士卒，将士皆欢乐。威至河中，自栅其城东，思绾其南，文珂栅其西，调五县丁二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。诸将

皆谓守贞穷寇，破在旦夕，不宜劳人如此，威不听。已而守贞数出兵击坏连垒，威辄补之，守贞辄复出击，每出必有亡失。久之，城中兵食俱尽，威曰：“可矣！”乃治攻具，为期日，四面攻之，破其罗城，守贞与妻子自焚死，思绾、景崇相次降。

隐帝劳威以玉带，加检校太师兼侍中，威辞曰：“臣事先帝，见功臣多矣，未尝以玉带赐之。”因言：“臣幸得率行伍，假汉威灵以破贼者，岂特臣之功，皆将相之贤，有以安朝廷，抚内外，而馈饷以时，故臣得以专事征伐。”隐帝以威为贤，于是悉召杨邠、史弘肇、苏逢吉、禹珪、窦贞固、王章等皆赐以玉带，威乃受。威又推功大臣，请加爵赏，于是加贞固司空，逢吉司徒，禹珪、邠左右仆射。已而又曰：“此特汉廷亲近之臣耳。汉诸宗室、天下方镇，外暨荆、浙、湖南，皆未及也。”

“由是滥赏遍于天下。

是冬，契丹寇边，威以枢密使北伐，至魏州，契丹遁。三年二月，师还。四月，拜威鄴都留守、天雄军节度使，仍以枢密使之镇。宰相苏逢吉以谓枢密使不可以藩镇兼领，与史弘肇等固争。久之，卒以枢密使行，诏河北诸州皆听威节度。

隐帝与李业等谋，已杀史弘肇等，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于澶州，又诏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杀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。诏书先至澶州，弘义恐事不果，反以诏书示殷，殷与弘义遣人告威。已而诏杀威、峻使者亦驰骑至，威匿诏书，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。仁浦劝威反，教威倒用留守印，更为诏书，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，将校皆愤然效用。

十一月丁丑，威遂举兵渡河。隐帝遣开封尹侯益、保大军节度使张彦超、客省使阎晋卿等率兵拒威，又遣内养脱颯威所向。脱颯为威所得，威乃附脱颯奏请缚李业等送军中。隐帝得

威奏，以示业等，业等皆言威反状已白，乃悉诛威家属于京师。庚辰，威至滑州，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于汉来降。壬午，犯封丘。甲辰，及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战于刘子陂，彦超败，奔于兖州。郭允明反，弑隐帝于赵村。丙戌，威入京师，纵火大掠。戊子，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门，请立嗣君。太后下令：文武百寮、六军将校，议择贤明，以承大统。庚寅，威率百官诣明德门，请立武宁军节度使赧为嗣。遣太师冯道迎赧于徐州。辛卯，请太后临朝听政，以王峻为枢密使，翰林学士、尚书兵部侍郎范质为副使。

十二月甲午朔，威北伐契丹，军于滑州。癸丑，至澶州而旋。王峻遣郭崇以骑七百逆刘赧于宋州，杀之，其将巩廷美、杨温为赧守徐州。戊午，次皋门，汉宰相窦贞固、苏禹珪来劝进。庚申，太后制以威监国。

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，皇帝即位，大赦，改元，国号周。己巳，上汉太后尊号曰昭圣皇太后。戊寅，汉刘崇自立于太原。己卯，冯道为中书令。二月辛丑，西州回鹘使都督来。丁未，契丹兀欲遣使裒骨支来。癸丑，寒食，望祭于蒲池。丁巳，尚书左丞田敏使于契丹。回鹘使摩尼来。三月甲戌，武宁军节度使王彦超克徐州。夏四月甲午，立夫人董氏为德妃。五月辛未，追尊祖考为皇帝，妣为皇后：高祖璟谥曰睿和，庙号信祖，祖妣张氏谥曰睿恭；曾祖谥曰明宪，庙号僖祖，祖妣申氏谥曰明孝；祖蕴谥曰翼顺，庙号义祖，祖妣韩氏谥曰翼敬；考谥曰章肃，庙号庆祖，妣王氏谥曰章德。六月辛亥，范质及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窦贞固、苏禹珪罢。癸丑，范质参知枢密院事。丁巳，宣徽北院使翟光鄴为枢密副使。秋七月戊寅，幸王峻第。八月壬寅，契丹来归赵莹之丧。冬十月丙午，汉人来讨，攻自晋州。十一月，王峻及建

雄军节度使王彦超拒之。十二月，慕容彦超反。

二年春正月甲子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兖州行营都部署。庚午，高丽王昭使其广评侍郎徐逢来。二月庚寅，府州防御使折德宸克岢岚军。三月丁巳朔，寒食，望祭于郊。戊辰，内客省使郑仁诲为枢密副使，翟光鄴罢。夏五月庚申，东征，李穀留守东都，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。癸亥，次曹州，赦流罪以下囚。乙亥，克兖州。壬午，赦兖州。六月乙酉朔，幸曲阜，祠孔子。庚子，至自兖州。秋九月乙丑，太仆少卿王演使于高丽。契丹寇边。

三年春正月乙卯，麟州刺史杨重训叛于汉，来附。闰月丙戌，回鹘使独呈相温来。二月甲子，贬王峻为商州司马。三月甲申，封荣为晋王。丙戌，郑仁诲罢。己丑，棣州团练使王仁镐为左卫大将军、枢密副使。夏六月，大雨，水。秋七月，契丹卢台军使张藏英来奔。九月，吐浑党富达等来。冬十月庚申，冯道为奉迎神主使。十一月癸未，党项使吴帖磨五等来。十二月戊申，四庙神主至自西京，迎之于西郊，祔于太庙。壬申，杀天雄军节度使王殷。乙亥，享于太庙。

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，有事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，群臣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。戊寅，罢鄴都。丙戌，镇宁军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。壬辰，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王仁镐罢。是日，皇帝崩于滋德殿。

## 周本纪第十二

世宗睿武孝文皇帝，本姓柴氏，邢州龙冈人也。柴氏女适太祖，是为圣穆皇后。后兄守礼子荣，幼从姑长太祖家，以谨厚见爱，太祖遂以为子。太祖后稍贵，荣亦壮，而器貌英奇，善骑射，略通书史黄老，性沈重寡言。太祖为汉枢密使，荣为左监门卫大将军。太祖镇天雄，荣领贵州刺史、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。

乾祐三年冬，周兵起魏，犯京师，留荣守魏。太祖入立，拜澶州刺史、镇宁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荣素为枢密使王峻所忌，广顺三年正月来朝，不得留。既而峻有罪诛，三月，拜荣开封尹，封晋王。是冬，卜以来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，而太祖遇疾，不能视朝者久之。

显德元年正月丙子，郊，仪而成礼，即以王判内外兵马事。壬辰，太祖崩，秘不发丧。丙申，发丧，皇帝即位于柩前。右监门卫大将军魏仁浦为枢密副使。二月庚戌，回鹘遣使者来。丁卯，冯道为大行皇帝山陵使，太常卿田敏为礼仪使，兵部尚书张昭为鹵簿使，御史中丞张煦为仪仗使，开封少尹权判府事王敏为桥道顿递使。汉人来讨，攻自潞州。三月辛巳，大赦。癸未，郑仁诲留守东京。乙酉，如潞州以攻汉。壬辰，次泽州，阅兵于北郊。癸巳，及刘旻战于高原，败之，追及于高平，又败之。丁酉，幸潞州。己亥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、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伏诛。壬寅，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

部署。夏四月乙卯，葬神圣文武恭肃孝皇帝于嵩陵。汾州防御使董希颜叛于汉来附。丙辰，辽州刺史张汉超叛于汉来附。辛酉，取岚、宪州。壬戌，立卫国夫人符氏为皇后。取石、泌州。乙丑，冯道薨。庚午，赦潞州流罪以下囚。如太原。忻州监军李勅杀其刺史赵皋，叛于汉来附。五月丙子，代州守将郑处谦叛于汉来附，契丹救汉。丁酉，回鹘使困难敌略来。符彦卿及契丹战于忻口，败绩，先锋都指挥使史彦超死之。六月乙巳，班师。乙丑，次新郑，前拜嵩陵。庚午，至自太原。秋七月庚辰，阅稼于南御庄。癸巳，枢密院直学士、工部侍郎景范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魏仁浦为枢密使。冬十月甲辰，杀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。

二年春二月，御札求直言。夏五月辛未，宣徽南院使向训、凤翔节度使王景伐蜀。甲戌，大毁佛寺，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。秋九月丙寅朔，颁铜禁。闰月癸丑，向训克秦州。冬十月辛未，取成州。戊寅，高丽使王子太相融来。取阶州。十一月乙未朔，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以伐唐。戊申，王景克凤州。十二月丙戌，郑仁海薨。

三年春正月，增筑京城。庚子，向训留守东京。壬寅，南征。辛亥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唐人战于正阳，败之。甲寅，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。二月丙寅，幸下蔡浮桥。壬申，克滁州。甲戌，李景来求成，不答。壬午，景使其臣钟谔来奉表。丙戌，取扬州。辛卯，取泰州。三月庚子，内外马步军都军头袁彦为竹龙都部署。是月，取光、舒、常州。夏四月，常、泰州复入于唐。五月乙卯，至自淮南，赦京师囚。六月壬申，德音赦淮南囚。秋七月，皇后崩。扬、光、舒、滁州复入于唐。八月乙丑，课民种禾及韭。九月丙午，端明殿学士、左散骑常侍王朴为尚书户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冬十月辛酉，葬

宣懿皇后于懿陵。十一月庚寅，废诸祠不在祀典者。乙巳，杀李景之臣孙晟。

四年春正月己丑朔，赦非死罪囚。二月甲戌，王朴留守东京。乙亥，南征。三月丁未，克寿州。夏四月己巳，至自寿州。己卯，放降卒八百归于蜀。癸未，追册彭城郡夫人刘氏为皇后。五月丙申，杀密州防御使侯希进。秋八月乙亥，李穀罢，王朴为枢密使。癸未，蜀人来归我濮州刺史胡立。冬十月己巳，王朴留守东京，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点检。壬申，南征。十二月乙卯，泗州守将范再遇叛于唐，以其州来降。庚申，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以其州来降。丁丑，取泰州。

五年春正月丁亥，取海州。壬辰，取静海军。丁未，克楚州，守将张彦卿、郑昭业死之。二月甲寅，取雄州。丁卯，如扬州。癸酉，如瓜洲。三月壬午朔，如泰州。丁亥，复如扬州。辛卯，幸迎銮。己亥，克淮南十有四州，以江为界。三月辛亥，李景来买宴。四月庚申，祔五室神主于新庙。壬申，至自淮南，回鹘、达鞞遣使者来。六月辛未，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。秋七月乙酉，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市铜于高丽。丁亥，颁《均田图》。九月，占城国王释利因德纒使莆诃散来。冬十月丁酉，括民租。十一月庚戌，作《通礼》、《正乐》。十二月丙戌，罢州县课户、俸户。

六年春正月，高丽王昭遣使者来。辛酉，女真使阿辨来。三月己酉，甘州回鹘来献玉，却之。庚申，王朴薨。丙寅，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留守东京。癸酉，停给铜鱼。甲戌，北征。是月，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、枢密使。夏四月壬辰，取乾宁军。辛丑，取益津关，以为霸州。癸卯，取瓦桥关，以为雄州。五月乙巳朔，取瀛州。甲戌，至自雄州。六月癸未，立皇后符氏，封子宗训为梁王、宗谊燕国公。戊子，占城使莆诃散来。己丑，

范质、王溥参知枢密院事，魏仁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癸巳，皇帝崩于滋德殿。

恭皇帝，世宗第四子宗训也。世宗即位，大臣请封皇子为王，世宗谦抑久之。及北取三关，遇疾还京师，始封宗训梁王，时年七岁。

显德六年六月癸巳，世宗崩。甲午，皇帝即位于柩前。癸卯，范质为大行皇帝山陵使，翰林学士窦俨为礼仪使，兵部尚书张昭为鹵簿使，御史中丞边归说为仪仗使，宣徽南院使，判开封府事咎居润为桥道顿递使。秋七月丁未，户部尚书李涛为山陵副使，度支郎中卢亿为判官。八月庚寅，封弟熙让为曹王，熙谨纪王，熙海蘄王。壬寅，高丽遣使者来。九月丙寅，左骁卫大将军戴交使于高丽。冬十一月壬寅，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。高丽遣使者来。

七年春正月甲辰，逊于位。宋兴。

呜呼，五代本纪备矣，君臣之际，可胜道哉！梁之友珪反，唐戕克宁而杀存义、从璨，则父子骨肉之恩，几何其不绝矣。太妃薨而辍朝，立刘氏、冯氏为皇后，则夫妇之伦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，居丧改元而用乐，杀马延及任圜，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。至于赛雷山、传箭而扑马，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。可谓乱世也欤！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，取秦陇，平淮右，复三关，威武之声震慑夷夏，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，考制度、修《通礼》、定《正乐》、议《刑统》，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。其为人明达英果，论议伟然。即位之明年，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。是时中国乏钱，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，尝曰：“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，而以利人为急，使其真身尚在，苟利于世，犹欲割截，况此铜像，岂其所惜哉？”由是群臣皆不敢言。尝夜读书，见唐元稹《均田

图》，慨然叹曰：“此致治之本也，王者之政自此始！”乃诏颁其图法，使吏民先习知之，期以一岁，大均天下之田，其规为志意岂小哉！其伐南唐，问宰相李穀以计策；后克淮南，出穀疏，使学士陶穀为赞，而盛以锦囊，尝置之坐侧。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，及其虚心听纳，用人不疑，岂非所谓贤主哉！其北取三关，兵不血刃，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，而侥幸一胜于仓卒，殊不知其料强弱、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，得不可失之机，此非明于决胜者，孰能至哉？诚非史氏之所及也！

## 梁家人传第一

呜呼，梁之恶极矣！自其起盗贼，至于亡唐，其遗毒流于天下。天下豪杰，四面并起，孰不欲戡刃于胸，然卒不能少挫其锋以得志。梁之无敌于天下，可谓虎狼之强矣。及其败也，因于一二女子之娱，至于洞胸流肠，刳若羊豕，祸生父子之间，乃知女色之能败人矣。自古女祸，大者亡天下，其次亡家，其次亡身，身苟免矣，犹及其子孙，虽迟速不回，未有无祸者也。然原其本末，未始不起于忽微。《易·坤》之初六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《家人》之初九曰：“闲有家，悔亡。”其言至矣，可不戒哉！梁之家事，《诗》所谓“不可道”者。至于唐、晋以后，亲疏嫡庶乱矣！作《家人传》。

## 文惠皇后王氏

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，单州单父人也。其生三子：长曰广王全昱，次曰朗王存，其次太祖。后少寡，携其三子佣食萧县人刘崇家。太祖壮而无赖，县中皆厌苦之。崇患太祖慵堕不作业，数加笞责，独崇母怜之，时时自为栉沐，戒家人曰：“殊三非常人也，宜善遇之！”黄巢起，太祖与存俱亡为盗，从黄巢攻广州，存战死。居数岁，太祖背巢降唐，反以破巢，遂镇宣武。乃遣人以车马之萧县，迎后于崇家。使者至门，后

惶恐走避，谓刘氏曰：“硃三落魄无行，作贼死矣，何以至此邪！”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，后乃惊喜泣下，与崇母俱载以归，封晋国太夫人。

太祖置酒太夫人前，举觞为寿，欢甚。太祖启曰：“硃五经平生读书，不登一第，有子为节度使，无忝于先人也。”后恻然良久曰：“汝能至此，可谓英特，然行义未必得如先人也！”太祖莫知其故，后曰：“硃二与汝俱从黄巢，独死蛮岭，其孤皆在午沟，汝今富贵，独不念之乎？”太祖泣涕谢罪，乃悉召存诸子以归。太祖刚暴多杀戮，后每诫之，多赖以全活。

大顺二年秋，后疾，卜者曰：“宜还故乡。”乃归。卒于午沟。太祖即位，立四庙，追尊皇考为穆皇帝，后曰文惠皇后。

## 元贞皇后张氏

太祖元贞皇后张氏，单州砀山县渠亭里富家子也。太祖少以妇聘之，生末帝。太祖贵，封魏国夫人。后贤明精悍，动有礼法，虽太祖刚暴，亦尝畏之。太祖每以外事访之，后言多中。太祖时时暴怒杀戮，后尝救护，人赖以获全。太祖尝出兵，行至中途，后意以为不然，驰一介召之，如期而至。

郴王友裕攻徐州，破硃瑾于石佛山，瑾走，友裕不追，太祖大怒，夺其兵。友裕惶恐，与数骑亡山中，久之，自匿于广王。后阴使人教友裕脱身自归，友裕晨驰入见太祖，拜伏庭中，泣涕请死，太祖怒甚，使左右掙出，将斩之。后闻之，不及履，走庭中持友裕泣曰：“汝束身归罪，岂不欲明非反乎？”太祖意解，乃免。

太祖已破硃瑾，纳其妻以归，后迎太祖于封丘，太祖告之。

后遽见瑾妻，瑾妻再拜，后亦拜，凄然泣下曰：“兗郟与司空同姓之国，昆仲之间，以小故兴干戈，而使吾媿至此；若不幸汴州失守，妾亦如此矣！”言已又泣。太祖为之感动，乃送瑾妻为尼，后尝给其衣食。司空，太祖时检校官也。

天祐元年，后以疾卒。太祖即位，追册为贤妃。初葬开封县润色乡，末帝立，追谥曰元贞皇太后，祔于宣陵。后已死，太祖始为荒淫，卒以及祸云。

## 陈昭仪

昭仪陈氏，宋州人也，少以色进。太祖已贵，嫔妾数百，而昭仪专宠。太祖尝疾，昭仪与尼数十人昼夜为佛法，未尝少懈，太祖以为爱己，尤宠之。开平三年，度为尼，居宋州佛寺。

## 李昭容

昭容李氏，亦以色进。尤谨愿，未尝去左右。太祖病，昼寝方寐，忽栋折，独李氏侍侧，遽牵太祖衣，太祖惊走，栋折寝上，太祖德之，拜昭容。皆不知其所终。

## 末帝德妃张氏

末帝德妃张氏，其父归霸，事太祖为梁功臣。帝为王时，

以妇聘之。帝即位，将册妃为后，妃请待帝郊天，而帝卒不得郊。贞明五年，妃病甚，帝遽册为德妃，其夕薨，年二十四。

### 次妃郭氏

次妃郭氏，父归厚，事梁为登州刺史。妃少以色进。梁亡，唐庄宗入汴，梁故妃妾，皆号泣迎拜。贺王友雍妃石氏有色，庄宗召之，石氏慢骂，庄宗杀之。次以召妃，妃惧而听命。已而度为尼，赐名誓正，居于洛阳。

初，庄宗之入汴也，末帝登建国楼，谓控鹤指挥使皇甫麟曰：“吾，晋世仇也，不可俟彼刀锯，卿可尽我命，无使我落仇人之手！麟与帝相持恸哭。是夕，进刃于帝，麟亦自刳。庄宗入汴，命河南张全义葬其尸，藏其首于太社。晋天福三年，诏太社先藏罪人首级，许亲属收葬，乃出末帝首，遣右卫将军安崇阮与妃同葬之。妃卒洛阳。

### 太祖兄子

太祖二兄：曰全昱，曰存。八子：长曰友裕，次曰友珪、友璋、友贞、友雍、友徽、友孜，其一养子曰友文。开平元年五月乙酉，封友文为博王、友珪郢王、友璋福王、友贞均王、友雍贺王、友徽建王。友裕前即位卒，追封郴王，而康王友孜，末帝即位封。友璋初为寿州团练使、押左右番殿直、监丰德库，友珪时，为郢州留后，末帝时，为忠武军节度使，徙镇武宁，

及友雍、友徽皆不知其所终。

### 兄广王全昱全昱子友谅友能友诲

广王全昱，太祖即位封。太祖与仲兄存俱亡为盗，全昱独与其母犹寄食刘崇家。太祖已贵，乃与其母俱归宣武，领岭南西道节度使。以太师致仕。

太祖将受禅，有司备礼前殿，全昱视之，顾太祖曰：“硃三，尔作得否？”太祖宴居宫中，与王饮博，全昱酒酣，取骰子击盆而进之，呼太祖曰：“硃三，尔殒山一百姓，遭逢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于汝何负？而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，吾将见汝赤其族矣，安用博为！”太祖不悦，罢会。全昱亦不乐在京师，常居碭山故里。三子皆封王：友谅衡王，友能惠王，友诲邵王。

乾化元年，升宋州为宣武军，以友谅为节度使。友谅进瑞麦一茎三穗，太祖怒曰：“今年宋州大水，何用此为！”乃罢友谅，居京师。太祖卧病，全昱来视疾，与太祖相持恸哭；太祖为释友谅，使与东归。贞明二年，全昱以疾薨。徙衡王友谅嗣封广王。

友能为宋、滑二州留后、陈州刺史，所至为不法，奸人多依倚之。而陈俗好淫祠左道，其学佛者，自立一法，号曰“上乘”，昼夜伏聚，男女杂乱。妖人母乙、董乙聚众称天子，建置官属，友能初纵之，乙等攻劫州县，末帝发兵击灭之。自康王友孜谋反伏诛，末帝始疏斥宗室，宗室皆反仄。贞明四年，友能以陈州兵反，犯京师，至陈留，兵败，还走陈州，后数月降，末帝赦之，降为房陵侯。

友诲为陕州节度使，欲以州兵为乱，末帝召还京师，与友谅、友能皆被幽囚。梁亡，庄宗入汴，皆见杀。

### 兄朗王存存子友宁友伦

朗王存，初与太祖俱从黄巢攻广州，存战死。存子友宁、友伦。

友宁字安仁，幼聪敏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太祖以为军校，善用弓箭。迁衙内制胜都指挥使、龚州刺史。太祖围凤翔，遣友宁东备宣武。王师范袭梁，围齐州，友宁引兵击之，夺马千匹，斩首数千级。太祖奉昭宗还京师，拜友宁建武军节度使，赐号“迎銮毅勇功臣”。太祖复遣攻师范，围博昌，屠之，清河为之不流。战于石楼，兵败，友宁堕马见杀。

友伦幼亦明敏，通《论语》、小学，晓音律。存已死，太祖以友伦为元从马军指挥使，表右威武将军。燕人攻魏内黄，友伦以前锋夜渡河，夺马千匹。李罕之以潞州降梁，晋人攻潞，友伦以兵入潞州，取罕之以归。累迁检校司空，领藤州刺史。太祖围凤翔，晋人袭梁，友伦以兵三万至{樊石}山，晋人乃却，友伦西会太祖于凤翔。昭宗还长安，拜友伦宁远军节度使。太祖东归，留友伦宿卫，伺察昭宗所为。友伦击鞠坠马死，太祖大怒，以兵七万至河中。昭宗涕泣，不知所为，将奔太原，不果。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，太祖以为友伦胤等杀之，奏请诛胤等，昭宗未从，乃遣友谅至京师，以兵围开化坊，杀胤及京兆尹郑元规、皇城使王建勳、飞龙使陈班、阁门使王建袭、客省使王建义、前左仆射张浚。

太祖即位，已封宗室，中书上议，故皇兄存，皇侄建武军

节度使友宁、宁远军节度使友伦，皆当封。于是追封存朗王、友宁安王、友伦密王。

### 子郴王友裕

郴王友裕，字端夫，幼善骑射，从太祖征伐，能以宽厚得士卒心。太祖与晋围黄郛于西华，郛卒荷槊登城骂敌，晋王使胡骑连射不能中。太祖顾友裕，一发中之，军中皆大欢呼，晋王喜，遣友裕良弓百矢。太祖镇宣武，以为衙内都指挥使。景福元年，太祖攻郢，友裕以先锋次斗门，郢兵夜击之，友裕败走。太祖从后来，不知友裕之败也，前军遇敌多死。太祖至村落间，始与友裕相得。是时，硃宣在濮州，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骑前，太祖后至，与友裕相失。太祖卒与敌遇，败而走。敌兵追之甚急，前至大沟，几不免，赖沟中有积薪，马乃得过，梁将李璠等死者十余人。

冬，友裕取濮州，遂围时溥于徐州。硃瑾以兵二万救溥，友裕败瑾于石佛山，瑾走。都虞候硃友恭谗之太祖，以为瑾可追而友裕不追。太祖大怒，夺其兵属庞师古，以友裕属吏，使者误致书于友裕，友裕惶恐，不知所为，赖张皇后教之，得免。权知许州。许州近蔡，苦于大寇，居民残破，友裕招抚流散，增户三万余。

迁诸军都指挥使，与平兗、郢，还领许州。崔洪奔淮南，友裕引兵定蔡州，市不易肆。太祖兼镇护国军，以友裕为留后。迁忠武军节度使。太祖攻凤翔，未下，去攻邠州。友裕破灵台、良原，下陇州，杨崇本以邠州降。后崇本复叛，太祖遣友裕攻之，屯于永寿。友裕以疾卒。

## 子博王友文

博王友文，字德明，本姓康名勤。幼美风姿，好学，善谈论，颇能为诗，太祖养以为子。太祖领四镇，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。太祖用兵四方，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。太祖即位，以故所领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四镇征赋，置建昌宫总之，以友文为使，封博王。太祖幸西都，友文留守东京。

## 子庶人友珪

庶人友珪者，太祖初镇宣武，略地宋、亳间，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也。长而辩黠多智。博王友文多材艺，太祖爱之，而年又长，太祖即位，嫡嗣未立，心尝独属友文。太祖自张皇后崩，无继室，诸子在镇，皆邀其妇入侍。友文妻王氏有色，尤宠之。太祖病久，王氏与友珪妻张氏，常专房侍疾。太祖病少间，谓王氏曰：“吾知终不起，汝之东都，召友文来，吾与之决。”盖心欲以后事属之。乃谓敬翔曰：“友珪可与一郡，趣使之任。”乃以友珪为莱州刺史。

太祖素刚暴，既病，而喜怒难测，是时左降者，必有后命，友珪大惧。其妻张氏曰：“官家以传国宝与王氏，使如东都召友文，君今受祸矣！”夫妇相对而泣。左右劝友珪曰：“事急计生，何不早自为图？”友珪乃易衣服，微行入左龙虎军，见统军韩勅计事，勅以牙兵五百随友珪，杂控鹤卫士而入。夜三鼓，斩关入万春门，至寝中，侍疾者皆走。太祖惶骇起呼曰：

“我疑此贼久矣，恨不早杀之，逆贼忍杀父乎！”友珪亲吏冯廷谔以剑犯太祖，太祖旋柱而走，剑击柱者三，太祖惫，仆于床，廷谔以剑中之，洞其腹，肠胃皆流。友珪以裋褐裹之寝中，秘丧四日。乃出府库，大赉群臣及诸军。遣受旨丁昭浦矫诏驰至东都，杀友文。又下诏曰：“朕艰难创业，逾三十年。托于人上，忽焉六载，中外协力，期于小康。岂意友文阴畜异图，将行大逆。昨二日夜，甲士突入大内，赖友珪忠孝，领兵剿戮，保全朕躬。然而疾恙震惊，弥所危殆。友珪克平凶逆，厥功靡伦，宜委权主军国。”然后发丧。乾化二年六月既望，友珪于枢前即皇帝位，拜韩勅忠武军节度使，以末帝为汴州留后，河中硃友谦为中书令。友谦不受命。而怀州龙骧军三千，劫其将刘重霸，据怀州，自言讨贼。三年正月，友珪祀天于洛阳南郊，改元曰凤历。

太祖外孙袁象先与驸马都尉赵岩等，谋与末帝讨贼。二月，象先以禁兵入宫，友珪与妻张氏趋北垣楼下，将逾城以走，不果，使冯廷谔进刃其妻及己，廷谔亦自杀。末帝即位，复友文官爵，废友珪为庶人。

## 子康王友孜

康王友孜，目重瞳子，尝窃自负，以为当为天子。贞明元年，末帝德妃薨，将葬，友孜使刺客夜入寝中。末帝方寐，梦人害己，既寤，闻榻上宝剑枪然有声，跃起，抽剑曰：“将有变邪！”乃索寝中，得刺客，手杀之，遂诛友孜。明日，谓赵岩、张汉杰曰：“几与卿辈不相见。”由此遂疏弱宗室，而信任赵、张，以至于败亡。

呜呼，《春秋》之法，是非与夺之际，难矣哉！或问：“梁太祖以臣弑君，友珪以子弑父，一也。与弑即位，逾年改元，《春秋》之法，皆以君书，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纪，何也？且父子之恶均，而夺其子，是与其父也，岂《春秋》之旨哉？”予应之曰：“梁事著矣！其父之恶，不待与夺其子而后彰，然未帝之志，不可以不伸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君弑而贼不讨者，国之臣子任其责。予于友珪之事，所以伸讨贼者之志也。”

## 唐家人传第二

### 太祖刘太妃 贞简皇后曹氏

太祖正室刘氏，代北人也；其次妃曹氏，太原人也。太祖封晋王，刘氏封秦国夫人。自太祖起兵代北，刘氏常从征伐。为人明敏多智略，颇习兵机，常教其侍妾骑射，以佐太祖。太祖东追黄巢，还军过梁，馆于封禅寺。梁王邀太祖入城，置酒上源驿，夜半以兵攻之。太祖左右有先脱归者，以难告夫人，夫人神色不动，立斩告者，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。迟明，太祖还，与夫人相向恸哭，因欲举兵击梁。夫人曰：“公本为国讨贼，今梁事未暴，而遽反兵相攻，天下闻之，莫分曲直。不若敛军还镇，自诉于朝。”太祖从之。

其后，太祖击刘仁恭，败归。梁遣氏叔琮、康怀英等连岁攻晋，围太原，晋兵屡败，太祖忧窘，不知所为。大将李存信等劝太祖亡入北边，收兵以图再举，太祖然之。入以语夫人，夫人问谁为此谋者，曰：“存信也。”夫人骂曰：“存信，代北牧羊儿耳，安足与计成败邪！且公尝笑王行瑜弃邠州走，卒为人擒，今乃自为此乎？昔公亡在达靼，几不能自脱，赖天下多故，乃得南归。今屡败之兵，散亡无几，一失其守，谁肯从公？北边其可至乎？”太祖大悟而止。已而亡兵稍稍复集。

夫人无子，性贤，不妒忌，常为太祖言：“曹氏相，当生贵子，宜善待之。”而曹氏亦自谦退，因相得甚欢。

曹氏封晋国夫人，后生子，是谓庄宗，太祖奇之，曹氏由是专宠。太祖性暴，怒多杀人，左右无敢言者，惟曹氏从容谏譬，往往见听。及庄宗立，事曹氏尤谨，其救赵破燕取魏博，与梁战河上十余岁，岁尝驰省其母至三四，人皆称其孝。庄宗即位，册尊曹氏为皇太后，而以嫡母刘氏为皇太妃。太妃往谢太后，太后有惭色。太妃曰：“愿吾儿享国无穷，使吾获没于地以从先君，幸矣，复何言哉！”

庄宗灭梁入汴，使人迎太后归洛，居长寿宫，而太妃独留晋阳。同光三年五月，太妃薨。七月，太后薨，谥曰贞简，葬于坤陵。而太妃无谥，葬魏县。太妃与太后甚相爱，其送太后于洛也，涕泣而别，归而相思慕，遂至不起。太后闻之，欲驰至晋阳视疾，及其卒也，又欲自往葬之，庄宗泣谏，群臣交章请留，乃止。而太后自太妃卒，悲哀不饮食，逾月亦崩。

## 庄宗敬皇后刘氏

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，魏州成安人也。庄宗正室曰卫国夫人韩氏，其次燕国夫人伊氏，其次后也，初封魏国夫人。后父刘叟，黄须，善医卜，自号刘山人。后生五六岁，晋王攻魏，掠成安，裨将袁建丰得后，纳之晋宫，贞简太后教以吹笙歌舞。既笄，甚有色，庄宗见而悦之。庄宗已为晋王，太后幸其宫，置酒为寿，自起歌舞，太后欢甚，命刘氏吹笙佐酒，酒罢去，留刘氏以赐庄宗。先时，庄宗攻梁军于夹城，得符道昭妻侯氏，宠专诸宫，宫中谓之“夹寨夫人”。庄宗出兵四方，常以侯氏从军。其后，刘氏生子继岌，庄宗以为类己，爱之，由是刘氏宠益专，自下魏博、战河上十余年，独以刘氏从。刘氏多智，

善迎意承旨，其他嫔御莫得进见。

其父闻刘氏已贵，诣魏宫上谒。庄宗召袁建丰问之，建丰曰：“臣始得刘氏于成安北坞，时有黄须丈人护之。”乃出刘叟示建丰，建丰曰：“是也。”然刘氏方与诸夫人争宠，以门望相高，因大怒曰：“妾去乡时，略可记忆，妾父不幸死于乱兵，妾时环尸恸哭而去。此田舍翁安得至此！”因命笞刘叟于宫门。

庄宗已即皇帝位，欲立刘氏为皇后，而韩夫人正室也，伊夫人位次在刘氏上，以故难其事而未发。宰相豆卢革、枢密使郭崇韬希旨，上章言刘氏当立，庄宗大悦。同光二年四月己卯，皇帝御文明殿，遣使册刘氏为皇后。皇后受册，乘重翟车，鹵簿、鼓吹，见于太庙。韩夫人等皆不平之，乃封韩氏为淑妃，伊氏为德妃。

庄宗自灭梁，志意骄怠，宦官、伶人乱政，后特用事于中。自以出于贱微，逾次得立，以为佛力。又好聚敛，分遣人为商贾，至于市肆之间，薪刍果茹，皆称中宫所卖。四方贡献，必分为二，一以上天子，一以入中宫，宫中货贿山积。惟写佛书，馈赂僧尼，而庄宗由此亦佞佛。有胡僧自于阗来，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。僧游五台山，遣中使供顿，所至倾动城邑。又有僧诚惠，自言能降龙。尝过镇州，王镕不为之礼，诚惠怒曰：“吾有毒龙五百，当遣一龙揭片石，常山之人，皆鱼鳖也。”会明年滹沱河大水，坏镇州关城，人皆以为神。庄宗及后率诸子、诸妃拜之，诚惠端坐不起，由是士无贵贱皆拜之，独郭崇韬不拜也。

是时，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镇，太后称“诰令”，皇后称“教命”，两宫使者旁午于道。许州节度使温韬以后佞佛，因请以私第为佛寺，为后荐福。庄宗数幸郭崇韬、元行钦等私第，

常与后俱。其後幸张全义第，酒酣，命后拜全义为养父。全义日遣姬妾出入中宫，问遗不绝。

庄宗有爱姬，甚有色而生子，后心患之。庄宗燕居宫中，元行钦侍侧，庄宗问曰：“尔新丧妇，其复娶乎？吾助你聘。”后指爱姬请曰：“帝怜行钦，何不赐之？”庄宗不得已，阳诺之。后趣行钦拜谢，行钦再拜，起顾爱姬，肩舆已出宫矣。庄宗不乐，称疾不食者累日。

同光三年秋大水，两河之民，流徙道路，京师赋调不充，六军之士，往往殍踣，乃预借明年夏、秋租税，百姓愁苦，号泣于路，庄宗方与后荒于畋游。十二月己卯腊，畋于白沙，后率皇子、后宫毕从，历伊阙，宿龛涧，癸未乃还。是时大雪，军士寒冻，金枪卫兵万骑，所至责民供给，坏什器，彻庐舍而焚之，县吏畏惧，亡窜山谷。

明年三月，客星犯天库，有星流于天棂。占星者言：“御前当有急兵，宜散积聚以禳之。”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，庄宗许之，后不肯，曰：“吾夫妇得天下，虽因武功，盖亦有天命。命既在天，人如我何！”宰相论于延英，后于屏间耳属之，因取妆奁及皇幼子满喜置帝前曰：“诸侯所贡，给赐已尽，宫中所有惟此耳，请鬻以给军！”宰相惶恐而退。及赵在礼作乱，出兵讨魏，始出物以赉军，军士负而诟曰：“吾妻子已饥死，得此何为！”

庄宗东幸汴州，从驾兵二万五千，及至万胜，不得进而还，军士离散，所亡太半。至罍子谷，道路隘狭，庄宗见从官执兵仗者，皆以好言劳之曰：“适报魏王平蜀，得蜀金银五十万，当悉给尔等。”对曰：“陛下与之太晚，得者亦不感恩。”庄宗泣下，因顾内库使张容哥索袍带以赐之，容哥对曰：“尽矣。”军士叱容哥曰：“致吾君至此，皆由尔辈！”因抽刀逐之，

左右救之而免。容哥曰：“皇后惜物，不以给军，而归罪于我。事若不测，吾身万段矣！”乃投水而死。

郭从谦反，庄宗中流矢，伤甚，卧绛霄殿廓下，渴欲得饮，后令宦官进飧酪，不自省视。庄宗崩，后与李存渥等焚嘉庆殿，拥百骑出师子门。后于马上以囊盛金器宝带，欲于太原造寺为尼。在道与存渥奸，及至太原，乃削发为尼。明宗入立，遣人赐后死。晋天福五年，追谥曰神闵敬皇后。

自唐末丧乱，后妃之制不备，至庄宗时，后宫之数尤多，有昭容、昭仪、昭媛、出使、御正、侍真、懿才、咸一、瑶芳、懿德、宣一等，其余名号，不可胜纪。庄宗遇弑，后宫散走，硃守殷入宫，选得三十余人。虢国夫人夏氏以尝幸于庄宗，守殷不敢留。明宗立，悉放庄宗时宫人还其家，独夏氏无所归，乃以河阳节度使夏鲁奇同姓也，因以归之，后嫁契丹突欲李赞华。赞华性酷毒，喜杀人，婢妾微过，常加刖灼。夏氏惧，求离婚，及削发为尼以卒。而韩淑妃、伊德妃皆居太原，晋高祖反时，为契丹所虏。

## 太祖四弟

唐自硃邪得姓而为李氏，得国而为晋，得天下而为唐。其始出于夷狄，而终以乱亡，故其世次不可详见。其可见者，曰太祖四弟、八子、五孙，三世而绝。太祖四弟，曰克让、克修、克恭、克宁，皆不知其父母名号。

克让，少善骑射，为振武军校，从讨王仙芝，以功拜金吾卫将军，留京师。李氏自宪宗时以部族归唐，唐处之河西，尝遣一子宿卫京师，赐第于亲仁坊。其后太祖起兵云中，杀唐守

将段文楚。唐发兵讨太祖，遣王处存以兵围亲仁坊，捕宿卫子克让。克让与其仆何相温、石的历等十余骑，弯弧跃马，突围而出。处存以千余人追至渭桥，克让等射杀百余人，追兵乃止，克让奔于雁门。明年，太祖复归唐，克让还宿卫京师。黄巢犯长安，克让守潼关，为贼所败，奔于南山，匿佛寺，为寺僧所杀。

克修字崇远，从讨庞勋，以功拜朔州刺史。太祖镇雁门，以为奉诚军使。从入关，讨黄巢，为先锋，迁左营军使。潞州孟方立迁于邢州，晋取潞州，表克修昭义军节度使。数出山东击方立，又与李罕之攻寇怀、孟之间。其后，太祖自将击方立，还军过潞，克修性俭嗇，供馈甚薄，太祖大怒，诟而击笞之。克修惭愤，发疾卒。二子：嗣弼、嗣肱。嗣弼为涿州刺史，天祐十九年，契丹攻破涿州，嗣弼歿于虏。嗣肱少有胆略，从周德威数立战功，为马步军都虞候。李存审败梁军于胡壁，嗣肱获梁将一人。梁太祖围蓆县，嗣肱从存审救蓆，梁军解去，嗣肱功为多，超拜蔚州刺史、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。累迁泽、代二州刺史。新州王郁叛晋，亡入契丹，山后诸州皆叛，嗣肱取妫、儒、武三州，拜新州刺史、山北都团练使。同光元年春，卒于官。

克恭，初为决胜军使。克修卒，以克恭代为昭义军节度使。克修为人简俭，潞人素安其政，且哀其见笞以死。克恭横暴不法，又不习军事，由是潞人皆怨。克恭选后院劲兵五百人，献于太祖，行至铜鞮，其将冯霸以其徒叛。太祖遣李元审讨之，战于沁水，元审大败被伤，奔入潞州。牙将安居受亦叛，杀克恭及元审，使人召霸，霸不受命，居受惧而出奔，行至长子，为野人所杀，传首于霸。霸乃入潞州，自称留后，以附于梁。

克宁，为人仁孝，居诸兄弟中最贤，事太祖小心不懈。太

祖与赫连鐸、李可举战云、蔚间，后奔达靼，入破黄巢，克宁未尝不从行。太祖镇太原，以为内外制置蕃汉都知兵马使，检校太保、振武军节度使，军中之事，无大小皆决克宁。

太祖病，召庄宗侍侧，属张承业与克宁曰：“以亚子属公等。”太祖崩，庄宗告于克宁曰：“兒年孤稚，未通庶政，虽有先王之命，恐不足以当大事。叔父勋德俱高，先王尝任以政矣，敢以军府烦季父，以待兒之有立。”克宁曰：“吾兄之命，以兒属我，谁敢易之！”因下而北面再拜称贺，庄宗乃即晋王位。

初，太祖起于云、朔之间，所得骁勇之士，多养以为子，而与英豪战争，卒就霸业，诸养子之功为多，故尤宠爱之，衣服礼秩如嫡。诸养子麾下皆有精兵，恃功自恣，自先王时常见优假。及新王立，年少，或托疾不朝，或见而不拜。养子存颢、存实告克宁曰：“兄亡弟及，古之道也。以叔拜侄，理岂安乎？人生富贵，当自取之。”克宁曰：“吾家三世，父慈子孝，先王土宇，苟有所归，吾复何求也！”

克宁妻孟氏素刚悍，存颢等各遣其妻入说孟氏，孟氏数以迫克宁。克宁仁而无断，惑于群言，遂至于祸。都虞候李存质得罪于克宁，克宁杀之，而与张承业，李存璋有隙，又求兼领大同军节度使。于是幸臣史敬熔见太后，告克宁与存颢谋执王及太后以降梁。庄宗召承业、存璋告之曰：“季父所为如此，奈何？然骨肉不可自相鱼肉，吾当避贤路以纾祸于吾家。”承业等请诛克宁。乃伏兵于府，置酒大会，克宁既至，执而杀之。

## 太祖七子

太祖子八人：庄宗长子也，次曰存美、存霸、存礼、存渥、存义、存确、存纪。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，诏封存美等七人为王。盖存霸、存渥、存纪与庄宗同母也，存美、存义、存确、存礼不知其母名氏号位。存美封邕王，存霸永王，存礼薛王，存渥申王，存义睦王，存确通王，存纪雅王。

存义历建雄、保大二军节度使。娶郭崇韬女。是时，魏州妖人杨千郎用事，自言有墨子术，能役使鬼神，化丹砂、水银。庄宗颇神之，拜千郎检校尚书郎，赐紫，其妻出入宫禁，承恩宠，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，存义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。及崇韬被族，庄宗遣宦官阴察外议以为如何，而宦官因欲尽诛崇韬亲党以绝后患，乃诬言：“存义过千郎，酒酣，攘臂号泣，为妇翁称冤，言甚怨望。”庄宗大怒，以兵围其第而诛之，并诛千郎。

存霸历昭义、天平、河中三军节度使，存渥义成、天平二军节度使，皆居京师，食其俸禄而已。赵在礼作乱，乃遣存霸于河中。李嗣源兵反，向京师，庄宗再幸汜水，徙存霸北京留守，存渥河中节度使，宣麻未讫，郭从谦反，攻兴教门，存渥从庄宗拒贼。庄宗中流矢崩，存渥与刘皇后同奔于太原，行至风谷，为部下所杀。存霸闻京师乱，亦自河中奔太原，比至，麾下皆散走，惟使下康从并不去。存霸乃剪发、衣僧衣，谒符彦超曰：“愿为山僧，冀公庇护。”彦超欲留之，为军众所杀。

存纪、存确闻郭从谦反，奔于南山，匿民家。明宗诏河南府及诸道：“诸王出奔，所至送赴阙；如不幸物故者，收瘞以闻。”存纪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诲，重诲谓霍彦威曰：“二王逃难，主上寻求，恐其所失。今上既监国典丧，此礼如何？”彦威曰：“上性仁慈，不可闻奏。宜密为之所，以安人情。”乃即民家杀之。

存美素病风，居太原，与存礼皆不知其所终。

## 庄宗五子

庄宗五子、长曰继岌，其次继潼、继嵩、继蟾、继峣。继岌母曰刘皇后，其四皆不著其母名号。

庄宗即位，继岌为北都留守，判六军诸卫事。迁检校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豆卢革为相，建言：唐故事，皇子皆为宫使。因以鄴宫为兴圣宫，以继岌为使。同光三年，封魏王。是岁伐蜀，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，郭崇韬为都招讨使，工部尚书任圜、翰林学士李愚皆参军事。九月戊申，将兵六万自凤翔入大散关，军无十日之粮，而所至州镇皆迎降，遂食其粟。至兴州，蜀将程奉璉以五百骑降，因以其兵修阁道，以过唐军。王衍将兵万人屯利州，分其半逆战于三泉，为先锋康延孝所败，衍惧，断吉柏江浮桥，奔归成都。唐军自文州间道以入。十月己酉，继岌至绵州，衍上笺请降。丙辰，入成都。王衍乘竹舆至升仙桥，素衣、牵羊，草索系首，肉袒、衔璧、舆榱，群臣衰绖，徒跣以降。继岌下而取璧，崇韬解缚，焚榱。自出师至降衍，凡七十五日，兵不血刃，自古用兵之易，未有如此。然继岌虽为都统，而军政号令一出崇韬。

初，庄宗遣宦者供奉官李从袭监中军，高品李延安、吕知柔为典谒。从袭等素恶崇韬，又见崇韬专任军事，益不平之。及破蜀，蜀之贵臣大将，自王宗弼已下，皆争以蜀宝货，妓乐奉崇韬父子，而魏王所得，匹马、束帛、唾壶、麈柄而已；崇韬曰：决军事，将吏宾客趋走盈庭，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，牙门阒然。由是从袭等不胜其愤。已而宗弼率蜀人见继岌，请留崇

韬镇蜀，从袭等因言崇韬有异志，劝继岌为备。继岌谓崇韬曰：“陛下倚侍中如衡、华，尊之庙堂之上，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，必不弃元老于蛮夷之地。此事非予敢知也。”

庄宗闻崇韬欲留蜀，亦不悦，遣宦者向延嗣趣继岌班师。延嗣至成都，崇韬不出迎，及见，礼益慢，延嗣怒，从袭等因告延嗣崇韬有异志，恐危魏王。延嗣还，具言之。刘皇后涕泣请保全继岌，庄宗遣宦官马彦珪往视崇韬去就。是时，两川新定，孟知祥未至，所在盗贼聚山林，崇韬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，恐后生变，故师未即还。而彦珪将行，见刘皇后曰：“臣见延嗣言蜀中事势已不可，祸机之作，间不容发，安能三千里往复廩命乎！”刘皇后以彦珪语告庄宗，庄宗曰：“传言未审，岂可便令果决？”皇后不得请，因自为教与继岌，使杀崇韬。明年正月，崇韬留任圜守蜀，以待知祥之至，崇韬期班师有日。彦珪至蜀，出皇后教示继岌，继岌曰：“今大军将发，未有衅端，岂可作此负心事！”从袭等泣曰：“今有密敕，王苟不行，使崇韬知之，则吾属无类矣！”继岌曰：“上无诏书，徒以皇后手教，安能杀招讨使？”从袭等力争，继岌不得已而从之。诘旦，从袭以都统命召崇韬，继岌登楼以避之。崇韬入，升阶，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。

继岌遂班师。二月，军至泥溪，先锋康延孝叛，据汉州，继岌遣任圜讨平之。四月辛卯，至兴平，闻明宗反，兵入京师，继岌欲退保凤翔。至武功，李从袭劝继岌驰趋京师，以救内难。行至渭河，西都留守张抃断浮桥，继岌不得度，乃循河而东，至渭南，左右皆溃。从袭谓继岌曰：“大事已去，福不可再，王宜自图。”继岌徘徊泣下，谓李环曰：“吾道尽途穷，子当杀我。”环迟疑久之，谓继岌乳母曰：“吾不忍见王，王若无路求生，当踣面以俟。”继岌面榻而卧，环缢杀之。任圜从后

至，葬继岌华州之西南。继岌少病阉，无子。明宗已即位，圜率征蜀之师二万至京师，明宗抚慰久之，问圜继岌何在，圜具言继岌死状。

同光三年，诏以皇子继嵩、继潼、继蟾、继峒皆为光禄大夫，检校司徒。盖其皆幼，故不封。当庄宗遇弑时，太祖子孙在者十有一人，明宗入立，其四人见杀，其余皆不知所终，太祖之后遂绝。

## 唐明宗家人传第三

明宗和武宪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

明宗三后一妃：和武宪皇后曹氏生晋国公主；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、愍帝；宣宪皇后魏氏，潞王从珂母也；淑妃王氏，许王从益之慈母也。曹氏、夏氏皆不见其世家。夏氏无封爵，明宗未即位前卒。明宗天成元年，封楚国夫人曹氏为淑妃，追封夏氏晋国夫人。长兴元年，立淑妃为皇后，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，乃追册为皇后，谥曰昭懿。

### 宣宪皇后魏氏

魏氏，镇州平山人也。初适平山民王氏，生子十岁矣。明宗为骑将，掠平山，得其子母以归。居数年，魏氏卒，葬太原。其子是为潞王从珂。明宗时，从珂已王，乃追封魏氏为鲁国夫人。废帝即位，追尊魏氏为皇太后，议建陵寝，而太原石敬瑭反，乃于京师河南府东立寝宫。清泰三年六月丙寅，遣工部尚书崔俭奉上皇太后宝册，谥曰宣宪。

### 淑妃王氏

淑妃王氏，邠州饼家子也，有美色，号“花见羞”。少卖梁故将刘鄴为侍兒，鄴卒，王氏无所归。是时，明宗夏夫人已卒，方求别室，有言王氏于安重诲者，重诲以告明宗而纳之。王氏素得鄴金甚多，悉以遣明宗左右及诸子妇，人人皆为王氏称誉，明宗益爱之。而夫人曹氏为人简质，常避事，由是王氏专宠。

明宗即位，议立皇后，而曹氏当立，曹氏谓王氏曰：“我素多病，而性不耐烦，妹当代我。”王氏曰：“后，帝匹也，至尊之位，谁敢干之！”乃立曹氏为皇后，王氏为淑妃。妃事皇后亦甚谨，每帝晨起，盥栉服御，皆妃执事左右，及罢朝，帝与皇后食，妃侍，食彻乃退，未尝少懈，皇后心亦益爱之。然宫中之事，皆主于妃。明宗病，妃与宦者孟汉琼出纳左右，遂专用事，杀安重诲、秦王从荣，皆与焉。刘鄴诸子，皆以妃故封拜官爵。愍帝即位，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妃为皇太妃。初，明宗后宫有生子者，命妃母之，是为许王从益。从益乳母司衣王氏，见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，心欲自托为后计，乃曰：“儿思秦王。”是时从益已四岁，又数教从益自言求见秦王。明宗遣乳姬将兒往来秦府，遂与从荣私通，从荣因使王氏伺察宫中动静。从荣已死，司衣王氏以谓秦王实以兵入宫卫天子，而以反见诛，出怨言。愍帝闻之，大怒，赐司衣王氏死，而事连太妃，由是心不悦，欲迁之至德宫，以太后素善妃，惧伤其意而止，然待之甚薄。

废帝入立，尝置酒妃院，妃举酒曰：“愿辞皇帝为比丘尼。”帝惊，问其故，曰：“小兒处偶得命，若大人不容，则死之日，何面见先帝！”因泣下。废帝亦为之凄然，待之颇厚。石敬瑭兵犯京师，废帝聚族将自焚。妃谓太后曰：“事急矣，宜少回避，以俟姑夫。”太后曰：“我家至此，何忍独生，妹自勉之！”

太后乃与帝俱燔死，而妃与许王从益及其妹匿于鞠院以免。

晋高祖立，妃自请为尼，不可，乃迁于至德宫。晋迁都汴，以妃子母俱东，置于宫中，高祖皇后事妃如母。天福四年九月癸未，诏以郇国三千户封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，以奉唐祀，服色、旌旗一依旧制。太常议立庄宗、明宗、愍帝三室，以至德宫为庙；诏立高祖、太宗，为五庙，使从益岁时主祠。

出帝即位，妃母子俱还洛阳。契丹犯京师，赵延寿所尚明宗公主已死，耶律德光乃为延寿娶从益妹，是为永安公主。公主不知其母为谁，素亦养于妃，妃至京师主婚礼。德光见明宗画像，焚香再拜，顾妃曰：“明宗与我约为弟兄，尔吾嫂也。”已而靳之曰：“今日乃吾妇也。”乃拜从益为彰信军节度使，从益辞，不之官，与妃俱还洛阳。

德光北归，留萧翰守汴州。汉高祖起太原，翰欲北去，乃使人召从益，委以中国。从益子母逃于徽陵域中，以避使者，使者迫之以东，遂以从益权知南朝军国事。从益御崇元殿，翰率契丹诸将拜殿上，晋群臣拜殿下。群臣入谒太妃，妃曰：“吾家子母孤弱，为翰所迫，此岂福邪？祸行至矣！”乃以王松、赵上交为左右丞相，李式、翟光鄴为枢密使，燕将刘祚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翰留契丹兵千人属祚而去。

汉高祖拥兵而南，从益遣人召高行周、武行德等为拒，行周等皆不至，乃与王松谋以燕兵闭城自守。妃曰：“吾家亡国之余，安敢与人争天下！”乃遣人上书迎汉高祖。高祖闻其尝召行周而不至，遣郭从义先入京师杀妃母子。妃临死呼曰：“吾家母子何罪？何不留吾儿，使每岁寒食持一盂饭洒明宗坟上。”闻者悲之。从益死时年十七。

## 愍帝哀皇后孔氏

愍帝哀皇后孔氏，父循，横海军节度使。后有贤行，生四子。愍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未及册命而难作。愍帝出奔，后病子幼，皆不能从。废帝入立，后及四子皆见杀。晋高祖立，追谥曰哀。

## 明宗二子

明宗四子，曰从璟、从荣、从厚、从益。

从璟初名从审，为人骁勇善战，而谦退谨敕。从庄宗战，数有功，为金枪指挥使。明宗军变于魏，庄宗谓从璟曰：“尔父于国有大功，忠孝之心，朕自明信。今为乱军所逼，尔宜自往宣朕意，毋使自疑。”从璟驰至卫州，为元行钦所执，将杀之，从璟呼曰：“我父为乱军所逼，公等不亮其心，我亦不能至魏，愿归卫天子。”行钦释之。庄宗怜其言，赐名继璟，以为己子。

从庄宗如汴州，将士多亡于道，独从璟不去，左右或劝其逃祸，从璟不听。庄宗闻明宗已渡黎阳，复欲遣从璟通问。行钦以为不可，遂杀之。明宗即位，赠太保。

呜呼！无父乌生，无君乌以为生？而世之言曰：“为忠孝者不两全。”夫岂然哉？君父，人伦之大本；忠孝，臣子之大节。岂其不相为用，而又相害者乎？抑私与义而已耳。盖以其私则两害，以其义则两得。其父以兵攻其君，为其子者，从父

乎？从君乎？曰：“身从其居，志从其义，可也。”身居君所则从君，居父所则从父。其从于君者，必辞其君曰：“子不可以射父，愿无与兵焉！”则又号泣而呼其父曰：“盍舍兵而归我君乎！”君败则死之，父败则终丧而事君。其从于父者，必告之曰：“君不可以射也，盍舍兵而归吾君乎！”君败则死之，父败则待罪于君，赦己则终丧而事之。古之知孝者莫如舜，知义者莫如孔、孟，其于君臣父子之际详矣，使其不幸而遭焉，其亦如是而已矣！从璟之于庄宗，知所从而得其死矣。哀哉！

秦王从荣，天成元年，以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，拜天雄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三年，徙镇河东。长兴元年，拜河南尹，兼判六军诸卫事。从璟死，从荣于诸皇子次最长，又握兵柄。然其为人轻隼而鹰视，颇喜儒，学为歌诗，多招文学之士，赋诗饮酒，故后生浮薄之徒，日进谀佞以骄其心。自将相大臣皆患之，明宗颇知其非而不能裁制。从荣尝侍侧，明宗问曰：“尔军政之余，习何事业？”对曰：“有暇读书，与诸儒讲论经义尔。”明宗曰：“经有君臣父子之道，然须硕儒端士，乃可亲之。吾见先帝好作歌诗，甚无谓也。汝将家子，文章非素习，必不能工，传于人口，徒取笑也。吾老矣，于经义虽不能晓，然尚喜屡闻之，甚余不足学也。”

是岁秋，封从荣秦王。故事，诸王受封不朝庙，而有司希旨，欲重其礼，乃建议曰：“古者因禘、尝而发爵禄，所以示不敢专。今受大封而不告庙，非敬顺之道也。”于是从荣朝服，乘辂车，具卤簿，至朝堂受册，出，载册以车，朝于太庙，京师之人皆以为荣。三年，加兼中书令。有司又言：“故事，亲王班宰相下，今秦王位高而班下，不称。”于是与宰相分班而居右。

四年，加尚书令，食邑万户。太仆少卿何泽上书，请立从

荣为皇太子。是时明宗已病，得泽书不悦，顾左右曰：“群臣欲立太子，吾当养老于河东。”乃召大臣议立太子事，大臣皆莫敢可否。从荣入白曰：“臣闻奸人言，欲立臣为太子，臣实不愿也。”明宗曰：“此群臣之欲尔。”从荣出，见范延光、赵延寿等曰：“诸公议欲立吾为太子，是欲夺吾兵柄而幽之东宫耳。”延光等患之，乃加从荣天下兵马大元帅。有司又言：“元帅或统诸道，或专一面，自前世无天下大元帅之名，其礼无所考按。请自节度使以下，凡领兵职者，皆具囊鞬以军礼庭参；其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，初见亦如之，其后许如客礼。凡元帅府文符行天下，皆用帖。又升班在宰相上。”从荣大宴元帅府，诸将皆有颁给：控鹤、奉圣、严卫指挥使，人马一匹、绢十匹；其诸军指挥使，人绢十匹；都头已下，七匹至三匹。又请严卫、捧圣千人为牙兵，每入朝，以数百骑先后，张弓挟矢，驰走道上，见者皆震慑。从荣又命其寮属及四方游士试作《征淮檄》，陈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。

言事者请为诸王择师傅，以加训导。宰相难其事，因请从荣自择。从荣乃请翰林学士崔胤、刑部侍郎任赞为元帅判官。明宗曰：“学士代予言，不可也。”从荣出而恚曰：“任以元帅而不得请属寮，非吾所谕也。”将相大臣见从荣权位益隆，而轻脱如此，皆知其祸而莫敢言者。惟延光、延寿阴有避祸意，数见明宗，涕泣求解枢密，二人皆引去，而从荣之难作。

十一月戊子，雪，明宗幸宫西土和亭，得伤寒疾。己丑，从荣与枢密使硃弘昭、冯贇入问起居于广寿殿，帝不能知人。王淑妃告曰“从荣在此。”又曰：“弘昭等在此。”皆不应。从荣等去，乃迁于雍和殿，宫中皆恸哭。至夜半后，帝蹶然自兴于榻，而侍疾者皆去，顾殿上守漏宫女曰：“夜漏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四更矣！”帝即唾肉如肺者数片，溺涎液斗余。守漏

者曰：“大家省事乎？”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有顷，六宫皆至，曰：“大家还魂矣！”因进粥一器。至旦，疾少愈，而从荣称疾不朝。

初，从荣常忌宋王从厚贤于己，而惧不为嗣。其平居骄矜自得，及闻人道宋王之善，则愀然有不足之色。其入问疾也，见帝已不知人，既去，而闻宫中哭声，以谓帝已崩矣，乃谋以兵入宫。使其押衙马处钧告弘昭等，欲以牙兵入宿卫，问何所可以居者。弘昭等对曰：“宫中皆王所可居，王自择之。”因私谓处钧曰：“圣上万福，王宜竭力忠孝，不可草草。”处钧具以告从荣，从荣还遣处钧语弘昭等曰：“尔辈不念家族乎？弘昭、赞及宣徽使孟汉琼等入告王淑妃以谋之，曰：“此事须得侍卫兵为助。”乃召侍卫指挥使康义诚，谋于竹林之下。义诚有子在秦王府，不敢决其谋，谓弘昭曰：“仆为将校，惟公所使尔！”弘昭大惧。

明日，从荣遣马处钧告冯赞曰：“吾今日入居兴圣宫。”又告义诚，义诚许诺。赞即驰入内，见义诚及弘昭、汉琼等坐中兴殿阁议事，赞责义诚曰：“主上所以畜养吾徒者，为今日尔！今安危之机，间不容发，奈何以子故怀顾望，使秦王得至此门，主上安所归乎？吾辈复有种乎？”汉琼曰：“贱命不足惜，吾自率兵拒之。”即入见曰：“从荣反，兵已攻端门。”宫中相顾号泣。明宗问弘昭等曰：“实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”明宗以手指天泣下，良久曰：“义诚自处置，毋令震动京师。”潞王子重吉在侧，明宗曰：“吾与尔父起微贱，至取天下，数救我危窘。从荣得何气力，而作此恶事！尔亟以兵守诸门。”重吉即以控鹤兵守宫门。

是日，从荣自河南府拥兵千人以出。从荣寮属甚众，而正直之士多见恶，其尤所恶者刘赞、王居敏，而所昵者刘陟、高

辇。从荣兵出，与陟、辇并辔耳语，行至天津桥南，指日景谓辇曰：“明日而今，诛王居敏矣！”因阵兵桥北，下据胡床而坐，使人召康义诚。而端门已闭，叩左掖门，亦闭，而于门隙中见捧圣指挥使硃弘实率骑兵从北来，即驰告从荣。从荣惊惧，索铁厌心，自调弓矢。皇城使安从益率骑兵三百冲之，从荣兵射之，从益稍却。弘实骑兵五百自左掖门出，方渡河，而后军来者甚众，从荣乃走归河南府，其判官任赞已下皆走出定鼎门，牙兵劫嘉善坊而溃。从荣夫妻匿床下，从益杀之。

明宗闻从荣已死，悲咽几堕于榻，绝而苏者再。冯道率百寮入见，明宗曰：“吾家事若此，惭见群臣！”君臣相顾，泣下沾襟。从荣二子尚幼，皆从死。后六日而明宗崩。

## 明宗四侄

明宗兄弟皆不见于世家，而有侄四人，曰从璨、从璋、从温、从敏。

从璨初为右卫大将军，安重诲用事，自诸王将相皆下之，从璨为人刚猛，不能少屈，而性倜傥，轻财好施，重诲忌之。明宗幸汴州，以从璨为大内皇城使。尝于会节园饮，酒酣，戏登御榻，重诲奏其事，贬房州司户参军，赐死。重诲见诛，诏复其官，赠太保。

从璋字子良，少善骑射。庄宗时，将兵戍常山，闻明宗兵变于魏，乃亦起兵据邢州。明宗即位，以为捧圣左厢都指挥使，改皇城使，领饶州刺史，拜彰国军节度使，徙镇义成。明宗幸汴州，从璋欲率民为贡献，其从事谏以为不可，从璋怒，引弓欲射之，坐罢为右骁卫上将军。居久之，出镇保义，徙河中。

长兴四年夏，封洋王。晋高祖立，徙镇威胜，降封陇西郡公。从璋为人贪鄙，自镇保义，始折节自修，在南阳颇有遗爱。天福二年卒，年五十一。

从温字德基，初为北京副留守。历安国、忠武、义武、成德、武宁五节度使，封兗王。晋高祖立，复为忠武军节度使。从温为人贪鄙，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，宗族、宾客谏之，不听，其妻关氏大呼于牙门曰：“从温欲反，而造天子服器。”从温大恐，乃悉毁之。

明宗诸子八人，至晋出帝时六已亡歿，惟从温、从敏在，太后常曰：“吾惟有一兄，岂可绳之以法！”从温由此益骄。尝诬亲吏薛仁嗣为盗，悉籍没其家货数千万。仁嗣等诣阙自诉，事下有司，从温具伏。出帝惧伤太后意，释之而不问。开运二年，徙河阳三城，卒于官。

是时从璋子重俊为虢州刺史，坐脏，亦以太后故，罪其判官高献而已。重俊复为商州刺史。坐与其妹奸及杀其仆孙汉荣掠其妻，赐死。

从敏字叔达，为人沉厚寡言，善骑射。初从庄宗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兼行军司马，明宗入立，迁皇城使、保义军节度使，与讨王都。历镇横海、义武、成德、归德、保义、昭义、河阳，封泾王。汉高祖时，为西京留守，封秦国公。周广顺元年卒，赠中书令，谥曰恭惠。

## 唐废帝家人传第四

### 废帝皇后刘氏

废帝皇后刘氏，父茂威，应州浑元人也。后为人强悍，废帝素惮之。初封沛国夫人，废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其弟延皓，少事废帝为牙将，废帝即位，拜宫苑使、宣徽南院使。清泰二年，为枢密使、天雄军节度使。延皓为人素谨厚，及贵而改节，以后故用事，受赇，掠人园宅，在鄴不恤军士，军士皆怒。捧圣都虞候张令昭以其屯驻兵逐延皓，延皓走相州。是时，石敬瑭已反，方用兵，而令昭之乱作。令昭乃闭城，遣其副使边仁嗣请己为节度使。废帝以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，权知天雄军府事。已而遣范延光讨之，令昭败走邢州，追至沙河，斩之，屯驻诸军乱者三千余人皆死。有司请以延皓行军法，废帝以后故，削其官爵而已。

### 废帝二子

废帝二子，曰重吉、重美，一女为尼，号幼澄，皆不知其所生。

废帝镇凤翔，重吉为控鹤指挥使，与尼俱留京师。控鹤，亲兵也。愍帝即位，不欲重吉掌亲兵，乃出重吉为亳州团练使，居幼澄于禁中，又徙废帝北京。废帝自疑，乃反。愍帝遣人杀重吉于宋州，幼澄亦死。

重美，幼而明敏如成人。废帝即位，自左卫上将军领成德军节度使、兼河南尹、判六军诸卫事，改领天雄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雍王。石敬瑭反，废帝欲北征，重美谓宜持重，固请毋行。废帝心惮敬瑭，初不欲往，闻重美言，以为然，而刘延皓与刘延朗等迫之不已，废帝遂如河阳，留重美守京师。京师震恐，居民皆出城以藏窜，门者禁止之。重美曰：“国家多难，不能与民为主，而欲禁其避祸，可乎？”因纵民出。及晋兵将至，刘皇后积薪于地，将焚其宫室，重美曰：“新天子至，必不露坐，但佗日重劳民力，取怨身后耳！”后以为然。废帝自焚，后及重美与俱死。

呜呼！家人之道，不可不正也。夫礼者，所以别嫌而明微也。甚矣，五代之际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，而宗庙、朝廷，人鬼皆失其序，斯可谓乱世者欤！自古未之有也。唐一号而三姓，周一号而二姓。唐太祖、庄宗为一家，明宗、愍帝为一家，废帝为一家；周太祖为一家，世宗为一家。别其家而同其号者，何哉？唐从其号，见其盗而有也；周从其号，与之也。而别其家者，昭穆亲疏之不可乱也。号可同，家不可以不别，所以别嫌而明微也。梁博王友文之不别，何哉？著祸本也，梁太祖之祸，自友文始，存之所以戒也。

## 晋家人传第五

### 高祖皇后李氏

高祖皇后李氏，唐明宗皇帝女也。后初号永宁公主，清泰二年封魏国长公主。自废帝立，常疑高祖必反。三年，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节，辞归，留之不得，废帝醉，语公主曰：“尔归何速，欲与石郎反邪？”既醒，左右告之，废帝大悔。公主归，以语高祖，高祖由是益不自安。高祖即位，公主当为皇后。天福二年三月，有司言：“皇太妃尊号已正，请上宝册。”太妃，高祖庶母刘氏也。高祖以宗庙未立，谦抑未皇。七年夏五月，高祖已病，乃诏尊太妃为皇太后，然卒不奉册而高祖崩，故后讫高祖世亦无册命。出帝天福八年七月，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太后为人强敏，高祖常严惮之。出帝冯皇后用事，太后数训戒之，出帝不从，乃及于败。

开运三年十二月，耶律德光已降晋兵，遣张彦泽先犯京师，以书遗太后，具道已降晋军，且曰：“吾有梳头妮子窃一药囊以奔于晋，今皆在否？吾战阳城时，亡奚车一乘，在否？”又问契丹先为晋获者及景延广、桑维翰等所在。太后与帝闻彦泽至，欲自焚，嬖臣薛超劝止之。及得德光所与书，乃灭火，出上苑中。帝召当直学士范质，谓曰：“杜郎一何相负！昔先帝起太原时，欲择一子留守，谋之北朝皇帝，皇帝以属我，我素以为其所知，卿为我草奏具言之，庶几活我子母。”质为帝草

降表曰：

孙男臣重贵言：顷者唐运告终，中原失驭，数穷否极，天缺地倾。先人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兵连祸结，力屈势孤。翁皇帝救患摧刚，兴利除害，躬擐甲冑，深入寇场。犯露蒙霜，度雁门之险；驰风击电，行中冀之诛。黄钺一麾，天下大定，势凌宇宙，义感神明。功成不居，遂兴晋祚，则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。

旋属天降鞠凶，先君即世，臣遵承遗旨，纂绍前基。谅闇之初，荒迷失次，凡有军国重事，皆委将相大臣。至于擅继宗祧，既非廩命；轻发文字，辄敢抗尊。自启衅端，果贻赫怒，祸至神惑，运尽天亡。十万师徒，望风束手；亿兆黎庶，延颈归心。臣负义包羞，贪生忍耻，自贻颠覆，上累祖宗，偷度朝昏，苟存视息。翁皇帝若惠顾畴昔，稍霁雷霆，未赐灵诛，不绝先祀，则百口荷更生之德，一门衔无报之恩，虽所愿焉，非敢望也。臣与太后、妻冯氏于郊野面缚俟罪次。

又为太后表曰：

晋室皇太后新妇李氏妾言：张彦泽、傅住兒等至，伏蒙皇帝阿翁降书安抚者。妾伏念先皇帝顷在并、汾，适逢屯难，危同累卵，急若倒悬，智勇俱穷，朝夕不保。皇帝阿翁发自冀北，亲抵河东，跋履山川，逾越险阻。立平巨孽，遂定中原，救石氏之覆亡，立晋朝之社稷。不幸先帝厌代，嗣子承祧，不能继好息民，而反亏恩辜义。兵戈屡动，驷马难追，戚实自贻，咎将谁执！今穹旻震怒，中外携离，上将牵羊，六师解甲。妾举宗负衅，视景偷生，惶惑之中，抚问斯至，明宣恩旨，典示含容，慰谕丁宁，神爽飞越。岂谓已垂之命，忽蒙更生之恩，省罪责躬，九死未报。今遣孙男延煦、延宝，奉表请罪，陈谢以闻。

德光报曰：“可无忧，管取一吃饭处。”

四年正月丁亥朔，德光入京师，帝与太后肩舆至郊外，德光不见，馆于封禅寺，遣其将崔延勋以兵守之。是时雨雪寒冻，皆苦饥。太后使人谓寺僧曰：“吾尝于此饭僧数万，今日岂不相悯邪？”寺僧辞以虏意难测，不敢献食。帝阴祈守者，乃稍得食。

辛卯，德光降帝为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尉，封“负义侯”，迁于黄龙府。德光使人谓太后曰：“吾闻重贵不从母教而至于此，可求自便，勿与俱行。”太后答曰：“重贵事妾甚谨。所失者，违先君之志，绝两国之欢。然重贵此去，幸蒙大惠，全生保家，母不随子，欲何所归！”于是太后与冯皇后、皇弟重睿、皇子延煦、延宝等举族从帝而北，以宫女五十、宦者三十、东西班五十、医官一、控鹤官四、御厨七、茶酒司三、仪鸾司三、六军士二十人从，卫以骑兵三百。所经州县，皆故晋将吏，有所供馈，不得通。路傍父老，争持羊酒为献，卫兵推隔不使见帝，皆涕泣而去。

自幽州行十余日，过平州，出榆关，行砂碛中，饥不得食，遣宫女、从官，采木实、野蔬而食。又行七八日，至锦州，虏人迫帝与太后拜阿保机画像。帝不胜其辱，泣而呼曰：“薛超误我，不令我死！”又行五六日，过海北州，至东丹王墓，遣延煦拜之。又行十余日，渡辽水，至渤海国铁州。又行七八日，过南海府，遂至黄龙府。

是岁六月，契丹国母徙帝、太后于怀密州，州去黄龙府西北一千五百里。行过辽阳二百里，而国母为永康王所囚，永康王遣帝、太后还止辽阳，稍供给之。明年四月，永康王至辽阳，帝白衣纱帽，与太后、皇后诣帐中上谒，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见。帝伏地雨泣，自陈过咎。永康王使人扶起之，与坐，饮酒奏乐。

而永康王帐下伶人、从官，望见故主，皆泣下，悲不自胜，争以衣服药饵为遗。

五月，永康王上陁，取帝所从行宦者十五人、东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。永康王妻兄禅奴爱帝小女，求之，帝辞以尚幼。永康王驰一骑取之，以赐禅奴。陁，虏地，尤高凉，虏人常以五月上陁避暑，八月下陁。至八月，永康王下陁，太后自驰至霸州见永康王，求于汉儿城侧赐地种牧以为生。永康王以太后自从，行十余日，遣与延煦俱还辽阳。

明年乃汉乾祐二年，其二月，徙帝、太后于建州。自辽阳东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，节度使赵延晖避正寝以馆之。去建州数十里外得地五十余顷，帝遣从行者耕而食之。

明年三月，太后寝疾，无医药，常仰天而泣，南望戟手骂杜重威、李守贞等曰：“使死者无知则已，若其有知，不赦尔于地下！”八月疾亟，谓帝曰：“我死，焚其骨送范阳佛寺，无使我为虏地鬼也！”遂卒。帝与皇后、宫人、宦者、东西班，皆被发徙跣，扶舁其柩至赐地，焚其骨，穿地而葬焉。

周显德中，有中国人自契丹亡归者，言见帝与皇后诸子皆无恙。后不知其所终。

## 太妃安氏

安太妃，代北人也，不知其世家，为敬儒妻，生出帝，封秦国夫人。出帝立，尊为皇太妃。妃老而失明，从出帝北迁，自辽阳徙建州，卒于道中。临卒谓帝曰：“当焚我为灰，南向扬之，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。”既卒，砂碛中无草木，乃毁奚车而焚之，载其炆骨至建州。李太后亦卒，遂并葬之。

## 出帝皇后冯氏

出帝皇后冯氏，定州人也。父濛，为州进奏吏，居京师，以巧佞为安重诲所喜，以为鄴都副留守。高祖留守鄴都，得濛欢甚，乃为重胤娶濛女，后封吴国夫人。重胤早卒，后寡居，有色，出帝悦之。高祖崩，梓宫在殡，出帝居丧中，纳之以为后。是日，以六军仗卫、太常鼓吹，命后至西御庄，见于高祖影殿。群臣皆贺。帝顾谓冯道等曰：“皇太后之命，与卿等不任大庆。”群臣出，帝与皇后酣饮歌舞，过梓宫前，酌而告曰：“皇太后之命，与先帝不任大庆。”左右皆失笑，帝亦自绝倒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我今日作新女婿，何似？”后与左右皆大笑，声闻于外。后既立，专内宠，封拜宫官尚宫、知客等皆为郡夫人，又用男子李彦弼为皇后宫都押衙。其兄玉执政，内外用事，晋遂以乱。契丹犯京师，暴帝之恶于天下曰：“纳叔母于中宫，乱人伦之大典。”后随帝北迁，哀帝之辱，数求毒药，欲与帝俱饮以死，而药不可得。后不知其所终。

## 高祖叔父兄弟

晋氏始出夷狄而微，终为夷狄所灭，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见。其可见者，曰高祖二叔父，一兄六弟，七子二孙，而有略有详，非惟祸乱多故而失其事实，抑亦无足称焉者。然粗存其见者，以备其阙云。二叔父曰万友、万诤，兄曰敬儒，弟曰敬威、敬德、敬殷、敬赟、敬晖、重胤，子曰重贵、重信、

重义、重英、重进、重睿、重杲，孙曰延煦、延宝。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、万友、万诜，孝元皇帝生高祖，万友生敬威、敬赟，万诜生敬晖，而敬儒、敬德、敬殷、重胤皆不知其于高祖为亲疏也。

高祖，孝元皇帝第二子也，而敬儒为兄，疑其长子也，则于高祖属长而亲，然赠官反最后于诸弟，而高祖世独不得追封，此又可疑也。重胤，高祖弟也，亦不知其为亲疏，然高祖爱之，养以为子，故于名加“重”而下齿诸子。高祖叔、兄与弟敬殷、子重进，皆前即位卒，而敬威、敬德、重胤、重英，高祖反时死。高祖少子曰冯六，未名而卒，而旧说以重睿为幼子者，非也。

石氏世事军中，万友、万诜职卑不见。天福二年正月，万友自故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赠太师。万诜亦自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赠太傅。出帝天福八年五月，追封皇叔祖万友为秦王，万诜加赠太师，追封赵王。

## 从弟敬威

敬威字奉信，唐废帝时为彰圣右第三都指挥使，领常州刺史。闻高祖举兵太原，谓人曰“生而有死，人孰能免？吾兄方举大事，吾不可偷生取辱，见笑一时。”遂自杀。敬德时为沂州马步军指挥使，以高祖反诛。天福二年正月，赠敬威、敬德皆为太傅，并赠敬殷以检校太子宾客，亦赠太傅，而不及敬儒。七年正月，追封敬威广王，敬德福王，敬殷通王，皆赠太尉。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、上柱

国赠太傅，而独不得封。出帝天福八年五月，加赠三皇叔皆为太师，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，亦加赠太师。

### 从兄敬贇

敬贇字德和，少无赖，窜身民间。高祖使人求得之，补太原牙将。即位，以为飞龙皇城使，累迁曹州防御使。天福五年冬，拜河阳三城节度使。敬贇性贪暴，高祖为择贤佐吏辅之，而敬贇亦惮高祖严，未尝敢犯法。岁余，徙镇保义。出帝时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始渐骄恣。帝尝遣使者至，必问曰：“小侄安否？”陕人苦其暴虐，召还京师，以其皇叔不能责也，斥其元从都押衙苏彦存、郑温遇以警之。契丹犯边，敬贇从出帝幸澶渊，使以兵备汶阳，守麻家渡，未尝见敌，皆无功。开运元年七月，复出为威胜军节度使。岁余，出帝以曹州为威信军，授敬贇节度使。在曹贪暴尤甚，久之，召还。张彦泽兵犯京师，敬贇夜走，逾城东垣，堕沙濠溺死，时年四十九。

### 从弟韩王敬晖

韩王敬晖字德昭，为人厚重刚直，勇而多智，高祖尤爱之。高祖时为曹州防御使，以廉俭见称，卒于官，赠太傅。天福八年，加赠太师，追封韩王。子曦嗣。

## 高祖诸子孙

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，其诸子皆不知其母。当高祖起太原，重英为右卫将军，重胤为皇城副使，居京师。闻高祖举事，匿民家井中，捕得诛之，并族民家。天福二年正月，高祖为二子发哀，皆赠为太保；并赠重进以故左金吾卫将军赠太保。七年正月，皆加赠太傅，追封重英虢王，重胤郟王，重进夔王。出帝天福八年五月，皆加赠太师。

## 子楚王重信

楚王重信字守孚，为人敏悟多智而好礼。天福二年二月，以左骁卫上将军拜河阳三城节度使，有善政，高祖下诏褒之。是岁范延光反，诏前灵武节度使张从宾发河阳兵讨延光，从宾亦反，重信见杀，时年二十。高祖欲赠重信太尉，大臣引汉故事，皇子无为三公者。高祖曰：“此儿为善被祸，吾哀之甚，自我而已，岂有例邪！”乃赠太尉。七年正月，加赠太师，追封沂王。出帝天福八年五月，易封楚王。

## 子寿王重义

寿王重义字弘理，为人好学，颇知兵法。高祖即位，拜左骁卫大将军。高祖幸汴州，以为东都留守。张从宾反，攻河南，

见杀，时年十九，赠太傅。天福七年正月，加赠太尉，追封寿王。出帝天福八年五月，加赠太师。皆无子。

### 子重睿

重睿为人貌类高祖。高祖卧疾，宰相冯道入见卧内，重睿尚幼，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，因以宦者抱持真道怀中，高祖虽不言，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。高祖崩，晋大臣以国家多事，议立长君，而景延广已阴许立出帝，重睿遂不得立。出帝以重睿为检校太保、开封尹，以左散骑常侍边蔚权知开封府事。开运二年五月，拜重睿雄武军节度使，岁余，徙镇忠武，皆不之镇。契丹灭晋，重睿从出帝北迁，后不知其所终。

### 子重杲

陈王重杲，高祖幼子也。小字冯六，未名而卒，赠太傅，追封陈王，赐名重杲。出帝天福八年五月，加赠太师。

### 孙延煦 延宝

延煦、延宝，高祖诸孙也，出帝以为子。开运二年秋，以延煦为郑州刺史。延煦少，不能视事，以

一宦者从之，又选尚书郎路航参知州事。宦者遂专政事，每诟辱航，出帝召航还。已而徙延煦齐州防御使。三年，拜镇宁军节度使。是时，河北用兵，天下旱蝗，民饿死者百万计，而诸镇争为聚敛，赵在礼所积钜万，为诸侯王最。出帝利其货，乃以延煦娶在礼女，在礼献绢三千匹，前后所献不可胜数。三年五月，遣宗正卿石光赞以聘币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，出帝宴在礼万岁殿，所以赐予甚厚，君臣穷极奢侈，时人以为荣。在礼谓人曰：“吾此一婚，其费十万。”十一月，徙延煦镇保义。

自延煦为齐州防御使，而延宝代为郑州刺史。及契丹灭晋，出帝与太后遣延煦、延宝赍降表、玉玺、金印以归契丹，而延宝时亦为威信军节度使矣。契丹得玺，以为制作非工，与前史所传者异，命延煦等还报求真玺。出帝以状答曰：“顷潞王从珂自焚于洛阳，玉玺不知所在，疑已焚之。先帝受命，命玉工制此玺，在位群臣皆知之。”乃已。后延煦等从出帝北迁，不知其所终。

呜呼！古之不幸无子，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，圣人许之，著之《礼》经而不讳也。而后世阉宦鄙俚之人则讳之，讳则不胜其欺与伪也。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，讳其父母，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，曰：“不如此，则不能得其一志尽爱于我，而其心必二也。”而为其子者，亦自讳其所生，而绝其天性之亲，反视以为叔伯父，以此欺其九族，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属。凡物生而有知，未有不爱其父母者。使是子也，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，曾禽兽之不若也。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，是大伪也。夫阉宦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，亦已深矣！然而苟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惟圣人则不然，以谓人道莫大于继绝，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，何必讳哉！所谓子者，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，故为人后者，必有所生之父，有所后之父，此理

之自然也，何必讳哉！其简易明白，不苟不窃，不欺不伪，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，圣人之法也。又以谓为人之后者所承重，故加其服以斩。而不绝其所生之亲者，天性之不可绝也，然而恩有屈于义，故降其服以期。服，外物也，可以降，而父母之名不可改，故著于经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”自三代以来，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，而晋氏不用也。出帝之于敬儒，绝其父道，臣而爵之，非特以其义不当立，不得已而绝之，盖亦习见閭閻鄙俚之所为也。五代，干戈贼乱之世也，礼乐崩坏，三纲五常之道绝，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！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，天子而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！而晋氏起于夷狄，以篡逆而得天下，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，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，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，是岂可以人理责哉！

## 汉家人传第六

### 高祖皇后李氏

高祖皇后李氏，晋阳人也，其父为农。高祖少为军卒，牧马晋阳，夜入其家劫取之。高祖已贵，封魏国夫人，生隐帝。开运四年，高祖起兵太原，赏军士，帑藏不足充，欲敛于民。后谏曰：“方今起事，号为义兵，民未知惠而先夺其财，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。今后宫所有，请悉出之，虽其不足，士亦不以为怨也。”高祖为改容谢之。高祖即位，立为皇后。高祖崩，隐帝册尊为皇太后。

帝年少，数与小人郭允明、后赞、李业等游戏宫中，后数切责之。帝曰：“国家之事，外有朝廷，非太后所宜言也。”太常卿张昭闻之，上疏谏帝，请：“亲近师傅，延问正人，以开聪明。”帝益不省。其后，帝卒与允明等谋议，遂至于亡。

初，帝与允明等谋诛杨邠、史弘肇等，议已定，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大事也，当与宰相议之。”李业从旁对曰：“先皇帝平生言，朝廷大事，勿问书生。”太后深以为不可，帝拂衣而去，曰：“何必谋于闺门！”邠等死，周太祖起兵向京师，慕容彦超败于刘子陂，帝欲出自临兵，太后止之曰：“郭威本吾家人，非其危疑，何肯至此！今若按兵无动，以诏谕威，威必有说，则君臣之际，庶几尚全。”帝不从以出，遂及于难。

周太祖入京师，举事皆称太后诰。已而议立湘阴公赞为天

子，赞未至，太祖乃请太后临朝。已而太祖出征契丹，军士拥之以还。太祖请事太后为母，太后诰曰：“侍中功烈崇高，德声昭著，剪除祸乱，安定邦家，讴歌有归，历数攸属，所以军民推戴，亿兆同欢。老身未终残年，属此多难，唯以衰朽，托于始终。载省来笺，如母见待，感认深意，涕泗横流。”于是迁后于太平宫，上尊号曰昭圣皇太后。显德元年春崩。

### 高祖弟子侄

高祖二弟三子：弟曰崇、曰信，子曰承训、承祐、承勋。崇子曰赞，高祖爱之，以为己子。乾祐元年，拜赞徐州节度使。承训早卒，追封魏王。承祐次立，是谓隐帝。承勋为开封尹。

周太祖已败汉兵于北郊，隐帝遇弑。太祖入京师，以谓汉大臣必相推戴，及见宰相冯道等，道殊无意，太祖不得已，见道犹下拜，道受太祖拜如平时，徐劳之曰：“公行良苦！”太祖意色皆沮，以谓汉大臣未有推立己意，又难于自立，因白汉太后择立汉嗣。而宗室河东节度使崇等在者四人，乃为太后诰曰：“河东节度使崇，许州节度使信，皆高祖之弟，徐州节度使赞，开封尹承勋，皆高祖之子，文武百辟，其择嗣君以承天统。”于是周太祖与王峻入见太后，言：“开封尹承勋，高祖皇帝之子，宜立。”太后以承勋久病，不任为嗣。太祖与群臣请见承勋视起居，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勋出见群臣，群臣视之信然，乃共奏曰：“徐州节度使赞，高祖爱之，以为子，宜立为嗣。”乃遣太师冯道率群臣迎赞。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赞，谓太祖曰：“公此举由衷乎？”太祖指天为誓。道既行，谓人曰：“吾平生不为谰语人，今谰语矣！”道见赞，传太后意召之。

赧行至宋州，太祖自澶州为兵士拥还京师，王峻虑赧左右生变，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以兵七百骑卫赧。崇至宋州，赧登楼问崇所以来之意，崇曰：“澶州军变，惧未察之，遣崇护卫，非恶意也。”赧召崇，崇不敢进，冯道出与崇语，崇乃登楼见赧，已而夺赧部下兵。

太祖以书召道先归，留其副赵上交、王度奉赧入朝太后。道乃先还，赧谓道曰：“寡人此来，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，是以不疑。”道默然。赧客将贾正等数目道，欲图之。赧曰：“勿草草，事岂出于公邪！”道已去，郭崇幽赧于外馆，杀贾正及判官董裔、牙内都虞候刘福、孔目官夏昭度等。

太祖已监国，太后乃下诰曰：“此者枢密使郭威，志安宗社，议立长君，以徐州节度使赧高祖近亲，立为汉嗣，乃自藩镇召赴京师。虽诰命已行，而军情不附，天道在北，人心靡东。适当改卜之初，俾膺分土之命，赧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师、上柱国，封湘阴公。”赧以幽死。

初，赧自徐州入也，以都押衙巩庭美、教练使杨温守徐州。庭美等闻赧不得立，乃闭城拒命。太祖拜王彦超徐州节度使，下诏谕庭美等许以刺史，并诏赧赦庭美等。广顺元年三月，彦超克徐州，庭美等皆见杀。

承勋，广顺元年以病卒，追封陈王。

呜呼！予既悲湘阴公赧之事，又嘉庭美、杨温之所为。赧于汉非嫡长，特以周氏移国，畏天下而难之，故假赧以伺间尔。当是之时，天下皆知赧之必不立也，然庭美、温之区区为赧守孤城以死，其始终之迹，何愧于死节之士哉！然予考于实录，二人之死状不明。夫二人之事，固知其无所成，其所重者死尔，然史氏不著，不知其何以死也。当王彦超之攻徐州也，周尝遣人招庭美等，予得其诏书四，皆言庭美等尝已送款于周，后惧

罪而复叛，然庭美等款状亦不见，是皆不可知也。夫史之阙文，要不慎哉。其疑以传疑，则信者信矣。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，然不得列于死节之士者，惜哉！

### 高祖从弟信

蔡王信，高祖之从弟也。高祖镇太原，以信为兴捷军都指挥使领义成军节度使，徙领许州。高祖寝疾，隐帝当立为嗣，杨邠等受顾命，不欲信在京师，乃遣信就镇，信涕泣而去。信所至黷货，好行杀戮。军士有犯法者，信召其妻子，对之刳剔支解，使自食其肉，血流盈前，信命乐饮酒自如也。杨邠等死，信大喜，谓其寮佐曰：“吾尝为天无眼，而使我郁郁于此者三年矣！主上孤立，几落贼手。诸公可以劝我一杯矣。”已而闻难作，信忧不能食。周太祖军变于澶州，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马鐸以兵巡检许州，信乃自杀。周太祖即位，追封蔡王。

## 周家人传第七

### 圣穆皇后柴氏

太祖一后三妃。圣穆皇后柴氏，邢州尧山人也，与太祖同里，遂以归焉。太祖微时，喜饮博任侠，不拘细行，后常谏止之。太祖状貌奇伟，后心知其贵人也，事之甚谨。及太祖即位，后已先卒，乃下诏：“故夫人柴氏，追册为皇后，谥曰圣穆。”

### 淑妃杨氏

淑妃杨氏，镇州真定人也。父弘裕，真定少尹。妃幼以色选入赵王宫，事王熔。熔为张文礼所杀，镇州乱，妃亦流寓民间，后嫁里人石光辅。居数年，光辅死。太祖柴夫人卒，闻妃有色而贤，遂娶之为继室。太祖方事汉高祖于太原，天福中妃卒，遂葬太原之近郊。太祖即位，广顺元年九月，追册为淑妃。拜妃弟廷璋为右飞龙使，廷璋辞曰：“臣父老矣，愿以授之。”太祖曰：“吾方思之，岂忘尔父邪！”即召弘裕，弘裕老不能行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禄大夫、真定少尹。太祖崩，葬嵩陵，一后三妃皆当陪葬，而太原未克，世宗诏有司营嵩陵之侧为虚墓以俟。显德元年，世宗已败刘旻于高平，遂攻太原，太原闭壁被围，乃迁妃丧而葬之。

## 贵妃张氏

贵妃张氏，镇州真定人也。祖记，成德军节度判官、检校兵部尚书。父同芝，事赵王王熔为谘呈官，官至检校工部尚书。熔死，镇州乱，庄宗遣幽州符存审以兵讨张文礼，裨将武从谏馆于妃家，见妃尚幼，怜之，而从谏家在太原，遂以妃归，为其子妇。久之，太祖事汉高祖于太原，杨夫人卒，而武氏子亦卒，乃纳妃为继室。太祖贵，累封吴国夫人。太祖以兵入京师，汉遣刘铎戮其家，妃与诸子皆死。太祖即位，追册为贵妃。

## 德妃董氏太祖子侗信侄守愿奉超逊

德妃董氏，镇州灵寿人也。祖文广，唐深州录事参军。父光嗣，赵州昭庆尉。妃幼颖悟，始能言，闻乐声知其律吕。年七岁，镇州乱，其家失之，为潞州牙将所得，置诸褚中以归。潞将妻尝生女，辄不育，得妃怜之，养以为子，过于所生。居五六年，妃家悲思，其兄瑀求之人间，莫知所在。潞将仕于京师，遇瑀，欣然归之，时年十三。瑀以嫁里人刘进超，进超亦仕晋为内职。契丹犯阙，进超歿于虏中，妃嫠居洛阳。汉高祖由太原入京师，太祖从，过洛阳，闻妃有贤行，聘之。太祖建国，中宫虚位，遂册为德妃。广顺三年卒，年三十九。

妃兄三人：瑀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，玄之、自明皆至刺史。

初，帝举兵于魏，汉以兵围帝第，时张贵妃与诸子青哥、意哥，侄守筠、奉超、定哥，皆被诛。青哥、意哥，不知其母

谁氏。太祖即位，诏故第二子青哥赠太尉，赐名侗；第三子意哥赠司空，赐名信；皇侄守筠赠左领军卫将军，以筠声近荣，为世宗避，更名守愿；奉超赠左监门卫将军；定哥赠左千牛卫将军，赐名逊。世宗显德四年夏四月癸未，诏曰：“礼以缘情，恩以悼往，矧在友于之列，尤钟恻怆之情。故皇弟赠太保侗、赠司空信，景边初启，大年不登，俾予终鲜，实勤予怀。侗可赠太傅，追封郟王；信司徒，杞王。”又诏曰：“故皇从弟赠左领军卫将军守愿、赠左监门卫将军奉超、赠左千牛卫将军逊等，顷因季世，不享遐龄，每念非辜，难忘有恻。守愿可赠左卫大将军，奉超右卫大将军，逊右武卫大将军。”

## 周家人传第八

### 柴守礼

周太祖圣穆皇后柴氏，无子，养后兄守礼之子以为子，是为世宗。守礼字克让，以后族拜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。世宗即位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光禄卿。致仕，居于洛阳，终世宗之世，未尝至京师，而左右亦莫敢言，第以元舅礼之，而守礼亦颇恣横，尝杀人于市，有司有闻，世宗不问。是时，王溥、汪晏、王彦超、韩令坤等同时将相，皆有父在洛阳，与守礼朝夕往来，惟意所为，洛阳人多畏避之，号“十阿父。”守礼卒年七十二，官至太傅。

呜呼，父子之恩至矣！孟子言：舜为天子，而瞽叟杀人，则弃天下，窃负之而逃。以谓天下可无舜，不可无至公，舜可弃天下，不可刑其父，此为世立言之说也。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！盖天子有宗庙社稷之重、百官之卫、朝廷之严，其不幸有不得窃而逃，则如之何而可？予读周史，见守礼杀人，世宗寝而不问，盖进任天下重矣，而子于其父亦至矣，故宁受屈法之过，以申父子之道，其所以合于义者，盖知权也。君子之于事，择其轻重而处之耳。失刑轻，不孝重也。刑者所以禁人为非，孝者所以教人为善，其意一也，孰为重？刑一人，未必能使天下无杀人，而杀其父，灭天性而绝人道，孰为重？权其所谓轻重者，则天下虽不可弃，而父亦不可刑也。然则为舜

与世宗者，宜如何无使瞽叟、守礼至于杀人，则可谓孝矣！然而有不得如其意，则择其轻重而处之焉。世宗之知权，明矣夫！

### 世宗贞惠皇后刘氏

世宗三皇后。贞惠皇后刘氏，不知其世家，盖微时所娶也，世宗为左监门卫将军，得封彭城县君。世宗从太祖于魏，后留京师，太祖举兵，汉诛其族家属，后见杀。太祖即位，追封彭城郡夫人。世宗显德四年夏四月，始诏彭城郡夫人刘氏追册为皇后，有司谥曰贞惠，陵曰惠陵。

### 宣懿皇后符氏

宣懿皇后符氏，其祖秦王存审，父魏王彦卿。后世王家，出于将相之贵，为人明果有大志。初适李守贞子崇训。守贞事汉为河中节度使，已挟异志。有术者善听人声以知吉凶，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，术者闻后声，惊曰：“此天下之母也！”守贞益自负，曰：“吾妇犹为天下母，吾取天下复何疑哉！”于是决反。而汉遣周太祖讨之，逾年，攻破其城。崇训知不免，手自杀其家人，次以及后，后走匿，以帷幔自蔽，崇训惶遽求后不得，遂自杀。汉兵入其家，后俨然坐堂上，顾军士曰：“郭公与吾王父有旧，汝辈无犯我！”军士见之不敢迫。太祖闻之，以谓一女子能使乱兵不敢犯，奇之，为加慰勉，以归彦卿。后感太祖不杀，拜太祖为父。其母以后夫家灭亡，而独脱死兵

刃之间，以为天幸，欲使削发为尼，后不肯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天也。何必妄毁形发为！”太祖于后有恩，而世宗性特英锐，闻后如此，益奇之。及刘夫人卒，遂纳以为继室。世宗即位，册为皇后。世宗办急多暴怒，而后尝追悔，每怒左右，后必从容伺颜色，渐为解说，世宗意亦随解，由是益重之。世宗征淮，后以帝不宜亲行，切谏止之，世宗不听。师久无功，遭大暑雨，后以忧成疾而崩。议者以方用兵，请杀丧礼，于是百官朝临于西宫，三日而释服，帝亦七日而释，葬于新郑，陵曰懿陵。

后立皇后符氏。后妹也。国初，迁西宫，号周太后。

## 世宗七子

世宗子七人：长曰宜哥，次二皆未名，次曰恭皇帝，次曰熙让，次曰熙谨，次曰熙海，皆不知其母为谁氏。宜哥与其二，皆为汉诛。太祖即位，诏赐皇孙名谊，赠左骁卫大将军；诚，左武卫大将军；誠，左屯卫大将军。

显德三年，群臣请封宗室，世宗以谓为国日浅，恩信未及于人，而须功德大成，庆流于世，而后议之可也。明年夏四月癸未，先封太祖诸子。又诏曰：“父子之道，圣贤不忘，再思天阙之端，愈动悲伤之抱。故皇子左骁卫大将军谊、左武卫大将军誠、左屯卫大将军诚等，载惟往事，有足伤怀，宜增一字之封，仍赠三台之秩。谊可赠太尉，追封越王；诚太傅，吴王；誠太保，韩王。”而皇子在者皆不封。

六年，北复三关，遇疾，还京师。六月癸未，皇子宗训，特进左卫上将军，封梁王；而宗让亦拜左骁卫上将军，封燕国公。后十日而世宗崩，梁王即位，是为恭皇帝。其年八月，宗

让更名熙让，封曹王。熙谨、熙海皆前未封爵，遂拜熙谨右武卫大将军，封纪王；熙海左领军卫大将军，蕲王。皇朝乾德二年十月，熙谨卒。熙让、熙海，不知其所终。

呜呼！至公，天下之所共也。其是非曲直之际，虽父爱其子，亦或有所不得私焉。当周太祖举兵于魏，汉遣刘铢诛其家族于京师，酷毒备至；后太祖入立，遣人责铢，铢辞不屈，太祖虽深恨之，然以铢辞直，终不及其家也。及追封妻子之被杀者，其言深自隐痛之而已，不敢有非汉之辞焉，盖知其曲在己也。故略存其辞，以见周之有愧于其心者矣！

## 梁臣传第九

呜呼！孟子谓“春秋无义战”，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。无者，非无一人，盖仅有之耳，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。其仕不及于二代者，各以其国系之，作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臣传。其余仕非一代，不可以国系之者，作《杂传》。夫入于杂，诚君子之所羞，而一代之臣，未必皆可贵也，览者详其善恶焉。

### 敬翔

敬翔，字子振，同州冯翊人也，自言唐平阳王暉之后。少好学，工书檄。乾符中举进士不中，乃客大梁。翔同里人王发为汴州观察支使，遂往依焉。久之，发无所荐引，翔客益窘，为人作笺刺，传之军中。太祖素不知书，翔所作皆俚俗语，太祖爱之，谓发曰：“闻君有故人，可与俱来。”翔见太祖，太祖问曰：“闻子读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所记何等事？”翔曰：“诸侯争战之事耳。”太祖曰：“其用兵之法可以为吾用乎？”翔曰：“兵者，应变出奇以取胜，《春秋》古法，不可用于今。”太祖大喜，补以军职，非其所好，乃以为馆驿巡官。太祖与蔡人战汴郊，翔时时为太祖谋画，多中，太祖欣然，以谓得翔之晚，动静辄以问之。太祖奉昭宗自岐还长安，昭宗召翔与李振升延喜楼劳之，拜翔太府卿。

初，太祖常侍殿上，昭宗意卫兵有能擒之者，乃佯为鞋结解，以顾太祖，太祖跪而结之，而左右无敢动者，太祖流汗浹背，由此稀复进见。昭宗迁洛阳，宴崇勋殿，酒半起，使人召太祖入内殿，将有所托。太祖益惧，辞以疾。昭宗曰：“卿不欲来，可使敬翔来。”太祖遽麾翔出，翔亦佯醉去。

太祖已破赵匡凝，取荆、襄，遂攻淮南。翔切谏，以谓新胜之兵，宜持重以养威。太祖不听。兵出光州，遭大雨，几不得进，进攻寿州，不克，而多所亡失，太祖始大悔恨。归而忿躁，杀唐大臣几尽，然益以翔为可信任。梁之篡弑，翔之谋为多。太祖即位，以唐枢密院故用宦者，乃改为崇政院，以翔为使。迁兵部尚书、金銮殿大学士。

翔为人深沉有大略，从太祖用兵三十余年，细大之务必关之。翔亦尽心勤劳，昼夜不寐，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。而太祖刚暴难近，有所不可，翔亦未尝显言，微开其端，太祖意悟，多为之改易。

太祖破徐州，得时溥宠姬刘氏，爱幸之，刘氏故尚让妻也，乃以妻翔。翔已贵，刘氏犹侍太祖，出入卧内如平时，翔颇患之。刘氏谓翔曰：“尔以我尝失身于贼乎？尚让，黄家宰相；时溥，国之忠臣。以卿门地，犹为辱我，请从此决矣！”翔以太祖故，谢而止之。刘氏车服骄侈，别置典谒，交结藩镇，权贵往往附之，宠信言事不下于翔。当时贵家，往往效之。

太祖崩，友珪立，以翔先帝谋臣，惧其图己，不欲翔居内职，乃以李振代翔为崇政使，拜翔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翔以友珪畏己，多称疾，未尝省事。

末帝即位，赵岩等用事，颇离间旧臣，翔愈郁郁不得志。其后，梁尽失河北，与晋相拒杨刘，翔曰：“故时河朔半在，以先帝之武，御貔虎之臣，犹不得志于晋。今晋日益强，梁日

益削，陛下处深宫之中，所与计事者，非其近习，则皆亲戚之私，而望成事乎？臣闻晋攻杨刘，李亚子负薪渡水，为士卒先。陛下委蛇守文，以儒雅自喜，而遣贺瑰为将，岂足当彼之余锋乎？臣虽惫矣，受国恩深，若其乏材，愿得自效。”岩等以翔为怨言，遂不用。

其后，王彦章败于中都，末帝惧，召段凝于河上。是时，梁精兵悉在凝军，凝有异志，顾望不来。末帝遽呼翔曰：“朕居常忽卿言，今急矣，勿以为恚，卿其教我当安归？”翔曰：“臣从先帝三十余年，今虽为相，实硃氏老奴尔，事陛下如郎君，以臣之心，敢有所隐？陛下初用段凝，臣已争之，今凝不来，敌势已近，欲为陛下谋，则小人间之，必不见听。请先死，不忍见宗庙之亡！”君臣相向恸哭。

翔与李振俱为太祖所信任，庄宗入汴，诏赦梁群臣，李振喜谓翔曰：“有诏洗涤，将朝新君。”邀翔欲俱入见。翔夜止高头车坊，将旦，左右报曰：“崇政李公入朝矣！”翔叹曰：“李振谬为丈夫矣！复何面目入梁建国门乎？”乃自经而卒。

#### 硃珍李唐宾附

硃珍，徐州丰人也。少与庞师古等俱从梁太祖为盗。珍为将，善治军选士，太祖初镇宣武，珍为太祖创立军制，选将练兵甚有法。太祖得诸将所募兵及佗降兵，皆以属珍，珍选将五十余人，皆可用。梁败黄巢、破秦宗权、东并兖郓，未尝不在战中，而常勇出诸将。太祖与晋王东逐黄巢，还过汴，馆之上源驿，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，晋王亡去，珍悉杀其麾下兵。义成军乱，逐安师儒，师儒奔梁。太祖遣珍以兵趋滑州，道遇大雪，珍趣兵疾驰，一夕至城下，遂乘其城。义成军以为方雪，不意梁兵来，不为备，遂下之。

秦宗权遣卢瑊、张晷等攻梁，是时梁兵尚少，数为宗权所

困。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，募兵于淄青。珍偏将张仁遇白珍曰：“军中有犯令者，请先斩而后白。”珍曰：“偏将欲专杀邪？”立斩仁遇以徇军，军中皆感悦。珍得所募兵万余以归，太祖大喜曰：“贼在吾郊，若践吾麦，奈何！今珍至，吾事济矣！且贼方息兵养勇，度吾兵少，而未知珍来，谓吾不过坚守而已，宜出其不意以击之。”乃出兵击败晁等，宗权由此败亡，而梁军威大振，以得珍兵故也。

珍从太祖攻硃宣，取曹州，执其刺史丘弘礼。又取濮州，刺史硃裕奔于郢州。太祖乃还汴，留珍攻郢州。珍去郢二十里，遣精兵挑之，郢人不出。硃裕诈为降书，阴使人召珍，约开门为内应。珍信之，夜率其兵叩郢城门，硃裕登陴，开门内珍军，珍军已入，城而垂门发，郢人从城上礮石以投之，珍军皆死，城中，珍仅以身免，太祖不之责也。

魏博军乱，囚乐彦贞。太祖遣珍救魏，珍破黎阳、临河、李固，分遣聂金、范居实等略澶州，杀魏豹子军二千于临黄。珍威振河朔。魏人杀彦贞，珍乃还。梁攻徐州，遣珍先攻下丰县，又败时溥于吴康，与李唐宾等屯萧县。

唐宾者，陕人也。初为尚让偏将，与太祖战尉氏门，为太祖所败，唐宾乃降梁。梁兵攻掠四方，唐宾常与珍俱，与珍威名略等，而骁勇过之，珍战每小却，唐宾佐之乃大胜。珍尝私迎其家置军中，太祖疑珍有异志，遣唐宾伺察之。珍与唐宾不协，唐宾不能忍，夜走还宣武，珍单骑追之，交诉太祖前。太祖两惜其材，为和解之。

珍屯萧县，闻太祖将至，戒军中治馆廐以待。唐宾部将严郊治廐失期，军吏督之，郊诉于唐宾，唐宾以让珍，珍怒，拔剑而起，唐宾拂衣就珍，珍即斩之，遣使者告唐宾反。使者晨至梁，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测，乃匿使者，至夜而见之，谓虽

有所发，必须明旦，冀得少缓其事而图之。既夕，乃引珍使者入见，太祖大惊，然已夜矣，不能有所发，翔因从容为太祖画。明日，佯收唐宾妻子下狱。因如珍军，去萧一舍，珍迎谒，太祖命武士执之。诸将霍存等十余人叩头救珍，太祖大怒，举胡床掷之曰：“方珍杀唐宾时，独不救之邪！”存等退，珍遂缢死。

## 庞师古

庞师古，曹州南华人也，初名从。梁太祖镇宣武，初得马五百匹为骑兵，乃以师古将之，从破黄巢、秦宗权，皆有功。太祖攻时溥未下，留兵属师古守之，师古取其宿迁，进屯吕梁。溥以兵二万出战，师古败之，斩首二千级。孙儒逐杨行密，取扬州，淮南大乱，太祖遣师古渡淮攻儒，为儒所败。是时，硃珍、李唐宾已死，师古与霍存分将其兵。郴王友裕攻徐州，硃瑾以兵救时溥，友裕败溥于石佛山，瑾收余兵去。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，夺其兵以属师古。师古攻破徐州，斩溥，太祖表师古徐州留后。梁兵攻郢州，临济水，师古彻木为桥，夜以中军先济。硃宣走中都，见杀。

太祖已下兖、郢，乃遣师古与葛从周攻杨行密于淮南，师古出清口，从周出安丰。师古自其微时事太祖，为人谨甚，未尝离左右，及为将出兵，必受方略以行，军中非太祖命，不妄动。师古营清口，地势卑，或请就高为栅，师古以非太祖命不听。淮人决水浸之，请者告曰：“淮人决河，上流水至矣！”师古以为摇动士卒，立斩之。已而水至，兵不能战，遂见杀。

呜呼，兵之胜败，岂易言哉！梁兵强于天下，而吴人号为

轻弱，然师古再举击吴，辄再败以死。其后太祖自将出光山，攻寿春，然亦败也。盖自高骈死，唐以梁兼统淮南，遂与孙、杨争，凡三十年间，三举而三败。以至强遭至弱而如此，此其不可以理得也。兵法固有以寡而败众、以弱而胜强者，顾吴岂足以知之哉！岂非适与其机会邪？故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也。”可不慎哉！

## 葛从周

葛从周，字通美，濮州甄城人也。少从黄巢，败降梁。从太祖攻蔡州，太祖坠马，从周扶太祖复骑，与敌步斗伤面，身被数疮，偏将张延寿从旁击之，从周得与太祖俱去。太祖尽黜诸将，独用从周、延寿为大将。

秦宗权掠地颍、亳，及梁兵战于焦夷，从周获其将王涓一人。从硃珍收兵淄青，遇东兵辄战，珍得兵归，从周功为多。张全义袭李罕之于河阳，罕之奔晋，召晋兵以攻全义，全义乞兵于梁，太祖遣从周、丁会等救之，败晋兵于沔河。潞州冯霸杀晋守将李克恭以降梁，太祖遣从周入潞州，晋兵攻之，从周不能守，走河阳。太祖攻魏，从周与丁会先下黎阳、临河，会太祖于内黄，败魏兵于永定桥。从丁会攻宿州，以水浸其城，遂破之。太祖攻硃瑾于兖州，未下，留从周围之，瑾闭壁不出，从周诈言救兵至，阳避之高吴，夜半潜还城下，瑾以谓从周已去，乃出兵收外壕，从周掩击之，杀千余人。

晋攻魏，魏人求救，太祖遣侯言救魏，言筑垒于洹水。太祖怒言不出战，遣从周代言。从周至军，益闭垒不出，而凿三暗门以待，晋兵攻之，从周以精兵自暗门出击，败晋王兵。晋

王怒，自将击从周，从周虽大败，而梁兵擒其子落落，送于魏，斩之。遂徙攻郢州，擒硃宣于中都，又攻兖州，走硃瑾。太祖表从周兖州留后，以兖、郢兵攻淮南，出安丰，会庞师古于清口。从周行至濠州，闻师古死，遽还，至淝河将渡而淮兵追之，从周亦大败。是时，晋兵出山东攻相、卫，太祖遣从周略地山东，下洛州，斩其刺史邢善益；又下邢州，走其刺史马师素；又下磁州，杀其刺史袁奉滔。五日而下三州。太祖乃表从周兼邢州留后。

刘仁恭攻魏，已屠贝州，罗绍威求救于梁，从周会太祖救魏，入于魏州。燕兵攻馆陶门，从周以五百骑出战，曰：“大敌在前，何可返顾！”使闭门而后战。破其八栅，燕兵走，追至于临清，拥之御河，溺死者甚众。太祖以从周为宣义行军司马。

太祖遣从周攻刘守文于沧州，以蒋晖监其军。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，仁恭以燕兵救之，晖语诸将曰：“吾王以我监诸将，今燕兵来，不可迎战，宜纵其入城，聚食仓廩，使两困而后取之。”诸将颇以为然。从周怒曰：“兵在上将，岂监军所得言！且晖之言乃常谈尔，胜败之机在吾心，晖岂足以知之！”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宁，战于老鸦堤，仁恭大败，斩首三万余级，获其将马慎交等百余人，马三千匹。是时，守文亦求救于晋，晋为攻邢、洛以牵之，从周遽还，败晋兵于青山。遂从太祖攻镇州，下临城，王熔乞盟，太祖表从周泰宁军节度使。

从氏叔琮攻晋太原，不克。梁兵西攻凤翔，青州王师范遣其将刘揆袭兖州，从周家属为揆所得，厚遇之而不杀。太祖还自凤翔，乃遣从周攻揆，从周卒招降揆。太祖即位，拜左金吾卫上将军，以疾致仕，拜右卫上将军，居于偃师。末帝即位，拜昭义军节度使、陈留郡王，食其俸于家。卒，赠太尉。

## 霍存

霍存，洺州曲周人也。少从黄巢，巢败，存乃降梁。存为将骁勇，善骑射。秦宗权攻汴，存以三千人夜破张晷栅，又以骑兵破秦贤，杀三千人，败晷于赤冈。从硃珍掠淄青、庞师古攻时溥，皆有功。硃珍与李唐宾俱死，乃以庞师古代珍、存代唐宾以攻溥，破碭山，存获其将石君和等五十人。梁攻宿州，葛从周引水浸之，丁会与存战城下，遂下之。从攻潞州，与晋人遇，战马牢川，存入则当其前，出则为其殿，晋人却，遂东攻魏，取淇门，杀三千人。梁得曹州，太祖以存为刺史，兼诸军都指挥使。梁攻郢州，硃瑾来救，梁诸将或劝太祖纵瑾入郢，耗其食，坚围勿战，以此可俱弊。太祖曰：“瑾来必与时溥俱，不若遣存邀之。”存伏兵萧县，已而瑾果与溥俱出迷离，存发伏击之，遂败瑾等于石佛山，存中流矢卒。太祖已即位，阅骑兵于繁台，顾诸将曰：“使霍存在，岂劳吾亲阅邪！诸君宁复思之乎？”佗日语又如此。

## 张存敬

张存敬，谯郡人也。为人刚直有胆勇，少事梁太祖为将，善因危窘出奇计。李罕之与晋人攻张全义于河阳，太祖遣存敬与丁会等救之，罕之解围去。太祖以存敬为诸军都虞候。太祖攻徐、兖，以存敬为行营都指挥使。从葛从周攻沧州，败刘仁恭于老鸦堤。还攻王熔于镇州，入其城中，取其马牛万计。迁

宋州刺史。复从诸将攻幽州，存敬取其瀛、莫、祁、景四州。梁攻定州，与王处直战怀德驿，大败之，枕尸十余里。梁已下镇、定，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，存敬出含山，下晋、绛二州，珂降于梁。太祖表存敬护国军留后，复徙宋州刺史，未至，卒于河中，赠太傅。

存敬子仁颖、仁愿。仁愿有孝行，存敬卒，事其兄仁颖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如事父之礼。仁愿晓法令，事梁、唐、晋，常为大理卿，卒，赠秘书监。

## 符道昭

符道昭，蔡州人也。为秦宗权骑将，宗权败，道昭流落无所依，后依凤翔李茂贞，茂贞爱之，养以为子，名继远。梁攻茂贞，道昭与梁兵战，屡败，乃归梁，太祖表道昭秦州节度使，以乱不果行。太祖为元帅，初开府，而李周彝以鄜州降，以为左司马，择右司马难其人，及得道昭，乃授之。罗绍威将诛其牙兵，恶魏兵强，未敢发，求梁为助。太祖乃悉发魏兵使攻燕，而遣马嗣勋助绍威诛牙兵。牙兵已诛，魏兵在外者闻之皆乱，魏将左行迁据历亭、史仁遇据高唐以叛，道昭等从太祖悉破之。道昭为将，勇于犯敌而少成算，每战先发，多败，而周彝等继之乃胜。开平元年与康怀英等攻潞州，筑夹城为蚰蜒堑以围之，逾年不能下，晋兵攻破夹城，道昭战死。

## 刘捍

刘捍，开封人也。为人明敏有威仪，善宾赞。太祖初镇宣武，以为客将，使从硃珍募兵淄青。太祖北攻镇州，与王镞和，遣捍见镞，镞军未知梁意，方严兵，捍驰一骑入城中，谕镞以太祖意，镞乃听命。梁兵攻定州，降王处直，捍复以一骑入慰城中。太祖围凤翔，遣捍入见李茂贞计事。唐昭宗召见，问梁军中事，称旨，赐以锦袍，拜登州刺史，赐号“迎銮毅勇功臣”。梁兵攻淮南，遣捍先之淮口，筑马头下浮桥以渡梁兵。太祖出光山攻寿州，又使捍作浮桥于淮北，以渡归师。拜宋州刺史。太祖即位，迁左天武指挥使、元从亲军都虞候、左龙虎统军，出为佑国军留后。同州刘知俊反，以赂诱捍将吏，执捍而去，知俊械之，送于李茂贞，见杀。太祖哀之，赠捍太傅。

### 寇彦卿

寇彦卿，字俊臣，开封人也。世事宣武军为牙将。太祖初就镇，以为通引官，累迁右长直都指挥使，领洛州刺史。罗绍威将诛牙军，太祖遣彦卿之魏计事，彦卿阴为绍威计画，乃悉诛牙军。

彦卿身長八尺，隆准方面，语音如钟，工骑射，好书史，善伺太祖意，动作皆如旨。太祖尝曰：“敬翔、刘捍、寇彦卿皆天为我生之。”其爱之如此。赐以所乘爱马“一丈乌”。太祖围凤翔，以彦卿为都排阵使，彦卿乘乌驰突阵前，太祖目之曰：“真神将也！”

初，太祖与崔胤谋，欲迁都洛阳，而昭宗不许。其后昭宗奔于凤翔，太祖以兵围之，昭宗既出，明年，太祖以兵至河中，

遣彦卿奉表迫请迁都。彦卿因悉驱徙长安居人以东，人皆拆屋为筏，浮渭而下，道路号哭，仰天大骂曰：“国贼崔胤、硃温使我至此！”昭宗亦顾瞻陵庙，傍徨不忍去，谓其左右为俚语云：“纆干山头冻死雀，何不飞去生处乐。”相与泣下沾襟。昭宗行至华州，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，愿留华州待冬而行。太祖大怒，顾彦卿曰：“汝往趣官家来，不可一日留也。”彦卿复驰至华，即日迫昭宗上道。

太祖即位，拜彦卿感化军节度使。岁余，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金吾衙仗使。彦卿晨朝至天津桥，民梁现不避道，前驱捽现投桥上石栏以死。彦卿见太祖自首，太祖惜之，诏彦卿以钱偿现家以赎罪。御史司宪崔沂劾奏彦卿，请论如法，太祖不得已，责授彦卿左卫中郎将。复拜相州防御使，迁河阳节度使。

太祖遇弑，彦卿出太祖画像事之如生，尝对客语先朝，必涕泗交下。末帝即位，徙镇威胜。彦卿明敏善事人，而怙宠作威，好诛杀，多猜忌。卒于镇，年五十七。

## 梁臣传第十

### 康怀英

康怀英，兖州人也。事硃瑾为牙将，梁兵攻瑾，瑾出略食丰、沛间，留怀英守城，怀英即以城降梁，瑾遂奔于吴。太祖得怀英，大喜。后从氏叔琮攻赵匡凝，下邓州。梁兵攻李茂贞于岐，以怀英为先锋，至武功，击杀岐兵万余人，太祖喜曰：“邑名武功，真武功也。”以名马赐之。是时，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，屯于三原界，怀英击走之，因取其翟州而还。岐兵屯奉天，怀英栅其东北。夜半，岐兵攻之，怀英以为夜中不欲惊它军，独以三千人出战，迟明，岐兵解去，身被十余疮。李茂贞与梁和，昭宗还京师，赐怀英“迎銮毅勇功臣”。

杨行密攻宿州，太祖遣怀英击走之，表宿州刺史。迁保义军节度使。丁会以潞州叛梁降晋，太祖命怀英为招讨使，将行，太祖戒之，语甚切，怀英惶恐，以谓潞州期必得，乃筑夹城围之。晋遣周德威屯于乱柳，数攻夹城，怀英不敢出战，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怀英将，降怀英为都虞候。久之，思安亦无功，太祖大怒，罢思安，以同州刘知俊为招讨使。知俊未至军，太祖自至泽州，为怀英等军援，且督之。已而晋王李克用卒，庄宗召周德威还。太祖闻晋有丧，德威去，亦归洛阳，而诸将亦少弛。庄宗谓德威曰：“晋之所以能敌梁，而彼所惮者，先王也。今闻吾王之丧，谓我新立，未能出兵，其意必怠，宜出其不意

以击之，非徒解围，亦足以定霸也。”乃与德威等疾驰六日至北黄碾，会天大昏雾，伏兵三垂冈，直趋夹城，攻破之。怀英大败，亡大将三百人，怀英以百骑遁归，诣阙请死。太祖曰：“去岁兴兵，太阴亏食，占者以为不利，吾独违之而致败，非尔过也。”释之，以为右卫上将军。

刘知俊叛，奔于岐，以怀英为保义军节度使、西路副招讨使。知俊以岐兵围灵武，太祖遣怀英攻邠宁以牵之。怀英取宁、庆、衍三州，还至升平，知俊掩击之，怀英大败。徙镇感化。其后硃友谦叛附于晋，以怀英讨之，与晋人战白径岭，怀英又大败。徙镇永平，卒于镇。

## 刘揆

刘揆，密州安丘人也。少事青州王敬武。敬武卒，子师范立。棣州刺史张蟾叛，师范遣指挥使卢洪讨蟾，洪亦叛。师范伪为好辞召洪，洪至，迎于郊外，命揆斩之座上，因使揆攻张蟾，破之。师范表揆登州刺史，以为行军司马。

梁太祖西攻凤翔，师范乘梁虚，阴遣人分袭梁诸州县，它遣者谋多漏泄，事不成。独揆素好兵书，有机略。是时，梁已破硃瑾等，悉有兖、郓，以葛从周为兖州节度使，从周将兵在外，揆乃使人负油鬻城中，悉视城中虚实出入之所。油者得罗城下水窦可入，揆乃以步兵五百从水窦袭破之，徙从周家属外第，亲拜其母，抚之甚有恩礼。

太祖已出昭宗于凤翔，引兵东还，遣硃友宁攻师范、从周攻揆。揆以版舆置从周母城上，母呼从周曰：“刘将军待我甚厚，无异于汝。人臣各为其主，汝可察之！”从周为之缓攻。

揆乃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，独与少壮者同辛苦，分衣食，坚守以待。外援不至，人心颇离，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，守陴者多逸。揆乃遣人阳语彦温曰：“副使勿多以人出，非吾素遣者，皆勿以行。”又下令城中曰：“吾遣从副使者得出，否者皆族。”城中皆惑，奔者乃止。已而梁兵闻之，果疑彦温非实降者，斩之城下，由是城守益坚。

师范兵已屈，从周以祸福谕揆，揆报曰：“俟吾主降，即以城还梁。”师范败，降梁，揆乃亦降。从周为具赍装，送揆归梁，揆曰：“降将蒙梁恩不诛，幸矣，敢乘马而衣裘乎！”乃素服乘驴归梁。太祖赐之冠带，饮之以酒，揆辞以量小，太祖曰：“取兖州，量何大乎？”以为元从都押衙。是时，太祖已领四镇，将吏皆功臣旧人，揆一旦以降将居其上，及诸将见揆，皆用军礼，揆居自如，太祖益奇之。

太祖即位，累迁左龙武统军。刘知俊叛，陷长安，太祖遣揆与牛存节讨之，知俊走凤翔，太祖乃以长安为永平军，拜揆节度使。末帝即位，领镇南军节度使，为开封尹。

杨师厚卒，分相、魏为两镇，末帝恐魏兵乱，遣揆以兵屯于魏县。魏兵果乱，劫贺德伦降晋。庄宗入魏，揆以谓晋兵悉从庄宗赴魏，而太原可袭，乃结草为人，执以旗帜，以驴负之往来城上，而潜军出黄泽关袭太原。晋兵望梁垒旗帜往来，不知其去也，以故不追。揆至乐平，遇雨，不克进而旋，急趋临清，争魏积粟，而周德威已先至，揆乃屯于莘县，筑甬道及河以馈军。

久之，末帝以书责揆曰：“阡外之事全付将军，河朔诸州一旦沦没。今仓储已竭，飞輓不充，将军与国同心，宜思良画！”揆报曰：“晋兵甚锐，未可击，宜待之。”末帝复遣问揆必胜之策，揆曰：“臣无奇术，请人给米十斛，米尽则敌破矣！”

末帝大怒，诮揆曰：“将军蓄米，将疗饥乎？将破敌乎？”乃遣使者监督其军。揆召诸将谋曰：“主上深居禁中，与白面儿谋，必败人事。今敌盛，未可轻动，诸君以为如何？”诸将皆欲战，揆乃悉召诸将坐之军门，人以河水一杯饮之，诸将莫测，或饮或辞，揆曰：“一杯之难犹若此，滔滔河流可尽乎？”诸将皆失色。

是时，庄宗在魏，数以劲兵压揆营，揆不肯出，而未帝又数促揆，使出战。庄宗与诸将谋曰：“刘揆学《六韬》，喜以机变用兵，本欲示弱以袭我，今其见迫，必求速战。”乃声言归太原，命符存审守魏，阳为西归，而潜兵贝州。揆果报末帝曰：“晋王西归，魏无备，可击。”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，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。揆忽见晋军，惊曰：“晋王在此邪！”兵稍却，追至故元城，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，揆为圆阵以御晋人。兵再合，揆大败，南奔，自黎阳济河，保滑州。末帝以为义成军节度使。明年，河朔皆入于晋，降揆亳州团练使。

兖州张万进反，拜揆兖州安抚制置使。万进败死，乃拜揆泰宁军节度使。硃友谦叛，陷同州，末帝以揆为河东道招讨使，行次陕州，揆为书以招友谦，友谦不报，留月余待之。尹皓、段凝等素恶揆，乃谮之，以为揆与友谦亲家，故其逗留以养贼。已而揆兵数败，乃罢揆归洛阳，酖杀之，年六十四，赠中书令。

子遂凝、遂雍，事唐皆为刺史。揆妾王氏有美色，揆卒后，入明宗宫中，是为王淑妃。明宗晚年，淑妃用事，揆二子皆被恩宠。

潞王从珂反于凤翔，时遂雍为西京副留守，留守王思同率诸镇兵讨凤翔，战败东归，遂雍闭门不内，悉封府库以待潞王。潞王前军至者，悉以金帛给之。潞王见遂雍，握手流涕，由是事无大小皆与图议。废帝入立，拜遂雍淄州刺史，以揆兄琪之

子遂清代遂雍为西京副留守。

遂清历易、棣等五州刺史，皆有善政，迁凤州防御使、宣徽北院使，判三司。晋开运中为安州防御使以卒。遂清性至孝，居父丧哀毁，乡里称之。尝为淄州刺史，迎其母，母及郊，遂清为母执轡行数十里，州人咸以为荣。

## 牛存节

牛存节，字赞正，青州博昌人也。初名礼，事诸葛爽于河阳，爽卒，存节顾其徒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当得英雄事之。”乃率其徒十余人归梁太祖。存节为人木强忠谨，太祖爱之，赐之名字，以为小校。张晷攻汴，存节破其二寨。梁攻濮州，战南刘桥、范县，存节功多。李罕之围张全义于河阳，全义乞兵于梁，太祖以存节故事河阳，知其间道，使以兵为前锋。是时岁饥，兵行乏食，存节以金帛就民易干菘以食军，击走罕之。太祖攻魏，存节下魏黎阳、临河，杀魏万二千人，与太祖会内黄。迁滑州牢城遏后指挥使。

梁兵攻郢，存节使都将王言藏船郢西北隅濠中，期以日午渡兵逾濠急攻之。会营中火起，郢人登城望火，言伏不敢动，与存节失期，存节独破郢西甕城门，夺其濠桥，梁兵得俱进，遂破硃宣。从葛从周攻淮南，从周败淝河，存节收其散卒八千以归。拜亳、宿二州刺史。硃瑾走吴，召吴兵攻徐、宿，存节谋曰：“淮兵必不先攻宿，然宿沟垒素固，可以御敌。”乃夜以兵急趣徐州，比傅徐城下，瑾兵方至，望其尘起，惊曰：“梁兵已来，何其速也！”不能攻而去。已而太祖使者至，授存节军机，悉与存节意合，由是诸将益服其能。迁潞州都指挥使。

太祖攻凤翔，使召存节。存节为将，法令严整而善得士心，潞人送者皆号泣。累拜邢州团练使、元帅府左都押衙。

太祖即位，拜右千牛卫上将军。从康怀英攻潞州，为行营排阵使。晋兵已破夹城，存节等以余兵归，行至天井关，闻晋兵攻泽州，存节顾诸将曰：“吾行虽不受命，然泽州要害，不可失也。”诸将皆不欲救之。存节戒士卒熟息，已而谓曰：“事急不赴，岂曰勇乎！”举策而先，士卒随之。比至泽州，州人已焚外城，将降晋，闻存节至，乃稍定。存节入城，助泽人守，晋人穴地道以攻之，存节选勇士数十，亦穴地以应之，战于隧中，敌不得入，晋人解去。迁左龙虎统军、六军都指挥使、绛州刺史，迁鄜州留后。

同州刘知俊叛，奔凤翔，乃迁存节匡国军节度使。友珪立，硃友谦叛附于晋，西连凤翔，存节东西受敌。同州水咸而无井，知俊叛梁，以渴不能守而走，故友谦与岐兵合围持久，欲以渴疲之，存节祷而择地凿井八十，水皆甘可食，友谦卒不能下。

末帝立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徙镇天平。蒋殷反徐州，遣存节攻破之，以功加太尉。梁、晋相距于河上，存节病瘠，而梁、晋方苦战，存节忠愤弥激，治军督士，未尝言病。病革，召归京师，将卒，语其子知业曰：“忠孝，吾子也。”不及其它。赠太师。

### 张归霸弟归厚归弁

张归霸，清河人也。末帝娶其女，是为德妃。归霸少与其弟归厚、归弁俱从黄巢，巢败东走，归霸兄弟乃降梁。秦宗权攻汴，归霸战数有功。张晷军赤冈，以骑兵挑战，矢中归霸，

归霸拔之，反以射贼，一发而毙，夺其马而归。太祖从高丘望见，甚壮之，赏以金帛，并以其马赐之。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，太祖以骑数百为游兵，过睢栅，睢出兵追太祖，归霸发伏，杀睢兵千人，夺马数十匹。

太祖攻蔡州，蔡将萧颢急击太祖营，归霸不暇请，与徐怀玉分出东南壁门，合击败之，太祖得拔营去。太祖攻克、郢，取曹州，使归霸以兵数千守之，与硃瑾逆战金乡，大败之。又破濮州。晋人攻魏，归霸从葛从周救魏，战洹水，归霸擒克用子落落以与魏人。又破刘仁恭于内黄，功出诸将右。光化二年，权知邢州。迁莱州刺史，拜左卫上将军、曹州刺史。开平元年，拜右龙虎统军、左骁卫上将军。二年，拜河阳节度使，以疾卒。

子汉杰，事末帝为显官，以张德妃故用事。梁亡，唐庄宗入汴，遂族诛。

弟归厚，字德坤。为将善用弓槊，能以少击众。张睢屯赤冈，归厚与睢独战阵前，睢惫而却，诸将乘之，睢遂大败。太祖大悦，以为骑长。梁攻时溥，归厚以麾下先进九里山，遇徐兵而战，梁故将陈璠叛在徐，归厚望见识之，瞋目大骂，驰骑直往取之，矢中其左目。郴王友裕攻郢，屯濮州，太祖从后至，友裕徙栅，与太祖相失。太祖卒与郢兵遇，太祖登高望之，郢兵才千人，太祖与归厚以子军直冲之，战已合，郢兵大至，归厚度不能支，以数十骑卫太祖先还。归厚马中矢僵，乃持槊步斗。太祖还军中，遣张筠驰骑第取之，以为必死矣。归厚体被十余箭，得筠马乃归，太祖见之，泣曰：“尔在，丧军何足计乎！”使舁归宣武。迁右神武统军，历洛、晋、绛三州刺史。与晋人屡战未尝屈。乾化元年，拜镇国军节度使，以疾卒。子汉卿。

归弁，为将亦善战，开平初为滑州长剑指挥使。子汉融。

梁亡，皆族诛。

## 王重师

王重师，许州长社人也。为人沈嘿多智，善剑槊。秦宗权陷许州，重师脱身归梁，从太祖平蔡，攻克、郢，为拔山军指挥使。重师苦战齐、鲁间，威震邻敌。迁颍州刺史。太祖攻濮州，已破，濮人积草焚之，梁兵不得入。是时，重师方病金疮，卧帐中，诸将强之，重师遽起，悉取军中氈毯沃以水，蒙之火上，率精卒以短兵突入，梁兵随之皆入，遂取濮州。重师身被八九疮，军士负之而还。太祖闻之，惊曰：“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师乎！”使医理之，逾月乃愈。王师范降，表重师青州留后，累迁佑国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居数年，甚有威惠。重师与刘捍故有隙，捍尝构之太祖，太祖疑之。重师遣其将张君练西攻邠、凤而不先请，君练兵小败，太祖以其擅发兵，挫失国威，将召而罪之，遣刘捍代重师。重师不知太祖怒己，捍至，重师不出迎，见之青门，礼又倨，捍因驰白太祖，言重师有二志。太祖益怒，贬重师溪州刺史，再贬崖州司户参军，未行，赐死。

## 徐怀玉

徐怀玉，亳州焦夷人也。少事梁太祖，与太祖俱起微贱。怀玉为将，以雄豪自任，而勇于战阵。从太祖镇宣武，为永城

镇将。秦宗权攻梁，壁金堤、灵昌、酸枣，怀玉以轻骑连击破之，俘杀五千余人，迁左长剑都虞候。又破宗权于板桥、赤冈，拔其八栅。从太祖东攻兗、郢，破徐、宿。怀玉金创被体，战必克捷，所得赏赉，往往以分士卒，为梁名将。本名琮，太祖赐名怀玉。从太祖攻魏，败魏兵黎阳，遂东攻兗，破硃瑾于金乡。又从庞师古攻杨行密，师古败清口，怀玉独完一军，行收散卒万余人以归。迁沂州刺史，属岁屡丰，乃缮兵治壁，为战守具。已而王师范叛梁，攻东境，怀玉屡以州兵击破之。迁齐州防御使。天复四年，以州兵辽昭宗都洛阳，迁华州观察留后，以兵屯雍州。迁右羽林统军，屯于泽州，晋人攻之，为隧以入，怀玉击之隧中，晋人乃却。太祖时，历曹、晋二州刺史，晋数攻之，怀玉坚守，败晋兵于洪洞。拜保大军节度使。太祖崩，友珪自立，硃友谦附于晋，以袭鄆州，执怀玉杀之。

## 梁臣传第十一

### 杨师厚

杨师厚，颍州斤沟人也。少事河阳李罕之，罕之降晋，选其麾下劲卒百人献于晋王，师厚在籍中。师厚在晋，无所知名，后以罪奔于梁，太祖以为宣武军押衙、曹州刺史。梁攻王师范，师厚战临朐，擒其偏将八十余人，取棣州，以功拜齐州刺史。太祖攻赵匡凝于襄阳，遣师厚为先锋。师厚取谷城西童山木为浮桥，渡汉水，击匡凝，败之，匡凝弃城走。师厚进攻荆南，又走匡凝弟匡明，功为多，拜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刘知俊叛，攻陷长安，刘揆、牛存节等攻之，久不克。师厚以奇兵出，旁南山入其西门，降其守者，遂克之。晋周德威攻晋州以应知俊，师厚败之于蒙坑，以功迁保义军节度使，徙镇宣义。是时，梁兵攻赵久无功，太祖病卧洛阳，少间，乃自将北击赵。师厚从太祖至洹水，夜行迷失道，明旦，次魏县，闻敌将至，梁兵溃乱不可止，久之无敌，乃定。已而太祖疾作，乃还。明年少间，而晋军攻燕，燕王刘守光求援于梁，太祖为之击赵以牵晋，屯于龙花，遣师厚攻枣强，三月不能下。太祖怒，自往督兵战，乃破，屠之，进围蓥县。晋史建瑭以轻兵夜击梁军，梁军大扰，太祖与师厚皆弃辎重南走。太祖还东都，师厚留屯魏州。明年，太祖遇弑，友珪自立，师厚乘间杀魏牙

将潘晏、臧延范等，逐出节度使罗周翰，友珪因以师厚为天雄军节度使。

自太祖与晋战河北，师厚常为招讨使，悉领梁之劲兵。太祖崩，师厚遂逐其帅，而稍矜倨难制。时魏恃牙兵，其帅得以倔强。罗绍威时，牙兵尽死，魏势孤，始为梁所制。师厚已得志，乃复置银枪效范军。友珪阴欲图之，召师厚入计事。其吏田温等劝师厚勿行，师厚曰：“吾二十年不负硃家，今若不行，则见疑而生事，然吾知上为人，虽往，无如我何也。”乃以劲兵二万朝京师，留其兵城外，以十余人自从，入见友珪，友珪益恐惧，赐与巨万而还。

已而未帝谋讨友珪，问于赵岩，岩曰：“此事成败，在招讨杨公尔。得其一言谕禁军，吾事立办。”未帝乃遣马慎交阴见师厚，布腹心。师厚犹豫未决，谓其下曰：“方郢王弑逆时，吾不能即讨。今君臣之分已定，无故改图，人谓我何？”其下或曰：“友珪弑父与君，乃天下之恶，均王仗大义以诛贼，其事易成。彼若一朝破贼，公将何以自处？”师厚大悟，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，见袁象先计事，使硃汉宾以兵屯滑州为应。未帝卒与象先杀友珪。

未帝即位，封师厚鄴王，诏书不名，事无巨细皆以谘之，然心益忌而畏之。已而师厚痲发卒，未帝为之受贺于宫中。由是始分相、魏为两镇。魏军乱，以魏博降晋，梁失河北自此始。

## 王景仁

王景仁，庐州合肥人也。初名茂章，少从杨行密起淮南。景仁为将骁勇刚悍，质略无威仪，临敌务以身先士卒，行密壮

之。梁太祖遣子友宁攻王师范于青州，师范乞兵于行密，行密遣景仁以步骑七千救师范。师范以兵背城为两栅，友宁夜击其一栅，栅中告急，趣景仁出战，景仁按兵不动。友宁已破一栅，连战不已。迟明，景仁度友宁兵已困，乃出战，大败之，遂斩友宁，以其首报行密。

是时，梁太祖方攻郢州，闻子友宁死，以兵二十万倍道而至，景仁闭垒示怯，伺梁兵怠，毁栅而出，驱驰疾战，战酣退坐，召诸将饮酒，已而复战。太祖登高望见之，得青州降人，问：“饮酒者为谁？”曰：“王茂章也。”太祖叹曰：“使吾得此人为将，天下不足平也！”梁兵又败。景仁军还，梁兵急追之，景仁度不可走，遣裨将李虔裕以众一旅设覆于山下以待之，留军不行，解鞍而寝。虔裕疾呼曰：“追兵至矣，宜速走，虔裕以死遏之！”景仁曰：“吾亦战于此也。”虔裕三请，景仁乃行，而虔裕卒战死，梁兵以故不能及，而景仁全军以归。

景仁事行密，为润州团练使。行密死，子渥自宣州入立，以景仁代守宣州。渥已立，反求宣州故物，景仁惜不与，渥怒，以兵攻之。景仁奔于钱镠，镠表景仁领宣州节度使。梁太祖素识景仁，乃遣人召之，景仁间道归梁，仍以为宁国军节度使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久之，未有以用，使参宰相班，奉朝请而已。

开平四年，以景仁为北面招讨使，将韩勅、李思安等兵伐赵；行至魏州，司天监言：“太阴亏，不利行师。”太祖亟召景仁等还，已而复遣之。景仁已去，太祖思术者言，驰使者止景仁于魏以待。景仁已过邢、洛，使者及之，景仁不奉诏，进营于柏乡。乾化元年正月庚寅，日有食之，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：“兵可忧矣！”太祖为之盱食。是日，景仁及晋人战，大败于柏乡，景仁归诉于太祖，太祖曰：“吾亦知之，盖韩勅、

李思安轻汝为客，不从节度尔。”乃罢景仁就第，后数月，悉复其官爵。

末帝立，以景仁为淮南招讨使，攻庐、寿，军过独山，山有杨行密祠，景仁再拜号泣而去。战于霍山，梁兵败走，景仁殿而力战，以故梁兵不甚败。景仁归京师，病疽卒，赠太尉。

## 贺瑰

贺瑰，字光远，濮州人也。事郢州硃宣为都指挥使。梁太祖攻硃瑾于兖州，宣遣瑰与何怀宝、柳存等以兵万人救兖州，瑰趋待宾馆，欲绝梁饷道。梁太祖略地至中都，得降卒，言瑰等兵趋待宾馆矣！以六壬占之，得“斩关”，以为吉，乃选精兵夜疾驰百里，期先至待宾以逆瑰，而夜黑，兵失道，旦至钜野东，遇瑰兵，击之，瑰等大败。瑰走，梁兵急追之，瑰顾路穷，登冢上大呼曰：“我贺瑰也，可勿杀我！”太祖驰骑取之，并取怀宝等数十人，降其卒三千余人。是日，大风扬沙蔽天，太祖曰：“天怒我杀人少邪？”即尽杀降卒三千人，而系瑰及怀宝等至兖城下以招瑾，瑾不纳，因斩怀宝等十余人，而独留瑰。瑰感太祖不杀，誓以身自效。从太祖平青州，以为曹州刺史。太祖即位，累迁相州刺史。末帝时，迁左龙虎统军，宣义军节度使。

贞明元年，魏兵乱，贺德伦降晋，晋王入魏州。刘捍败于故元城，走黎阳，贝、卫、洺、磁诸州皆入于晋。晋军取杨刘，末帝乃以瑰为招讨使，与谢彦章等屯于行台。晋军迫瑰十里而栅，相持百余日。瑰与彦章有隙，伏甲杀之，庄宗喜曰：“将帅不和，梁亡无日矣！”乃令军中归其老疾于鄴，以轻兵袭濮

州。瑰自行台躡之，战于胡柳陂，晋人輜重在阵西，瑰军将薄之，晋军乱，斩其将周德威，尽取其輜重。军已胜，阵无石山，日暮，晋兵仰攻之，瑰军下山击晋军，瑰大败，晋遂取濮州，城德胜，夹河为栅。瑰以舟兵攻南栅，不能得，还军行台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二，赠侍中。有子光图。

## 王檀

王檀，字众美，京兆人也。少事梁太祖为小校，尚让攻梁，战尉氏门，檀勇出诸将，太祖奇之，迁踏白副指挥使。从硃珍募兵东方，战数有功。梁与蔡兵战板桥，李重裔马蹶，为蔡兵所擒，檀驰取之，并获其将一人。从太祖破魏内黄，迁冲山都虞候。复从硃珍攻徐州，檀获其将一人。梁兵攻王师范，檀以一军破其密州，拜密州刺史。太祖即位，迁保义军节度使，潞州东北面招讨使。王景仁败于柏乡，晋兵围邢州，太祖大惧，欲自将救之，檀止太祖，请自拒敌，力战，卒全邢州，以功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封琅琊郡王。友珪立，徙镇宣化。贞明元年又徙匡国。是时，庄宗取魏博，檀以谓晋兵悉在河北，乃以奇兵西出阴地袭太原，不克而还。徙镇天平，檀尝招纳亡盗居帐下，帐下兵乱，入杀檀，年五十八，赠太师，谥曰忠毅。

## 马嗣勋

马嗣勋，濠州钟离人也，少事州为客将，为人材武有辩。

梁太祖攻濠州，刺史张遂遣嗣勛持牌印降梁。杨行密攻遂，遂又使嗣勛乞兵于太祖。梁兵未至，濠州已没，嗣勛无所归，乃留事梁，太祖以为宣武军元从押衙。太祖西攻凤翔，行至华州，遣嗣勛入说韩建，建即时出降。天祐二年，罗绍威将诛牙军，乞兵于梁，梁女嫁魏，适死，太祖乃遣嗣勛以长直千人为彩舆入魏，致兵器于舆中，声言助葬。嗣勛馆铜台，夜与魏新乡镇兵攻石柱门，入迎绍威家属，卫之。乃益取魏甲兵攻牙军，牙军不知兵所从来，莫能为备，杀其八千余人，迟明皆尽。嗣勛中重疮卒。太祖即位，赠太保。

## 王虔裕

王虔裕，琅琊临沂人也。为人健勇善骑射，以弋猎为生。少从诸葛爽起青、棣间，其后爽为汝州防御使，率兵北击沙陀，还入长安攻黄巢。爽兵败降巢，巢以爽为河阳节度使。中和三年，孙儒陷河阳，虔裕随爽奔于梁。是时，太祖新就镇，黄巢、秦宗权等兵方盛，太祖数为所窘，而梁未有佗将，乃以虔裕将骑兵，常为先锋击巢陈、蔡间，拔其数栅。巢走，梁兵蹙之，战于万胜戍，贼败而东，虔裕功为多，乃表虔裕义州刺史。黄巢已去，秦宗权攻许、郑，与梁为敌境，大小百余战，虔裕常有功。秦贤攻汴南境，太祖遣虔裕拒贤于尉氏，战败，失一裨将，太祖怒，拘虔裕于军中。邢州孟迁降梁，为晋人所围，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驰，夜破晋围，入邢州，迟明，立梁旗帜于城上，晋人以为救兵至，乃退。已而晋兵复来，迁执虔裕降于晋，见杀。

## 谢彦章

谢彦章，许州人也。幼事葛从周，从周怜其敏惠，养以为子，授之兵法，从周以千钱置大盘中，为行阵偏伍之状，示以出入进退之节，彦章尽得之。及壮，事梁太祖为骑将。是时，贺瑰善用步卒，而彦章与孟审澄、侯温裕皆善将骑兵，审澄、温裕所将不过三千，彦章多而益办。彦章事末帝，累迁匡国军节度使。贞明四年，晋攻河北，贺瑰为北面招讨使，彦章为排阵使，屯于行台。彦章为将，好礼儒士，虽居军中，尝儒服，或临敌御众，肃然有将帅之威，左右驰骤，疾若风雨。晋人望其行阵齐整，相谓曰：“谢彦章必在此也！”其名重敌中如此。瑰心忌之。彦章与瑰行视郊外，瑰指一地语彦章曰：“此地冈阜隆起，其中坦然，营栅之地也。”已而晋兵栅之，瑰疑彦章阴以告晋，益恶之。彦章故与马步都虞候硃珪有隙，瑰欲速战，彦章请持重以老敌，珪乃诬彦章以为将反。瑰旦享士，使珪伏甲杀之，审澄、温裕皆见害。

## 唐臣传第十二

### 郭崇韬

郭崇韬，代州雁门人也，为河东教练使。为人明敏，能应对，以材干见称。庄宗为晋王，孟知祥为中门使，崇韬为副使。中门之职，参管机要，先时，吴珙、张虔厚等皆以中门使相继获罪。知祥惧，求外任，庄宗曰：“公欲避事，当举可代公者。”知祥乃荐崇韬为中门使，甚见亲信。

晋兵围张文礼于镇州，久不下，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。契丹至新乐，晋人皆恐，欲解围去，庄宗未决，崇韬曰：“契丹之来，非救文礼，为王都以利诱之耳，且晋新破梁军，宜乘已振之势，不可遽自退怯。”庄宗然之，果败契丹。庄宗即位，拜崇韬兵部尚书、枢密使。

梁王彦章击破德胜，唐军东保杨刘，彦章围之。庄宗登垒，望见彦章为重堑以绝唐军，意轻之，笑曰：“我知其心矣，其欲持久以弊我也。”即引短兵出战，为彦章伏兵所射，大败而归。庄宗问崇韬：“计安出？”是时，唐已得郢州矣，崇韬因曰：“彦章围我于此，其志在取郢州也。臣愿得兵数千，据河下流，筑垒于必争之地，以应郢州为名，彦章必来争，既分其兵，可以图也。然板筑之功难卒就，陛下日以精兵挑战，使彦章兵不得东，十日垒成矣。”庄宗以为然，乃遣崇韬与毛璋将数千人夜行，所过驱掠居人，毁屋伐木，渡河筑垒于博州东，

昼夜督役，六日垒成。彦章果引兵急攻之，时方大暑，彦章兵热死，及攻垒不克，所失太半，还趋杨刘，庄宗迎击，遂败之。

康延孝自梁奔唐，先见崇韬，崇韬延之卧内，尽得梁虚实。是时，庄宗军朝城，段凝军临河。唐自失德胜，梁兵日掠澶、相，取黎阳、卫州，而李继韬以泽潞叛入于梁，契丹数犯幽、涿，又闻延孝言梁方召诸镇兵欲大举，唐诸将皆忧惑，以谓成败未可知。庄宗患之，以问诸将，诸将皆曰：“唐得郢州，隔河难守，不若弃郢与梁，而西取卫州、黎阳，以河为界，与梁约罢兵，毋相攻，庶几以为后图。”庄宗不悦，退卧帐中，召崇韬问计，崇韬曰：“陛下兴兵仗义，将士疲战争、生民苦转饷者，十余年矣。况今大号已建，自河以北，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。今得一郢州，不能守而弃之，虽欲指河为界，谁为陛下守之？且唐未失德胜时，四方商贾，征输必集，薪刍粮饷，其积如山。自失南城，保杨刘，道路转徙，耗亡太半。而魏、博五州，秋稼不稔，竭民而敛，不支数月，此岂按兵持久之时乎？臣自康延孝来，尽得梁之虚实，此真天亡之时也。愿陛下分兵守魏，固杨刘，而自郢长驱捣其巢穴，不出半月，天下定矣！”庄宗大喜曰：“此大丈夫之事也！”因问司天，司天言：“岁不利用兵。”崇韬曰：“古者命将，凿凶门而出。况成算已决，区区常谈，岂足信也！”庄宗即日下令军中，归其家属于魏，夜渡杨刘，从郢州入袭汴，八日而灭梁。庄宗推功，赐崇韬铁券，拜侍中、成德军节度使，依前枢密使。庄宗与诸将以兵取天下，而崇韬未尝居战阵，徒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，位兼将相，遂以天下为己任，遇事无所回避。而宦官、伶人用事，特不便也。

初，崇韬与宦者马绍宏俱为中门使，而绍宏位在上。及庄宗即位，二人当为枢密使，而崇韬不欲绍宏在己上，乃以张居

翰为枢密使，绍宏为宣徽使。绍宏失职怨望，崇韬因置内勾使，以绍宏领之。凡天下钱谷出入于租庸者，皆经内勾。既而文簿繁多，州县为弊，遽罢其事，而绍宏尤侧目。崇韬颇惧，语其故人子弟曰：“吾佐天子取天下，今大功已就，而群小交兴，吾欲避之，归守镇阳，庶几免祸，可乎？”故人子弟对曰：“俚语曰：‘骑虎者，势不得下。’今公权位已隆，而下多怨嫉，一失其势，能自安乎？”崇韬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今中宫未立，而刘氏有宠，宜请立刘氏为皇后，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，然后退而乞身。天子以公有大功而无过，必不听公去。是外有避权之名，而内有中宫之助，又为天下所悦，虽有谗间，其可动乎？”崇韬以为然，乃上书请立刘氏为皇后。

崇韬素廉，自从入洛，始受四方赂遗，故人子弟或以为言，崇韬曰：“吾位兼将相，禄赐巨万，岂少此邪？今藩镇诸侯，多梁旧将，皆主上斩祛射钩之人也。今一切拒之，岂无反侧？且藏于私家，何异公帑？”明年，天子有事南郊，乃悉献其所藏，以佐赏给。

庄宗已郊，遂立刘氏为皇后。崇韬累表自陈，请依唐旧制，还枢密使于内臣，而并辞镇阳，优诏不允。崇韬又曰：“臣从陛下军朝城，定计破梁，陛下抚臣背而约曰：‘事了，与卿一镇。’今天下一家，俊贤并进，臣惫矣，愿乞身如约。”庄宗召崇韬谓曰：“朝城之约，许卿一镇，不许卿去。欲舍朕，安之乎？”崇韬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，施行之。

李嗣源为成德军节度使，徙崇韬忠武。崇韬因自陈权位已极，言甚恳至。庄宗曰：“岂可朕居天下之尊，使卿无尺寸之地？”崇韬辞不已，遂罢其命，仍为侍中、枢密使。

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

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官曰：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廕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河南县令罗贯，为人强直，颇为崇韬所知。贯正身奉法，不受权豪请托，宦官、伶人有所求请，书积几案，一不以报，皆以示崇韬。崇韬数以为言，宦官、伶人由此切齿。河南自故唐时张全义为尹，县令多出其门，全义廝养畜之。及贯为之，奉全义不屈，县民恃全义为不法者，皆按诛之。全义大怒，尝使人告刘皇后，从容为白贯事，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。庄宗未有以发。皇太后崩，葬坤陵，陵在寿安，庄宗幸陵作所，而道路泥涂，桥坏。庄宗止舆问：“谁主者？”宦官曰：“属河南。”因亟召贯，贯至，对曰：“臣初不奉诏，请诘主者。”庄宗曰：“尔之所部，复问何人！”即下贯狱，狱吏榜掠，体无完肤。明日，传诏杀之。崇韬谏曰：“贯罪无佗，桥道不修，法不当死。”庄宗怒曰：“太后灵驾将发，天子车舆往来，桥道不修，卿言无罪，是朋党也！”崇韬曰：“贯虽有罪，当具狱行法于有司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怒一县令，使天下之人，言陛下用法不公，臣等之过也。”庄宗曰：“贯，公所爱，任公裁决！”因起入宫，崇韬随之，论不已。庄宗自阖殿门，崇韬不得入。贯卒见杀。

明年征蜀，议择大将。时明宗为总管，当行。而崇韬以谗见危，思立大功为自安之计，乃曰：“契丹为患北边，非总管不可御。魏王继岌，国之储副，而大功未立，且亲王为元帅，唐故事也。”庄宗曰：“继岌，小子，岂任大事？必为我择其副。”崇韬未及言，庄宗曰：“吾得之矣，无以易卿也。”乃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，崇韬为招讨使，军政皆决崇韬。

唐军入蜀，所过迎降。王衍弟宗弼，阴送款于崇韬，求为西川兵马留后，崇韬以节度使许之。军至成都，宗弼迁衍于西宫，悉取衍嫔妓、珍宝奉崇韬及其子廷诲。又与蜀人列状见魏王，请崇韬留镇蜀。继岌颇疑崇韬，崇韬无以自明，因以事斩宗弼及其弟宗渥、宗勋，没其家财。蜀人大恐。

崇韬素嫉宦官，尝谓继岌曰：“王有破蜀功，师旋，必为太子，俟主上千秋万岁后，当尽去宦官，至于扇马，亦不可骑。”继岌监军李从袭等见崇韬专任军事，心已不平，及闻此言，遂皆切齿，思有以图之。庄宗闻破蜀，遣宦官向延嗣劳军，崇韬不郊迎，延嗣大怒，因与从袭等共构之。延嗣还，上蜀簿，得兵三十万，马九千五百匹，兵器七百万，粮二百五十三万石，钱一百九十二万缗，金银二十二万两，珠玉犀象二万，文锦绫罗五十万匹。庄宗曰：“人言蜀天下之富国也，所得止于此邪？”延嗣因言蜀之宝货皆入崇韬，且诬其有异志，将危魏王。庄宗怒，遣宦官马彦珪至蜀，视崇韬去就。彦珪以告刘皇后，刘皇后教彦珪矫诏魏王杀之。

崇韬有子五人，其二从死于蜀，余皆见杀。其破蜀所得，皆籍没。明宗即位，诏许归葬，以其太原故宅赐其二孙。

当崇韬用事，自宰相豆卢革、韦悦等皆倾附之，崇韬父讳弘，革等即因佗事，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。以其姓郭，因以为子仪之后，崇韬遂以为然。其伐蜀也，过子仪墓，下马号恸而

去，闻者颇以为笑。然崇韬尽忠国家，有大略。其已破蜀，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风谕南诏诸蛮，欲因以绥来之，可谓有志矣！

## 安重诲

安重诲，应州人也。其父福迁，事晋为将，以骁勇知名。梁攻硃宣于郢州，晋兵救宣，宣败，福迁战死。重诲少事明宗，为人明敏谨恪。明宗镇安国，以为中门使，及兵变于魏，所与谋议大计，皆重诲与霍彦威决之。明宗即位，以为左领军卫大将军、枢密使，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固辞不拜，改兵部尚书，使如故。在位六年，累加侍中兼中书令。

重诲自为中门使，已见亲信，而以佐命功臣，处机密之任，事无大小，皆以参决，其势倾动天下。虽其尽忠劳心，时有补益，而恃功矜宠，威福自出，旁无贤人君子之助，其独见之虑，祸衅所生，至于臣主俱伤，几灭其族，斯其可哀者也。

重诲尝出，过御史台门，殿直马延误冲其前导，重诲怒，即台门斩延而后奏。是时，随驾子军士桑弘迁，殴伤相州录事参军；亲从兵马使安虔，走马冲宰相前导。弘迁罪死，虔决杖而已。重诲以斩延，乃请降敕处分，明宗不得已从之，由是御史、谏官无敢言者。

宰相任圜判三司，以其职事与重诲争，不能得，圜怒，辞疾，退居于磁州。硃守殷以汴州反，重诲遣人矫诏驰至其家，杀圜而后白，诬圜与守殷通谋，明宗皆不能诘也。而重诲恐天下议己因取三司积欠二百余万，请放之，冀以悦人而塞责，明宗不得已，为下诏蠲除之。其威福自出，多此类也。

是时，四方奏事，皆先白重诲然后闻。河南县献嘉禾，一

莖五穗，重诲视之曰：“伪也。”笞其人而遣之。夏州李仁福进白鹰，重诲却之，明日，白曰：“陛下诏天下毋得献鹰鹞，而仁福违诏献鹰，臣已却之矣。”重诲出，明宗阴遣人取之以入。佗日，按鹰于西郊，戒左右：“无使重诲知也！”宿州进白兔，重诲曰：“兔阴且狡，虽白何为！”遂却而不白。

明宗为人虽宽厚，然其性夷狄，果于杀人。马牧军使田令方所牧马，瘠而多毙，坐劾当死，重诲谏曰：“使天下闻以马故，杀一军使，是谓贵畜而贱人。”令方因得减死。明宗遣回鹘侯三驰传至其国。侯三至醴泉县，县素僻，无驿马，其令刘知章出猎，不时给马，侯三遽以闻。明宗大怒，械知章至京师，将杀之，重诲从容为言，知章乃得不死。其尽忠补益，亦此类也。

重诲既以天下为己任，遂欲内为社稷之计，而外制诸侯之强。然其轻信韩玫之谮，而绝钱镠之臣；徒陷彦温于死，而不能去潞王之患；李严一出而知祥貳，仁矩未至而董璋叛；四方骚动，师旅并兴，如投膏止火，适足速之。此所谓独见之虑，祸衅所生也。

钱镠据有两浙，号兼吴越而王，自梁及庄宗，常异其礼，以羈縻臣属之而已。明宗即位，镠遣使朝京师，寓书重诲，其礼慢。重诲怒，未有以发，乃遣其嬖吏韩玫、副供奉官乌昭遇复使于镠。而玫恃重诲势，数凌辱昭遇，因醉使酒，以马箠击之。镠欲奏其事，昭遇以为辱国，固止之。及玫还，返谮于重诲曰：“昭遇见镠，舞蹈称臣，而以朝廷事私告镠。”昭遇坐死御史狱，乃下制削夺镠官爵，以太师致仕，于是钱氏遂绝于唐矣。

潞王从珂为河中节度使，重诲以谓从珂非李氏子，后必为国家患，乃欲阴谋之。从珂阅马黄龙庄，其牙内指挥使杨彦温

闭城以叛。从珂遣人谓彦温曰：“我遇汝厚，何苦而反邪？”报曰：“彦温非叛也，得枢密院宣，请公趋归朝廷耳！”从珂走虞乡，驰骑上变。明宗疑其事不明，欲究其所以，乃遣殿直都知范胤以金带袈衣、金鞍勒马赐彦温，拜彦温绛州刺史，以诱致之。重诲固请出兵，明宗不得已，乃遣侍卫指挥使药彦稠、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讨之，而诫曰：“为我生致彦温，吾将自讯其事。”彦稠等攻破河中，希重诲旨，斩彦温以灭口。重诲率群臣称贺，明宗大怒曰：“朕家事不了，卿等不合致贺！”从珂罢镇，居清化里第。重诲数讽宰相，言从珂失守，宜得罪，冯道因白请行法。明宗怒曰：“吾儿为奸人所中，事未辨明，公等出此言，是不欲容吾儿人间邪？”赵凤因言：“《春秋》责帅之义，所以励为臣者。”明宗曰：“皆非公等意也！”道等惶恐而退。居数日，道等又以为请，明宗顾左右而言他。明日，重诲乃自论列，明宗曰：“公欲如何处置，我即从公！”重诲曰：“此父子之际，非臣所宜言，惟陛下裁之。”明宗曰：“吾为小校时，衣食不能自足，此儿为我担石灰，拾马粪，以相养活，今贵为天子，独不能庇之邪！使其杜门私第，亦何与公事！”重诲由是不复敢言。

孟知祥镇西川，董璋镇东川，二人皆有异志，重诲每事裁抑，务欲制其奸心，凡两川守将更代，多用己所亲信，必以精兵从之，渐令分戍诸州，以虞缓急。二人觉之，以为图己，益不自安。既而遣李严为西川监军，知祥大怒，斩严；又分阆州为保宁军，以李仁矩为节度使以制璋，且削其地，璋以兵攻杀仁矩。二人遂皆反。唐兵戍蜀者，积三万人，其后知祥杀璋，兼据两川，而唐之精兵皆陷蜀。

初，明宗幸汴州，重诲建议，欲因以伐吴，而明宗难之。其后户部尚书李筠得吴谍者言：“徐知诰欲举吴国以称藩，

愿得安公一言以为信。”麟即引谍者见重海，重海大喜以为然，乃以玉带与谍者，使遗知诰为信，其直千缗。初不以其事闻，其后逾年，知诰之问不至，始奏贬麟行军司马。已而捧圣都军使李行德、十将张俭告变，言：“枢密承旨李虔徽语其客边彦温云：‘重海私募士卒，缮治甲器，欲自伐吴。又与谍者交私。’”明宗以问重海，重海惶恐，请究其事。明宗初颇疑之，大臣左右皆为之辨，既而少解，始告重海以彦温之言，因廷诘彦温，具伏其诈，于是君臣相顾泣下。彦温、行德、俭皆坐族诛。重海因求解职，明宗慰之曰：“事已辨，慎无措之胸中。”重海论请不已，明宗怒曰：“放卿去，朕不患无人！”顾武德使孟汉琼至中书，趣冯道等议代重海者。冯道曰：“诸公苟惜安公，使得罢去，是纾其祸也。”赵凤以为大臣不可轻动。遂以范延光为枢密使，而重海居职如故。

董璋等反，遣石敬瑭讨之，而川路险阻，粮运甚艰，每费一石，而致一斗。自关以西，民苦输送，往往亡聚山林为盗贼。明宗谓重海曰：“事势如此，吾当自行。”重海曰：“此臣之责也。”乃请行。关西之人闻重海来，皆已恐动，而重海日驰数百里，远近惊骇。督趣粮运，日夜不绝，毙踏道路者，不可胜数。重海过凤翔，节度使硃弘昭延之寢室，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谨。重海酒酣，为弘昭言：“昨被谗构，几不自全，赖人主明圣，得保家族。”因感叹泣下。重海去，弘昭驰骑上言：“重海怨望，不可令至行营，恐其生事。”而宣徽使孟汉琼自行营使还，亦言西人震骇之状，因述重海过恶。重海行至三泉，被召还。过凤翔，弘昭拒而不纳，重海惧，驰趋京师。未至，拜河中节度使。

重海已罢，希旨者争求其过。宦者安希伦，坐与重海交私，常与重海阴伺宫中动息，事发弃市。重海益惧，因上章告老。

以太子太师致仕；而以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，遣药彦稠率兵如河中虞变。重诲子崇绪、崇赞，宿卫京师，闻制下，即日奔其父。重诲见之，惊曰：“渠安得来！”已而曰：“此非渠意，为人所使耳，吾以一死报国，余复何言！”乃械送二子于京师，行至陕州，下狱。明宗又遣翟光业至河中，视重诲去就，戒曰：“有异志，则与从璋图之。”又遣宦者使于重诲。使者见重诲，号泣不已，重诲问其故，使者曰：“人言公有异志，朝廷遣药彦稠率师至矣！”重诲曰：“吾死未塞责，遽劳朝廷兴师，以重明主之忧。”光业至，从璋率兵围重诲第，入拜于庭。重诲降而答拜，从璋以楯击其首，重诲妻走抱之而呼曰：“令公死未晚，何遽如此！”又击其首，夫妻皆死，流血盈庭。从璋检责其家货，不及数千缗而已。明宗下诏，以其绝钱镲，致孟知祥、董璋反，及议伐吴，以为罪。并杀其二子，其余子孙皆免。

重诲得罪，知其必死，叹曰：“我固当死，但恨不与国家除去潞王！”此其恨也。

呜呼，官失其职久矣！予读梁宣底，见敬翔、李振为崇政院使，凡承上之旨，宣之宰相而奉行之。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，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，则具记事而入，因崇政使闻，得旨则复宣而出之。梁之崇政使，乃唐枢密之职，盖出纳之任也，唐常以宦者为之，至梁戒其祸，始用士人，其备顾问、参谋议于中则有之，未始专行事于外也。至崇韬、重诲为之，始复唐枢密之名，然权侔于宰相矣。从世因之，遂分为二，文事任宰相，武事任枢密。枢密之任既重，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。

## 唐臣传第十三

### 周德威

周德威，字镇远，朔州马邑人也。为人勇而多智，能望尘以知敌数。其状貌雄伟，笑不改容，人见之，凜如也。事晋王为骑将，稍迁铁林军使，从破王行瑜，以功迁衙内指挥使。其小字阳五，当梁、晋之际，周阳五之勇闻天下。梁军围晋太原，令军中曰：“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。”有骁将陈章者，号陈野义，常乘白马被硃甲以自异，出入阵中，求周阳五，欲必生致之。晋王戒德威曰：“陈野义欲得汝以求刺史，见白马硃甲者，宜善备之！”德威笑曰：“陈章好大言耳，安知刺史非臣作邪？”因戒其部兵曰：“见白马硃甲者，当佯走以避之。”两军皆阵，德威微服杂卒伍中。陈章出挑战，兵始交，德威部下见白马硃甲者，因退走，章果奋槊急追之，德威伺章已过，挥铁槌击之，中章堕马，遂生擒之。

梁攻燕，晋遣德威将五万人为燕攻梁，取潞州，迁代州刺史、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梁军舍燕攻潞，围以夹城，潞州守将李嗣昭闭城拒守，而德威与梁军相持于外逾年。嗣昭与德威素有隙，晋王病且革，语庄宗曰：“梁军围潞，而德威与嗣昭有隙，吾甚忧之！”王丧在殡，庄宗新立，杀其叔父克宁，国中未定，而晋之重兵，悉属德威于外，晋人皆恐。庄宗使人以丧及克宁之难告德威，且召其军。德威闻命，即日还军太原，

留其兵城外，徒步而入，伏梓宫前恸哭几绝，晋人乃安。遂从庄宗复击梁军，破夹城，与李嗣昭欢如初。以破夹城功，拜振武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天祐七年秋，梁遣王景仁将魏、滑、汴、宋等兵七万人击赵。赵王王熔乞师于晋，晋遣德威先屯赵州。冬，梁军至柏乡，赵人告急，庄宗自将出赞皇，会德威于石桥，进距柏乡五里，营于野河北。晋兵少，而景仁所将神威、龙骧、拱宸等军，皆梁精兵，人马铠甲饰以组绣金银，其光耀日，晋军望之色动。德威勉其众曰：“此汴、宋佣贩儿，徒饰其外耳，其中不足惧也！其一甲直数十千，擒之适足为吾资，无徒望而爱之，当勉以往取之。”退而告庄宗曰：“梁兵甚锐，未可与争，宜少退以待之。”庄宗曰：“吾提孤军出千里，其利速战。今不乘势急击之，使敌知吾之众寡，则吾无所施矣！”德威曰：“不然，赵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战。吾之取胜，利在骑兵，平川广野，骑兵之所长也。今吾军于河上，迫贼营门，非吾用长之地也。”庄宗不悦，退卧帐中，诸将无敢入见。德威谓监军张承业曰：“王怒老兵。不速战者，非怯也。且吾兵少而临贼营门，所恃者，一水隔耳。使梁得舟筏渡河，吾无类矣！不如退军鄙邑，诱敌出营，扰而劳之，可以策胜也。”承业入言曰：“德威老将知兵，愿无忽其言！”庄宗遽起曰：“吾方思之耳。”已而德威获梁游兵，问景仁何为，曰：“治舟数百，将以为浮梁。”德威引与俱见，庄宗笑曰：“果如公所料。”乃退军鄙邑。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，自以劲兵三千继之。景仁怒，悉其军以出，与德威转斗数十里，至于鄙南。两军皆阵，梁军横亘六七里，汴、宋之军居西，魏、滑之军居东。庄宗策马登高，望而喜曰：“平原浅草，可前可却，真吾之胜地！”乃使人告德威曰：“吾当为公先，公可继进。”德威谏曰：“梁军轻出

而远来，与吾转战，其来必不暇赍粮糗，纵其能赍亦不暇食，不及日午，人马俱饥，因其将退而击之胜。”诸将亦皆以为然。至未申时，梁军东偏尘起，德威鼓噪而进，麾其西偏曰：“魏、滑军走矣！”又麾其东偏曰：“梁军走矣！”梁阵动，不可复整，乃皆走，遂大败。自郟追至于柏乡，横尸数十里，景仁以十余骑仅而免。自梁与晋争，凡数十战，其大败未尝如此。

刘守光僭号于燕，晋遣德威将三万出飞狐以击之。德威入祁沟关，取涿州，遂围守光于幽州，破其外城，守光闭门距守。而晋军尽下燕诸州县，独幽州不下，围之逾年乃破之，以功拜卢龙军节度使。德威虽为大将，而常身与士卒驰骋矢石之间。守光骁将单廷珪，望见德威于阵，曰：“此周阳五也！”乃挺枪驰骑追之。德威佯走，度廷珪垂及，侧身少却，廷珪马方驰，不可止，纵其少过，奋槌击之，廷珪坠马，遂见擒。庄宗与刘揆相持于魏，揆夜潜军出黄泽关以袭太原，德威自幽州以千骑入土门以蹙之。揆至乐平，遇雨不得进而还。德威与揆俱东，争趋临清。临清有积粟，且晋军饷道也，德威先驰据之，以故庄宗卒能困揆军而败之。

庄宗勇而好战，尤锐于见敌。德威老将，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，故其用兵，常伺敌之隙以取胜。十五年，德威将燕兵三万人，与镇、定等军从庄宗于河上，自麻家渡进军临濮，以趋汴州。军宿胡柳陂，黎明，候骑报曰：“梁军至矣！”庄宗问战于德威，德威对曰：“此去汴州，信宿而近，梁军父母妻子皆在其中，而梁人家国系此一举。吾以深入之兵，当其必死之战，可以计胜，而难与力争也。且吾军先至此，粮爨具而营栅完，是谓以逸待劳之师也。王宜按军无动，而臣请以骑军扰之，使其营栅不得成，樵爨不暇给，因其劳乏而乘之，可以胜也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军河上，终日俟敌，今见敌不击，复何为乎？”

“顾李存审曰：“公以辘轳重先，吾为公殿。”遽督军而出。德威谓其子曰：“吾不知死所矣！”前遇梁军而阵：王居中，镇、定之军居左，德威之军居右，而辘轳次右之西。兵已接，庄宗率银枪军驰入梁阵，梁军小败，犯晋辘轳，辘轳见梁殊旗，皆惊走入德威军，德威军乱，梁军乘之，德威父子皆战死。庄宗与诸将相持而哭曰：“吾不听老将之言，而使其父子至此！”庄宗即位，赠德威太师。明宗时，加赠太尉，配享庄宗庙。晋高祖追封德威燕王。子光辅，官至刺史。

### 符存审子彦超 彦饶 彦卿

符存审，字德详，陈州宛丘人也。初名存，少微贱，尝犯法当死，临刑，指旁坏垣顾主者曰：“愿就死于彼，冀得垣土覆尸。”主者哀而许之，为徙垣下。而主将方饮酒，顾其爱妓，思得善歌者佐酒，妓言：“有符存常为妾歌，甚善。”主将驰骑召存审，而存审以徙垣下故，未加刑，因往就召，使歌而悦之，存审因得不死。其后事李罕之，从罕之归晋，晋王以为义儿军使，赐姓李氏，名存审。

从晋王击李匡侑，为前锋，破居庸关。又从击王行瑜，破龙泉寨，以功迁检校左仆射。从李嗣昭攻汾州，执李瑋，迁左右厢步军指挥使。又从嗣昭攻潞州，降丁会。从周德威破梁夹城，迁忻州刺史、蕃汉马步军指挥使。晋、赵攻燕，梁救燕，击赵深州，围蓼县，存审与史建瑭军下博，击走梁军，迁领邢州团练使。魏博叛梁降晋，存审为前锋，屯临清。庄宗入魏，存审殿军魏县，与刘谈相距于莘西。从庄宗败谈于故元城，阎宝以邢州降，乃以存审为安国军节度使。毛璋以沧州降，徙存

审横海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契丹围幽州，是时晋与梁相持河上，欲发兵，兵少，欲勿救，惧失之。庄宗疑，以问诸将，而存审独以为当救，曰：“愿假臣骑兵五千足矣！”乃遣存审分兵救之，卒击走契丹。从战胡柳陂，晋军晨败，亡周德威，存审与其子彦图力战，暮复败梁军于土山，遂取德胜，筑河南北为两城，晋人谓之“夹寨”。迁内外蕃汉马步军总管。

梁硃友谦以河中同州降晋，梁遣刘掞攻同州，友谦求救，乃遣存审与李嗣昭救之。河中兵少而弱，梁人素易之，且不虞晋军之速至也。存审选精骑二百杂河中兵出击掞垒，阳败而走，掞兵追之，晋骑反击，获其骑兵五十，梁人知其晋军也，皆大惊。然河中粮少而新降，人心颇持两端，晋军屯朝邑，诸将皆欲速战，存审曰：“使梁军知吾利于速战，则将夹渭而营，断我饷道，以持久困我，则进退不可，败之道也。不若缓师示弱，伺隙出奇，可以取胜。”乃按军不动。居旬日，望气者言：“有黑气，状如斗鸡。”存审曰：“可以一战矣！”乃进军击掞，大败之，掞闭壁不复出。存审曰：“掞兵已败，不如逸之。”乃休士卒，遣裨将王建及牧马于沙苑，掞以谓晋军且懈，乃夜遁去，存审追击于渭河，又大败之。张文礼弑赵王王镕，晋遣阎宝、李嗣昭等攻之，至辄战死，最后遣存审破之。

存审为将有机略，大小百余战，未尝败衄，与周德威齐名。德威死，晋之旧将独存审在。契丹攻遮虏，乃以存审为卢龙军节度使。时存审已病，辞不肯行，庄宗使人慰谕，强遣之。

庄宗灭梁入洛，存审自以身为大将，不得与破梁之功，怏怏，疾益甚，因请朝京师。是时，郭崇韬权位已重，然其名望素出存审下，不乐其来而加己上，因沮其事，存审妻郭氏泣诉于崇韬曰：“吾夫于国有功，而于公乡里之旧，奈何忍令死弃

穷野！”崇韬愈怒。存审章累上，辄不许，存审伏枕叹曰：“老夫事二主四十年，今日天下一家，四夷远俗，至于亡国之将、射钩斩祛之人，皆得亲见天子，奉觞为寿，而独予弃死于此，岂非命哉！”崇韬度存审病已亟，乃请许其来朝。徙存审宣武军节度使，卒于幽州。临终，戒其子曰：“吾少提一剑去乡里，四十年间取将相，然履锋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。”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镞百余而示之曰：“尔其勉哉！”存审三子：彦超、彦饶、彦卿。

彦超为汾州刺史。郭从谦弑庄宗，明宗入洛阳，是时，彦超为北京巡检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，彦超见留守张宪谋之。宪，儒者，事庄宗最久，不忍背恩，欲纳之，彦超不从，存霸遂见杀。明宗即位，彦超来朝，明宗德之，劳曰：“河东无事，赖尔之力也。”以为建雄军留后。迁北京留守，徙镇昭义，罢为上将军，复为泰宁军节度使，又徙安远。彦超主藏奴王希全盗其货，彦超稍责之，奴惧，夜叩其门，言有急，彦超出，见杀，赠太尉。

次子彦饶，为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天成元年，发汴兵三千戍瓦桥关，控鹤指挥使张谏为乱，杀权知州高逊，迫彦饶为帅。彦饶阳许之曰：“欲吾为帅，当止焚掠，明日以军礼见吾于南衙。”乃阴与拱衙指挥使庞起伏甲于衙内。明日，谏等皆集，伏兵发，诛谏等，杀四百余人，即日牒州事与推官韦俨。明宗下诏褒其忠略。其后累迁彰圣都指挥使，历曹、沂、饶三州刺史。清泰三年，自饶州刺史拜忠正军节度使、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晋高祖起太原，彦饶以侍卫兵从废帝至河阳。废帝败，晋高祖以杨光远代彦饶将亲军，徙彦饶义成军节度使。范延光反，白奉进以侍卫兵三千屯滑州。兵士犯法，奉进捕得五人，其三人义成兵也，因并斩之，彦饶怒。明日，奉进从数骑

过彦饶谢不先告而杀，彦饶曰：“军士各有部分，义成兵卒岂公所得斩邪？何无主客之礼也！”奉进怒曰：“军士犯法，安有彼此！且仆已自谢过，而公怒不息，欲与延光同反邪！”拂衣而起，彦饶不复留之，其麾下大噪，追奉进杀之，彦饶不之止也。已而屯驻军将马万等闻乱，以兵擒彦饶送之京师，遂以彦饶应延光反闻。行至赤冈，高祖使人杀之，下诏削夺在身官爵。彦饶与晋初无衅隙，以一旦之忿，不能驭其军，杀奉进已非其本意，以反见诛，非其罪也！

### 史建瑋子匡翰

史建瑋，雁门人也。晋王为雁门节度使，其父敬思为九府都督，从晋王入关破黄巢，复京师，击秦宗权于陈州，尝将骑兵为先锋。晋王东追黄巢于冤胸，还过梁，军其城北。梁王置酒上源驿，独敬思与薛铁山、贺回鹘等十余人侍。晋王醉，留宿梁驿，梁兵夜围而攻之。敬思登驿楼，射杀梁兵十余人，会天大雨，晋王得与从者俱去，缒尉氏门以出。而敬思为梁追兵所得，见杀。

建瑋少事军中为裨校，自晋降丁会，与梁相距于潞州，建瑋已为晋兵先锋。梁兵数为建瑋所杀，相戒常避史先锋。梁遣王景仁攻赵，晋军救赵，建瑋以先锋兵出井陘，战于柏乡。梁军为方阵，分其兵为二：汴、宋之军居左，魏、滑之军居右。周德威击其左，建瑋击其右，梁军皆走，遂大败之。以功加检校左仆射。

天祐九年，晋攻燕，燕王刘守光乞师于梁，梁太祖自将击赵，围枣强、蓟县。是时晋精兵皆北攻燕，独符存审与建瑋以

三千骑屯赵州。梁军已破枣强，存审扼下博桥。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骑为五队：一之衡水，一之南宫，一之信都，一之阜城，而自将其一，约各取梁刍牧者十人会下博。至暮，擒梁兵数十，皆杀之，各留其一人，纵使逸去，告之曰：“晋王军且大至。”明日，建瑋率百骑为梁旗帜，杂其刍牧者，暮叩梁营，杀其守门卒，纵火大呼，斩击数十百人。而梁刍牧者所出，各遇晋兵，有所亡失，其纵而不杀者，归而皆言晋军且至。梁太祖夜拔营去，蓼县人追击之，梁军弃其辎重铠甲不可胜计。梁太祖方病，由是增剧，而晋军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，二人之力也。后从庄宗入魏博，败刘浚于故元城，累以功历贝、相二州刺史。十八年，晋军讨张文礼于镇州，建瑋以先锋兵下赵州，执其刺史王珽。兵傅镇州，建瑋攻其城门，中流矢卒，年四十二。

建瑋子匡翰，尚晋高祖女，是为鲁国长公主。匡翰为将，沉毅有谋，而接下以礼，与部曲语未尝不名。历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、彰圣马军都指挥使。事晋为怀和二州刺史、郑州防御使、义成军节度使，所至兵民称慕之。史氏世为将，而匡翰好读书，尤喜《春秋三传》，与学者讲论，终日无倦。义成军从事关澈尤嗜酒，尝醉骂匡翰曰：“近闻张彦泽齎张式，未见史匡翰斩关澈，天下谈者未有偶尔！”匡翰不怒，引满自罚而慰勉之，人皆服其量。卒年四十。

## 王建及

王建及，许州人也。少事李罕之，从罕之奔晋，为匡卫指挥使。梁、晋战柏乡，相距郟邑野河上，镇、定兵扼河桥，梁兵急击之。庄宗登高台望见镇、定兵将败，顾建及曰：“桥为

梁夺，则吾军危矣，奈何？”建及选二百人驰击梁兵，梁兵败，解去。从战莘县、故元城，皆先登陷阵，以功累拜辽州刺史，将银枪效节军。

晋攻杨刘，建及躬自负葭苇堙堑，先登拔之。从战胡柳，晋兵已败，与梁争土山，梁兵先至，登山而阵。庄宗至山下望梁阵坚而整，呼其军曰：“今日之战，得山者胜。”因驰骑犯之，建及以银枪军继进，梁兵下走，阵山西，晋兵遂得土山。诸将皆言：“溃兵未集，日暮不可战。”阎宝曰：“彼阵山上，吾在其下，尚能击之，况以高而击下，不可失也。”建及以为然，因白庄宗曰：“请登高望臣破敌！”即呼众曰：“今日所失辎重皆在山西，盍往取之！”即驰犯梁阵，梁兵大败。晋遂军德胜，为南北城于河上。梁将贺瑰攻其南城，以竹竿维战舰于河，晋兵不得渡，南城危甚。庄宗积金帛于军门，募能破梁战舰者，至于吐火禁咒莫不皆有。建及重铠执槊呼曰：“梁、晋一水间尔，何必巧为！吾今破之矣。”即以大囊积薪，自上流纵火焚梁战舰，建及以二舟载甲士随之，斧其竹竿，梁兵皆走。晋军乃得渡。救南城，瑰围解去。

自庄宗得魏博，建及将银枪效节军。建及为将，喜以家赀散士卒。庄宗遣宦官韦令图监其军，令图言：“建及得士心，惧有异志，不可令典牙兵。”即以为代州刺史。建及怏怏而卒，年五十七。

## 元行钦

元行钦，幽州人也。为刘守光裨将，守光篡其父仁恭，使行钦以兵攻仁恭于大安山而囚之，又使行钦害诸兄弟。其后晋

攻幽州，守光使行钦募兵云、朔间。是时明宗掠地山北，与行钦相拒广边军，凡八战，明宗七射中行钦，行钦拔矢而战，亦射明宗中股。行钦屡败，乃降。明宗抚其背而饮以酒曰：“壮士也！”因养以为子。常从明宗战，数立功。庄宗已下魏，益选骁将自卫，闻行钦骁勇，取之为散员都部署，赐姓名曰李绍荣。

庄宗好战而轻敌，与梁军战潘张，军败而溃，庄宗得三四骑驰去，梁兵数百追及，攒槊围之。行钦望其旗而识之，驰一骑，夺剑断其二矛，斩首一级，梁兵解去。庄宗还营，持行钦泣曰：“富贵与卿共之！”由是宠绝诸将。拜忻州刺史，迁武宁军节度使。庄宗宴群臣于内殿，酒酣乐作，道平生战阵事以为笑乐，而怪行钦不在，因左右顾视曰：“绍荣安在？”所司奏曰：“奉敕宴使相，绍荣散官，不得与也。”庄宗罢会不乐。明日，即拜行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自此不召群臣入内殿，但宴武臣而已。

赵在礼反于魏，庄宗方选大将击之，刘皇后曰：“此小事，可趣绍荣指挥。”乃以为鄴都行营招抚使，将二千人讨之。行钦攻鄴南门，以诏书招在礼。在礼送羊酒犒军，登城谓行钦曰：“将士经年离去父母，不取敕旨奔归，上贻圣忧，追悔何及？若公善为之辞，尚能改过自新。”行钦曰：“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，小过必当赦宥。”在礼再拜，以诏书示诸军。皇甫暉从旁夺诏书坏之，军士大噪。行钦具以闻，庄宗大怒，敕行钦：“破城之日，无遗种！”乃益召诸镇兵，皆属行钦。行钦屯澶州，分诸镇兵为五道，毁民车轮、门扉、屋椽为筏，渡长庆河攻冠氏门，不克。

是时，邢、洛诸州，相继皆叛，而行钦攻鄴无功，庄宗欲自将以往，群臣皆谏止，乃遣明宗讨之。明宗至魏，军城西，

行钦军城南。而明宗军变，入于魏，与在礼合。行钦闻之，退屯卫州，以明宗反闻。庄宗遣金枪指挥使李从璟驰诏明宗计事。从璟，明宗子也。行至卫州，而明宗已反，行钦乃系从璟，将杀之，从璟请还京师，乃许之。明宗自魏县引兵南，行钦率兵趋还京师。从庄宗幸汴州，行至荥泽，闻明宗已渡黎阳，庄宗复遣从璟通问于明宗，行钦以为不可，因击杀从璟。

明宗入汴州，庄宗至万胜镇，不得进，与行钦登道旁冢，置酒，相顾泣下。有野人献雉，问其冢名，野人曰：“愁台也。”庄宗益不悦，因罢酒去。西至石桥，置酒野次，庄宗谓行钦曰：“卿等从我久，富贵急难无不同也。今兹危蹙，而默默无言，坐视成败。我至荥泽，欲单骑渡河，自求总管，卿等各陈利害。今日俾我至此，卿等何如？”行钦泣而对曰：“臣本小人，蒙陛下抚养，位至将相。危难之时，不能报国，虽死无以塞责。”因与诸将百余人，皆解髻断发，置之于地，誓以死报，君臣相持恸哭。

庄宗还洛阳，数日，复幸汜水。郭从谦反，庄宗崩，行钦出奔。行至平陆，为野人所执，送虢州，刺史石潭折其两足，载以槛车，送京师。明宗见之，骂曰：“我儿何负于尔！”行钦真目直视曰：“先皇帝何负于尔！”乃斩于洛阳市，市人皆为之流涕。

呜呼！死之所以可贵者，以其义不苟生尔。故曰：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者，社稷之臣也。方明宗之兵变于魏，诸将未知去就，而行钦独以反闻，又杀其子从璟，至于断发自誓，其诚节有足嘉矣。及庄宗之崩，不能自决，而反逃死以求生，终于被执而见杀。其言虽不屈，而死非其志也，乌足贵哉！

## 安金全

安金全，代北人也。为人骁果，工骑射，号能擒生踏伏。事晋为骑将，数从庄宗用兵有功，官至刺史，以疾居于太原。庄宗已下魏博，与梁相距河上。梁将王檀袭太原，晋兵皆从庄宗于河上，太原无备，监军张承业大恐，率诸司工匠登城捍御，而外攻甚急。金全强起谓承业曰：“太原，晋之根本也。一旦不守，则大事去矣！老夫诚意矣，然尚能为公破贼。”承业喜，授以甲兵。金全被甲跨马，召率子弟及故将吏得百余人，夜出北门，击檀于羊马城中，檀军惊溃，而晋救兵稍至。然庄宗不以金全为能，终其世不录其功。金全与明宗有旧，明宗即位，拜金全振武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在镇二年，召还京师，以疾卒。

## 袁建丰

袁建丰，不知其世家也。晋王讨黄巢至华阴，阑得之，时方九岁，爱其俊爽，收养之。长习骑射，为铁林都虞候，从击王行瑜、李匡威，以功迁突阵指挥使。从庄宗破夹城，战柏乡，迁左厢马军指挥使。明宗为衙内指挥使，建丰为副使，从庄宗入魏，取卫、磁、洺三州，拜洺州刺史。击梁将王千，斩首千余级，获其将校七十余人。迁相州刺史。从战胡柳，指挥使孟谦据相州叛，建丰还讨平之。徙隰州刺史，病风废。明宗即位，以旧恩召还京师，亲幸其第，抚慰甚厚，加检校太尉，遥领镇

南军节度使，俸食其俸以卒，赠太尉。

## 西方鄴

西方鄴，定州满城人也。父再遇，为汴州军校，鄴居军中，以勇力闻。年二十，南渡河游梁，不见用，复归庄宗于河上，庄宗以为孝义指挥使，数从征伐有功，同光中为曹州刺史，以州兵屯汴州。明宗自魏反，兵南渡河，而庄宗东幸汴州，汴州节度使孔循怀二志，使北门迎明宗，西门迎庄宗，所以供帐委积如一，曰：“先至者入之。”鄴因责循曰：“主上破梁而得公，有不杀之恩，奈何欲纳总管而负国！”循不答。鄴度循不可争，而石敬瑭妻，明宗女也，时方在汴，鄴欲杀之，以坚人心。循知其谋，取藏其家，鄴无如之何。而明宗已及汴，乃将五百骑西迎庄宗于汜水，呜咽泣下，庄宗亦为之嘘唏，乃使以兵为先锋。庆宗至汴西，不得入，还洛阳，遇弑。明宗入洛，鄴请死于马前，明宗嘉叹久之。明年，荆南高季兴叛，明宗遣襄州节度使刘训等招讨，而以东川董璋为西南面招讨使，乃拜鄴夔州刺史，副璋以兵出三峡。已而训等无功见黜，诸将皆罢，璋亦尝出兵，惟鄴独取三州，乃以夔州为宁江军，拜鄴节度使。已而又取归州，数败季兴之兵。鄴武人，所为多不中法度，判官谭善达数以谏。鄴怒，遣人告善达受人金，下狱。善达素刚，辞益不逊，遂死于狱中。鄴病，见善达为祟，卒于镇。

## 唐臣传第十四

### 符习

符习，赵州昭庆人也。少事赵王王镕为军校，自晋救赵，破梁军柏乡，赵常遣习将兵从晋。晋军德胜，张文礼弑赵王王镕，上书庄宗，求习归赵。庄宗遣之，习号泣曰：“臣世家赵，受赵王恩，王尝以一剑与臣使自效，今闻王死，欲以剑自裁，念卒无益，请击赵破贼，报王冤。”庄宗壮之，乃遣阎宝、史建瑭等助习讨文礼，以习为镇州兵马留后。习攻文礼不克，庄宗用佗将破之。拜习成德军节度使，习辞不敢受，乃以相、卫二州为义宁军，以习为节度使，习辞曰：“魏博六州，霸王之府也，不宜分割以示弱，愿授臣河南一镇，得自攻取之。”乃拜习天平军节度使、东南面招讨使，习亦未尝攻取。后徙镇安国，又徙平卢。

赵在礼作乱，遣习以镇兵讨贼。习未至魏，而明宗兵变，习不敢进。明宗遣人招之，习见明宗于胙县，而以明宗举兵不顺，去就之意未决，霍彦威给习曰：“主上所杀者十人，公居其四，复何犹豫乎？”习意乃决。平卢监军杨希望闻习为明宗所召，乃以兵围习家属，将杀之。指挥使王公俨素为希望所信，给希望曰：“内侍尽忠朝廷，诛反者家族，孰敢不效命！宜分兵守城，以虞外变，习家不足虑也。”希望信之，乃悉分其兵守城，公俨因擒希望斩之，习家属由是获免。而公俨宣言青人

不便习之严急，不欲习复来，因自求为节度使。明宗乃以房知温代习镇平卢，拜公俨登州刺史。公俨不时承命，知温擒而杀之。习复镇天平，徙镇宣武。

习素为安重诲所不悦，希其旨者上言习厚敛汴人，乃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归昭庆故里，明宗以其子令谦为赵州刺史以奉养之。习以无罪，怏怏失职，纵猎剧饮以自娱。居岁余，中风卒，赠太师。

习二子：令谦、蒙。令谦有勇力，善骑射，以父任为将，官至赵州刺史，有善政，卒于州，州人号泣送葬者数千人，当时号为良刺史。蒙少好学，性刚鲠，为成德军节度副使。后事晋，官至礼部侍郎。

## 乌震

乌震，冀州信都人也。少事赵王王镒为军卒，稍以功迁裨校，隶符习军。习从庄宗于河上，而镒为张文礼所弑，震从习讨文礼，而家在赵，文礼执震母妻及子十余人以招震，震不顾。文礼乃皆断其手鼻，割而不诛，纵至习军，军中皆不忍正视。震一恸而止，愤激自励，身先士卒。晋军攻破镇州，震以功拜刺史，历深、赵二州。震为人纯质，少好学，通《左氏春秋》，喜作诗，善书。及为刺史，以廉平为政有声，迁冀州刺史，兼北面水陆转运使。明宗闻其名，擢拜河北道副招讨使，领宁国军节度使，代房知温戍于卢台军。始至而戍兵龙晔等作乱，见杀，赠太师。

呜呼！忠孝以义则两得，吾既已言之矣，若乌震者，可谓忠乎？甚矣，震之不思也。夫食人之禄而任人之事，事有任，

专其责，而其国之利害，由己之为不为，为之虽利于国，而有害于其亲者，犹将辞其禄而去之。矧其事众人所皆可为，而任不专己，又其为与不为，国之利害不系焉者，如是而不顾其亲，虽不以为利，犹曰不孝，况因而利之乎！夫能事其亲以孝，然后能事其君以忠，若乌震者，可谓大不孝矣，尚何有于忠哉！

## 孔谦

孔谦，魏州人也，为魏州孔目官。魏博入于晋，庄宗以为度支使。谦为人勤敏，而倾巧善事人，庄宗及其左右皆悦之。自少为吏，工书算，颇知金谷聚敛之事。晋与梁相拒河上十余年，大小百余战，谦调发供馈，未尝阙乏，所以成庄宗之业者，谦之力为多，然民亦不胜其苦也。

庄宗初建大号，谦自谓当为租庸使，而郭崇韬用魏博观察使判官张宪为使，以谦为副。谦已怏怏。既而庄宗灭梁，谦从入汴，谓崇韬曰：“鄴，北都也，宜得重人镇之，非张宪不可。”崇韬以为然，因以宪留守北都，而以宰相豆卢革判租庸。谦益失望，乃阴求革过失，而革尝以手书假租庸钱十万，谦因以书示崇韬，而微泄其事，使革闻之。革惧，遂求解职以让崇韬，崇韬亦不肯当。庄宗问：“谁可者？”崇韬曰：“孔谦虽长于金谷，而物议未可居大任，不若复用张宪。”乃趣召宪。宪为人明辩，人颇忌之，谦因乘间谓革曰：“租庸钱谷，悉在目前，委一小吏可办。鄴都天下之重，不可轻以任人。”革以语崇韬，崇韬罢宪不召，以兴唐尹王正言为租庸使。谦益愤愤，因求解职。庄宗怒其避事，欲真之法，赖伶官景进救解之，乃止。已而正言病风，不任事，景进数以为言，乃罢正言，以谦为租庸

使，賜“丰财贍国功臣”。

谦无佗能，直以聚敛为事。庄宗初即位，推恩天下，除百姓田租，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，谦悉违诏督理。故事：观察使所治属州事，皆不得夺达，上所赋调，亦下观察使行之。而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，不关观察，观察使交章论理，以谓：“制敕不下支郡，刺史不专奏事，唐制也。租庸直帖，沿伪梁之弊，不可为法。今唐运中兴，愿还旧制。”诏从其请，而谦不奉诏，卒行直帖。又请减百官俸钱，省罢节度观察判官、推官等员数。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径路，禁止行人，以收商旅征算；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，占庇人户；更制括田竿尺；尽率州使公廩钱。由是天下皆怨苦之。明宗立，下诏暴谦罪，斩于洛市，籍没其家。遂罢租庸使额，分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为三司。

## 张延朗

张延朗，汴州开封人也。事梁，以租庸吏为郢州粮料使。明宗克郢州，得延朗，复以为粮料使，后徙镇宣武、成德，以为元从孔目官。明宗即位，为庄宅使、宣徽北院使、忠武军节度使。长兴元年，拜三司使。唐制：户部度支以本司郎中、侍郎判其事，而有盐铁转运使。其后用兵，以国计为重，遂以宰相领其职。乾符已后，天下丧乱，国用愈空，始置租庸使，用兵无常，随时调敛，兵罢则止。梁兴，始置租庸使，领天下钱谷，废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之官。庄宗灭梁，因而不改。明宗入立，诛租庸使孔谦而废其使职，以大臣一人判户部、度支、盐铁，号曰判三司。延朗因请置三司使，事下中书。中书用唐故事，拜延朗特进、工部尚书，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兼判户部

度支事。诏以延朗充三司使，班在宣徽使下。三司置使自此始。

延朗号为有心计，以三司为己任，而天下钱谷亦无所建明。明宗常出游幸，召延朗共食，延朗不至，附使者报曰：“三司事忙，无暇。”闻者笑之。历泰宁、雄武军节度使。废帝以为吏部尚书兼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三司。

晋高祖有异志，三司财货在太原者，延朗悉调取之，高祖深以为恨。晋兵起，废帝欲亲征，而心畏高祖，迟疑不决，延朗与刘延朗等劝帝必行。延朗籍诸道民为丁及括其马，丁马未至，晋兵入京师，高祖得延朗，杀之。

## 李严

李严，幽州人也，初名让坤。事刘守光为刺史，后事庄宗为客省使。严为人明敏多艺能，习骑射，颇知书而辩。同光三年，使于蜀，为王衍陈唐兴复功德之盛，音辞清亮，蜀人听之皆竦动。衍枢密使宋光嗣召严置酒，从容问中国事。严对曰：“前年天子建大号于鄴宫，自郢趋汴，定天下不旬日，而梁之降兵犹三十万，东渐于海，西极甘凉，北慑幽陵，南逾闽岭，四方万里，莫不臣妾。而淮南杨氏承累世之强，凤翔李公恃先朝之旧，皆遣子入侍，稽首称籓。至荆、湖、吴越，修贡赋，效珍奇，愿自比于列郡者，至无虚月。天子方怀之以德，而震之以威，天下之势，不得不一也。”光嗣曰：“荆、湖、吴越非吾所知，若凤翔则蜀之姻亲也，其人反覆，其可信乎？又闻契丹日益强盛，大国其可无虑乎？”严曰：“契丹之强，孰与伪梁？”光嗣曰：“比梁差劣尔！”严曰：“唐灭梁如拉朽，况其不及乎！唐兵布天下，发一镇之众，可以灭虜使无类。然

而天生四夷，不在九州之内，自前古王者，皆存而不论，盖不欲穷兵黩武也。”蜀人闻严应对，愈益奇之。

是时，蜀之君臣皆庸暗，而恃险自安，穷极奢僭。严自蜀还，具言可取之状。初，庄宗遣严以名马入蜀，市珍奇以充后宫，而蜀法严禁以奇货出剑门，其非奇物而出者，名曰“入草物”，由是严无所得而还，惟得金二百两、地衣、毛布之类。庄宗闻之，大怒曰：“物归中国，谓之‘入草’，王衍其能免为‘入草人’乎？”于是决议伐蜀。

冬，魏王继岌西伐，以严为三川招讨使，与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，所过州县皆迎降。延孝至汉州，王衍告曰：“得李严来即降。”众皆以伐蜀之谋自严始，而衍怨严深，不宜往。严闻之喜，即驰骑入益州。衍见严，以妻母为托，即以蜀降。严还，明宗以为泗州防御使，客省使如故。

其后孟知祥屈强于蜀，安重诲稍裁抑之，思有以制知祥者，严乃求为西川兵马都监。将行，其母曰：“汝前启破蜀之谋，今行，其以死报蜀人矣！”严不听。初，严与知祥同事庄宗，时知祥为中门使，严尝有过，庄宗怒甚，命斩之，知祥戒行刑者少缓，入白庄宗曰：“严小过，不宜以喜怒杀人，恐失士大夫心。”庄宗怒稍解，命知祥监笞严二十而释之。知祥虽与严有旧恩，而恶其来。蜀人闻严来，亦皆恶之。严至，知祥置酒从容问严曰：“朝廷以公来邪？公意自欲来邪？”严曰：“君命也。”知祥发怒曰：“天下藩镇皆无监军，安得尔独来此？此乃孺子荧惑朝廷尔！”即擒斩之，明宗不能诘也，知祥由此遂反。

## 李仁矩

李仁矩，不知其世家。少事明宗为客将，明宗即位，以为客省使、左卫大将军。明宗祀天南郊，东、西川当进助礼钱，使仁矩趣之。仁矩恃恩骄恣，见籀臣不以礼。东川节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，仁矩辞醉不往，于传舍与倡妓饮。璋怒，率衙兵露刃之传舍，仁矩惶恐，不袜而靴走庭中，璋责之曰：“尔以西川能斩李严，谓我独不能斩尔邪！”顾左右牵出斩之。仁矩涕泣拜伏谢罪，乃止。明日，璋置酒召仁矩，见其妻子，以厚谢之。仁矩还，言璋必反。仁矩素为安重诲所亲信，自璋有异志，重诲思有以制之，乃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，以仁矩为节度使，遣姚洪将兵戍之。璋以书至京师告其子光业曰：“朝廷割我支郡，分建节髦，又以兵戍之，是将杀我也。若唐复遣一骑入斜谷，吾反必矣！与汝自此而决。”光业私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，使白重诲，重诲不省。仁矩至镇，伺璋动静必以闻，璋益疑惧，遂决反。重诲又遣荀咸义将兵益戍阆州，光业亟言以为不可，重诲不听。咸义未至，璋已反，攻阆州，仁矩召将校问策，皆曰：“璋有二心久矣，常以利啖吾兵，兵未可用，而贼锋方锐，宜坚壁以挫之。守旬日，大军必至，贼当自退。”仁矩曰：“蜀懦，安能当我精锐之师！”即驱之出战，兵未交而溃，仁矩被擒，并其家属皆见杀。

## 毛璋

毛璋，沧州人也。梁末，戴思远为横海军节度使，璋事思远为军校。晋已下魏博，思远弃沧州出奔，璋以沧州降晋，以功为贝州刺史。璋为人有胆勇，自晋与梁相拒河上，璋累战有

功。庄宗灭梁，拜璋华州节度使。在镇多不法，议者疑其有异志，乃徙璋镇昭义。璋初欲拒命，其判官边蔚切谏谕之，乃听命。璋累历藩镇，又在华州得魏王继岌伐蜀余赀，既富而骄，益为淫侈。尝服赭袍饮酒，使其所得蜀奴为王衍宫中之戏于前。明宗闻而恶之，召为金吾上将军。东川董璋上书言璋遣子廷赞持书往西川，疑其有奸。明宗乃遣人追还廷赞，并璋下御史狱。廷赞款称实璋假子，有叔父在蜀，欲往省之，而无私书。璋无罪名，有司议：“璋前任藩镇，阴畜异图，及处班行，不慎行止。”乃停璋见任官，勒还私第。

初，廷赞之蜀，与其客赵延祚俱，及召下狱，延祚多摭璋阴事欲言之，璋许延祚重赂以灭口。既出而责赂于璋，不与，延祚乃诣台自言，并璋复下狱，鞫之无状。中丞吕梦奇议曰：“璋前经推劾，已蒙昭雪，而延祚以责赂之故，复加织罗。”乃稍宥璋。璋款上，有告者言梦奇受贿而劾狱不尽，乃移军巡狱。狱吏希旨，锻炼其事，璋具伏：许赂延祚而未与，尝以马借梦奇而无受赂。璋坐长流儒州，已而令所在赐自尽。

## 唐臣传第十五

### 硃弘昭冯鹞附

硃弘昭，太原人也。少事明宗为客将，明宗即位，为文思使。与安重诲有隙，故常使于外。董璋为东川节度使，乃以弘昭为副使。西川孟知祥杀其监军李严，弘昭大惧，求还京师，璋不许，遂相猜忌，弘昭益开怀待之不疑，璋颇重其为人。后璋有军事，遣弘昭入朝，弘昭乃免。迁左卫大将军内客省使、宣徽南院使、凤翔节度使。孟知祥反，石敬瑭伐蜀，久无功，明宗遣安重诲督军。是时重诲已有间。重诲至凤翔，弘昭迎谒，礼甚恭，延重诲于家，使其妻妾侍饮食。重诲以弘昭厚己，酒酣，具言蒙天子厚恩，而所以谗间之端，因泣下。弘昭即奏言重诲怨望，又阴遣人驰告敬瑭，使拒重诲。会敬瑭以粮饷不继，遽烧营返军。重诲亦以被谗召还，过凤翔，弘昭闭门不纳，重诲由此得罪死。枢密使范延光尤恶弘昭为人，罢为左武卫上将军、宣徽南院使。久之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是时，明宗已病，而秦王从荣祸起有端，唐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祸。枢密使范延光、赵延寿日夕更见，涕泣求去，明宗怒而不许。延寿使其妻兴平公主入言于中，延光亦因孟汉琼、王淑妃进说，故皆得罢。以弘昭及冯贇代延寿、延光，弘昭入见，辞曰：“臣厮养之才，不足当大任。”明宗叱之曰：“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？吾养公等安用！”弘昭惶恐，乃视事。

冯赧者，亦太原人也。其父璋，事明宗为閤者。赧为儿时，以通黠为明宗所爱。明宗为节度使，以赧为进奏官。明宗即位，即为客省使、宣徽北院使。历河东忠武节度使、三司使。明宗病甚，大臣稀复进见，而孟汉琼、王淑妃用事，弘昭及赧并掌机务于中，大事皆决此四人。及杀秦王而立愍帝，益自以为功。又其所用多非其人，给事中陈义，为人险谲，好阴谋，尝事梁张汉杰，又事郭崇韬，两人皆辄败死，弘昭乃引以为枢密直学士，而用其谋。是时，弘昭、赧遣汉琼至魏，召愍帝入立，而留汉琼权知后事。明年正月，汉琼请入朝，弘昭、赧乃议徙成德范延光代汉琼，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，凤翔潞王从珂代敬瑭。三人者皆唐大臣，以汉琼故，轻易其地，又不降制书，第遣使者监其上道，从珂由此遂反。从珂兵已东，愍帝大惧，遣人召弘昭计事。弘昭谓其客穆延晖曰：“上召我急，将罪我也。吾儿妇，君之女也，其以归，无使及祸。”乃拔剑大哭，欲自裁，而家人止之。使者促弘昭入见甚急，弘昭呼曰：“穷至此邪！”乃自投于井以死。安从进闻之，亦杀赧于家，赧母新死，子母弃尸于道，妻子皆见杀。赧有子三岁，其故吏张守素匿之以免。汉高祖即位，赠弘昭尚书令，赧中书令。

## 刘延朗

刘延朗，宋州虞城人也。初，废帝起于凤翔，与共事者五人：节度判官韩昭胤，掌书记李专美，牙将宋审虔，客将房嵩，而延朗为孔目官。初，愍帝即位，徙废帝为北京留守，不降制书，遣供奉官赵处愿促帝上道。帝疑惑，召昭胤等计议，昭胤等皆劝帝反，由是事无大小，皆此五人谋之。而嵩又喜鬼神巫

祝之说，有瞽者张濛，自言事太白山神，神，魏崔浩也，其言吉凶无不中，髡素信之。尝引濛见帝，闻其语声，惊曰：“此非人臣也！”髡使濛问于神，神传语曰：“三珠并一珠，驴马没人驱。岁月甲庚午，中兴戊己土。”髡不晓其义，使问濛，濛曰：“神言如此，我能传之，不能解也。”帝即以濛为馆驿巡官。

帝将反，而兵少，又乏食，由此甚惧，使髡问濛，濛传神语曰：“王当有天下，可无忧！”于是决反，使专美作檄书，言：“硃弘昭、冯贇幸明宗病，杀秦王而立愍帝。帝年少，小人用事，离间骨肉，将问罪于朝！”遣使者驰告诸镇，皆不应，独陇州防御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计事。帝得文遇，大喜。而延朗调率城中民财以给军。王思同率诸镇兵围凤翔，废帝惧，又遣髡问神，神曰：“王兵少，东兵来，所以迎王也。”已而东兵果叛降于帝。帝入京师，即位之日，受册明宗柩前。册曰：“维应顺元年，岁次甲午，四月庚午朔。”帝回顾贇曰：“张濛神言，岂不验哉！”由是贇益见亲信，而专以巫祝用事。

帝既立，以昭胤为左谏议大夫、端明殿学士，专美为比部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，审虔为皇城使，髡为宣徽北院使，延朗为庄宅使。久之，昭胤、髡为枢密使，延朗为副使，审虔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，而薛文遇亦为职方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。由是审虔将兵，专美、文遇主谋议，而昭胤、髡及延朗掌机密。

初，帝与晋高祖俱事明宗，而心不相悦。帝既入立，高祖不得已来朝，而心颇自疑，欲求归镇，且难言之，乃阳为羸疾，灸灼满身，冀帝怜而遣之。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师，昭胤、专美曰：“敬瑭与赵延寿皆尚唐公主，不可独留。”乃复授高祖河东而遣之。是时，契丹数寇北边，以高祖为大同、振武、威塞、彰国等军蕃汉马步军都总管，屯于忻州。而屯兵忽变，

拥高祖呼“万岁”，高祖惧，斩三十余人而后止。于是帝益疑之。

是时，高祖悉握精兵在北，馈运刍粮，远近劳弊。帝与延朗等日夕谋议，而专美、文遇迭宿中兴殿卢，召见访问，常至夜分而罢。是时，高祖弟重胤为皇城副使，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，因得伺帝动静言语以报高祖，高祖益自危惧。每帝遣使者劳军，即阳为羸疾不自堪，因数求解总管以探帝心。是时，帝母魏氏追封宣宪皇太后，而墓在太原，有司议立寝宫。高祖建言陵与民家墓相杂，不可立宫。帝疑高祖欲毁民墓，为国取怨，帝由此发怒，罢高祖总管，徙郢州。延朗等多言不可，而司天赵延义亦言天象失度，宜安静以弭灾，其事遂止。

后月余，文遇独直，帝夜召之，语罢敬瑭事，文遇曰：“臣闻‘作舍道边，三年不成’。国家之事，断在陛下。且敬瑭徙亦反，不徙亦反，迟速尔，不如先事图之。”帝大喜曰：“术者言朕今年当得一贤佐以定天下，卿其是邪！”乃令文遇手书除目，夜半下学士院草制。明日宣制，文武两班皆失色。居五六日，敬瑭以反闻。敬瑭上书，言帝非明宗子，而许王从益次当立。帝得书大怒，手坏而投之，召学士马胤孙为答诏，曰：“宜以恶语诋之。”

延朗等请帝亲征，帝心忧惧，常恶言敬瑭事，每戒人曰：“尔无说石郎，令我心胆堕地！”由此不欲行。而延朗等屡迫之，乃行。至怀州，帝夜召李崧问以计策。文遇不知而继至，帝见之色变，崧蹶其足，文遇乃出。帝曰：“我见文遇肉颤，欲抽刀刺之。”崧曰：“文遇小人，致误大事，刺之益丑。”乃已。是时，契丹已立敬瑭为天子，以兵而南，帝惶惑不知所之。遣审虔将千骑至白马坡踏战地，审虔曰：“何地不堪战？虽有其地，何人肯立于此？不如还也。”帝遂还，自焚。高祖

入京师，延朗等六人皆除名为民。

初，延朗与嵩并掌机密，延朗专任事，诸将当得州者，不以功次为先后，纳赂多者得善州，少及无赂者得恶州，或久而不得，由是人人皆怨。嵩心患之，而不能争也，但日饱食高枕而已。每延朗议事，则垂头阳睡不省。及晋兵入，延朗以一骑走南山，过其家，指而叹曰：“吾积钱三十万于此，不知何人取之！”遂为追兵所杀。晋高祖闻嵩常不与延朗事，哀之，后复以为将。岁余卒。专美事晋为大理卿，开运中卒。当晋之将起，废帝以昭胤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为河阳节度使，与审虔、文遇皆不知其所终。

呜呼，祸福成败之理，可不戒哉！张濛神言验矣，然焉知其不为祸也！予之所记，大抵如此，览者可以深思焉。废帝之起，所与图议者，此五六人而已。考其逆顺之理，虽有智者为之谋，未必能不败，况如此五六人者哉！故并述以附延朗，见其始终之际云。

## 康思立

康思立，本山阴诸部人也。少为骑将，从庄宗破梁夹城，战柏乡，累以功迁突骑指挥使。明宗即位，历应岚二州刺史、宿州团练使、昭武军节度使，徙镇保义，皆有善政。潞王从珂反于凤翔，愍帝遣王思同等讨之，思立有捧圣、羽林屯兵千五百人，乃以羽林千人属思同。思同至凤翔，军叛，降于从珂。思立闻之，欲尽诛羽林千人家属，未及，而从珂兵已至，思立乃以捧圣兵城守，从珂兵傅其城，呼曰：“西兵七万策新天子，尔五百人其能拒邪？徒陷陕人于死耳！”捧圣兵闻之，皆解

甲，思立遂开门迎从珂。废帝即位，以思立初无降意，颇不悦之，徙安远，又徙安国，以年老罢为右神武统军。石敬瑭反太原，废帝以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。废帝幸怀州，遣思立将从驾骑兵出团柏谷救张敬达，未至，而敬达死，杨光远降晋，思立疾，卒于道。晋高祖入立，赠太子少师。

## 康义诚

康义诚，字信臣，代北三部落人也。以骑射事晋王，庄宗时为突骑指挥使。从明宗讨赵在礼，至魏而军变，义诚前陈庄宗过失，劝明宗南向。明宗即位，迁捧圣指挥使，领汾州刺史。从破硃守殷，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河阳三城节度使。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复为亲军都指挥使，领河阳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秦王从荣素骄，自为河南尹，典六军，拜大元帅，唐诸大臣皆惧祸及，思自脱，独义诚心结之，遣其子事秦王府。明宗病，从荣谋以兵入宫，唐大臣硃弘昭、冯贇等皆以为不可，而义诚独持两端。从荣已举兵，至天津桥，弘昭等入，以反白，明宗涕泣召义诚，使自处置，而义诚卒不出兵。马军指挥使硃弘实以兵击从荣，从荣败走，见杀。

三司使孙岳尝为冯贇言从荣必败之状，义诚闻而不悦。及从荣死，义诚始引兵入河南府，召岳检阅从荣家货。岳至，义诚乘乱，使人射之，岳走至通利坊见杀，明宗不能诘。义诚已杀岳，又以从荣故，与弘实有隙。愍帝即位，弘实常以诛从荣功自负，义诚心益不平。

潞王从珂反凤翔，王思同率诸镇兵围之，兴元张虔钊兵叛

降从珂，思同走，诸镇兵皆溃。愍帝大怒，谓硃弘昭等曰：“朕新即位，天下事皆出诸公，然于事兄，未有失范，诸公以大计见迫，不能独违，事一至此，何方转祸？吾当率左右往迎吾兄，逊以位，苟不吾信，死其所也！”弘昭等惶恐不能对，义诚前曰：“西师惊溃，主将怯耳。今京师兵尚多，臣请尽将以西，扼关而守，招集亡散，以为后图。”愍帝以为然，幸左藏库，亲给将士人绢二十匹，钱五千。是时，明宗山陵未毕，帑藏空虚。军士负物扬言曰：“到凤翔更请一分。”硃弘实见军士无斗志，而义诚尽将以西，疑其二心，谓义诚曰：“今西师小衄，而无一骑东者，人心可知。不如以见兵守京师以自固，彼虽幸胜，特得虔钊一军耳。诸镇之兵在后，其敢径来邪！”义诚怒曰：“如此言，弘实反矣！”弘实曰：“公谓谁欲反邪？”其声厉而闻。愍帝召两人，争于前，帝不能决，遂斩弘实，以义诚为招讨使，悉将禁军以西。愍帝奔卫州。义诚行至新安，降于从珂。清泰元年四月，斩于兴教门外，夷其族。

呜呼！五代为国，兴亡以兵，而其军制，后世无足称焉。惟侍卫亲军之号，今犹因之而甚重，此五代之遗制也。然原其始起微矣，及其至也，可谓盛哉！当唐之末，方镇之兵多矣，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，而合一州之诸军，又有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，盖其卒伍之长也。自梁以宣武军建国，因其旧制，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后唐因之，至明宗时，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当是时，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，六军有统军，诸卫有将军，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，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。而侍卫亲军者，天子自将之私兵也，推其名号可知矣。天子自为将，则都指挥使乃其卒伍之都长耳。然自汉、周以来，其职益重，汉有侍卫司狱，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。是时，史弘肇为都指挥使，与宰相、枢密使并执国政，

而弘肇尤专任，以至于亡。语曰：“涓涓不绝，流为江河。荧荧不灭，炎炎奈何？”可不戒哉！然是时，方镇各自有兵，天子亲军犹不过京师之兵而已。今方镇名存而实亡，六军诸卫又益以废，朝廷无大将之职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属侍卫司矣。则为都指挥使者，其权岂不益重哉！亲军之号，始于明宗，其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，亦亲军也，皆不见其更置之始。今天下之兵，分属此两司矣。

### 药彦稠

药彦稠，沙陀三部落人也。初为骑将，明宗即位，拜澄州刺史。从王晏球破王都定州，迁侍卫步军都虞候，领寿州节度使。安重诲矫诏遣河中指挥使杨彦温逐其节度使潞王从珂。以彦稠为招讨使，明宗疑彦温有所说，戒彦稠得彦温毋杀，将讯之。彦稠希重诲旨，杀彦温以灭口，明宗大怒，然不之罪也。长兴中，为静难军节度使，党项阿埋、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，邀杀回鹘使者，明宗遣彦稠与灵武康福会兵击之，阿埋等亡窜山谷。明宗以谓党项知惧，可加约束而绥抚之。使者未至，彦稠等自牛儿族入白鱼谷，尽诛其族，获其大首领连香等，遣人上捷。明宗谓其使者曰：“吾诛党项，非有所利也。凡军中所获，悉与士卒分之，毋以进奉为名，重敛军士也。”已而彦稠以党项所掠回鹘进奉玉两团及遗秦王金装胡录等来献，明宗曰：“吾已语彦稠矣，不可失信。”因悉以赐彦稠。又逐盐州诸戎，取其所掠男女千余人。

潞王从珂反，彦稠为招讨副使。王思同兵溃，彦稠与思同俱东走，为潞王兵所得，囚之华州狱，已而杀之。晋高祖立，

贈侍中。

## 唐臣传第十六

### 豆卢革

豆卢革，父瓚，唐舒州刺史。豆卢为世名族，唐末天下乱，革避地之中山，唐亡，为王处直掌书记。庄宗在魏，议建唐国，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，以革名家子，召为行台左丞相。庄宗即位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革虽唐名族，而素不学问，除拜官吏，多失其序，常为尚书郎萧希甫驳正，革颇患之。庄宗已灭梁，革乃荐韦说为相。说，唐末为殿中侍御史，坐事贬南海，后事梁为礼部侍郎。革以说能知前朝事，故引以佐己，而说亦无学术，徒以流品自高。

是时，庄宗内畏刘皇后，外惑宦官、伶人，郭崇韬虽尽忠于国，而亦无学术，革、说俯仰默默无所为，唯诺崇韬而已。唐、梁之际，仕宦遭乱奔亡，而吏部铨文书不完，因缘以为奸利，至有私鬻告敕，乱易昭穆，而季父、母舅反拜侄、甥者，崇韬请论以法。是时唐新灭梁，朝廷纪纲未立，议者以为宜革以渐，而崇韬疾恶太甚，果于必行，说、革心知其未可，而不能有所建言。是岁冬，选人吴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，事发，延皓及选吏尹玖皆坐死，尚书左丞判吏部铨崔沂等皆贬，说、革诣阁门待罪。由是一以新法从事，往往以伪滥驳放而毙踣羁旅、号哭道路者，不可胜数。及崇韬死，说乃教门人上书言其事，而议者亦以罪之。

是岁，大水，四方地连震，流民殍死者数万人，军士妻子皆采稻以食。庄宗日以责三司使孔谦，谦不知所为。枢密小吏段徊曰：“臣尝见前朝故事，国有大故，则天子以硃书御札问宰相。水旱，宰相职也。”庄宗乃命学士草诏，手自书之，以问革、说。革、说不能对，第曰：“陛下威德著于四海，今西兵破蜀，所得珍宝亿万，可以给军。水旱，天之常道，不足忧也。”革自为相，遭天下多故，而方服丹砂炼气以求长生，尝呕血数日，几死。二人各以其子为拾遗，父子同省，人以为非，遽改佗官，而革以说子为弘文馆学士，说以革子为集贤院学士。

庄宗崩，革为山陵使，庄宗已祔庙，革以故事当出镇，乃还私第，数日未得命，而故人宾客趣使入朝。枢密使安重诲诟之于朝曰：“山陵使名尚在，不俟改命，遽履新朝，以我武人可欺邪！”谏官希旨，上疏诬革纵田客杀人，说坐与邻人争井，遂俱罢。革贬辰州刺史，说淑州刺史，所在驰驿发遣。宰相郑珣、任圜三上章，请毋行后命，不报。革复坐请俸私自入，说卖官与选人，责授革费州司户参军，说夷州司户参军，皆员外置同正员。已而窜革陵州，说合州，皆长流百姓。

初，说尝以罪窜之南海，遇赦，还寓江陵，与高季兴相知，及为相，常以书币相问遗。唐兵伐蜀，季兴请以兵入三峡，庄宗许之，使季兴自取夔、忠、万、归、峡等州为属郡。及破蜀，季兴无功，而唐用佗将取五州。明宗初即位，季兴数请五州，以谓先帝所许，朝廷不得已而与之。及革、说再贬，因以其事归罪二人。天成二年夏，诏陵、合州刺史监赐自尽。

革子升，说子涛，皆官至尚书郎，坐其父废。至晋天福初，涛为尚书膳部员外郎，卒。

## 卢程

卢程，不知其世家何人也。唐昭宗时，程举进士，为盐铁出使巡官。唐亡，避乱燕、赵，变服为道士，游诸侯间。豆卢革为王处直判官，卢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，二人皆故唐时名族，与程门地相等，因共荐之以为河东节度推官。庄宗尝召程草文书，程辞不能。其后战胡柳，掌书记王诚歿于阵，庄宗还军太原，置酒谓监军张承业曰：“吾以卮酒辟一书记于坐。”因举卮属巡官冯道。程位在道上，以尝辞不能，故不用，而迁程支使。程大恨曰：“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兒邪！”

庄宗已即位，议择宰相，而卢汝弼、苏循已死，次节度判官卢质当拜，而质不乐行事，乃言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，可以为相，庄宗以程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是时，朝廷新造，百度未备，程、革拜命之日，肩舆导从，喧呼道中。庄宗闻其声以问左右，对曰：“宰相檐子入门。”庄宗登楼视之，笑曰：“所谓似是而非者也。”

程奉皇太后册，自魏至太原，上下山险，所至州县，驱役丁夫，官吏迎拜，程坐肩舆自若，少忤其意，必加笞辱。人有假驴夫于程者，程帖兴唐府给之，府吏启无例，程怒笞吏背。少尹任圜，庄宗姊婿也，诣程诉其不可。程戴华阳巾，衣鹤氅，据几决事，视圜骂曰：“尔何虫豸，恃妇家力也！宰相取给州县，何为不可！”圜不对而去，夜驰至博州见庄宗。庄宗大怒，谓郭崇韬曰：“朕误相此痴物，敢辱予九卿！”趣令自尽，崇韬亦欲杀之，赖卢质力解之，乃罢为右庶子。庄宗入洛，程于路坠马，中风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## 任圜

任圜，京兆三原人也。为人明敏，善谈辩，见者爱其容止，及闻其论议纵横，益皆悚动。李嗣昭节度昭义，辟圜观察支使。梁兵筑夹城围潞州，逾年而晋王薨，晋兵救潞者皆解去。嗣昭危甚，问圜去就之计，圜劝嗣昭坚守以待，不可有二心。已而庄宗攻破梁夹城，闻圜为嗣昭画守计，甚嘉之，由是益知名。其后嗣昭与庄宗有隙，圜数奉使往来，辨释谗构，嗣昭卒免于祸，圜之力也。嗣昭从庄宗战胡柳，击败梁兵，圜颇有功，庄宗劳之曰：“儒士亦破体邪？仁者之勇，何其壮也！”

张文礼弑王镕，庄宗遣嗣昭讨之。嗣昭战歿，圜代将其军，号令严肃。既而文礼子处球等闭城坚守，不可下，圜数以祸福谕镇人，镇人信之。圜尝拥兵至城下，处球登城呼圜曰：“城中兵食俱尽，而久抗王师，若泥首自归，惧无以塞责，幸公见哀，指其生路。”圜告之曰：“以子先人，固难容贷，然罚不及嗣，子可从轻。其如拒守经年，伤吾大将，一朝困竭，方布款诚，以此计之，子亦难免。然坐而待毙，曷若伏而俟命？”处球流涕曰：“公言是也！”乃遣子送状乞降，人皆称圜其言不欺。既而佗将攻破镇州，处球虽见杀，而镇之吏民以尝乞降，故得保其家族者甚众。

其后以镇州为北京，拜圜工部尚书，兼真定尹、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，为政有惠爱。明年，郭崇韬兼领成德军节度使，改圜行军司马，仍知真定府事。圜与崇韬素相善，又为其司马，崇韬因以镇州事托之，而圜多所违异。初，圜推官张彭为人倾险贪黩，圜不能察，信任之，多为其所卖。及崇韬领镇，彭为圜谋隐其公廨钱。庄宗遣宦者选故赵王时宫人百余，有许氏者

尤有色，彭贖守者匿之。后事觉，召彭诣京师，将罪之，彭惧，悉以前所隐公钱簿书献崇韬，崇韬深德彭，不杀，由是与圜有隙。同光三年，圜罢司马，守工部尚书。

魏王继岌暨崇韬伐蜀，惧圜攻己于后，乃辟圜参魏王军事。蜀灭，表圜黔南节度使，圜恳辞不就。继岌杀崇韬，以圜代将其军而旋。康延孝反，继岌遣圜将三千人，会董璋、孟知祥等兵，击败延孝于汉州，而魏王先至渭南，自杀，圜悉将其军以东。明宗嘉其功，拜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判三司。是时，明宗新诛孔谦，圜选辟才俊，抑绝侥幸，公私给足，天下便之。

是秋，韦说、豆卢革罢相，圜与安重诲、郑珣、孔循议择当为相者，圜意属李琪，而珣、循雅不欲琪为相，谓重诲曰：“李琪非无文艺，但不廉耳！宰相，端方有器度者足以为之，太常卿崔协可也。”重诲以为然。它日，明宗问谁可相者，重诲即以协对。圜前争曰：“重诲未谙朝廷人物，为人所卖。天下皆知崔协不识文字，而虚有仪表，号为‘没字碑’。臣以陛下误加采擢，无功幸进，此不知书，以臣一人取笑足矣，相位有几，岂容更益笑端？”明宗曰：“宰相重位，卿等更自详审。然吾在藩时，识易州刺史韦肃，世言肃名家子，且待我甚厚，置之此位可乎？肃或未可，则冯书记先朝判官，称为长者，可以相矣！”冯书记者，道也。议未决，重诲等退休于中兴殿廊下，孔循不揖，拂衣而去，行且骂曰：“天下事一则任圜，二则任圜，圜乃何人！”圜谓重诲曰：“李琪才艺，可兼时辈百人，而谗夫巧沮，忌害其能，若舍琪而相协，如弃苏合之丸而取蜣良之转也！”重诲笑而止。然重诲终以循言为信，居月余，协与冯道皆拜相。协在相位数年，人多嗤其所为，然圜与重诲交恶自协始。

故事，使臣出四方，皆自户部给券，重诲奏请自内出，圜

以故事争之，不能得，遂与重诲辨于帝前，圜声色俱厉。明宗罢朝，后宫嫔御迎前问曰：“与重诲论者谁？”明宗曰：“宰相也。”宫人奏曰：“妾在长安，见宰相奏事，未尝如此，盖轻大家耳！”明宗由是不悦，而使臣给券卒自内出，圜益愤沮。重诲尝过圜，圜出妓，善歌而有色，重诲欲之，圜不与，由是二人益相恶。而圜遽求罢职，乃罢为太子少保。圜不自安，因请致仕，退居于磁州。

硃守殷反于汴州，重诲诬圜与守殷连谋，遣人矫制杀之。圜受命怡然，聚族酣饮而死。明宗知而不问，为下诏，坐圜与守殷通书而言涉怨望。愍帝即位，赠圜太傅。

## 赵凤

赵凤，幽州人也，少以儒学知名。燕王刘守光时，悉黥燕人以为兵，凤惧，因髡为僧，依燕王弟守奇自匿。守奇奔梁，梁以守奇为博州刺史，凤为其判官。守奇卒，凤去为郢州节度判官。晋取郢州，庄宗闻凤名，得之喜，以为扈銮学士。庄宗即位，拜凤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

庄宗及刘皇后幸河南尹张全义第，酒酣，命皇后拜全义为父。明日，遣宦者命学士作笺上全义，以父事之，凤上书极言其不可。全义养子郝继孙犯法死，宦官、伶人冀其赏财，固请籍没，凤又上书言：“继孙为全义养子，不宜有别籍之财，而于法不至籍没，刑人利财，不可以示天下。”是时，皇后及群小用事，凤言皆不见纳。

明宗武君，不通文字，四方章奏，常使安重诲读之。重诲亦不知书，奏读多不称旨。孔循教重诲求儒者置之左右，而两

人皆不知唐故事，于是置端明殿学士，以冯道及凤为之。

凤好直言而性刚强，素与任圜善，自圜为相，颇荐进之。初，端明殿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下，而结衔又在官下。明年，凤迁礼部侍郎，因讽圜升学士于官上，又诏班在翰林学士上。圜为重诲所杀，而诬以谋反。是时，重诲方用事，虽明宗不能诘也，凤独号哭呼重诲曰：“任圜天下义士，岂肯谋反！而公杀之，何以示天下？”重诲惭不能对。

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，庄宗尤信重之，以为北京巡官。明宗为内衙指挥使，重诲欲试玄豹，乃使佗人与明宗易服，而坐明宗于下坐，召玄豹相之，玄豹曰：“内衙，贵将也，此不足当之。”乃指明宗于下坐曰：“此是也！”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。明宗即位，思玄豹以为神，将召至京师，凤谏曰：“好恶，上所慎也。今陛下神其术而召之，则倾国之人，皆将奔走吉凶之说，转相惑乱，为患不细。”明宗遂不复召。

诛守殷反，明宗幸汴州，守殷已诛，又诏幸鄴。是时，从驾诸军方自河南徙家至汴，不欲北行，军中为之汹汹。而定州王都以为天子幸汴州诛守殷，又幸鄴以图己，因疑不自安。宰相率百官诣阁，请罢幸鄴，明宗不听，人情大恐，群臣不复敢言。凤手疏责安重诲，言甚切直，重诲以白，遂罢幸。

有僧游西域，得佛牙以献，明宗以示大臣。凤言：“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，请验其真伪。”因以斧斫之，应手而碎。是时，宫中施物已及数千，因凤碎之乃止。

天成四年夏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秘书少监于峤者，自庄宗时与凤俱为翰林学士，而峤亦讷直敢言，与凤素善。及凤已贵，而峤久不迁，自以材名在凤上而不用，因与萧希甫数非斥时政，尤诋訾凤，凤心衔之，未有以发。而峤与邻家争水窦，为安重诲所怒，凤即左迁峤秘书少监。峤因被酒

往见凤，凤知其必不逊，乃辞以沐发，峤诟直吏，又溺于从者直卢而去。省吏白凤，峤溺于客次，且诟凤。凤以其事闻，明宗下诏夺峤官，长流武州百姓，又流振武，天下冤之。

其后安重诲为边彦温等告变，明宗诏彦温等廷诘，具伏其诈，即斩之。后数日，凤奏事中兴殿，启曰：“臣闻奸人有诬重诲者。”明宗曰：“此闲事，朕已处置之，卿可无问也。”凤曰：“臣所闻者，系国家利害，陛下不可以为闲。”因指殿屋曰：“此殿所以尊严宏壮者，栋梁柱石之所扶持也，若折其一栋，去其一柱，则倾危矣。大臣，国之栋梁柱石也，且重诲起微贱，历艰危，致陛下为中兴主，安可使奸人动摇！”明宗改容谢之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族彦温等三家。

其后重诲得罪，群臣无敢言者，独凤数言重诲尽忠。明宗以凤为朋党，罢为安国军节度使。凤在镇所得俸禄，悉以分将校宾客。废帝入立，召为太子太保。病足居于家，疾笃，自筮，投箸而叹曰：“吾家世无五十者，又皆穷贱，吾今寿过其数而富贵，复何求哉！”清泰二年卒于家。

## 李袭吉

李袭吉，父图，洛阳人，或曰唐相林甫之后也。乾符中，袭吉举进士，为河中节度使李都推盐判官。后去之晋，晋王以为榆次令，遂为掌书记。袭吉博学，多知唐故事。迁节度副使，官至谏议大夫。晋王与梁有隙，交兵累年，后晋王数困，欲与梁通和，使袭吉为书谕梁，辞甚辨丽。梁太祖使人读之，至于“毒手尊拳，交相于暮夜，金戈铁马，蹂践于明时”，叹曰：“李公僻处一隅，有士如此，使吾得之，傅虎以翼也！”顾其

从事敬翔曰：“善为我答之。”及翔所答，书辞不工，而袭吉之书，多传于世。袭吉为人恬淡，以文辞自娱，天祐三年卒。以卢汝弼代为副使。

汝弼工书画，而文辞不及袭吉。其父简求为河东节度使，为唐名家，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。晋王薨，庄宗嗣为晋王，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。十八年，卒。

庄宗即位，赠袭吉礼部尚书、汝弼兵部尚书。

## 张宪

张宪，字允中，晋阳人也。为人沈静寡欲，少好学，能鼓琴饮酒。庄宗素知其文辞，以为天雄军节度使掌书记。庄宗即位，拜工部侍郎、租庸使，迁刑部侍郎、判吏部铨、东都副留守。宪精于吏事，甚有能政。

庄宗幸东都，定州王都来朝，庄宗命宪治鞠场，与都击鞠。初，庄宗建号于东都，以鞠场为即位坛，于是宪言：“即位坛，王者所以兴也。汉鄠南、魏繁阳坛，至今皆在，不可毁。”乃别治宫西为鞠场，场未成，庄宗怒，命两虞候亟毁坛以为场。宪退而叹曰：“此不祥之兆也！”

初，明宗北伐契丹，取魏铠仗以给军，有细铠五百，宪遂给之而不以闻。庄宗至魏，大怒，责宪驰自取之，左右谏之乃止。又问宪库钱几何。宪上库簿有钱三万缗，庄宗益怒，谓其嬖佞史彦琼曰：“我与群臣饮博，须钱十余万，而宪以故纸给我。我未渡河时，库钱常百万缗，今复何在？”彦琼为宪解之乃已。

郭崇韬伐蜀，荐宪可任为相，而宦官、伶人不欲宪在朝廷，

枢密承旨段徊曰：“宰相在天子面前，事有非是，尚可改作，一方之任，苟非其人，则为患不细。宪材诚可用，不如任以一方。”乃以为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。

赵在礼作乱，宪家在魏州，在礼善待其家，遣人以书招宪，宪斩其使，不发其书而上之。庄宗遇弑，明宗入京师，太原犹未知，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。左右告宪曰：“今魏兵南向，主上存亡未可知，存霸之来无诏书，而所乘马断其鞅，岂非战败者乎！宜拘之以俟命。”宪曰：“吾本书生，无尺寸之功，而人主遇我甚厚，岂有怀二心以幸变，第可与之俱死尔！”宪从事张昭远教宪奉表明宗以劝进，宪涕泣拒之。已而存霸削发，见北京巡检符彦超，愿为僧以求生，彦超麾下兵大噪，杀存霸。宪出奔沂州，亦见杀。

呜呼！予于死节之士，得三人而失三人焉。巩廷美、杨温之死，予既已哀之。至于张宪之事，尤为之痛惜也。予于旧史考宪事实，而永王存霸、符彦超与宪传所书始末皆不同，莫得而考正。盖方其变故仓卒之时。传者失之尔。然要其大节，亦可以见也，宪之志诚可谓忠矣。当其不顾其家，绝在礼而斩其使，涕泣以拒昭远之说，其志甚明。至其欲与存霸俱死，及存霸被杀，反弃太原而出奔，然犹不知其心果欲何为也。而旧史书宪坐弃城而赐死，予亦以为不然。予之于宪固欲成其美志，而要在宪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，故不得列于死节也。

## 萧希甫

萧希甫，宋州人也。为人有机辩，多矫激，少举进士，为梁开封尹袁象先掌书记。象先为青州节度使，以希甫为巡官。

希甫不乐，乃弃其母妻，变姓名，亡之镇州，自称青州掌书记，谒赵王王镠。镠以希甫为参军，尤不乐，居岁余，又亡之易州，削发为僧，居百丈山。庄宗将建国于魏，置百官，求天下隐逸之士，幽州李绍宏荐希甫为魏州推官。

庄宗即帝位，欲以知制诰，有诏定内宴仪，问希甫：“枢密使得坐否？”希甫以为不可。枢密使张居翰闻之怒，谓希甫曰：“老夫历事三朝天子，见内宴数百，子本田舍儿，安知宫禁事？”希甫不能对。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齿。宰相豆卢革等希宦官旨，共排斥之，以为驾部郎中，希甫矢志，尤快快。

庄宗灭梁，遣希甫宣慰青齐，希甫始知其母已死，而妻袁氏亦改嫁矣。希甫乃发哀服丧，居于魏州，人有引汉李陵书以讥之曰：“老母终堂，生妻去室。”时皆传以为笑。

明宗即位，召为谏议大夫。是时，复置匭函，以希甫为使，希甫建言：“自兵乱相乘，王纲大坏，侵欺凌夺，有力者胜。凡略人之妻女，占人之田宅，奸脏之吏，刑狱之冤者，何可胜纪？而匭函一出，投诉必多，至于功臣贵戚，有不得绳之以法者。”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，大辟已上，皆赦除之，然后出匭函以示众。初，明宗欲以希甫为谏议大夫，豆卢革、韦说颇沮难之。其后革、说为安重诲所恶，希甫希旨，诬奏：“革纵田客杀人，而说与邻人争井，并有宝货。”有司推劾，井中惟破釜而已，革、说终皆贬死。明宗赐希甫帛百匹、粟麦三百石，拜左散骑常侍。

希甫性褊而躁进，尝遣人夜叩宫门上变，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军谋反，诘旦，追问无状，斩筠，军士诣安重诲求希甫啖之。是时，明宗将有事于南郊，前斋一日，群臣习仪于殿廷，宰相冯道、赵凤，河南尹秦王从荣，枢密使安重诲候班于月华门外。希甫与两省班先入，道等坐廓下不起，既出，希甫召堂

头直省朝堂驱使官，责问宰相、枢密见两省官何得不起，因大诟詈。是夜，托疾还第。月余，坐告李筠事动摇军众，贬岚州司户参军，卒于贬所。

## 刘赞

刘赞，魏州人也。父玘为县令，赞始就学，衣以青布衫襦，每食则玘自肉食，而别以蔬食食赞于床下，谓之曰：“肉食，君之禄也，尔欲之，则勤学问以干禄；吾肉非尔之食也。”由是赞益力学，举进士，为罗绍威判官，去为租庸使赵岩巡官，又为孔谦盐铁判官。明宗时，累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。守官以法，权豪不可干以私。

是时，秦王从荣握兵而骄，多过失，言事者请置师傅以辅道之。大臣畏王，不敢决其事，因请王得自择，秦王即请赞，乃拜赞秘书监，为秦王傅。赞泣曰：“祸将至矣！”秦王所请王府元帅官属十余人，类多浮薄倾险之徒，日献谀谄以骄王，独赞从容讽谏，率以正道。秦王尝命宾客作文于坐中，赞自以师傅，耻与群小比伍，虽操笔勉强，有不悦之色。秦王恶之，后戒左右赞来不得通，赞亦不往，月一至府而已，退则杜门不交人事。

已而秦王果败死，唐大臣议王属官当坐者，冯道曰：“元帅判官任赞与秦王非素好，而在职不逾月，詹事王居敏及刘赞皆以正直为王所恶，河南府判官司徒诒病告家居久，皆宜不与其谋。而谂议参军高辇与王最厚，辇法当死，其余可次第原减。”硃弘昭曰：“诸公不知其意尔，使秦王得入光政门，当待赞等如何？吾徒复有家族邪！且法有首从，今秦王夫妇男女皆

死，而赞等止其一身幸矣！”道等难之。而冯赞亦争不可，赞等乃免死。于是论高辇死，而任赞等十七人皆长流。

初，赞闻秦王败，即白衣驾驴以俟，人有告赞夺官而已，赞曰：“岂有天子冢嗣见杀，而宾僚夺官者乎，不死幸矣！”已而赞长流岚州百姓。清泰二年，诏归田里，行至石会关，病卒。

## 何瓚

何瓚，闽人也，唐末举进士及第。庄宗为太原节度使，辟为判官。庄宗每出征伐，留张承业守太原，承业卒，瓚代知留守事。瓚为人明敏，通于吏事，外若疏简而内颇周密。庄宗建大号于鄴都，拜瓚谏议大夫，瓚虑庄宗事不成，求留守北京。瓚与明宗有旧，明宗即位，召还，见于内殿，劳问久之，已而以瓚为西川节度副使。是时，孟知祥已有二志，方以副使赵季良为心腹，闻瓚代之，亟奏留季良，遂改瓚行军司马。瓚耻于自辞，不得已而往，明宗赐予甚厚。初，知祥在北京为马步军都虞候，而瓚留守太原，知祥以军礼事瓚，瓚常绳以法，知祥初不乐，及瓚为司马，犹勉待之甚厚。知祥反，罢瓚司马，置之私第，瓚饮恨而卒。

## 晋臣传第十七

### 桑维翰

桑维翰，字国侨，河南人也。为人丑怪，身短而面长，常临鉴以自奇曰：“七尺之身，不如一尺之面。”慨然有志于公辅。初举进士，主司恶其姓，以“桑”“丧”同音。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，可以从佗求仕者，维翰慨然，乃著《日出扶桑赋》以见志。又铸铁砚以示人曰：“砚弊则改而佗仕。”卒以进士及第。晋高祖辟为河阳节度掌书记，其后常以自从。

高祖自太原徙天平，不受命，而有异谋，以问将佐，将佐皆恐惧不敢言，独维翰与刘知远赞成之，因使维翰为书求援于契丹。耶律德光已许诺，而赵德钧亦以重赂啖德光，求助己以篡唐。高祖惧事不果，乃遣维翰往见德光，为陈利害甚辩，德光意乃决，卒以灭唐而兴晋，维翰之力也。高祖即位，以维翰为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、知枢密院事，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枢密使。天福四年，出为相州节度使，岁余，徙镇泰宁。

吐浑白承福为契丹所迫，附镇州安重荣以归晋，重荣因请与契丹绝好，用吐浑以攻之。高祖重违重荣，意未决。维翰上疏言契丹未可与争者七，高祖召维翰使者至卧内，谓曰：“北面之事，方挠吾胸中，得卿此疏，计已决矣，可无忧也。”维翰又劝高祖幸鄴都。七年，高祖在鄴，维翰来朝，徙镇晋昌。

出帝即位，召拜侍中。而景延广用事，与契丹绝盟，维翰言不能入，乃阴使人说帝曰：“制契丹而安天下，非用维翰不可。”乃出延广于河南，拜维翰中书令，复为枢密使，封魏国公，事无巨细，一以委之。数月之间，百度浸理。初，李瀚为翰林学士，好饮而多酒过，高祖以为浮薄。天福五年九月，诏废翰林学士，按《唐六典》归其职于中书舍人，而端明殿学士、枢密院学士皆废。及维翰为枢密使，复奏置学士，而悉用亲旧为之。

维翰权势既盛，四方赂遗，岁积巨万。内客省使李彦韬、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，共谗之。帝欲骤黜维翰，大臣刘昫、李崧皆以为不可，卒以玉为枢密使，既而以为相，维翰日益见疏。帝饮酒过度得疾，维翰遣人阴白太后，请为皇弟重睿置师傅。帝疾愈，知之，怒，乃罢维翰以为开封尹。维翰遂称足疾，稀复朝见。

契丹屯中渡，破栾城，杜重威等大军隔绝，维翰曰：“事急矣！”乃见冯玉等计事，而谋不合。又求见帝，帝方调鹰于苑中，不暇见，维翰退而叹曰：“晋不血食矣！”

自契丹与晋盟，始成于维翰，而终败于景延广，故自兵兴，契丹凡所书檄，未尝不以此两人为言。耶律德光犯京师，遣张彦泽遗太后书，问此两人在否，可使先来。而帝以继翰尝议毋绝盟而已违之也，不欲使维翰见德光，因讽彦泽图之，而彦泽亦利其货产。维翰状貌既异，素以威严自持，晋之老将大臣，见者无不屈服，彦泽以骁捍自矜，每往候之，虽冬月未尝不流汗。初，彦泽入京师，左右劝维翰避祸，维翰曰：“吾为大臣，国家至此，安所逃死邪！”安坐府中不动。彦泽以兵入，问：“维翰何在？”维翰厉声曰：“吾，晋大臣，自当死国，安得无礼邪！”彦泽股栗不敢仰视，退而谓人曰：“吾不知桑维翰

何如人，今日见之，犹使人恐惧如此，其可再见乎？”乃以帝命召维翰。维翰行，遇李崧，立马而语，军吏前白维翰，请赴侍卫司狱。维翰知不免，顾崧曰：“相公当国，使维翰独死？”崧惭不能对。是夜，彦泽使人缢杀之，以帛加颈，告德光曰：“维翰自缢。”德光曰：“我本无心杀维翰，维翰何必自致。”德光至京师，使人检其尸，信为缢死，乃以尸赐其家，而货财悉为彦泽所掠。

## 景延广

景延广，字航川，陕州人也。父建善射，尝教延广曰：“射不入铁，不如不发。”由是延广以挽强见称。事梁邵王友诲，友诲谋反被幽，延广亡去。后从王彦章战中都，彦章败，延广身被数创，仅以身免。

明宗时，硃守殷以汴州反，晋高祖为六军副使，主诛从守殷反者。延广为汴州军校当诛，高祖惜其才，阴纵之使亡，后录以为客将。高祖即位，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，领果州团练使，从领宁江军节度使。天福四年，出镇义成，又徙保义，复召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，徙镇河阳三城，迁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天平。

高祖崩，出帝立，延广有力，颇伐其功。初，出帝立，晋大臣议告契丹，致表称臣，延广独不肯，但致书称孙而已，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夺。契丹果怒，数以责晋，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莹曰：“先皇帝北朝所立，今卫子中国自册，可以为孙，而不可为臣。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，翁要战则来，佗日不禁孙子，取笑天下。”莹知其言必起两国之争，惧后无以取信也，

因请载于纸，以备遗忘。延广敕吏具载以授莹，莹藏其书衣领中以归，具以延广语告契丹，契丹益怒。

天福八年秋，出帝幸大年庄还，置酒延广第。延广所进器服、鞍马、茶床、椅榻皆裹金银，饰以龙凤。又进帛五千匹，绵一千四百两，马二十二匹，玉鞍、衣裘、犀玉、金带等，请赐从官，自皇弟重睿，下至伴食刺史、重睿从者各有差。帝亦赐延广及其母、妻、从事、押衙、孔目官等称是。时天下旱、蝗，民饿死者岁十数万，而君臣穷极奢侈以相夸尚如此。

明年春，契丹入寇，延广从出帝北征为御营使，相拒澶、魏之间。先锋石公霸遇虜于戚城，高行周、符彦卿兵少不能救，驰骑促延广益兵，延广按兵不动。三将被围数重，帝自御军救之，三将得出，皆泣诉。然延广方握亲兵，恃功恣横，诸将皆由其节度，帝亦不能制也。契丹尝呼晋人曰：“景延广唤我来，何不速战？”是时，诸将皆力战，而延广未尝见敌。契丹已去，延广独闭壁不敢出。自延广一言而契丹与晋交恶，凡号令征伐一出延广，晋大臣皆不得与，故契丹凡所书檄，未尝不以延广为言。契丹去，出帝还京师，乃出延广为河南尹，留守西京。明年，出帝幸澶渊，以延广从，皆无功。

延广居洛阳，郁郁不得志。见晋日削，度必不能支契丹，乃为长夜之饮，大治第宅，园置妓乐，惟意所为。后帝亦追悔，遣供奉官张晖奉表称臣以求和，德光报曰：“使桑维翰、景延广来，而割镇、定与我，乃可和。”晋知其不可，乃止。契丹至中渡，延广屯河阳，闻杜重威降，乃还。

德光犯京师，行至相州，遣骑兵数千杂晋军渡河趋洛，以取延广，戒曰：“延广南奔吴，西走蜀，必追而取之。”而延广顾虑其家，未能引决，虜骑奄至，乃与从事阎丕驰骑见德光于封丘，并丕见锁。延广曰：“丕，臣从事也，以职相随，何

罪而见锁？”丕乃得释。德光责延广曰：“南北失欢，皆因尔也。”召乔莹质其前言，延广初不服，莹从衣领中出所藏书，延广乃服。因以十事责延广，每服一事，授一牙筹，授至八筹，延广以面伏地，不能仰视，遂叱而锁之。将送之北行，至陈桥，止民家。夜分，延广伺守者殆，引手扼吭而死，时年五十六。汉高祖时，赠侍中。

呜呼，自古祸福成败之理，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！其始以契丹而兴，终为契丹所灭。然方其以逆抗顺，大事未集，孤城被围，外无救援，而徒将一介之命，持片舌之强，能使契丹空国兴师，应若符契，出危解难，遂成晋氏，当是之时，维翰之力为多。及少主新立，衅结兵连，败约起争，发自延广。然则晋氏之事，维翰成之，延广坏之，二人之用心者异，而其受祸也同，其故何哉？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，常见其祸，未见其福也。可不戒哉！可不戒哉！

## 吴峦

吴峦，字宝川，郢州卢县人也。少举明经不中，清泰中为大同沙彦珣节度判官。晋高祖起太原，召契丹为援，契丹过云州，彦珣出城迎谒，为契丹所虏。城中推峦主州事，峦即闭门拒守，契丹以兵围之。高祖入立，以云州入于契丹，而峦犹守城不下，契丹围之凡七月。高祖义峦所为，乃以书告契丹，使解兵去。高祖召峦，以为武宁军节度副使、谏议大夫、复州防御使。

出帝即位，与契丹绝盟，河北诸州皆警，以谓贝州水陆之冲，缓急可以转饷，乃积刍粟数十万，以王令温为永清军节度

使。令温牙将邵珂，素骄很难制，令温夺其职。珂闲居无繆，乃阴使人亡入契丹，言贝州积粟多而无兵守，可取。令温以事朝京师，心颇疑珂，乃质其子崇范以自随。晋大臣以峦前守云州七月，契丹不能下，乃遣峦驰驿代令温守贝州。峦善抚士卒，会天大寒，裂其帷幄以衣士卒，士卒皆爱之。珂因求见峦，愿自效，峦推心信之。开运元年正月，契丹南寇，围贝州，峦命珂守南门。契丹围三日，四面急攻之，峦从城上投薪草焚其梯冲殆尽。已而珂自南门引契丹入，峦守东门方战，而左右报珂反，峦顾城中已乱，即投井死。而令温家属为契丹所虏，出帝悯之，以令温为武胜军节度使，后累历方镇，周显德中卒。令温，瀛州河间人也。

## 汉臣传第十八

### 苏逢吉

苏逢吉，京兆长安人也。汉高祖镇河东，父悦为高祖从事，逢吉常代悦作奏记，悦乃言之高祖。高祖召见逢吉，精神爽秀，怜之，乃以为节度判官。高祖性素刚严，宾佐稀得请见，逢吉独入，终日侍立高祖书阁中。两使文簿盈积，莫敢通，逢吉辄取内之怀中，伺高祖色可犯时以进之，高祖多以为可，以故甚爱之。然逢吉为人贪诈无行，喜为杀戮。高祖尝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狱囚以祈福，谓之“静狱。”逢吉入狱中阅囚，无轻重曲直悉杀之，以报曰：“狱静矣。”

高祖建号，拜逢吉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时，制度草创，朝廷大事皆出逢吉，逢吉以为己任。然素不学问，随事裁决，出其意见，是故汉世尤无法度，而不施德政，民莫有所称焉。高祖既定京师，逢吉与苏禹珪同在中书，除吏多违旧制。逢吉尤纳货赂，市权鬻官，谤者喧哗。然高祖方倚信二人，故莫敢有告者。凤翔李永吉初朝京师，逢吉以永吉故秦王从 严子，家世王侯，当有奇货，使人告永吉，许以一州，而求其先王玉带，永吉以无为解，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带，直数千缗，责永吉偿之；前客省使王筠自晋未使楚，至是还，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赂，遣人求之，许以一州，筠怏怏，以其囊装之半献之。而皆不得州。

晋相李崧从契丹以北，高祖入京师，以崧第赐逢吉，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，逢吉遂皆取之。崧自北还，因以宅券献逢吉，逢吉不悦，而崧子弟数出怨言。其后，逢吉乃诱人告崧与弟屿、义等，下狱，崧款自诬伏：“与家僮二十人，谋因高祖山陵为乱。”狱上中书，逢吉改“二十人”为“五十人”，遂族崧家。

是时，天下多盗，逢吉自草诏书下州县，凡盗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。或谓逢吉曰：“为盗族诛，已非王法，况邻保乎！”逢吉辄以为是非，不得已，但去族诛而已。于是郢州捕贼使者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。卫州刺史叶仁鲁闻部有盗，自帅兵捕之。时村民十数共逐盗，入于山中，盗皆散走。仁鲁从后至，见民捕盗者，以为贼，悉擒之，断其脚筋，暴之山麓，宛转号呼，累日而死。闻者不胜其冤，而逢吉以仁鲁为能，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。

逢吉已贵，益为奢侈，谓中书堂食为不可食，乃命家厨进羞，日极珍善。继母死，不服丧。妻武氏卒，讽百官及州镇皆输绫绢为丧服。武氏未期，除其诸子为官。有庶兄自外来，未白逢吉而见其诸子，逢吉怒，托以佗事告于高祖，杖杀之。

逢吉尝从高祖征鄴，数使酒辱周太祖于军中，太祖恨之。其后隐帝立，逢吉素善李涛，讽涛请罢太祖与杨邠枢密。李太后怒涛离间大臣，罢涛相，以杨邠兼平章事，事悉关决。逢吉、禹珪由是备位而已。乾祐二年，加拜司空。

周太祖镇鄴，不落枢密使，逢吉以谓枢密之任，方镇带之非便，与史弘肇争，于是卒如弘肇议。弘肇怨逢吉异己，已而会饮王章第，使酒坐中，弘肇怒甚。逢吉谋求出镇以避之，既而中辍，人问其故，逢吉曰：“苟舍此而去，史公一处分，吾齏粉矣！”

是时，隐帝少年，小人在侧。弘肇等威制人主，帝与左右

李业、郭允明等皆患之。逢吉每见业等，以言激之，业等卒杀弘肇，即以逢吉权知枢密院。方命草麻，闻周太祖起兵，乃止。逢吉夜宿金祥殿东阁，谓司天夏官正王处讷曰：“昨夕未暝，已见李崧在侧，生人接死者，无吉事也。”周太祖至北郊，官军败于刘子陂。逢吉宿七里，夜与同舍酣饮，索刀将自杀，为左右所止。明日与隐帝走赵村，自杀于民舍。周太祖定京师，梟其首，适当李崧被刑之所。广顺初，赐其子西京庄并宅一区。

## 史弘肇

史弘肇，字化元，郑州荥泽人也。为人骁勇，走及奔马。梁末，调民七户出一兵，弘肇为兵，隶开道指挥，选为禁兵。汉高祖典禁兵，弘肇为军校。其后，汉高祖镇太原，使将武节左右指挥，领雷州刺史。高祖建号于太原，代州王晖拒命，弘肇攻破之，以功拜忠武军节度使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

是时契丹北归，留耿崇美攻王守恩于潞州。高祖遣弘肇前行击之，崇美败走，守恩以城归汉。而河阳武行德、泽州翟令奇等，皆迎弘肇自归。弘肇入河阳，高祖从后至，遂入京师。

弘肇为将，严毅寡言，麾下尝少忤意，立梏杀之，军中为股栗，以故高祖起义之初，弘肇行兵所至，秋毫无犯，两京帖然。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归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高祖疾大渐，与杨邠、苏逢吉等同授顾命。

隐帝时，河中李守贞、凤翔王景崇、永兴赵思绾等皆反，关西用兵，人情恐惧，京师之民，流言以相惊恐。弘肇出兵警察，务行杀戮，罪无大小皆死。是时太白昼见，民有仰观者，辄腰斩于市。市有醉者忤一军卒，诬其讹言，坐弃市。凡民抵

罪，吏以白弘肇，但以三指示之，吏即腰斩之。又为断舌、决口、斫筋、折足之刑。李崧坐奴告变族诛，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。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，姑息僮奴，而厮养之辈，往往胁制其主。侍卫孔目官解晖狡酷，因缘为奸，民抵罪者，莫敢告诉。燕人何福进有玉枕，直钱十四万，遣僮卖之淮南以鬻茶。僮隐其钱，福进笞责之，僮乃诬告福进得赵延寿玉枕，以遗吴人。弘肇捕治，福进弃市，帐下分取其妻子，而籍其家财。弘肇不喜宾客，尝言：“文人难耐，呼我为卒。”

弘肇领归德，其副使等月率私钱千缗为献。颍州鞠场官鞠温与军将何拯争官务，讼之三司，三司直温。拯诉之弘肇，弘肇以谓颍己属州，而温不先白己，乃追温杀之，连坐者数十人。

周太祖平李守贞，推功群臣，弘肇拜中书令。隐帝自关西罢兵，渐近小人，与后赞、李业等嬉游无度，而太后亲族颇行干托，弘肇与杨邠稍裁抑之。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军职，弘肇辄斩之。帝始听乐，赐教坊使等玉带、锦袍，往谢弘肇，弘肇怒曰：“健儿为国征行者未有偏赐，尔曹何功，敢当此乎！”悉取所赐还官。

周太祖出镇魏州，弘肇议带枢密行，苏逢吉、杨邠以为不可，弘肇恨之。明日，会饮窦贞固第，弘肇厉声举爵属太祖曰：“昨日廷论，何为异同？今日与公饮此。”逢吉与邠亦举大爵曰：“此国家事也，何必介意乎！”遂俱饮爵。弘肇曰：“安朝廷，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剑，若‘毛锥子’安足用哉？”“三司使王章曰：“无‘毛锥子’，军赋何从集乎？”“毛锥子”，盖言笔也。弘肇默然。他日，会饮章第，酒酣，为手势令，弘肇不能为，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弘肇，屡教之。苏逢吉戏曰：“坐有姓阎人，何忧罚爵！”弘肇妻阎氏，酒家倡，以为讥己，大怒，以丑语诟逢吉，逢吉不校。弘肇欲殴之，逢吉先

出。弘肇起索剑欲追之，杨邠泣曰：“苏公，汉宰相，公若杀之，致天子何地乎？”弘肇驰马去，邠送至第而还。由是将相如水火。隐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。

是时，李业、郭允明、后赞、聂文进等用事，不喜执政。而隐帝春秋渐长，为大臣所制，数有忿言，业等乘间谮之，以谓弘肇威震人主，不除必为乱。隐帝颇欲除之。夜闻作坊锻甲声，以为兵至，达旦不寐。由是与业等密谋禁中。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，弘肇与杨邠、王章等入朝，坐广政殿东庑，甲士数十人自内出，擒弘肇、邠、章斩之，并族其三家。

弘肇已死，帝坐崇元殿召君臣，告以弘肇等谋反，君臣莫能对。又召诸军校见于万岁殿，帝曰：“弘肇等专权，使汝曹常忧横死，今日吾得为汝主矣！”军校皆拜。周太祖即位，追封弘肇郑王，以礼归葬。

## 杨邠

杨邠，魏州冠氏人也。少为州掌籍吏，租庸使孔谦领度支，补邠勾押官，历孟、华、郢三州粮料院使。事汉高祖为右都押衙，高祖即位，拜枢密使。邠出于小吏，不喜文士，与苏逢吉等内相排忌。逢吉讽李涛上疏罢邠与周太祖枢密使，邠泣诉李太后前，太后怒，罢涛相，加邠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是时，逢吉、禹珪颇以私贿除吏，多缪。邠为相，事无大小，必先示邠，邠以为可，乃入白，而深革逢吉所为，凡门廕出身，诸司补吏者，一切罢之。邠虽长于吏事，而不知大体，以谓为国家者，帑廩实、甲兵完而已，礼乐文物皆虚器也。以故秉大政而务苛细，凡前资官不得居外，而天下行旅，皆给过

所然后得行。旬日之间，人情大扰，邠度不可行而止。

邠常与王章论事帝前，帝曰：“事行之后，勿使有言也！”邠遽曰：“陛下但禁声，有臣在。”闻者为之战栗。李太后弟业求为宣徽使，帝与太后私以问邠，邠止以为不可。帝欲立所爱耿夫人为后，邠又以为不可；夫人死，将以后礼葬之，邠又以为不可。由是隐帝大怒，而左右乘间构之，与史弘肇等同日见杀。

邠为人颇俭静，四方之赂虽不却，然往往以献于帝。居家谢绝宾客，晚节稍通缙绅，延客门下。知史传有用，乃课吏传写。未几，及于祸。周太祖即位，追封弘农王。

## 王章

王章，魏州南乐人也。为州孔目官，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，章事令昭。令昭败，章妇翁白文珂与副招讨李周善，乃以章托周。周匿章褚中，以橐驼负之洛阳，藏周第。唐灭，章乃出，为河阳粮料使。汉高祖典禁兵，补章孔目官，从之太原。高祖即位，拜三司使、检校太尉。高祖崩，隐帝即位，加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时，汉方新造，承契丹之后，京师空乏，而关西三叛作，周太祖用兵西方，章供馈军旅，未尝乏绝。然征利剥下，民甚苦之。往时民租一石输二升为“雀鼠耗”，章乃增一石输二斗为“省耗”；缙钱出入，皆以八十为陌，章减其出者陌三；州县民诉田者，必全州县覆之，以括其隐田。天下由此重困。然尤不喜文士，尝语人曰：“此辈与一把算子，未知颠倒，何益于国邪！”百官俸廩，皆取供军之余不堪者，命有司高估其价，估定又增，谓之“抬估”，章犹意不能满，

往往复增之。民有犯盐、矾、酒曲者，无多少皆抵死，吏缘为奸，民莫堪命。已而与史弘肇等同日见杀。

## 刘铢

刘铢，陕州人也。少为梁邵王牙将，与汉高祖有旧，高祖镇太原，以为左都押衙。铢为人惨酷好杀戮，高祖以为勇断类己，特信用之。高祖即位，拜永兴军节度使，徙镇平卢，加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，又加侍中。

是时，江淮不通，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。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，与民贸易。民负失期者，务吏擅自摄治，置刑狱，不关州县。而前为吏者，纳其厚赂，纵之不问。民颇为苦，铢乃一切禁之。然铢用法，亦自为刻深。民有过者，问其年几何，对曰若干，即随其数杖之，谓之“随年杖”。每杖一人，必两杖俱下，谓之“合欢杖”。又请增民租，亩出钱三十以为公用，民不堪之。隐帝患铢刚暴，召之，惧不至。是时，沂州郭淮攻南唐还，以兵驻青州，隐帝乃遣符彦卿往代铢。铢顾禁兵在，莫敢有异意，乃受代还京师。

铢尝切齿于史弘肇、杨邠等，已而弘肇等死，铢谓李业等曰：“诸君可谓倮儿矣。”权知开封府，周太祖兵犯京师，铢悉诛太祖与王峻等家属。太祖入京师，铢妻裸露以席自蔽，与铢俱见执。铢谓其妻曰：“我则死矣，汝应与人为婢。”太祖使人责铢曰：“与公共事先帝，独无故人之情乎？吾家屠灭，虽有君命，加之酷毒，一何忍也。今公亦有妻子，独念之乎？”铢曰：“为汉诛叛臣尔，岂知其它。”是时，太祖方欲归人心，乃与群臣议曰：“刘侍中坠马伤甚，而军士逼辱，迨

有微生，吾欲奏太后，贷其家属，何如？”群臣皆以为善。乃止杀铖，与李业等梟首于市，赦其妻子。太祖即位，赐陕州庄宅各一区。

## 李业

李业，高祖皇后之弟也。后昆弟七人，业最幼，故尤怜之。高祖时，以为武德使。隐帝即位，业以皇太后故，益用事，无顾惮。时天下旱、蝗，黄河决溢，京师大风拔木，坏城门，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、撼门扉。隐帝召司天赵延义问禳除之法，延义对曰：“臣职天象日时，察其变动，以考顺逆吉凶而已，禳除之事，非臣所知也。然臣所闻，殆山魃也。”皇太后乃召尼诵佛书以禳之，一尼如厕，既还，悲泣不知人者数日，及醒讯之，莫知其然。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、后赞、郭允明等狎昵，多为度语相谑戏，放纸鸢于宫中。太后数以灾异戒帝，不听。时宣徽使闕，业欲得之，太后亦遣人讽大臣。大臣杨邠、史弘肇等皆以为不可。业由此怨望，谋杀邠等。邠等已死。又遣供奉官孟业以诏书杀郭威于魏州。威举兵反，隐帝遣左神武统军袁沆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阎晋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渊。兵未出，威已至滑州，帝大惧，谓大臣曰：“昨太草草耳。”业请出府库以贖军，宰相苏禹珪以为未可，业拜禹珪于帝前曰：“相公且为官家勿惜府库。”乃诏赐京师兵及魏兵从威南者钱人十千，督其子弟作书，以告北兵之来者。及汉兵败于北郊，业取内库金宝，怀之以奔其兄保义军节度使洪信，洪信拒而不纳。业走至绛州，为人所杀。

## 聂文进

聂文进，并州人也。少为军卒，善书算，给事汉高祖帐中。高祖镇太原，以为押司官。高祖即位，历拜领军屯卫将军、枢密院承旨。周太祖为枢密使，颇亲信之，文进稍横恣。迁右领军大将军，入谢，召诸将军设食朝堂，仪鸾、翰林、御厨供帐饮食，文进自如，有司不敢劾。周太祖镇鄴，文进等用事居中，及谋杀杨邠等，文进夜作诏书，制置中外。邠等已死，文进点阅兵籍，指麾杀戮，以为己任。周太祖在鄴闻邠等遇害，初以为文进不与，及发诏书，皆文进手迹，乃大诟之。

周兵至京师，隐帝败于北郊，太后惧，使谓文进善卫帝，对曰：“臣在此，百郭威何害！”慕容彦超败走，帝宿于七里，文进夜与其徒饮酒，歌呼自若。明旦，隐帝遇弑，文进亦自杀。

## 后赞

后赞，兖州瑕丘人。其母，倡也。赞幼善讴，事张延朗。延朗死，赞更事汉高祖，高祖爱之，以为牙将。高祖即位，拜飞龙使，隐帝尤爱幸之。杨邠等执政，赞久不得迁，乃共谋杀邠等。邠等死，隐帝悔之，赞与允明等番休侍帝，不欲左右言已短。隐帝兵败北郊，赞奔兖州，慕容彦超执送京师，梟首于市。

## 郭允明

郭允明，少为汉高祖厮养，高祖爱之，以为翰林茶酒使。隐帝尤狎爱之，允明益骄横无顾避，大臣不能禁。允明使荆南高保融，车服导从如节度使，保融待之甚厚。允明乃阴使人步测其城池高下，若为攻取之计者以动之。荆人皆恐，保融厚赂以遗之。迁飞龙使。已而李业与允明谋杀杨邠等，是日无云而昏，雾雨如泣，日中，载邠等十余尸暴之市中。允明手杀邠等诸子于朝堂西庑，王章媼张贻肃血流逆注。隐帝败于北郊，还至封丘门，不得入，帝走赵村，允明从后追之，弑帝于民舍，乃自杀。

## 周臣传第十九

### 王朴

王朴，字文伯，东平人也。少举进士，为校书郎，依汉枢密使杨邠。邠与王章、史弘肇等有隙，朴见汉兴日浅，隐帝年少孱弱，任用小人，而邠为大臣，与将相交恶，知其必乱，乃去邠东归。后李业等教隐帝诛权臣，邠与章、弘肇皆见杀，三家之客多及，而朴以故独免。

周世宗镇澶州，朴为节度掌书记。世宗为开封尹，拜朴右拾遗，为推官。世宗即位，迁比部郎中，献《平边策》，曰：

唐失道而失吴、蜀，晋失道而失幽、并。观所以失之之由，知所以平之之术。当失之时，君暗政乱，兵骄民困，近者奸于内，远者叛于外，小不制而至于僭，大不制而至于滥，天下离心，人不用命，吴、蜀乘其乱而窃其号，幽、并乘其间而据其地。平之之术，在乎反唐、晋之失而已。必先进贤退不肖，以清其时；用能去不能，以审其材；恩信号令，以结其心；赏功罚罪，以尽其力；恭俭节用，以丰其财；徭役以时，以阜其民。俟其仓廩实、器用备、人可用而举之。彼方之民，知我政化大行，上下同心，力强财足，人安将和，有必取之势，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，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。彼民与此民之心同，是与天意同；与天意同，则无不成之功。

攻取之道，从易者始。当今惟吴易图，东至海，南至江，

可挠之地二千里。从少备处先挠之，备东则挠西，备西则挠东，彼必奔走以救其弊，奔走之间，可以知彼之虚实、众之强弱，攻虚击弱，则所向无前矣。勿大举，但以轻兵挠之。彼人怯弱，知我师入其地，必大发以来应，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，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。彼竭我利，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。既得江北，则用彼之民，扬我之兵，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。如此，则用力少而收功多。得吴，则桂、广皆为内臣，岷、蜀可飞书而召之。如不至，则四面并进，席卷而蜀平矣。吴、蜀平，幽可望风而至。唯并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诱，必须以强兵攻，力已竭，气已丧，不足以为边患，可为后图。方今兵力精练，器用具备，群下知法，诸将用命，一稔之后，可以平边。

臣书生也，不足以讲大事，至于不达大体，不合机变，惟陛下宽之。

迁左谏议大夫，知开封府事。岁中，迁左散骑常侍，充端明殿学士。是时，世宗新即位，锐意征伐，已挠群议，亲败刘旻于高平，归而益治兵，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。数顾大臣问治道，选文学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，使作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》及《平边策》，朴在选中。而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，以谓平定僭乱，在修文德以为先。惟翰林学士陶谷、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，朴谓江淮为可先取。世宗雅已知朴，及见其议论伟然，益以为奇，引与计议天下事，无不合，遂决意用之。显德三年，征淮，以朴为东京副留守。还，拜户部侍郎、枢密副使，迁枢密使。四年，再征淮，以朴留守京师。

世宗之时，外事征伐，而内修法度。朴为人明敏多材智，非独当世之务，至于阴阳律历之法，莫不通焉。显德二年，诏朴校定大历，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，设通、经、统三法，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，步日月五星，为《钦天历》。

六年，又诏朴考正雅乐，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，难得其真，乃依京房为律准，以九尺之弦十三，依管长短寸分设柱，用七声为均，乐成而和。

朴性刚果，又见信于世宗，凡其所为，当时无敢难者，然人亦莫能加也。世宗征淮，朴留京师，广新城，通道路，庄伟宏阔，今京师之制，多其所规为。其所作乐，至今用之不可变。其陈用兵之略，非特一时之策。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：“淮南可最先取，并必死之寇，最后亡。”其后宋兴，平定四方，惟并独后服，皆如朴言。

六年春，世宗遣朴行视汴口，作斗门，还，过故相李穀第，疾作，仆于坐上，异归而卒，年五十四。世宗临其丧，以玉钺叩地，大恸者数四。赠侍中。

## 郑仁海

郑仁海，字日新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初，事唐将陈绍光。绍光为人骁勇而好使酒，尝因醉怒仁海，拔剑欲杀之，左右皆奔走，仁海植立不动，无惧色，绍光掷剑于地，抚仁海曰：“汝有器量，必富贵，非吾所及也。”仁海后弃绍光去，还乡里，事母以孝闻。汉高祖为河东节度使，周太祖居帐下，时时往过仁海，与语甚欢。每事有疑，即从仁海质问，仁海所对不阿，周太祖益奇之。汉兴，周太祖为枢密使，乃召仁海用之，累官至内客省使。太祖破李守贞于河中，军中机画，仁海多所参决。太祖入立，以仁海为大内都点检、恩州团练使、枢密副使，累迁宣徽北院使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。显德元年，拜枢密使。世宗攻河东，仁海留守东都。明年冬，以疾卒。世宗将临其丧，

有司言岁不利临丧，世宗不听，乃先以桃茢而临之。

仁诲自其微时，常为太祖谋画，及居大位，未尝有所闻，而太祖、世宗皆亲重之，然亦能谦谨好礼，不自矜伐，为士大夫所称。赠中书令，追封韩国公，谥曰忠正。

### 扈载

扈载，字仲熙，北燕人也。少好学，善属文。广顺初，举进士高第，拜校书郎，直史馆。再迁监察御史。其为文章，以辞多自喜。常次历代有国废兴治乱之迹为《运源赋》，甚详。又因游相国寺，见庭竹可爱，作《碧鲜赋》，题其壁，世宗闻之，遣小黄门就壁录之，览而称善，因拜水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迁翰林学士，赐緋，而载已病，不能朝谢。居百余日，乃力疾入直学士院。世宗怜之，赐告还第，遣太医视疾。

初，载以文知名一时，枢密使王朴尤重其才，荐于宰相李穀，久而不用，朴以问穀曰：“扈载不为舍人，何也？”穀曰：“非不知其才，然载命薄，恐不能胜。”朴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以进贤退不肖为职，何言命邪？”已而召拜知制诰。及为学士，居岁中病卒，年三十六。议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荐士。

是时，天子英武，乐延天下奇才，而尤礼文士，载与张昭、窦俨、陶穀、徐台符等俱被进用。穀居数人中，文辞最劣，尤无行。昭、俨数与论议，其文粲然，而穀徒能先意所在，以进谏取合人主，事无大小，必称美颂赞，至于广京城，为木偶耕人、紫芝白兔之类，皆为颂以献，其辞大抵类俳优。而载以不幸早卒，论议虽不及昭、俨，而不为穀之谏也。

呜呼！作器者，无良材而有良匠；治国者，无能臣而有能

君。盖材待匠而成，臣待君而用。故曰，治国譬之于奕，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，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。败者临棋注目，终日而劳心，使善奕者视焉，为之易置其处则胜矣。胜者所用，败者之棋也；兴国所用，亡国之臣也。王朴之材，诚可谓能矣。不遇世宗，何所施哉？世宗之时，外事征伐，攻取战胜；内修制度，议刑法，定律历，讲求礼乐之遗文，所用者五代之士也，岂皆愚怯于晋、汉，而材智于周哉？惟知所用尔。夫乱国之君，常置愚不肖于上，而强其不能，以暴其短恶，置贤智于下，而泯没其材能，使君子、小人皆失其所，而身蹈危亡。治国之君，能置贤智于近，而置愚不肖于远，使君子、小人各适其分，而身享安荣。治乱相去虽远甚，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，反其所置而已。呜呼，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，况于五代，士之遇不遇者，可胜叹哉！

## 死节传第二十

语曰：“世乱识忠臣。”诚哉！五代之际，不可以为无人，吾得全节之士三人焉，作《死节传》。

### 王彦章裴约刘仁贍附

王彦章，字子明，郢州寿张人也。少为军卒，事梁太祖，为开封府押衙、左亲从指挥使、行营先锋马军使。末帝即位，迁濮州刺史，又徙澶州刺史。彦章为人骁勇有力，能跣足履棘行百步。持一铁枪，骑而驰突，奋疾如飞，而佗人莫能举也，军中号王铁枪。

梁、晋争天下为劲敌，独彦章心常轻晋王，谓人曰：“亚次斗鸡小兒耳，何足惧哉！”梁分魏、相六州为两镇，惧魏军不从，遣彦章将五百骑入魏，屯金波亭以虞变。魏军果乱，夜攻彦章。彦章南走，魏人降晋。晋军攻破澶州，虏彦章妻子归之太原，赐以第宅，供给甚备，间遣使者招彦章，彦章斩其使者以自绝。然晋人畏彦章之在梁也，必欲招致之，待其妻子愈厚。

自梁失魏、博，与晋夹河而军，彦章常为先锋。迁汝郑二州防御使、匡国军节度使、北面行营副招讨使，又徙宣义军节度使。是时，晋已尽有河北，以铁锁断德胜口，筑河南、北为

两城，号“夹寨”。而梁末帝昏乱，小人赵岩、张汉杰等用事，大臣宿将多被谗间，彦章虽为招讨副使，而谋不见用。龙德三年夏，晋取郢州，梁人大恐，宰相敬翔顾事急，以绳内靴中，入见末帝，泣曰：“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为不肖，所谋无不用。今强敌未灭，陛下弃忽臣言，臣身不用，不如死！”乃引绳将自经。末帝使人止之，问所欲言。翔曰：“事急矣，非彦章不可！”末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，以段凝为副。末帝问破敌之期，彦章对曰：“三日。”左右皆失笑。

彦章受命而出，驰两日至滑州，置酒大会，阴遣人具舟于杨村，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，载冶者，具鞴炭，乘流而下。彦章会饮，酒半，佯起更衣，引精兵数千，沿河以趋德胜。舟兵举锁烧断之，因以巨斧斩浮桥，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。浮桥断，南城遂破，盖三日矣。是时庄宗在魏，以硃守殷守夹寨，闻彦章为招讨使，惊曰：“彦章骁勇，吾尝避其锋，非守殷敌也。然彦章兵少，利于速战，必急攻我南城。”即驰骑救之，行二十里，而得夹寨报者曰：“彦章兵已至。”比至，而南城破矣。庄宗彻北城为筏，下杨刘，与彦章俱浮于河，各行一岸，每舟拊相及辄战，一日数十接。彦章至杨刘，攻之几下。晋人筑垒博州东岸，彦章引兵攻之，不克，还击杨刘，战败。

是时，段凝已有异志，与赵岩、张汉杰交通，彦章素刚，愤梁日削，而嫉岩等所为，尝谓人曰：“俟吾破贼还，诛奸臣以谢天下。”岩等闻之惧，与凝叶力倾之。其破南城也，彦章与凝各为捷书以闻，凝遣人告岩等匿彦章书而上己书，末帝初疑其事，已而使者至军，独赐劳凝而不及彦章，军士皆失色。及杨刘之败也，凝乃上书言：“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。”赵岩等从中日夜毁之，乃罢彦章，以凝为招讨使。彦章驰至京师入见，以笏画地，自陈胜败之迹，岩等讽有司劾彦章不恭，勒

还第。

唐兵攻兖州，末帝召彦章使守捉东路。是时，梁之胜兵皆属段凝，京师只有保銮五百骑，皆新捉募之兵，不可用，乃以属彦章，而以张汉杰监之。彦章至递坊，以兵少战败，退保中都；又败，与其牙兵百馀骑死战。唐将夏鲁奇素与彦章善，识其语音，曰：“王铁枪也！”举槊刺之，彦章伤重，马蹶，被擒。庄宗见之，曰：“尔常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乎？”又曰：“尔善战者，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？中都无壁垒，何以自固？”彦章对曰：“大事已去，非人力可为！”庄宗恻然，赐药以封其创。彦章武人不知书，常为俚语谓人曰：“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”其于忠义，盖天性也。庄宗爱其骁勇，欲全活之，使人慰谕彦章，彦章谢曰：“臣与陛下血战十馀年，今兵败力穷，不死何待？且臣受梁恩，非死不能报，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，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！”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，彦章病创，卧不能起，仰顾明宗，呼其小字曰：“汝非邈佶烈乎？我岂苟活者？”遂见杀，年六十一。晋高祖时，追赠彦章太师。

与彦章同时有裴约者，潞州之牙将也。庄宗以李嗣昭为昭义军节度使，约以裨将守泽州。嗣昭卒，其子继韬以泽、潞叛降于梁，约召其州人泣而谕曰：“吾事故使二十馀年，见其分财殍士，欲报梁仇，不幸早世。今郎君父丧未葬，违背君亲，吾能死于此，不能从以归梁也！”众皆感泣。

梁遣董璋率兵围之，约与州人拒守，求救于庄宗。是时，庄宗方与梁人战河上，而已建大号，闻继韬叛降梁，颇有忧色，及闻约独不叛，喜曰：“吾于继韬何薄？于约何厚？而约能分逆顺邪！”顾符存审曰：“吾不惜泽州与梁，一州易得，约难得也。尔识机便，为我取约来。”存审以五千骑驰至辽州，而梁兵已破泽州，约见杀。

至周世宗时，又有刘仁贍者焉。仁贍字守惠，彭城人也。父金，事杨行密，为濠、滁二州刺史，以骁勇知名。仁贍为将，轻财重士，法令严肃，少略通兵书。事南唐，为左监门卫将军、黄袁二州刺史，所至称治。李景使掌亲军，以为武昌军节度使。周师征淮，先遣李穀攻自寿春，景遣将刘彦贞拒周兵，以仁贍为清淮军节度使，镇寿州。李穀退守正阳浮桥，彦贞见周兵之却，意其怯，急追之。仁贍以为不可，彦贞不听，仁贍独按兵城守。彦贞果败于正阳。

世宗攻寿州，围之数重，以方舟载砲，自淝河中流击其城；又束巨竹数十万竿，上施版屋，号为“竹龙”，载甲士以攻之，又决其水砮入于淝河。攻之百端，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，而岁大暑，霖雨弥旬，周兵营寨水深数尺，淮、淝暴涨，砲舟竹龙皆飘南岸，为景兵所焚，周兵多死。世宗东趋濠梁，以李重进为庐、寿都招讨使。景亦遣其元帥齐王景达等列砮紫金山下，为夹道以属城中。而重进与张永德两军相疑不协，仁贍屡请出战，景达不许，由是愤惋成疾。

明年正月，世宗复至淮上，尽破紫金山砮，坏其夹道，景兵大败，诸将往往见擒，而景之守将广陵冯延鲁、光州张绍、舒州周祚、泰州方讷、泗州范再遇等，或走或降，皆不能守，虽景君臣亦皆震慑，奉表称臣，愿割土地、输贡赋，以效诚款，而仁贍独坚守，不可下。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孙晟等至城下示之，仁贍子崇谏幸其父病，谋与诸将出降，仁贍立命斩之，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救之，不得，于是士卒皆感泣，愿以死守。

三月，仁贍病甚，已不知人，其副使孙羽诈为仁贍书，以城降。世宗命舁仁贍至帐前，叹嗟久之，赐以玉带、御马，复使入城养疾，是日卒。制曰：“刘仁贍尽忠所事，抗节无亏，前代名臣，几人可比！予之南伐，得尔为多。”乃拜仁贍检校

太尉兼中书令、天平军节度使。仁贍不能受命而卒，年五十八。

世宗遣使吊祭，丧事官给，追封彭城郡王，以其子崇贍为怀州刺史，赐庄宅各一区。李景闻仁贍卒，亦赠太师。寿州故治寿春，世宗以其难克，遂徙城下蔡，而复其军曰忠正军，曰：“吾以旌仁贍之节也。”

呜呼，天下恶梁久矣！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，不为之臣可也，其食人之禄者，必死人之事，如彦章者，可谓得其死哉！仁贍既杀其子以自明矣，岂有垂死而变节者乎？今《周世宗实录》载仁贍降书，盖其副使孙羽等所为也。当世宗时，王环为蜀守秦州，攻之久不下，其力屈而降，世宗颇嗟其忠，然止于为大将军。视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书，乃知仁贍非降者也。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！五代之乱，三人者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伪国之臣，可胜叹哉！可胜叹哉！

## 死事传第二十一

呜呼甚哉！自开平讫于显德，终始五十三年，而天下五代。士之不幸而生其时，欲全其节而不二者，固鲜矣。于此之时，责士以死与必去，则天下为无士矣。然其习俗，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。至于儒者，以仁义忠信为学，享人之禄，任人之国者，不顾其存亡，皆恬然以苟生为得，非徒不知愧，而反以其得为荣者，可胜数哉！故吾于死事之臣，有所取焉。君子之于人也，乐成其美而不求其备，况死者人之所难乎？吾于五代，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。其初无卓然之节，而终以死人之事者，得十有五人焉，而战没者不得与也。然吾取王清、史彦超者，其有旨哉！其有旨哉！作《死事传》。

### 张源德

张源德者，不知其世家，或曰本晋人也。少事晋，无所称。从李罕之以潞州叛晋降梁，罕之遣源德见梁太祖。太祖时，源德自金吾卫将军为蔡州刺史。梁贞明三年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卒，末帝分魏、相等六州为两镇，惧魏军不从，乃遣刘鄩将兵万人，屯于魏以虞变。魏军果叛，迫其节度使贺德伦以魏、博二州降晋。当是时，源德为鄩守贝州。晋王入魏，诸将欲先击贝州，晋王曰：“贝城小而坚，攻之难卒下。且源德虽恃刘鄩

之兵，然与沧州相首尾，今德州居其中而无备，不如先取之，则沧、贝之势分而易图也。”乃先袭破德州，然后以兵五千攻源德，源德坚守不下，晋军堑而围之。

已而刘鄩大败于故元城，南走黎阳，晋军攻破洺州，而卫州刺史来昭、邢州节度使阎宝皆以城降晋，磁州刺史靳昭、相州张筠、沧州戴思远皆弃城走。当此时，晋已先下全燕，而镇、定皆附于晋，自河以北、山以东，四面千里，六镇数十州之地皆归晋，独贝一州，围之逾年不可下。源德守既坚，而贝人闻晋已尽有河北，城中食且尽，乃劝源德出降，源德不从，遂见杀。

源德已死，贝人谋曰：“晋围吾久，吾穷而后降，惧皆不免也。”乃告于晋曰：“吾欲被甲执兵而降，得赦而后释之，如何？”晋军许诺，贝人三千出降，已释甲，晋兵四面围而尽杀之。

## 夏鲁奇

夏鲁奇，字邦杰，青州人也。唐庄宗时，赐姓名曰李绍奇，其后庄宗赐姓名者，皆复其故。鲁奇初事梁为宣武军校，后奔于晋，为卫护指挥使。从周德威攻刘守光于幽州，守光将单廷珪、元行钦以骁勇自负，鲁奇每与二将斗，辄不能解，两军皆释兵而观之。晋已下魏博，梁将刘鄩军于洹水，庄宗以百骑觐敌，遇寻卅伏兵，围之数重，几不得脱，鲁奇力战，手杀百余人，身被二十余创，与庄宗决围而出。庄宗益奇之，以为磁州刺史。从战中都，擒王彦章，庄宗壮之，赐绢千疋，拜郑州防御使。迁河阳节度使，为政有惠爱。徙镇忠武，河阳之人遮留

不得行，父老诣京师乞留，明宗遣中使往谕之，鲁奇乃得去。唐师伐荆南，以鲁奇为招讨副使，无功而还。徙镇武信，东川董璋反，攻遂州，鲁奇闭城拒之，旬月救兵不至，城中食尽，鲁奇自刎死，年四十九。

### 姚洪

姚洪，本梁之小校也。自董璋为梁将，洪尝事璋，后事唐为指挥使。长兴中，遣洪将千人戍阆州。董璋反，遣人以书招洪，洪得璋书，辄投厕中。后璋兵攻破阆州，执洪，璋曰：“尔为健儿，我遇汝厚，奈何负我邪？”洪骂曰：“老贼！尔昔为李七郎奴，扫马粪，得一盂残炙，感恩不已。今天子用尔为节度使，何苦反邪？吾能为国家死，不能从人奴以生！”璋怒，然镬于前，令壮士十人割其肉而食，洪至死大骂。明宗闻之泣下，录其二子，而厚恤其家。

### 王思同

王思同，幽州人也。其父敬柔，娶刘仁恭女，生思同。思同事仁恭为银胡录指挥使，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，思同奔晋，以为飞胜指挥使。梁、晋相距于莘，遣思同筑垒杨刘，以功迁神武十军都指挥使，累迁郑州防御使。思同为人敢勇，善骑射，好学，颇喜为诗，轻财重义，多礼文士，然未尝有战功。

明宗时，以久次为匡国军节度使，徙镇雄武。是时，吐蕃

数为寇，而秦州无亭障，思同列四十馀栅以御之。居五年，来朝，明宗问以边事，思同指画山川，陈其利害。思同去，明宗顾左右曰：“人言思同不管事，能若是邪？”于是始知其材，以为右武卫上将军、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石敬瑭讨董璋，思同为先锋指挥使，兵入剑门，而后军不继，思同与璋战，不胜而却。敬瑭兵罢，思同徙镇山南西道，已而复为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

应顺元年二月，潞王从珂反凤翔，驰檄四邻，言奸臣幸先帝疾病，贼杀秦王而立幼嗣，懦弱宗室，动摇藩方，陈己所以兴兵讨乱之状。因遣伶奴安十以五弦谒思同，欲因其欢以通意。是时，诸镇皆怀向背，所得潞王书檄，虽以上闻，而不绝其使。独思同执十及从珂所使推官郝诩等送京师。愍帝嘉其忠，即以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。三月，会诸镇兵围凤翔，破东西关城。从珂兵弱而守甚坚，外兵伤死者众，从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：“吾从先帝二十年，大小数百战，甲不解体，金疮满身，士卒固尝从我矣。今先帝新弃天下，而朝廷信用奸人，离间骨肉，我实何罪而见伐乎？”因恸哭。士卒闻者，皆悲怜之。兴元张虔钊攻城西，督战甚急，士卒苦之，反兵攻虔钊，虔钊走。羽林指挥使杨思权呼曰：“潞王，吾主也！”乃引军自西门入降从珂。而思同殊知，犹督战。严卫指挥使尹晖麾其众曰：“城西军入城受赏矣！何用战邪？”士卒解甲弃仗，声闻数里，遂皆入城降。诸镇之兵皆溃。思同挺身走，至长安，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纳，乃走潼关。从珂引兵东，至昭应，前锋追执思同。从珂责曰：“罪可逃乎？”思同曰：“非不知从王而得生，恐终死不能见先帝于地下。”从珂愧其言，乃杀之。汉高祖即位，赠侍中。

## 张敬达

张敬达，字志通，代州人也，小字生铁。少以骑射事唐庄宗为直军使。明宗时，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领钦州刺史，累迁彰国、大同军节度使，徙镇武信、晋昌。清泰二年，契丹数犯边，废帝以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兼大同、彰国、振武、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都总管，屯于忻州，屯兵聚噪遮敬瑭呼“万岁”，敬瑭斩三十余人以止之。废帝疑敬瑭有异志，乃以敬达为北面副总管，以分其兵。明年夏，徙敬瑭镇天平，遂以敬达为大同、彰国、振武、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都部署，敬瑭因此遂反。即以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。六月，兵围太原，敬达为长城连栅，云梯飞砲以攻之，所为城栅将成，辄有大风雨水暴至以坏之。

敬瑭求救于契丹。九月，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门入，旌旗相属五十馀里。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：“吾欲今日破敌可乎？”敬瑭报曰：“大兵远来，而贼势方盛，要在成功，不必速也。”使者未复命，而兵已交。敬达阵于西山，契丹以羸骑三千，革鞭木登，人马皆不甲冑，以趋唐军。唐军争驰之，契丹兵走。追至汾曲，伏发，断唐军为二，其在北者皆死，死者万馀人。敬达收军栅晋安，契丹围之。废帝遣赵延寿、范延光等救之。延寿屯团柏谷，延光屯辽州，相去皆百馀里。契丹兵围敬达者，自晋安寨南，长百馀里，阔五十里，敬达军中望之，但见穹庐连属如冈阜，四面亘以毛索，挂铃为警，纵犬往来。敬达军中有夜出者，辄为契丹所得，由是闭壁不敢复出。延寿等皆有二心，无救敬达意。敬达犹有兵五万人、马万匹，久之食尽，削木筛粪以饲其马，马死者食之，已而马尽。副招讨使杨

光远劝敬达降晋，敬达自以不忍背唐，而救兵且至，光远促之不已，敬达曰：“诸公何相迫邪！何不杀我而降？”光远即斩敬达降。契丹耶律德光闻敬达死，哀其忠，遣人收葬之。

### 翟进宗张万迪附

翟进宗、张万迪者，皆不知其何人也。初皆事唐，后事晋，进宗为淄州刺史，万迪为登州刺史。杨光远反，以骑兵数百胁取二刺史至青州，万迪听命，而进宗独不屈，光远遂杀进宗。出帝赠进宗左武卫上将军。及光远平，曲赦青州，虽光远子孙皆见慰释，而独不赦万迪，暴其罪而斩之。诏求进宗尸，加礼归葬，葬事官给，以其子仁钦为东头供奉官。

### 沈斌

沈斌，字安时，徐州下邳人也。少为军卒，事梁为拱辰都指挥使。后事唐，从魏王继岌破蜀，平康延孝，以功为虢州刺史，历随、赵等八州刺史。晋开运元年，为祁州刺史。契丹犯塞至于榆林，过祁州，斌以谓契丹深入晋地而归兵羸乏可击，即以州兵邀之。契丹以精骑划门，斌兵多死，城中无备，虜将赵延寿留兵急攻之，延寿招斌降，斌从城上骂延寿曰：“公父子误计，陷于腥膻，忍以犬羊之众，残贼父母之邦，斌能为国死尔，不能效公所为也！”已而城陷，斌自尽，其家属皆没于虜。

## 王清

王清，字去瑕，洺州曲周人也。初事唐为宁卫指挥使。后事晋为奉国都虞候。安从进叛襄州，从高行周攻之，逾年不能下，清谓行周曰：“从进闭孤城以自守，其势岂得久邪？”因请先登，遂攻破之。开运二年冬，从杜重威战阳城，清以力战功为步军之最，加检校司徒。是冬，重威军中渡桥南，虜军其北以相拒，而虜以精骑并西山出晋军后，南击栾城，断晋饷道。清谓重威曰：“晋军危矣！今去镇州五里，而守死于此，营孤食尽，将若之何？请以步兵二千为先锋，夺桥开路，公率诸军继进以入镇州，可以守也。”重威许之，遣与宋彦筠俱前，清与虜战，败之，夺其桥。是时，重威已有二志，犹豫不肯进，彦筠亦退走，清曰：“吾独死于此矣！”因力战而死。年五十三。汉高祖立，赠清太傅。

## 史彦超

史彦超，云州人也。为人勇悍骁捷。周太祖起魏时，彦超为汉龙捷都指挥使，以兵从。太祖入立，迁虎捷都指挥使，戍于晋州。刘旻攻晋州，州无主帅，知州王万敢不能拒，彦超以戍兵坚守月馀，太祖遣王峻救之，旻兵解去。以功迁龙捷右厢都指挥使，领郑州防御使。周、汉战高平，彦超为前锋，先登陷阵，以功拜感德军节度使。周兵围汉太原，契丹救汉，出忻、代。世宗遣符彦卿拒之，以彦超为先锋，战忻口，彦超勇愤俱

发，左右驰击，解而复合者数四，遂殁于阵。

是时，世宗败汉高平，乘胜而进，围城之役，诸将议不一，故久无成功。世宗欲解去而未决，闻彦超战死，遽班师，仓卒之际，亡失甚众。世宗既惜彦超而愤无成功，忧忿不食者数日。赠彦超太师，优恤其家焉。

## 孙晟

孙晟，初名凤，又名忌，密州人也。好学，有文辞，尤长于诗。少为道士，居庐山简寂宫。常画唐诗人贾岛像置于屋壁，晨夕事之。简寂宫道士恶晟，以为妖，以杖驱出之。乃儒服北之赵、魏，谒唐庄宗于镇州，庄宗以晟为著作佐郎。天成中，殊守殷镇汴州，辟为判官。守殷反，伏诛，晟乃弃其妻子，亡命陈、宋之间。安重诲恶晟，以谓教守殷反者晟也，画其像购之，不可得，遂族其家。

晟奔于吴。是时，李昇方篡杨氏，多招四方之士，得晟，喜其文辞，使为教令，由是知名。晟为人口吃，遇人不能道寒暄，已而坐定，谈辩锋生，听者忘倦。昇尤爱之，引与计议，多合意，以为右仆射，与冯延巳并为昇相。晟轻延巳为人，常曰：“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？”晟事昇父子二十馀年，官至司空，家益富骄，每食不设几案，使众妓各执一器，环立而侍，号“肉台盘”，时人多效之。

周世宗征淮，李景惧，始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至徐州，奉书以求和，世宗不答。又遣翰林学士钟谔、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，不答。乃遣礼部尚书王崇质副晟奉表，谔与晟等皆言景愿割寿、濠、泗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，岁贡百万以佐军。

而世宗已取滁、扬、濠、泗诸州，欲尽取淮南乃止，因留使者不遣，而攻寿州益急。谟等见世宗英武非景敌，而师甚盛，寿春且危，乃曰：“愿陛下宽臣五日之诛，容臣还取景表，尽献淮北诸州。”世宗许之，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、崇质南还，而谟与晟皆见留。德明等既还，景悔，不肯割地。世宗亦以暑雨班师，留李重进、张永德等分攻庐、寿，周兵所得扬、泰诸州，皆不能守，景兵复振。重进与永德两军相疑，有隙，永德上书言重进反，世宗不听。景知二将之相疑也，乃以蜡丸书遗重进，劝其反。

初，晟之奉使也，语崇质曰：“吾行必不免，然吾终不负永陵一抔土也。”永陵者，昇墓也。及崇质还，而晟与钟谟俱至京师，馆于都亭驿，待之甚厚，每朝会入阁，使班东省官后，召见必饮以醇酒。已而周兵数败，尽失所得诸州，世宗忧之，召晟问江南事，晟不对，世宗怒，未有以发。会重进以景蜡丸书来上，多斥周过恶以为言，由是发怒曰：“晟来使我，言景畏吾神武，愿得北面称臣，保无二心，安得此指斥之言乎？”亟召待卫军虞候韩通收晟下狱，及其从者二百余人皆杀之。晟临死，世宗犹遣近臣问之，晟终不对，神色怡然，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：“臣惟以死报国尔！”乃就刑。晟既死，钟谟亦贬耀州司马。其后，世宗怒解，怜晟忠，悔杀之，召拜钟谟卫尉少卿。景已割江北，遂遣谟还，而景闻晟死，亦赠鲁国公。

## 一行传第二十二

呜呼，五代之乱极矣，《传》所谓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之时欤！当此之时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，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。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，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，岂果无其人哉？虽曰干戈兴，学校废，而礼义衰，风俗隳坏，至于如此，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，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，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。自古材贤有韞于中而不见于外，或穷居陋巷，委身草莽，虽颜子之行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，况世变多故，而君子道消之时乎！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，修节义，而沉沦于下，泯没而无闻者。求之传记，而乱世崩离，文字残缺，不可复得，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。

处乎山林而群麋鹿，虽不足以为中道，然与其食人之禄，俯首而包羞，孰若无愧于心，放身而自得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郑遨、张荐明。势利不屈其心，去就不违其义，吾得一人焉，曰石昂。苟利于君，以忠获罪，而何必自明，有至死而不言者，此古之义士也，吾得一人焉，曰程福赟。五代之乱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至于兄弟、夫女人伦之际，无不大坏，而天理几乎其灭矣。于此之时，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，而风行于天下者，犹或有之，然其事迹不著，而无可纪次，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，吾亦不敢没，而其略可录者，吾得一人焉，曰李自伦。作《一行传》。

## 郑遨张荐明附

郑遨，字云叟，滑州白马人也。唐明宗祖庙讳遨，故世行其字。遨少好学，敏于文辞。唐昭宗时，举进士不中，见天下已乱，有拂衣远去之意，欲携其妻、子与俱隐，其妻不从，遨及入少室山为道士。其妻数以书劝遨还家，辄投之于火，后闻其妻、子卒，一恸而止。遨与李振故善，振后事梁贵显，欲以禄遨，遨不顾，后振得罪南窜，遨徒步千里往省之，由是闻者益高其行。其后，遨闻华山有五粒松，脂沦入地，千岁化为药，能去三尸，因徙居华阴，欲求之。与道士李道殷、罗隐之友善，世目以为三高士。遨种田，隐之卖药以自给，道殷有钓鱼术，钩而不饵，又能化石为金，遨尝验其信然，而不之求也。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，遨一不受。唐明宗时以左拾遗、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，皆不起，即赐号为逍遥先生。天福四年卒，年七十四。

遨之节高矣，遭乱世不污于荣利，至弃妻、子不顾而去，岂非与世自绝而笃爱其身者欤？然遨好饮酒弈棋，时时为诗章落人间，人间多写以缣素，相赠遗以为宝，至或图写其形，玩于屋壁，其迹虽远而其名愈彰，与乎石门、荷之徒异矣。

与遨同时张荐明者，燕人也。少以儒学游河朔，后去为道士，通老子、庄周之说。高祖召见，问“道家可以治国乎？”对曰：“道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，得其极者，尸居衽席之间可以治天地也。”高祖大其言，延入内殿讲《道德经》，拜以为师。荐明闻宫中奉时鼓，曰：“陛下闻鼓乎？其声一而已。五音十二律，鼓无一焉，然和之者鼓也。夫一，万事之本也，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。”高祖善之，赐号通玄先生，后不知其

所终。

## 石昂

石昂，青州临淄人也。家有书数千卷，喜延四方之士，士无远近，多就昂学问，食其门下者或累岁，昂未尝有怠色。而昂不求仕进。节度使符习高基行，召以为临淄令。习入朝京师，监军杨彦朗知留后事，昂以公事至府上谒，赞者以彦朗讳“石”，更其姓曰“右”。昂趋于庭，仰责彦朗曰：“内侍奈何以私害公！昂姓‘石’，非‘右’也。”彦朗大怒，拂衣起去，昂即趋出。解官还于家，语其子曰：“吾本不欲仕乱世，果为刑人所辱，子孙其以我为戒！”

昂父亦好学，平生不喜佛说，父死，昂于枢前诵《尚书》，曰：“此吾先人之所欲闻也。”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。

晋高祖时，诏天下求孝悌之士，户部尚书王权、宗正卿石光赞、国子祭酒田敏、兵部侍郎王延等相与诣东上阁门，上昂行义可以应诏。诏昂至京师，召见便殿，以为宗正丞。迁少卿。出帝即位，晋政日坏，昂数上疏极谏，不听，乃称疾东归，以寿终于家。昂既去，而晋室大乱。

## 程福赞

程福赞者，不知其世家。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。少为军卒，以战功累迁洛州团练使。晋出帝时，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。开

运中，契丹入寇，出帝北征，奉国军士乘间夜纵火焚营，欲因以为乱，福赆身自救火被伤，火灭而乱者不得发。福赆以为契丹且大至，而天子在军，京师虚空，不宜以小故动摇人听，因匿其事不以闻。军将李殷位次福赆下，利其去而代之，因诬福赆与乱者同谋，不然何以不奏。出帝下福赆狱，人皆以为冤，福赆终不自辨以见杀。

## 李自伦

李自伦者，深州人也。天福四年正月，尚书户部奏：“深州司功参军李自伦六世同居，奉敕准格。按格，孝义旌表，必先加按验，孝者复其终身，义门仍加旌表。得本州审到乡老程言等称，自伦高祖训，训生粲，粲生则，则生忠，忠生自伦，自伦生光厚，六世同居不妄。”敕以所居飞凫乡为孝义乡，匡圣里为仁和里，准式旌表门闾。九月丙子，户部复奏：“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，其旌表有听事、步栏，前列屏，树乌头正门，阔一丈二尺，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桶，筑双阙一丈，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，夹树槐柳，十有五步，请如之。”敕曰：“此故事也，令式无之。其量地之宜，高其外门，门安绰楔，左右建台，高一丈二尺，广狭方正称焉，圻以白而赤其四角，使不孝不义者见之，可以悛心而易行焉。”

## 唐六臣传第二十三

甚哉，白马之祸，悲夫，可为流涕者矣！然士之生死，岂其一身之事哉？初，唐天祐三年，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，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，廷范乃梁客将，不可。梁王由此大怒，曰：“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，今亦为此邪！”是岁四月，彗出西北，扫文昌、轩辕、天市，宰相柳璨希梁王旨，归其谴于大臣，于是左仆射裴枢、独孤损、右仆射崔远、守太保致仕赵崇、兵部侍郎王赞、工部尚书王溥、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，同日赐死于白马驿。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，皆诬以朋党，坐贬死者数百人，而朝廷为之一空。

明年三月，唐哀帝逊位于梁，遣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为册礼使，礼部尚书苏循为副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涉为押传国宝使，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张策为副；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，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。四月甲子，文蔚等自上源驿奉册宝，乘辂车，导以金吾仗卫、太常卤簿，朝梁于金祥殿。王袞冕南面，臣文蔚、臣循奉册升殿，进读已，臣涉、臣策奉传国玺，臣贻矩、臣光逢奉金宝，以次升，进读已，降，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贺。

夫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？使枢等不死，尚惜一卿，其肯以国与人乎？虽枢等之力未必能存唐，然必不亡唐而独存也。呜呼！唐之亡也，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，其馀在者皆庸懦不肖、

倾险狡猾、趋利卖国之徒也。不然，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！作《唐六臣传》。

### 张文蔚

张文蔚，字右华，河间人也。初以文行知名，举进士及第。唐昭宗时，为翰林学士承旨。是时，天子微弱，制度已隳，文蔚居翰林，制诏四方，独守大体。昭宗迁洛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柳璨杀裴枢等七人，蔓引朝士，辄加诛杀，缙绅相视以目，皆不自保，文蔚力讲解之，朝士多赖以全活。梁太祖立，仍以文蔚为相，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。文蔚居家亦孝悌。开平二年，太祖北巡，留文蔚西都，以暴疾卒，赠右仆射。

### 杨涉

杨涉，祖收，唐懿宗时宰相；父严，官至兵部侍郎。涉举进士，昭宗时为吏部尚书。哀帝即位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涉，唐名家，世守礼法，而性特谨厚，不幸遭唐之乱，拜相之日，与家人相对泣下，顾谓其子凝式曰：“吾不能脱此网罗，祸将至矣，必累尔等。”唐亡，事梁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在位三年，俯首无所施为，罢为左仆射，知贡举，后数年卒。

子凝式，有文词，善笔札，历事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常

以心疾致仕，居于洛阳，官至太子太保。

## 张策

张策，字少逸，河西敦煌人也。父同，为唐容管经略使。策少聪悟好学，通章句。父同，居洛阳敦化里，浚井得古鼎，铭曰：“魏黄初元年春二月，匠吉千。”同以为奇，策时年十三，居同侧，启曰：“汉建安二十五年，曹公薨，改元延康。是岁十月，文帝受禅，又改黄初，是黄初元年无二月也，铭何谬邪？”同大惊异之。策少好浮图之说，乃落发为僧，居长安慈恩寺。黄巢犯长安，策乃返初服，奉父母以避乱，居田里十馀年。召拜广文馆博士。邠州王行瑜辟观察支使。晋王李克用攻行瑜，策与婢肩輿其母东归，行积雪中，行者怜之。梁太祖兼四镇，辟郑、滑支使，以母丧解职。服除，入唐为膳部员外郎。华州韩建辟判官，建徙许州，以为掌书记，建遣策聘于太祖，太祖见而喜曰：“张夫子至矣。”遂留以为掌书记，荐之于朝，累拜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太祖即位，迁工部侍郎奉旨。开平二年，拜刑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中书侍郎。以风恙罢为刑部尚书，致仕，卒于洛阳。

## 赵光逢

赵光逢，字延吉，父隐，唐左仆射。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，时人称其方直温润，谓之“玉界尺。”昭宗时为翰林学士承旨、

御史中丞，以世乱弃官，居洛阳，杜门绝人事者五六年。柳璨为相，与光逢有旧恩，起光逢为吏部侍郎、太常卿。唐亡，事梁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迁左仆射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末帝即位，起为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复以司徒致仕。唐天成中，即其家拜太保，封齐国公，卒，赠太傅。

### 薛贻矩

薛贻矩，字熙用，河东闻喜人也，仕唐为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。昭宗自岐还长安，大诛宦者，贻矩时为中尉韩全诲等作画像赞，坐左迁。贻矩乃自结于梁太祖，太祖言之于朝，拜吏部尚书，迁御史大夫。天祐三年，太祖自长芦还军，哀帝遣贻矩来劳，贻矩以臣礼见，太祖揖之升阶，贻矩曰：“殿下功德及人，三灵改卜，皇帝方行舜、禹之事，臣安敢违？”乃称臣拜舞，太祖侧身以避之。贻矩还，遂趣哀帝逊位。太祖即位，拜贻矩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拜司空。贻矩为梁相五年，卒，赠侍中。

### 苏循杜晓附

苏循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为人巧佞，阿谀无廉耻，惟利是趋。事唐为礼部尚书。是时，梁太祖已弑昭宗，立哀帝，唐之旧臣皆愤惋切齿，或俯首畏祸，或去不仕，而循特附会梁以希进用。梁兵攻杨行密，大败于瑯河，太祖躁忿，急于禅代，欲邀唐九

锡，群臣莫敢当其议，独循倡言：“梁王功德，天命所归，宜即受禅。”明年，梁太祖即位，循为册礼副使。

循有子楷，乾宁中举进士及第，昭宗遣学士陆扆覆落之，楷常惭恨。及昭宗遇弑，唐政出于梁，楷为起居郎，与柳璨、张廷范等相结，因谓廷范曰：“夫谥者，所以易名而贵信也。前有司谥先帝曰‘昭’，名实不称，公为太常卿，予史官也，不可以不言。”乃上疏驳议。而廷范本梁客将，尝求太常卿不得者，廷范亦以此怨唐，因下楷疏廷范，廷范议曰：“臣闻执事坚固之谓恭，乱而不损之谓灵，武而不遂之谓庄，在国逢难之谓闵，因事有功之谓襄，请改谥昭宗皇帝曰恭灵庄闵皇帝，庙号襄宗。”

梁太祖已即位，置酒玄德殿，顾群臣自陈德薄不足以当天命，皆诸公推戴之力。唐之旧臣杨涉、张文蔚等皆惭惧俯伏不能对，独循与张祜、薛贻矩盛称梁王功德，所以顺天应人者。循父子皆自以附会梁得所托，旦夕引首，希见进用，敬翔尤恶之，谓太祖曰：“梁室新造，宜得端士以厚风俗，循父子皆无行，不可立于新朝。”于是父子皆勒归田里，乃依硃友谦于河中。其后，友谦叛梁降晋，晋王将即帝位，求唐故臣在者，以备百官之阙，友谦遣循至魏州。是时梁未灭，晋诸将相多不欲晋王即位。晋王之意虽锐，将相大臣未有赞成其议者。循始至魏州，望州廨听事即拜，谓之“拜殿”。及入谒，蹈舞呼万岁而称臣，晋王大悦。明日又献“画日笔”三十管，晋王益喜，因以循为节度副使。已而病卒。庄宗即位，赠左仆射。

楷，同光中为尚书员外郎。明宗即位，大臣欲理其驳谥之罪，以忧死。

当唐之亡也，又有杜晓者，字明远。祖审权，父让能，皆为唐相。昭宗时，王行瑜、李茂贞兵犯京师，昭宗杀让能于临

皋以自解。晓以父死无罪，居丧哀毁；服除，布衣幅巾，自废十馀年。崔胤判盐铁，辟巡官，除畿县尉，直昭文馆，皆不起。崔远判户部，又辟巡官，或谓晓曰：“嵇康死，子绍自废不出仕，山涛以物理责之，乃仕。吾子忍令杜氏岁时铺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？”晓乃为之起。累迁膳部郎中、翰林学士。梁太祖即位，迁工部侍郎奉旨。开平二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友珪立，迁礼部尚书、集贤殿大学士。袁象先等讨贼，兵大掠，晓为乱兵所杀，赠右仆射。

呜呼！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？甚乎作俑者也，真可谓不仁之人哉！予尝至繁城，读《魏受禅碑》，见汉之群臣称魏功德，而大书深刻，自列其姓名，以夸耀于世。又读《梁实录》，见文蔚等所为如此，未尝不为之流涕也。夫以国予人而自夸耀，及遂相之，此非小人，孰能为也？汉、唐之末，举其朝皆小人也，而其君子者何在哉！当汉之亡也，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，而立其朝者，皆小人也，然后汉从而亡。及唐之亡也，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，而其余存者，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，然后唐从而亡。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，必进朋党之说；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，必进朋党之说；欲夺国而与人者，必进朋党之说。夫为君子者，故尝寡过，小人欲加之罪，则有可诬者，有不可诬者，不能遍及也。至欲举天下之善，求其类而尽去之，惟指以为朋党耳。故其亲戚故旧，谓之朋党可也；交游执友，谓之朋党可也；宦学相同，谓之朋党可也；门生故吏，谓之朋党可也。是数者，皆其类也，皆善人也。故曰：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，惟以朋党罪之，则无免者矣。夫善善之相乐，以其类同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闻善者必相称誉，称誉则谓之朋党，得善者必相荐引，荐引则谓之朋党，使人闻善不敢称誉，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，见善不敢荐引，则人主

之目不得见善人矣。善人日远，而小人日进，则为人主者，侘傺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？故曰：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，必用朋党之说也。一君子存，群小人虽众，必有所忌，而有所不敢为，惟空国而无君子，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，则汉魏、唐梁之际是也。故曰：可夺国而予人者，由其国无君子，空国而无君子，由以朋党而去之也。呜呼，朋党之说，人主可不察哉！《传》曰“一言可以丧邦”者，其是之谓与！可不鉴哉！可不戒哉！

## 义兒传第二十四

呜呼！世道衰，人伦坏，而亲疏之理反其常，干戈起于骨肉，异类合为父子。开平、显德五十年间，天下五代而实八姓，其三出于丐养。盖其大者取天下，其次立功名、位将相，岂非因时之隙，以利合而相资者邪！唐自号沙陀，起代北，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黷武之士，往往养以为兒，号“义兒军”，至其有天下，多用以成功业，及其亡也亦由焉。太祖养子多矣，其可纪者九人，其一是为明宗，其次曰嗣昭、嗣本、嗣恩、存信、存孝、存进、存璋、存贤。作《义兒传》。

### 李嗣昭

李嗣昭，本姓韩氏，汾州太谷县民家子也。太祖出猎，至其家，见其林中郁郁有气，甚异之，召其父问焉。父言家适生兒，太祖因遗以金帛而取之，命其弟克柔养以为子。初名进通，后更名嗣昭。嗣昭为人短小，而胆勇过人。初喜嗜酒，太祖尝微戒之，遂终身不饮。太祖爱其谨厚，常从用兵，为衙内指挥使。

陕州王珙与其兄珂争立于河中，遣嗣昭助珂，败珙于猗氏，获其将三人。梁军救珙，嗣昭又败之于胡壁堡，执其将一人。光化元年，泽州李罕之袭潞州以降梁，梁遣丁会应罕之，嗣昭

与会战含山，执其将一人，斩首三千级，遂取泽州。二年，晋遣李君庆攻梁潞州，君庆为梁所败，太祖鸩杀君庆，嗣昭攻克之。三年，出山东，取梁洺州，梁太祖自将攻之，遣葛从周设伏于青山口。嗣昭闻梁太祖自来，弃城走，前遇伏兵，因大败。

天复元年，梁破河中，执王珂，取晋、绛、慈、隰，因大举击晋，围太原。嗣昭日以精骑出击梁兵，会大雨，梁军解去。晋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军，梁军已去，嗣昭复取汾州，斩瑋。遂出阴地，取慈州，降其刺史唐礼。又取隰州，降其刺史张瑰。是岁，梁军西犯京师，围凤翔，嗣昭乘间攻梁晋、绛，战平阳，执梁将一人。进攻蒲县。梁硃友宁、氏叔琮以兵十万迎击之，嗣昭等败走，友宁追之，晋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，存信又败。梁军遂围太原，而慈、隰、汾州复入于梁。太祖大恐，谋走云州，李存信等劝太祖奔于契丹，嗣昭力争以为不可，赖刘太妃亦言之，乃止。嗣昭昼夜出奇兵击梁军，梁军解去，嗣昭复取汾、慈、隰。是岁，镇、定皆已绝晋而附梁。晋外失大国之援，内亡诸州，仍岁之间，孤城被围者再。于此时，嗣昭力战之功为多。

天祐三年，与周德威攻梁潞州，降丁会，以嗣昭为昭义军节度使。梁遣李思安将兵十万攻潞，筑夹城以围之。梁太祖遣人招降嗣昭，嗣昭斩其使者，闭城拒守，逾年，庄宗始攻破夹城。嗣昭完缉兵民，抚养甚有恩意。梁、晋战胡柳，晋军败，周德威战死。庄宗惧，欲收兵还临濮，嗣昭曰：“梁军已胜，旦暮思归。吾若收军，使彼休息，整而复出，何以当之？宜以精骑挠之，因其劳乏，可以胜也。”庄宗然之。是时，梁军已登无石山，庄宗遣嗣昭转击山北，而自以银枪军趋而曰：“今日之战，得山者胜！”晋军皆争登山，梁军遽下，阵于山西，晋军从上急击，大败之。于是晋城德胜矣。周德威死，嗣昭权

知幽州，居数月，以李绍宏代之。嗣昭将去，幽州人皆号哭闭关遮留之，嗣昭夜遁，乃得去。

十九年，从庄宗击契丹于望都，庄宗为契丹围之数十重，嗣昭以三百骑决围，取庄宗以出。是时，晋遣阎宝攻张文礼于镇州，宝为镇人所败，乃以嗣昭代之。镇兵出掠九门，嗣昭以奇兵击之，镇军且尽，馀三人匿破垣中，嗣昭驰马射之，反为贼射中脑，嗣昭顾{ 服}中矢尽，拔矢于脑，射杀一人，还营而卒。

嗣昭诸子，继侁长而懦，其弟继韬囚之以自立，庄宗方与梁兵相持河上，不暇究其事，因即以为昭义军留后。继韬委其政于魏琢、申蒙，琢等常教继韬反，继韬未决。庄宗在魏，以事召监军张居翰、节度判官任圜。琢等以谓庄宗召居翰等问继韬事，继韬且见诛，因以语趣之，继韬乃遣其弟继远入梁，梁末帝即拜继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居数月，庄宗灭梁，继韬将走契丹，会赦至，乃已，因随其母朝于京师，继远谏曰：“兄为臣子，以反为名，复何面以见天子？且潞城坚而仓廩实，不如闭城坐食积粟，以延岁月，愈于往而就戮也。”继韬不听。继韬母杨氏，善畜财，平生居积行贩，至货百万。当嗣昭为梁围以夹城弥年，军用乏绝，杨氏之积，盖有助焉。至是，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，厚赂宦官、伶人，宦官、伶人皆言：“继韬初无恶意，为奸人所误耳。”杨夫人亦以赂谒刘皇后，刘皇后为言：“嗣昭功臣，宜蒙恩贷。”由是庄宗释继韬。尝从猎，宠倖无间。李存渥尤切齿，数诋责之，继韬怀不自安，复赂宦官、伶人求归镇，庄宗不许。继韬阴使人告继远，令起变于军中，冀天子遣己往安缉之，事泄，斩于天津桥。其二子尝为质于梁，庄宗破梁得之，抚其背曰：“尔幼，犹能佐其父反，长复何为乎？”至是因并诛之。即遣人斩继远，以继侁知潞州事。

已而召继侑还京师，继侑悉取继韬妓妾珍玩，而不时即路。其弟继达怒曰：“吾兄父子诛死，而大兄不仁，利其赀财，淫其妻妾，吾所不忍也！”乃服纆麻，引数百骑坐戟门，使人入杀继侑。节度副使李继珂募市人千馀攻继达，继达走城外，自刭死。

嗣昭七子，至明宗时，子继能坐笞杀其母主藏婢，婢家告变，言继能反，与其弟继袭皆见杀，惟一子继忠仅免。继忠家于晋阳，杨氏所积馀赀犹巨万，晋高祖自太原起兵，召契丹为援，契丹求赂，高祖贷于继忠以取足。高祖入立，甚德之，以为沂、棣、单三州刺史，开运中卒。杨氏平生积产，嗣昭父子三人赖之。

## 嗣本

嗣本，本姓张氏，雁门人也。世为铜冶镇将。嗣本少事太祖，太祖爱之，赐以姓名，养为子。从击居庸关，以功迁义儿军使。从破王行瑜，迁威远军使。从攻罗弘信，以先锋兵破汤阴。从庄宗破潞州夹城。累以战功迁代州刺史、云州防御使、振武节度使，号威信可汗。天祐十三年，从庄宗击刘鄩于故元城，下洺、磁诸州，六月，还军振武。契丹入代北，攻蔚州，嗣本战歿。

## 嗣恩

嗣恩，本姓骆，吐谷浑部人也。少事太祖，能骑射，为铁林军将，稍以战功迁突阵指挥使，赐姓名，以为子。从败康怀英于河西，迁左厢马军都指挥使。从李嗣昭援硃友谦于河中，与梁兵力战，槊中其口，战不已。迁辽州刺史。从庄宗入魏，迁天雄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刘鄩攻太原，兵趣乐平，嗣恩从后追之，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。鄩兵去，嗣恩亦以兵会庄宗于魏，从战于莘。迁代州刺史、石岭关已北都知兵马使、振武节度使。天祐十五年，卒于太原。追赠太尉。

## 存信

存信，本姓张氏，其父君政，回鹘李思忠之部人也。存信少善骑射，能四夷语，通六蕃书。从太祖起代北，入关破黄巢，累以功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遂赐姓名，以为子。存信与存孝俱为养子，材勇不及存孝，而存信不为之下，由是交恶，存孝所为，存信每沮激之，存孝卒得罪死。而存信数从征伐，以功领郴州刺史。太祖遣将兵救硃宣，存信屯于莘县，为罗弘信所击，存信败，亡太祖子落落。后从太祖讨刘仁恭，大败于安塞。太祖大怒，顾存信曰：“昨日吾醉，公不能为我战邪？古人三败，公已二矣。”将杀之，存信叩头谢罪而免。由是大惧，常称疾，天复二年卒，年四十一。

## 存孝

存孝，代州飞狐人也。本姓安，名敬思。太祖掠地代北得之，给事帐中，赐姓名，以为子，常从为骑将。文德元年，河南张言袭破河阳，李罕之来归晋，晋处罕之于泽州，遣存孝与薛阿檀、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还击河阳。梁亦遣丁会、牛存节等助言。战于温县，梁军先扼太行，存孝大败，安休休被执。是时，晋已得泽、潞，岁出山东，与孟方立争邢、洛、磁，存孝未尝不在兵间。方立死，晋取三州，存孝功为多。

明年，潞州军乱，杀李克恭以归唐，梁遣李说攻李罕之于泽州，存孝以骑兵五千救之。梁军呼罕之曰：“公常恃太原以为命，今上党已归唐，唐兵大集，围太原，沙陀将无穴以自处，公复谁恃而不降乎？”存孝以精骑五百绕梁栅而呼曰：“我沙陀之求穴者，待尔肉以食军，可令肥者出斗！”梁骁将邓季筠引军出战，存孝舞槊擒之，李说败走，追击至马牢关。还攻潞州，唐以孙揆为潞州节度使，揆儒者，以梁卒三千为卫，褒衣大盖，拥节先驱。存孝以三百骑伏长子西崖谷间，伺揆军过，横击断之，擒揆以归。初，梁遣葛从周、硃崇节守潞州以待揆，闻揆见执，皆弃去，晋遂复取潞州。是时，张浚、韩建伐晋，击阴地关，晋以李存信、薛阿檀等当浚，别遣存孝军于赵城。唐军战败于阴地关，浚退保晋州，韩建走绛州。存孝攻晋州，浚兵出战，辄复败，因闭壁不敢出。存孝去，攻绛州。浚、建皆走。

存孝猿臂善射，身被重铠，囊弓坐槊，手舞铁槁，出入阵中，以两骑自从，战酣易骑，上下如飞。初，存孝取潞州功为多，而太祖别以大将康君立为潞州留后，存孝为汾州刺史，存孝负其功，不食者数日。及走张浚，迁邠州刺史。大顺二年，徙邢州留后。是时，晋军连岁攻赵常山，存孝常为先锋，下赵临城、元氏。赵王求救于幽州李匡威，匡威兵至，晋军辄引去。

存孝素与存信有隙，存信譖之曰：“存孝有二心，常避赵不击。存孝不自安，乃附梁通赵，自归于唐，因请会兵以代晋。唐命赵王王镕援之。明年，赵与幽州有隙，惧而与晋和，反以兵三万助晋击存孝。存孝婴城自守。太祖自将兵傅其城，掘堑以围之，存孝出兵冲击，堑不得成。裨将袁奉韬使人说存孝曰：“公所畏者，晋王尔。王俟堑成，且留兵去，诸将非公敌也，虽堑何为？”存孝以为然，纵兵成堑。堑成，深沟高垒，不可近，存孝遂寤。城中食尽，登城呼曰：“儿蒙王恩，位至将相，岂欲舍父子而附仇讎，乃存信构陷之耳。愿生见王一言而死。”太祖哀之，遣刘夫人入城慰谕之。刘夫人引与俱来，存孝泥首请罪曰：“儿于晋有功而无过，所以至此，由存信为之耳！”太祖叱曰：“尔为书檄，罪我百端，亦存信为之邪？”缚载后车，至太原，车裂之以徇。然太祖惜其材，怅然恨诸将之不能容也，为之不视事者十馀日。

康君立素与存信相善，方二人之交恶也，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倾之。存孝已死，太祖与诸将博，语及存孝，流涕不已，君立以为不然，太祖怒，鸩杀君立。君立初为云州牙将，唐僖宗时，逐段文楚，与太祖俱起云中，盖君立首事。其后累立战功，表昭义节度使，以存孝故杀之。

## 存进

存进，振武人也，本姓孙，名重进。太祖攻破朔州得之，赐以姓名，养为子。从太祖入关破黄巢，以为义儿军使。从庄宗战柏乡，迁行营马步军都虞候，历慈、沁二州刺史。庄宗初得魏博，以为天雄军都部署，治梁乱军，一切以法，人有犯者，

辄梟首磔尸于市，魏人屏息畏之。从战河上，以功迁振武军节度使。是时，晋军德胜，为南北寨，每以舟兵来往，颇以为劳，而河北无竹石，存进乃以苇笮维大舰为浮梁。庄宗大喜，解衣以赐之。

晋讨张文礼于镇州，久不克，而史建瑭、阎宝、李嗣昭相次战歿，乃以存进代嗣昭为招讨使，军于东垣渡。东垣土恶，筑垒不能就，存进伐木为栅。晋军晨出刍牧，文礼子处球以兵千馀逼存进栅，存进出战桥上，杀处球兵殆尽，而存进亦歿于阵。追赠太尉。

子汉韶，明宗时复本姓，为洋州节度使。潞王从珂以凤翔反，汉韶与张虔钊会唐军讨之，唐军皆降于从珂，独汉韶与虔钊军不降，俱奔于蜀。事蜀，历永平、兴元、武信节度使。年七十馀，卒于蜀。

## 存璋

存璋，字德璜，初与康群立、恭志勤等从太祖入关，破黄巢，累迁义兒军使。太祖病革，存璋与张承业等受顾命，立庄宗为晋王，晋王以存璋为河东马步军使。晋自先王时，尝优假军士，军士多犯法逾禁，庄宗新立，尤患之，存璋一切绳之以法，境内为之清肃。从攻夹城，战柏乡，以功迁汾州刺史。庄宗与刘鄩战于魏博，梁遣王檀来，乘虚袭太原，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，以功迁大同军防御使，遂为节度使。天祐十九年以疾卒。追赠太尉。

## 存贤

存贤，许州人也，本姓王名贤。少为军卒，善角抵，太祖击黄巢于陈州，得之，赐以姓名，养为子。后为义兒军副兵马使，迁沁州刺史。先时，沁州当敌冲，徙其南百馀里，据险立栅而寓居。至存贤为刺史，曰：“徙城避敌，岂勇者所为？”乃复城故州。梁兵屡攻之，存贤力自距守，卒不能近。迁武州刺史、山北团练使，又迁慈州。天祐十八年，梁兵攻硃友谦于河中，庄宗遣存贤援友谦。是时，友谦新叛梁归晋，而河中食少，人心多贰，谍者因谓存贤曰：“河中人欲杀子以归梁，宜亟去。”存贤曰：“死王事，吾志也。复何恨哉！”卒击走梁兵。

庄宗即位，拜右武卫上将军。庄宗亦好角抵，尝与王较而屡胜，颇以自矜，因顾存贤曰：“尔能胜我，与尔一镇。”存贤博而胜之。同光二年春，幽州符存审病，庄宗置酒宫中，叹曰：“吾创业故人，零落殆尽，其所存者惟存审耳。今又病笃，北方之事谁可代之？”因顾存贤曰：“无以易卿。角抵之胜，吾不食言。”即日以为卢龙军节度使。是岁，卒于幽州，年六十五。赠太傅。

## 伶官传第二十五

呜呼，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，燕王吾所立，契丹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，请其矢，盛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及凯旋而纳之。方其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！及仇讎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苍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，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？《书》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传》。

庄宗既好俳優，又知音，能度曲，至今汾、晋之俗，往往能歌其声，谓之“御制”者皆是也。其小字亚子，当时人或谓之亚次。又别为优名以自目，曰李天下。自其为王，至于为天子，常身与俳優杂戏于庭，伶人由此用事，遂至于亡。

皇后刘氏素微，其父刘叟，卖药善卜，号刘山人。刘氏性悍，方与诸姬争宠，常自耻其世家，而特讳其事。庄宗乃为刘

叟衣服，自负蓍囊药笈，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，造其卧内，曰：“刘山人来省女。”刘氏大怒，笞继岌而逐之。宫中以为笑乐。

其战于胡柳也，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。其后灭梁入汴，周匝谒于马前，庄宗得之喜甚，赐以金帛，劳其良苦。周匝对曰：“身陷仇人，而得不死以生者，教坊使陈俊、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。愿乞二州以报此两人。”庄宗皆许以为刺史。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于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不可！”因格其命。逾年，而伶人屡以为言，庄宗谓崇韬曰：“吾已许周匝矣，使吾惭见此三人。公言虽正，然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”卒以俊为景州刺史、德源为宪州刺史。

庄宗好畋猎，猎于中牟，践民田。中牟县令当马切谏，为民请，庄宗怒，叱县令去，将杀之。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，乃率诸伶走追县令，擒至马前责之曰：“汝为县令，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？奈何纵民稼穡以供税赋！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，以备吾天子之驰骋？汝罪当死！”因前请亟行刑，诸伶共唱和之。庄宗大笑，县令乃得免去。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，四顾而呼曰：“李天下，李天下何在？”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。庄宗失色，左右皆恐，群伶亦大惊悚，共持新磨诘曰：“汝奈何批天子颊？”新磨对曰：“李天下者，一人而已，复谁呼邪！”于是左右皆笑，庄宗大喜，赐与新磨甚厚。新磨尝奏事殿中，殿中多恶犬，新磨去，一犬起逐之，新磨倚柱而呼曰：“陛下毋纵儿女啮人！”庄宗家世夷狄，夷狄之人讳狗，故新磨以此讥之。庄宗大怒，弯弓注矢将射之，新磨急呼曰：“陛下无杀臣！臣与陛下为一体，杀之不祥！”庄宗大惊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陛下开国，改元同光，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。且同，铜也，

若杀敬新磨，则同无光矣。”庄宗大笑，乃释之。

然时诸伶，独新磨尤善俳，其语最著，而不闻其它过恶。其败政乱国者，有景进、史彦琼、郭门高三人为最。

是时，诸伶人出入宫掖，侮弄缙绅，群臣愤嫉，莫敢出气，或反相附托，以希恩倖，四方藩镇，货赂交行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。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，事无大小皆以闻。每进奏事殿中，左右皆屏退，军机国政皆与参决，三司使孔谦兄事之，呼为“八哥”。庄宗初入洛，居唐故宫室，而嫔御未备。阉宦希旨，多言宫中夜见鬼物，相惊恐，庄宗问所以禳之者，因曰：“故唐时，后宫万人，今空宫多怪，当实以人乃息。”庄宗欣然。其后幸鄴，乃遣进等采鄴美女千人，以充后宫。而进等缘以为奸，军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数千人。庄宗还洛，进载鄴女千人以从，道路相属，男女无别。魏王继岌已破蜀，刘皇后听宦者谗言，遣继岌贼杀郭崇韬。崇韬素嫉伶人，常裁抑之，伶人由此皆乐其死。皇弟存义，崇韬之婿也，进谗于庄宗曰：“存义且反，为妇翁报仇。”乃囚而杀之。硃友谦，以梁河中降晋者，及庄宗入洛，伶人皆求赂于友谦，友谦不能给而辞焉。进乃谗友谦曰：“崇韬且诛，友谦不自安，必反，宜并诛之。”于是及其将五六人皆族灭之，天下不胜其冤。进，官至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，上柱国。

史彦琼者，为武德使，居鄴都，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彦琼，自留守王正言而下，皆俯首承事之。是时，郭崇韬以无罪见杀于蜀，天下未知其死也，第见京师杀其诸子，因相传曰：“崇韬杀魏王继岌而自王于蜀矣，以故族其家。”鄴人闻之，方疑惑。已而硃友谦又见杀。友谦子廷徽为澶州刺史，有诏彦琼使杀之，彦琼秘其事，夜半驰出城。鄴人见彦琼无故夜驰出，因惊传曰：“刘皇后怒崇韬之杀继岌也，已弑帝而自立，急召彦

琼计事。”鄴都大恐。贝州人有来鄴者，传引语以归。戍卒皇甫晖闻之，由此劫赵在礼作乱。在礼已至馆陶，鄴都巡检使孙鐸，见彦琼求兵御贼，彦琼不肯与，曰：“贼未至，至而给兵岂晚邪？”已而贼至，彦琼以兵登北门，闻贼呼声，大恐，弃其兵而走，单骑归于京师。在礼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乱者，由彦琼启而纵之也。

郭门高者，名从谦，门高其优名也。虽以优进，而尝有军功，故以为从马直指挥使。从马直，盖亲军也。从谦以姓郭，拜崇韬为叔父，而皇弟存义又以从谦为养子。崇韬死，存义见囚，从谦置酒军中，愤然流涕，称此二人之冤。是时，从马直军士王温宿卫禁中，夜谋乱，事觉被诛。庄宗戏从谦曰：“汝党存义、崇韬负我，又教王温反。复欲何为乎？”从谦恐，退而激其军士曰：“罄尔之货，食肉而饮酒，无为后日计也。”军士问其故，从谦因曰：“上以王温故，俟破鄴，尽坑尔曹。”军士信之，皆欲为乱。李嗣源兵反，向京师，庄宗东幸汴州，而嗣源先入。庄宗至万胜，不得进而还，军士离散，尚有二万馀人。居数日，庄宗复东幸汜水，谋扼关以为拒。四月丁亥朔，朝群臣于中兴殿，宰相对三刻罢。从驾黄甲马军阵于宣仁门、步军阵于五凤门以俟。庄宗入食内殿，从谦自营中露刃注矢，驰攻兴教门，与黄甲军相射。庄宗闻乱，率诸王卫士击乱兵出门。乱兵纵火焚门，缘城而入，庄宗击杀数十百人。乱兵从楼上射帝，帝伤重，踣于绛霄殿廊下，自皇后、诸王左右皆奔走。至午时，帝崩，五坊人善友聚乐器而焚之。嗣源入洛，得其骨，葬新安之雍陵。以从谦为景州刺史，已而杀之。

《传》曰：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。”庄宗好伶，而弑于门高，焚以乐器。可不信哉！可不戒哉！

## 宦者传第二十六

呜呼，自古宦、女之祸深矣！明者未形而知惧，暗者患及而犹安焉，至于乱亡而不可悔也。虽然，不可以不戒。作《宦者传》。

### 张承业

张承业，字继元，唐僖宗时宦者也。本姓康，幼阉，为内常侍张泰养子。晋王兵击王行瑜，承业数往来兵间，晋王喜其为人。及昭宗为李茂贞所迫，将出奔太原，乃先遣承业使晋以道意，因以为河东监军。其后崔胤诛宦官，宦官在外者，悉诏所在杀之。晋王怜承业，不忍杀，匿之斛律寺。昭宗崩，乃出承业，复为监军。

晋王病且革，以庄宗属承业曰：“以亚子累公等。”庄宗常兄事承业，岁时升堂拜母，甚亲重之。庄宗在魏，与梁战河上十馀年，军国之事，皆委承业，承业亦尽心不懈。凡所以畜积金粟，收市兵马，劝课农桑，而成庄宗之业者，承业之功为多。自贞简太后、韩德妃、伊淑妃及诸公子在晋阳者，承业一切以法绳之，权贵皆敛手畏承业。

庄宗岁时自魏归省亲，须钱蒲博、赏赐伶人，而承业主藏，钱不可得。庄宗乃置酒库中，酒酣，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，舞

罢，承业出宝带、币、马为赠，庄宗指钱积呼继岌小字以语承业曰：“和哥乏钱，可与钱一积，何用带、马为也？”承业谢曰：“国家钱，非臣所得私也。”庄宗以语侵之，承业怒曰：“臣，老敕使，非为子孙计，惜此库钱，佐王成霸业尔！若欲用之，何必问臣？财尽兵散，岂独臣受祸也？”庄宗顾元行钦曰：“取剑来！”承业起，持庄宗衣而泣，曰：“臣受先王顾托之命，誓雪家国之讎。今日为王惜库物而死，死不愧于先王矣！”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去，承业奋拳殴宝踣，骂曰：“阎宝，硃温之贼，蒙晋厚恩，不能有一言之忠，而反谄谀自容邪！”太后闻之，使召庄宗。庄宗性至孝，闻太后召，甚惧，乃酌两卮谢承业曰：“吾杯酒之失，且得罪太后。愿公饮此，为吾分过。”承业不肯饮。庄宗入内，太后使人谢承业曰：“小兒忤公，已笞之矣。”明日，太后与庄宗俱过承业第，慰劳之。

卢质嗜酒傲忽，自庄宗及诸公子多见侮慢，庄宗深嫉之。承业乘间请曰：“卢质嗜酒无礼，臣请为王杀之。”庄宗曰：“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，公何言之过也！”承业起贺曰：“王能如此，天下不足平也！”质因此获免。

天祐十八年，庄宗已诺诸将即皇帝位。承业方卧病，闻之，自太原肩輿至魏，谏曰：“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，本欲雪家国之讎，而复唐之社稷。今元凶未灭，而遽以尊名自居，非王父子之初心，且失天下望，不可。”庄宗谢曰：“此诸将之所欲也。”承业曰：“不然，梁，唐、晋之仇贼，而天下所共恶也。今王诚能为天下去大恶，复列圣之深讎，然后求唐后而立之。使唐之子孙在，孰敢当之？使唐无子孙，天下之士，谁可与王争者？臣，唐家一老奴耳，诚愿见大王之成功，然后退身田里，使百官送出洛东门，而令路人指而叹曰‘此本朝敕使，先王时监军也’，岂不臣主俱荣哉？”庄宗不听。承业知不可

諫，乃仰天大哭曰：“吾王自取之！誤我奴矣。”肩輿歸太原，不食而卒，年七十七。同光元年，贈左武衛上將軍，謚曰正憲。

## 张居翰

张居翰，字德卿，故唐掖廷令张从玫之养子。昭宗时，为范阳军监军，与节度使刘仁恭相善。天复中，大诛宦者，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。其后，梁兵攻仁恭，仁恭遣居翰从晋王攻梁潞州以牵其兵，晋遂取潞州，以居翰为昭义监军。庄宗即位，与郭崇韬并为枢密使。庄宗灭梁而骄，宦官因以用事，郭崇韬又专任政，居翰默默，苟免而已。魏王破蜀，王衍朝京师，行至秦川，而明宗军变于魏。庄宗东征，虑衍有变，遣人驰诏魏王杀之。诏书已印画，而居翰发视之，诏书言“诛衍一行”，居翰以谓杀降不祥，乃以诏傅柱，揩去“行”字，改为一“家”。时蜀降人与衍俱东者千余人，皆获免。庄宗遇弑，居翰见明宗于至德宫，求归田里。天成三年，卒于长安，年七十一。

五代文章陋矣，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，传记小说多失其传，故其事迹，终始不完，而杂以讹缪。至于英豪奋起，战争胜败，国家兴废之际，岂无谋臣之略，辩士之谈？而文字不足以发之，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。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，至今故老犹能道之。其论议可谓杰然欤！殆非宦者之言也。

自古宦者乱人之国，其源深于女祸。女，色而已；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。盖其用事也近而习，其为心也专而忍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亲之。待其已信，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。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，而人主以为

去己疏远，不若起居饮食、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。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，则忠臣硕士日益疏，而人主之势日益孤。势孤，则惧祸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祸患伏于帷闼，则向之所谓可恃者，乃所以为患也。患已深而觉之，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，缓之则养祸而益深，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，虽有圣智不能与谋，谋之而不可为，为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，则俱伤而两败。故其大者亡国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，至抉其种类，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。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夫为人主者，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，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则祸斯及矣，使其一悟，摔而去之可也。宦者之为祸，虽欲悔悟，而势有不得而去也，唐昭宗之事是已。故曰深于女祸者，谓此也。可不戒哉！昭宗信狎宦者，由是有东宫之幽。既出而与崔胤图之，胤为宰相，顾力不足为，乃召兵于梁。梁兵且至，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。梁兵围之三年，昭宗既出，而唐亡矣。

初，昭宗之出也，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，其在外者，悉诏天下捕杀之，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。是时，方镇僭拟，悉以宦官给事，而吴越最多。及庄宗立，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，得数百人，宦者遂复用事，以至于亡。此何异求已覆之车，躬驾而履其辙也？可为悲夫！

庄宗未灭梁时，承业已死。其后居翰虽为枢密使，而不用事。有宣徽使马绍宏者，尝赐姓李，颇见信用。然诬杀大臣，黷货赂，专威福，以取怨于天下者，左右狎暱，黄门内养之徒也。是时，明宗自镇州入觐，奉朝请于京师。庄宗颇疑其有异志，阴遣绍宏伺其动静，绍宏反以情告明宗。明宗自魏而反，天下皆知祸起于魏，孰知其启明宗之二心者，自绍宏始也！郭

崇韬已破蜀，庄宗信宦者言而疑之。然崇韬之死，庄宗不知，皆宦者为之也。当此之时，举唐之精兵皆在蜀，使崇韬不死，明宗入洛，岂无西顾之患？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？及明宗入立，又诏天下悉捕宦者而杀之。宦者亡窜山谷，多削发为浮图。其亡至太原者七十余人，悉捕而杀之都亭驿，流血盈庭。

明宗晚而多病，王淑妃专内以干政，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。秦王入视明宗疾已革，既出而闻哭声，以谓帝崩矣，乃谋以兵入宫者，惧不得立也。大臣硃弘昭等方图其事，议未决，汉琼遽入见明宗，言秦王反，即以兵诛之，陷秦王大恶，而明宗以此饮恨而终。后愍帝奔于卫州，汉琼西迎废帝于路，废帝恶而杀之。

呜呼！人情处安乐，自非圣哲，不能久而无骄怠。宦、女之祸非一日，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。明宗非佚君，而犹若此者，盖其在位差久也。其馀多武人崛起，及其嗣续，世数短而年不永，故宦者莫暇施为。其为大害者，略可见矣。独承业之论，伟然可爱，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。君子之于人也，苟有善焉，无所不取，吾于斯二人者，有所取焉。取其善而戒其恶，所谓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”也。故并述其祸败之所以然者著于篇。

## 杂传第二十七

### 王镕

王镕，其先回鹘阿布思之遗种，曰没诺干，为镇州王武俊骑将，武俊录以为子，遂冒姓王氏。没诺干子曰未垣活，未垣活子曰升，升子曰廷凑，廷凑子曰元达，元达子曰绍鼎、绍懿，绍鼎子曰景崇。自升以上三世，常为镇州骑将，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，皆为成德军节度使。景崇官至守太尉，封常山郡王，唐中和二年卒。子镕立，年十岁。是时，晋新有太原，李匡威据幽州，王处存据中山，赫连鐸据大同，孟方立据邢台，四面豪杰并起而交争。镕介于其间，而承祖父百年之业，士马强而畜积富，为唐累世藩臣。故镕年虽少，藉其世家以取重，四方诸镇废立承继，有请于唐者，皆因镕以闻。

自晋兵出山东，已破孟迁，取邢、洛、磁三州，景福元年，乃大举击赵，下临城。镕求救于李匡威，匡威来救，晋军解去。明年，晋会王处存攻镕坚固、新市。晋王与处存皆自将，而镕未尝临军，遣追风都团练使段亮、翦寇都团练使马珂等，以兵属匡威而已。匡威战磁河，晋军大败。明年春，晋攻天长军，镕出兵救之，败于叱日岭，晋军遂出井陘。镕又求救于匡威，晋军解去。

初，匡威悦其弟匡侑之妇美而淫之，匡侑怒，及其救镕也，诱其军乱而自立。匡威内惭不敢还，乃以符印归其弟，而将奔

于京师。行至深州，镒德匡威救己，使人邀之，馆于梅子园，以父事之。

匡威客李正抱者，少游燕、赵间，每徘徊常山，爱之不能去。正抱、匡威皆失国无聊，相与登城西高阁，顾览山川，泫然而泣，乃与匡威谋劫镒而代之。因诈为忌日，镒去卫从，晨诣馆慰，坐定，甲士自幕后出，持镒两袖，镒曰：“吾国赖公而存，诚无以报厚德，今日之事，是所甘心。”因叩头以位与匡威。匡威素少镒，以谓无能为也，因与镒方饘诣府，将代其位。行过亲事营，军士闭门大噪，天雨震电，暴风拔木，屋瓦皆飞。屠者墨君和望见镒，识之，从缺垣中跃出，挟镒于马，负之而走，乱军击杀匡威、正抱，燕人皆死。匡侑虽憾其兄，而阳以大义责镒甚急。镒既失燕援，而晋军急攻平山，劫镒以盟，镒遂与晋和。

其后梁太祖下晋邢、洛、磁三州，乃为书诏镒，使绝晋而归梁，镒依违不决。晋将李嗣昭复取洛州，梁太祖击败嗣昭，嗣昭弃洛州走。梁获其輜重，得镒与嗣昭书，多道梁事，太祖怒，因移兵常山，顾谓葛从周曰：“得镇州以与尔，尔为我先锋。”从周至临城，中流矢，卧舆中，梁军大沮。梁太祖自将傅城下，焚其南关，镒惧，顾其属曰：“事急矣！奈何？”判官周式，辨士也，对曰：“此难与力争，而可以理夺也。”式与梁太祖有旧，因请入梁军。太祖望见式，骂曰：“吾常以书招镒不来，今吾至此，而尔为说客，晚矣！且晋吾仇也，而镒附之，吾知李嗣昭在城中，可使先出。”乃以所得镒与嗣昭书示式，式进曰：“梁欲取一镇州而止乎，而欲成霸业于天下也？且霸者责人以义而不私，今天子在上，诸侯守封睦邻，所以息争，且休民也。昔曹公破袁绍，得魏将吏与绍书，悉焚之，此英雄之事乎！今梁知兵举无名，而假嗣昭以为辞。且王氏五

世六公抚有此士，岂无死士，而待嗣昭乎？”太祖大喜，起牵式衣而抚之曰：“吾言戏耳。”因延式于上坐，议与镒和。镒以子昭祚为质，梁太祖以女妻之。太祖即位，封镒赵王。

镒祖母丧，诸镇皆吊，梁使者见晋使在馆，还言赵王有二志。是时，魏博罗绍威卒，梁因欲尽取河北，开平四年冬，遣供奉官杜廷隐监魏博将夏諲，以兵三千袭深、冀二州，以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镒惧，乞兵于晋。晋人击败景仁于柏乡，梁遂失镇、定，而庄宗由此益强，北破幽、燕，南并魏博，镒常以兵从。镒德晋甚。明年，会庄宗于承天军，奉觞为寿，庄宗以镒父友，尊礼之，酒酣为镒歌，拔佩刀断衣而盟，许以女妻镒子昭诲。

镒为人仁而不武，未尝敢为兵先，佗兵攻赵，常藉邻兵为救。当是时，诸镇相弊于战争，而赵独安，乐王氏之无事，都人士女褰衣博带，务夸侈为嬉游。镒尤骄于富贵，又好左道，炼丹药，求长生，与道士王若讷留游西山，登王母祠，使妇人维锦绣牵持而上。每出，逾月忘归，任其政于宦者。宦者石希蒙与镒同卧起。天祐十八年冬，镒自西山宿鹤营庄，将还府，希蒙止之。宦者李弘规谏曰：“今晋王身自暴露以亲矢石，而大王竭军国之用为游畋之资，开城空宫，逾月不返，使一失闭门不纳从者，大王欲何归乎？”镒惧，促驾，希蒙固止之。弘规怒，遣亲事军将苏汉衡率兵擐甲露刃于帐前曰：“军士劳矣！愿从王归。”弘规继而进曰：“惑王者希蒙也，请杀之以谢军士！”镒不答，弘规呼镒甲士斩希蒙首，掷于镒前，镒惧，遽归。使其子昭祚与大将张文礼族弘规、汉衡，收其偏将下狱，穷究反状，亲军皆惧。文礼诱以为乱，夜半，亲军千余人逾垣而入，镒方与道士焚香受箓，军士斩镒首，袖之而出，因纵火焚其宫室，遂灭王氏之族。

镠小子昭诲，年十岁，其军士有德镠者，藏之穴中，乱定，髡其发，被以僧衣，遇湖南人李震，匿昭诲于茶笼中，载之湖南，依南岳为浮图，易名崇隐。明宗时，昭诲已长，思归，而镠故将符习为宣武军节度使，震以归习，习表于朝。昭诲自称前成德军中军使以见，拜考功郎中、司农少卿。周显德中，犹为少府监云。

张文礼者，狡狴人也，镠惑爱之，以为子，号王德明。镠已死，文礼自为留后。庄宗初纳之，后知其通于梁也，遣赵故将符习与阎宝击之。文礼家鬼夜哭，野河水变为血，游鱼皆死，文礼惧，病疽卒。子处瑾秘丧拒守，击败习等。以李嗣昭代之，嗣昭中流矢卒，以李存进代之，存进辄复战歿，乃以符存审为招讨使，遂破之。执文礼妻及子处瑾、处球、处琪等，折足归于晋。赵人请而醢之，磔文礼尸于市。

## 罗绍威

罗绍威，字端己，其先长沙人。祖让，北迁为魏州贵乡人。父弘信，为牧监卒。文德元年，魏博牙军乱，遂杀其帅乐彦贞，立其将赵文建为留后，已而又杀之。牙将未知所立，乃聚呼曰：“孰能为我帅者？”弘信从众中出应曰：“我可为君等帅也。”弘信状貌奇怪，面色青黑，军中异之，共立为留后。唐昭宗即位，拜弘信节度使。

梁太祖将攻晋，乞余于弘信，弘信不与，由是有隙。梁兵攻魏，取黎阳、淇门、卫县。战于内黄，魏兵五战五败，弘信惧，请盟，乃止。是时，梁方东攻克、郢，北敌晋，晋遣李存信救硃宣，假道于魏。太祖闻，遣使语弘信曰：“晋人志在河

朔，兵还灭魏矣。”弘信以为然，乃发兵击存信于莘县，太祖遣葛从周助之。梁兵擒晋王子落落，送于魏，弘信杀之，乃与晋绝。太祖犹疑弘信有二心，乃以兄事弘信，常为卑辞厚币以聘魏。魏使者至梁，太祖北面拜而受币，谓使者曰：“六兄于我有倍年之长，吾何敢慢之。”弘信大喜，以为厚己。以故太祖往来燕、赵之间，卒有河北者，魏不为之患也。弘信死，绍威立。

绍威好学工书，颇知属文，聚书数万卷，开馆以延四方之士。弘信在唐，以其先长沙人，故封长沙郡王，绍威袭父爵长沙。绍威新立，幽州刘仁恭以兵十万攻魏，屠贝州，绍威求救于梁，大败燕军于内黄。明年，梁太祖遣葛从周会魏兵攻沧州，取其德州，遂败燕军于老鸦堤，绍威以故德梁助己。

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军，牙军岁久益骄，至绍威时已二百年，父子世相婚姻以自结。前帅史宪诚、何全皞、韩君雄、乐彦贞等，皆由牙军所立，怒辄遂杀之。绍威为人精悍明敏，通习吏事，为政有威严，然其家世由牙军所立。天祐二年，魏州城中地陷，绍威惧有变。已而牙校李公铨作乱，绍威诛之，乃间遣使告梁乞兵，欲尽诛牙军。梁太祖许之，为遣李思安等攻沧州，召兵于魏，绍威因悉发魏兵以从，独牙军在。

绍威子廷规娶梁女，会梁女卒，太祖阴遣客将马嗣勋选良兵实舆中，以长直军千人杂舆夫入魏，诈为助葬，太祖以兵继其后。绍威夜以奴兵数百，会嗣勋兵击牙军，并其家属尽杀之。太祖自内黄驰至魏，魏兵从攻沧州者行至历亭，闻之皆反，入澶、博诸州，魏境大乱，数月，太祖为悉平之。牙军死，魏兵悉叛，绍威势益孤，太祖乃欲夺其地，绍威始大悔。是岁，太祖复攻沧州，宿兵长芦，绍威馈给梁兵，自沧至魏五百里，起亭堠，供帐什物自具，梁兵数十万皆取足，绍威以此重困。昭

宗东迁洛阳，诏诸镇缮理京师，绍威营太庙成，加拜守侍中，进封鄴王。

太祖围沧州未下，刘守光会晋军破梁潞州。太祖自长芦归，过魏，疾作，卧府中，诸将莫得见，绍威惧太祖终袭己，乃乘间入见曰：“今四方称兵，为梁患者，以唐在故也；唐家天命已去，不如早自取之。”太祖大喜，乃急归。太祖即位，将都洛阳，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、朝元前殿，浮河而上，立之京师。太祖叹曰：“吾闻萧何守关中，为汉起未央宫，岂若绍威越千里而为此，若神化然，功过萧何远矣！”赐以宝带名马。

燕王刘守光囚其父仁恭，与其兄守文有隙，绍威驰书劝守光等降梁。太祖闻之笑曰：“吾常攻燕不能下，今绍威折简，乃胜用兵十万。”太祖每有大事，多遣使者问之，绍威时亦驰简入白，使者相遇道中，其事往往相合。

绍威自以魏久不用兵，愿伐木安阳淇门为船，自河入洛，岁漕谷百万石，以供京师。太祖益以绍威尽忠，遣将程厚、卢凝督其役。舟未成而绍威病，乃表言：“魏故大镇，多外兵，愿得梁一有功重臣临之，请以骸骨就第。”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监府事，语使者曰：“亟行，语而主，为我强饭，如有不讳，当世世贵尔子孙。今使周翰监府事，尚冀卿复愈耳。”绍威仕梁，累拜太师兼中书令，卒年三十四，赠尚书令，谥曰贞壮。

子三人，廷规，官至司农卿卒。周翰袭父位，乾化二年八月为杨师厚所逐，徙为宣义军节度使，卒于官，年十四。周敬代为宣义军节度使，年十岁，徙镇忠武。明年，为秘书监、驸马都尉、光禄卿。唐庄宗时为金吾大将军，明宗以为匡国军节度使，罢为上将军。晋天福二年卒，年三十二。廷规娶梁太祖二女，一曰安阳公主，一曰金华公主。周翰娶末帝女，曰寿春公主，周敬亦娶末帝女，曰晋安公主。

## 王处直

王处直，字允明，京兆万年人也。父宗，善殖财货，富拟王侯，为唐神策军吏，官至金吾大将军，领兴元节度使，子处存、处直。处存以父任为骁卫将军、定州已来制置内闲廐宫苑等使。乾符六年，即拜义武军节度使。黄巢陷长安，处存感愤流涕，率镇兵入关讨贼。巢败第功，而收城击贼，李克用为第一；勤王倡义，处存为第一。乾宁二年，处存卒于镇，三军以河朔故事，推处存子郜为留后，即拜节度使，加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处直为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。

光化三年，梁兵攻定州，郜遣处直率兵拒之，战于沙河，为梁兵所败。兵返入城逐郜，郜出奔晋，乱兵推处直为留后。梁兵围之，处直遣人告梁，请绝晋而事梁，出绢十万匹犒军，乃与梁盟。梁太祖表处直义武军节度使，累封太原王。太祖即位，封处直北平王。其后梁兵攻王镒，镒求救于晋，处直亦遣人至晋，愿绝梁以自效。晋兵救镒，处直以兵五千从，破梁军于柏乡。其后晋北破燕，南取魏博，与梁战河上，十馀年，处直未尝不以兵从。

处直好巫，而客有李应之者，妖妄人也。处直有疾，应之以左道治之而愈，处直益以为神，使衣道士服，以为行营司马，军政无大小，咸取决焉。初，应之于陞邑阑得小兒刘云郎，养以为子，而处直未有子，乃以云郎与处直，而给曰：“此子生而有异。”处直养以为子，更名曰都，甚爱之。应之由此益横，乃籍管内丁壮，别立新军，自将之，治第博陵坊，四面开门，皆用左道。处直将吏知其必为患，而莫能谏也。是时，幽州李匡侔假道中山以如京师，处直伏甲城外，以备不虞。匡侔已去，

甲士入城围应之第，执而杀之，因诣处直请杀都，处直不与。明日，第功行赏，因阴疏甲士姓名，自队长已上藏于别籍，其后因事诛之，凡二十年，无一人免者，而处直终为都所杀。

都为人狡佞多谋，处直以为节度副使。张文礼弑王镕，庄宗发兵讨文礼，处直与左右谋曰：“镇，定之蔽也，文礼虽有罪，然镇亡定不独存。”乃遣人请庄宗毋发兵，庄宗取所获文礼与梁蜡书示处直曰：“文礼负我，师不可止。”处直有孽子郁，当郜之亡于晋也，郁亦奔焉，晋王以女妻之，为新州防御使。处直见庄宗必讨文礼，益自疑，乃阴与郁交通，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牵晋兵，且许召郁为嗣，都闻之不说。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，恐自貽患，处直不听。郁自奔晋，常恐处直不容，因此大喜，以为乘其隙可取之，乃以厚赂诱契丹阿保机。阿保机举国入寇，定人皆不欲契丹之举，小吏和昭训劝都举事，都因执处直，囚之西宅，自为留后，凡王氏子孙及处直将校杀戮殆尽。明年正月朔旦，都拜处直于西宅，处直奋起搤其胸而呼曰：“逆贼！吾何负尔？”然左右无兵，遂欲啗其鼻，都掣袖而走，处直遂见杀。

初，有黄蛇见于碑楼，处直以为龙，藏而祠之，又有野鹊数百，巢麦田中，处直以为己德所致，而定人皆知其不祥，曰：“蛇穴山泽，而处人室，鹊巢乌，降而田居，小人窃位，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。”已而处直果被废死。

庄宗已败契丹于沙河，追奔过定州，与都相得欢甚，以其子继岌娶都女，以都为义武军节度使。同光二年，庄宗幸鄴，都来朝，赐与巨万。庄宗以继岌故，待都甚厚，所请无不从。及明宗立，颇恶都为，而安重诲每以法绳之，都始有异志。是时，唐兵击契丹，数往来定州，都供馈多阙，益不自安。和昭训为都谋曰：“天子新立，四方未附，其势易离，可为自安

之计。”已而硃守殷反于汴州，都遂亦反，遣人以蜡书招青、徐、岐、潞、梓五镇，约皆举兵，而五镇不应。明宗遣王晏球讨之。都复与王郁招契丹为援，契丹遣秃馁将万骑救都。都遣指挥使郑季璘、龙泉镇将杜弘寿以二千人迎契丹，为晏球所败。季璘、弘寿被执，晏球责曰：“吾尝使人招汝，何故不降？”弘寿对曰：“受恩中山两世矣，不敢有二心。”遂见杀，弘寿临刑，神色自若。晏球屯军望都，与都及契丹战，大败之曲阳，都及秃馁得数骑遁去，闭城不复出。

初，庄宗军中阑得一男子，爱之，使冒姓李，名继陶，养于宫中以为子。明宗即位，安重诲出以乞段徊，徊亦恶而逐之。都使人求得之。至是，给其众曰：“此庄宗太子也。”被以天子之服，使巡城上，以示晏球军，军士识者曰：“继陶也。”共诟之。都居城中，兵少，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，呼秃馁为馁王，屈身事之。诸将有欲出降者，都伺察严密，杀戮无虚日，以故坚守经年。天成四年二月，城破，都与家属皆自焚死，王氏遂绝于中山。而处存有子鄴，鄴子廷胤，与庄宗连外姻，为人骁勇，自为军校，能与士卒同辛苦，明宗时，历贝、忻、密、澶、隰州刺史。范延光反于鄴，晋高祖以廷胤为杨光远行营中军使。破延光有功，拜彰德军节度使。

初，处直为都所囚，幼子威北走契丹。契丹谓晋高祖曰：“吾欲使威袭其先人爵土，如何？”高祖对曰：“中国之法，自将校为刺史，升团练防御而至节度使，请送威归中国，渐进之。”契丹怒曰：“尔自诸侯为天子，岂有渐乎？”高祖闻之，遽徙廷胤镇义武，曰：“此亦王氏之后也。”后徙镇海而卒。

## 刘守光

刘守光，深州乐寿人也。其父仁恭，事幽州李可举，能穴地为道以攻城，军中号“刘窟头。”稍以功迁军校。仁恭为人有勇，好大言。可举死，子匡威恶其为人，不欲使居军中，徙为瀛州景城县令。瀛州军乱，杀刺史，仁恭募县中得千人，讨平之，匡威喜，复以为将，使戍蔚州。戍兵过期不得代，皆思归，出怨言。匡威为弟匡侑所逐，仁恭闻乱，乃拥戍兵攻幽州，行至居庸关，战败，奔晋、晋以为寿阳镇将。

仁恭多智诈，善事人，事晋王爱将盖寓尤谨，每对寓涕泣，自言：“居燕无罪，以谗见逐。”因道燕虚实，陈可取之谋，晋王益信而爱之。乾宁元年，晋击破匡侑，乃以仁恭为幽州留后，留其亲信燕留得等十余人监其军，为之请命于唐，拜检校司空、卢龙军节度使。

其后晋攻罗弘信，求兵于仁恭，仁恭不与，晋王以书微责诮之，仁恭大怒，执晋使者，杀燕留得等以叛。晋王自将讨之，战于安塞，晋王大败。光化元年，遣其子守文袭沧州，逐节度使卢彦威，遂取沧、景、德三州。为其子请命于唐，昭宗迟之，未即从，仁恭怒，语唐使者曰：“为我语天子，旌节吾自有，但要长安本色尔，何屡求而不得邪！”昭宗卒以守文为横海军节度使。

仁恭父子率两镇兵十万，号称三十万以击魏，屠贝州。罗绍威求救于梁，梁遣李思安救魏，大败守文于内黄，斩首五万。仁恭走，梁军追击之，自魏至长河，横尸数百里。梁军自是连岁攻之，破其瀛、漠二州，仁恭惧，复附晋。

天祐三年，梁攻沧州，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、七十已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“定霸都”，得二十万人，兵粮自具，屯于瓦桥。梁军壁长芦，深沟高垒，仁恭不能近。沧州被围百馀日，城中食尽，人自相食，析骸而爨，或丸瑾土而食，

死者十六七。仁恭求救于晋，晋王为之攻潞州以牵梁围，晋破潞州，梁军乃解去。

然仁恭幸世多故，而骄于富贵，筑宫大安山，穷极奢侈，选燕美女充其中。又与道士炼丹药，冀可不死。令燕人用塼土为钱，悉敛铜钱，鍤山而藏之，已而杀其工以灭口，后人皆莫知其处。

仁恭有爱妾罗氏，其子守光烝之，仁恭怒，笞守光，逐之。梁开平元年，遣李思安攻仁恭，仁恭在大安，守光自外将兵以入，击走思安，乃自称卢龙节度使，遣李小喜、元行钦以兵攻大安山，执仁恭而幽之。其兄守文闻父且囚，即率兵讨守光，至于卢台，为守光所败，进战玉田，又败，乃乞兵于契丹。明年，守文将契丹、吐浑兵四万人战于鸡苏，守光兵败，守文阳为不忍，出于阵而呼其众曰：“毋杀吾弟！”守光将元行钦识守文，跃马而擒之，又囚之于别室，既而杀之。守文将吏孙鹤、吕兗等，立守文子延祚以距守光，守光围之百馀日，城中食尽，米斛直钱三万，人相杀而食，或食塼土，马相食其骏尾，兗等率城中饥民食以麩，号“宰务”，日杀以饷军。久之，延祚力穷，遂降。

守光素庸愚，由此益骄，为铁笼、铁刷，人有过者，坐之笼中，外燎以火，或刷剔其皮肤以死，燕之士逃祸于佗境。守光身衣赭黄，谓其将吏曰：“我衣此而南面，可以帝天下乎？”孙鹤切谏以为不可。梁攻赵，赵王王镕求救于守光，孙鹤曰：“今赵无罪，而梁伐之，诸侯救赵之兵，先至者霸，臣恐燕军未出，而晋已先破梁矣，此不可失之时也。”守光曰：“赵王尝与我盟而背之，今急乃来归我；且两虎方斗，可待之，吾当为卞庄子也。”遂不出兵。晋王果救赵，大败梁兵于柏乡，进掠邢、洛，至于黎阳。守光闻晋空国深入梁，乃治兵戒严，

遣人以语动镇、定曰：“燕有精兵三十万，率二镇以从晋，然谁当主此盟者？”晋人患之，谋曰：“昔夫差争黄池之会，而越入吴；项羽贪伐齐之利，而汉败楚。今吾越千里以伐人，而强燕在其后，此腹心之患也。”乃为之班师。

守光益以为诸镇畏其强，乃讽诸镇共推尊己，于是晋王率天德宋瑤、振武周德威、昭义李嗣昭、义武王处直、成德王镒等，以墨制册尊守光为尚书令、尚父。守光又遣告于梁，请授己河北兵马都统，以讨镇、定、河东。梁遣阁门使王瞳拜守光河北采访使。有司白守光，尚父受册，用唐册太尉礼仪，守光问曰：“此仪注何不郊天改元？”有司曰：“此天子之礼也，尚父虽尊，乃人臣耳。”守光怒曰：“我为尚父，谁当帝者乎？且今天下四分五裂，大者称帝，小者称王，我以二千里之燕，独不能帝一方乎？”乃械梁、晋使者下狱，置斧钺质于其庭，令曰：“敢谏者死！”孙鹤进曰：“沧州之败，臣蒙王不杀之恩，今日之事，不敢不谏。”守光怒，推之伏钺质，令军士割而啖之。鹤呼曰：“不出百日，大兵当至！”命窒其口而醢之。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号大燕皇帝，改元曰应天，以王瞳、齐涉为左右相。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贺册尚父，至燕，而守光已僭号。有司迫承勋称臣，承勋不屈，以列国交聘礼入见，守光怒，杀之。

明年，晋遣周德威将三万人，会镇、定之兵以攻燕，自祈沟关入，其澶、涿、武、顺诸州皆迎降。守光被围经年，累战常败，乃遣客将王遵化致书于德威曰：“予得罪于晋，迷而不复，今其病矣，公善为我辞焉。”德威谓遵化曰：“大燕皇帝尚未郊天，何至此邪？予受命以讨僭乱，不知其佗也。”守光益窘，乃献绢千匹、银千两、锦百段，遣其将周遵业谓德威曰：“吾王以情告公，富贵成败，人之常理；录功宥过，霸者之

事也。守光去岁妄自尊崇，本不能为硃温下耳，岂意大国暴师经年，幸少宽之。”德威不许。守光登城呼德威曰：“公三晋贤士，独不急人之危乎？”遣人以所乘马易德威马而去，因告曰：“俟晋王至则降。”晋王乃自临军，守光登城见晋王，晋王问将如何？守光曰：“今日俎上肉耳，惟王所为也！”守光有嬖者李小喜，劝其毋降，守光因请俟佗日。是夕，小喜叛降于晋军。明旦，晋军攻破其城，执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。

守光与其妻李氏、祝氏，子继珣、继方、继祚等，南走沧州，迷失道，至燕乐界中，数日不得食，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，田家怪而诘之，祝氏以实告，乃被擒送幽州。晋王方大飨军，客将引守光见，晋王戏之曰：“主人何避客之遽也？”守光叩头请死，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从军。军还过赵，赵王王镕会晋王，置酒，酒酣请曰：“愿见仁恭父子。”晋王命破械出之，引置下坐。饮食自若，皆无惭色。

晋王至太原，仁恭父子曳以组练，献于太庙。守光将死，泣曰：“臣死无恨，然教臣不降者，李小喜也，罪人不死，臣将诉于地下。”晋王使召小喜，小喜真目曰：“囚父弑兄，蒸其骨肉，亦小喜教尔邪？”晋王怒，命先斩小喜。守光知不免，呼曰：“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，何不赦臣使自效？”其二妇从旁骂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生复何为？愿先死！”乃俱死。晋王命李存霸执仁恭至雁门，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，然后斩之。

## 杂传第二十八

### 李茂贞

李茂贞，深州博野人也。本姓宋，名文通，为博野军卒，戍凤翔。黄巢犯京师，郑畋以博野军击贼，茂贞以功自队长迁军校。光启元年，硃玫反，僖宗出居兴元。玫遣王行瑜攻大散关，茂贞与保銮都将李彥延等败行瑜于大唐峰。明年，玫遂败死。茂贞以功自扈跸都头拜武定军节度使，赐以姓名。扈跸东归，至凤翔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天威都头杨守立争道，以兵相攻，昌符不胜，走陇州。僖宗遣茂贞击杀昌符，以功拜凤翔陇右节度使。大顺元年，封陇西郡王。

二年，枢密使杨复恭得罪，奔于兴元，兴元节度使杨守亮，复恭之养子也，纳之。茂贞乃上书言复恭父子罪皆当诛，因自请为山南招讨使。昭宗以宦者故，难之，未许。茂贞擅发兵攻破兴元，复恭父子见杀。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军府事，昭宗乃徙茂贞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以宰相徐彦若镇凤翔。茂贞不奉诏，上表自论曰：“但虑军情忽变，戎马难羁。徒令旬服生灵，因兹受币；未审乘輿播越，自此何之？”昭宗以茂贞表辞不逊，不能忍，以问宰相杜让能，让能以谓：“茂贞地大兵强，而唐力未可以致讨；凤翔又近京师，易以自危而难于后悔，佗日虽欲诛晁错以谢诸侯，恐不能也。”昭宗怒曰：“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！”乃责让能治兵，而以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。令下，

京師市人皆知不可，相與聚承天門，遮宰相請無舉兵，爭投瓦石擊宰相，宰相下輿而走，亡其堂印，人情大恐，昭宗意益堅。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，唐軍敗潰，茂貞遂犯京師，屯于三橋。昭宗御安福門，殺兩樞密以謝茂貞，使罷兵。茂貞素與讓能有隙，因曰：“謀舉兵者非兩樞密，乃讓能也。”陳兵臨皋驛，請殺讓能。讓能曰：“臣故先言之矣，惟殺臣可以紓國難。”昭宗泣下沾襟，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，賜死，茂貞乃罷兵。

明年，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，其諸子珂、珙爭立。晉王李克用請立珂，茂貞與韓建、王行瑜請立珙，昭宗不許。茂貞等怒，率三鎮兵犯京師，謀廢昭宗，立吉王保。未果，而晉王亦舉兵，茂貞懼，乃殺宰相韋昭度、李磎，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。晉兵至河中，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，京師大亂，昭宗出居于石門。茂貞以兵至鄆縣，斬繼鵬自贖。晉兵已破王行瑜，還軍渭北，請擊茂貞。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，因欲庇之以為德，而冀緩急之可恃也；且茂貞已殺其子自贖矣，乃詔罷歸晉軍。克用嘆曰：“唐不誅茂貞，忱未已也！”

昭宗自石門還，益募安聖、捧宸等軍萬餘人，以諸王將之。茂貞謂唐將討己，亦治兵請覲，京師大恐，居人亡入山谷。茂貞遂犯京師，昭宗遣覃王拒之，覃王至三橋，軍潰，昭宗出居于華州。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，韓建為茂貞請，乃已。久之，加拜茂貞尚書令，封岐王。其后，昭宗為宦者所廢，既反正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，陰與梁太祖謀之。中尉韓全海等，亦倚茂貞之強，以為外援，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，宦者恃岐兵，益驕不可制。

天復元年，胤召梁太祖以西，梁軍至同州，全海等懼，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。梁軍圍之逾年，茂貞每戰輒敗，閉壁不敢

出。城中薪食俱尽，自冬涉春，雨雪不止，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。米斗直钱七千，至烧人屎煮尸而食。父自食其子，人有争其肉者，曰：“此吾子也，汝安得而食之！”人肉斤直钱百，狗肉斤直钱五百。父甘食其子，而人肉贱于狗。天子于宫中设小磨，遣宫人自屑豆麦以供御，自后宫、诸王十六宅，冻馁而死者日三四。城中人相与邀遮茂贞，求路以为生。茂贞穷急，谋以天子与梁以为解。昭宗谓茂贞曰：“朕与六宫皆一日食粥，一日食不托，安能不与梁和乎？”三年正月，茂贞与梁约和，斩韩全诲等二十余人，传首梁军，梁围解。天子虽得出，然梁遂劫东迁而唐亡，茂贞非惟亡唐，亦自困矣。

及梁太祖即位，诸侯之强者皆相次称帝，独茂贞不能，但称岐王，开府置官属，以妻为皇后，鸣梢羽扇视朝，出入拟天子而已。茂贞居岐，以宽仁爱物，民颇安之，尝以地狭赋薄，下令搃油，因禁城门无内松薪，以其可为炬也，有优者诮之曰：“臣请并禁月明。”茂贞笑而不怒。

初，茂贞破杨守亮取兴元，而邠、宁、鄜坊皆附之，有地二十州，其被梁围也，兴元入于蜀；开平已后，邠、宁、鄜、坊入于梁，秦、凤、阶、成又入于蜀；当梁末年，所有七州而已。

庄宗已破梁，茂贞称岐王，上笺以季父行自处。及闻入洛，乃上表称臣，遣其子从严来朝。庄宗以其耆老，甚尊礼之，改封秦王，诏书不名。同光二年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九，谥曰忠敬。

从严为人柔而善书画，茂贞承制拜从严彰义军节度使。茂贞卒，拜凤翔节度使。魏王继岌征蜀，为供军转运应接使。蜀平，继岌遣从严部送王衍，行至凤翔，监军使柴重厚拒而不纳，从严遂东至华州，闻庄宗之难乃西归。明宗入立，

闻重厚尝拒从 严，遣人诛之。从 严上书，言重厚守凤翔，军民无所扰，愿贷其过。虽不许，士人以此多之。历镇宣武、天平。从 严有田千顷、竹千亩在凤翔，惧侵民利，未尝省理，凤翔人爱之。废帝起凤翔，将行，凤翔人叩马乞从 严。废帝入立，复以从 严为凤翔节度使，卒年四十九。

## 韩建

韩建，字佐时，许州长社人也。少为蔡州军校，隶忠武军将鹿晏弘。从杨复光攻黄巢于长安，巢已破，复光亦死，晏弘与建等无所属，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于蜀，所过攻劫。行至兴元，逐牛丛，据山南。已而不能守，晏弘东走许州，建乃奔于蜀，拜金吾卫将军。僖宗还长安，建为潼关防御使、华州刺史。华州数经大兵，户口流散，建少贱，习农事，乃披荆棘，督民耕植，出入闾里，问其疾苦。建初不知书，乃使人题其所服器皿床榻，为其名目以视之，久乃渐通文字。见《玉篇》，喜曰：“吾以类求之，何所不得也。”因以通音韵声偶，暇则课学书史。是时，天下已乱，诸镇皆武夫，独建抚辑兵民，又好学。荆南成汭时冒姓郭，亦善缉荆楚。当时号为“北韩南郭”。

大顺元年，以兵属张浚伐晋，浚败，建自含山遁归。河中王重盈死，诸子珂、珙争立，晋人助珂，建与王行瑜、李茂贞助珙。昭宗不许，建等大怒，以三镇兵犯京师。昭宗见建等责之，行瑜、茂贞惶恐战汗不能语，独建前自陈述。乃杀宰相韦昭度、李磻等，谋废昭宗。会晋举兵且至，建等惧，乃还。晋兵问罪三镇，兵傅华州，建登城呼曰：“弊邑未常失礼于大国，何为见攻？”晋人曰：“君以兵犯天子，杀大臣，是以讨也。”

“已而与晋和。

乾宁三年，李茂贞复犯京师，昭宗将奔太原，次渭北，建遣子允请幸华州。昭宗又欲如鄜州，建追及昭宗于富平，泣曰：“籓臣倔强，非止茂贞，若舍近畿而巡极塞，乘輿渡河，不可复矣！”昭宗亦泣，遂幸华州。

是时，天子孤弱，独有殿后军及定州三都将李筠等兵千馀人为卫，以诸王将之。建已得昭宗幸其镇，遂欲制之，因请罢诸王将兵，散去殿后诸军，累表不报。昭宗登齐云楼，西北顾望京师，作《菩萨蛮辞》三章以思归，其卒章曰：“野烟生碧树，陌上行人去。安得有英雄，迎归大内中？”酒酣，与从臣悲歌泣下，建与诸王皆属和之。建心尤不悦，因遣人告诸王谋杀建、劫天子幸佗镇。昭宗召建，将辨之，建称疾不出，乃遣诸王自诣，建不见。请送诸王十六宅，昭宗难之。建乃率精兵数千围行宫，请诛李筠。昭宗大惧，遽诏斩筠，悉散殿后及三都卫兵，幽诸王于十六宅。昭宗益悔幸华，遣延王戒丕使于晋，以谋兴复。戒丕还，建与中尉刘季述诬诸王谋反，以兵围十六宅，诸王皆登屋叫呼，遂见杀。昭宗无如之何，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。

建已杀诸王，乃营南庄，起楼阁，欲邀昭宗游幸，因以废之而立德王裕。其父叔丰谓建曰：“汝陈、许间一田夫尔，遭时之乱，蒙天子厚恩至此，欲以两州百里之地行大事，覆族之祸，吾不忍见，不如先死！”因泣下歔歔。李茂贞、梁太祖皆欲发兵迎天子，建稍恐惧，乃止。光化元年，昭宗还长安，自为建画像，封建颖川郡王，赐以铁券。建辞王爵，乃封建许国公。

梁太祖以兵向长安，遣张存敬攻同州，建判官司马鄴以城降，太祖使鄴召建，建乃出降。太祖责建背己，建曰：“判官

李巨川之谋也。”太祖怒，即杀巨川，以建从行。

昭宗东迁，建从至洛，昭宗举酒属太祖与建曰：“迁都之后，国步小康，社稷安危，系卿两人。”次何皇后举觞，建蹶太祖足，太祖乃阳醉去。建出，谓太祖曰：“天子与宫人眼语，幕下有兵仗声，恐公不免也。”太祖以故尤德之，表建平卢军节度使。

太祖即位，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太祖性刚暴，臣下莫敢谏诤，惟建时有言，太祖亦优容之。太祖郊于洛，建为大礼使。罢相，出镇许州，太祖崩，许州军乱，见杀，年五十八。

## 李仁福

李仁福，不知其世家。当唐僖宗时，有拓拔思敬者，为夏州偏将，后以与破黄巢功，赐姓李氏，拜夏州节度使。思敬卒，乾宁二年，以其弟思谏为节度使。

自唐末天下大乱，史官实录多阙，诸镇因时崛起，自非有大善恶暴著于世者，不能纪其始终。是时，兴元、凤翔、邠宁、鄜坊、河中、同华诸镇之兵，四面并起而交争，独灵夏未尝为唐患，而亦无大功。硃玫之乱，思敬与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桥。其后，黄巢陷京师，王重荣、李克用等会诸镇兵讨贼，思敬与破巢复京师，然皆未尝有所可称，故思敬之世次、功过不显而无传。

梁开平二年，思谏卒，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，梁即拜彝昌节度使。明年，其将高宗益作乱，杀彝昌。是时，仁福为蕃部指挥使，戍兵于外，军中乃迎仁福立之，不知其于思谏为亲疏也。是岁四月，拜仁福检校司空、定难军节度使。终梁之世，

奉正朔而已。是时，岐王李茂贞，晋王李克用，数会兵攻仁福，梁辄出兵救之。仁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封朔方王。长兴四年三月卒，其子彝超自立为留后。

自仁福时，边将多言仁福通于契丹，恐为边患。明宗因其卒，乃以彝超为延州刺史、彰武军节度使，而徙彰武安从进代之。恐彝超不受代，遣邠州药彦稠以兵五万送从进之镇。彝超果不受代，从进与彦稠以兵围之，百馀日不克。夏州城壁素坚，故老传言赫连勃勃蒸土筑之，从进等穴地道，至城下坚如铁石，凿不能入。彝超外招党项，抄掠从进等粮道，自陕以西，民运斗粟束刍，其费数千，人不堪命，道路愁苦。明宗遂释不攻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。清泰二年卒。

其弟彝兴，累官检校太师兼侍中，周显德中，封西平王，其后事具国史。

## 韩逊

韩逊，不知其世家。初为灵武军校，当唐末之乱，据有灵盐，唐即以为节度使，而史失不录，不见其事。梁开平三年，封朔方节度使韩逊为颍川王，始见于史。是时，邠宁杨崇本、鄜延李周彝、凤翔李茂贞，皆与梁争战，独逊与夏州李思谏臣属于梁，未尝以兵争。李茂贞尝遣刘知俊攻逊，不能克，逊亦善抚其部，人皆爱之，为逊立生祠。

贞明中，逊卒，军中立其子洙为留后，梁即以为节度使。至庄宗时，又以洙兼河西节度。天成四年，洙卒，即以洙子澄为朔方军留后。其将李宾作乱，澄乃上章请师于朝，明宗以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以代澄，由是命吏而相代矣。韩氏自逊有

灵武，传世皆无所称述，澄后不知其所终。

## 杨崇本

杨崇本，幼事李茂贞，养以为子，冒姓李，名曰继徽，茂贞表崇本静难军节度使。梁太祖攻岐未下，乃移兵攻邠州，崇本迎降，太祖使复其姓，赐名崇本，迁其家于河中以为质。崇本妻有美色，太祖用兵，往来河中，尝幸之。崇本妻颇愧耻，间遣人谓崇本曰：“大丈夫不能庇其伉俪，我已为硃公妇矣，无面视君，有刀绳而已！”崇本涕泣愤怒。其后梁兵解岐围，崇本妻得归，崇本乃复背梁归茂贞。茂贞西连蜀兵会崇本攻雍、华，关西大震。太祖以兵西至河中，遣郴王友裕击之，友裕至永寿而卒，梁兵乃旋。崇本屯美原，太祖复遣刘知俊、康怀英等击之，崇本大败，自此不复东。乾化四年，为其子彦鲁所杀。崇本养子李保衡，杀彦鲁以降梁。

## 高万兴

高万兴，河西人也。唐末，河西属李茂贞，茂贞将胡敬璋为延州刺史，万兴与其弟万金俱事敬璋为骑将。敬璋死，其将刘万子代为刺史。梁开平二年，葬于州南，万子在会，其将许从实杀万子，自为延州刺史。是时，万兴兄弟皆将兵戍境上，闻万子死，以其部下数千人，降梁。

梁太祖兵屯河中，遣同州刘知俊以兵应万兴，攻丹州，执

其刺史崔公实。进攻延州，执许从实。鄜州李彦容、坊州李彦昱皆弃城走。梁太祖乃以万兴为延州刺史、忠义军节度使，以牛存节为保大军节度使。已而刘知俊叛，乃徙存节守同州，以万金为保大军节度使。万兴累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渤海郡王。贞明四年，万金卒，乃以万兴为鄜延节度使，进封延安郡王，徙封北平王。梁亡，庄宗入洛，万兴尝一来朝。同光三年，卒于镇。

万兴兄弟皆骁勇，而未尝立战功，然以戍兵降梁，梁取鄜、坊、丹、延自万兴始，故其兄弟世守其土。

万兴死，子允韬代立，长兴元年徙镇安国，又徙义成，清泰中卒。

万金子允权，开运中为肤施令，罢居于家。是时，周密为彰信军节度使，契丹灭晋，延州军乱，逐密，密守东城，而西城之兵以允权为留后。闻汉高祖起太原，遂归汉，即拜节度使，广顺三年卒。

## 温韬

温韬，京兆华原人也。少为盗，后事李茂贞，为华原镇将，冒姓李，名彦韬。茂贞以华原县为耀州，以韬为刺史。梁太祖围茂贞于凤翔，韬以耀州降梁，已而复叛归茂贞。茂贞又以美原县为鼎州，建义胜军，以韬为节度使。末帝时，韬复叛茂贞降梁，梁改耀州为崇州，鼎州为裕州，义胜为静胜军，即以韬为节度使，复其姓温，更其名曰昭图。

韬在镇七年，唐诸陵在其境内者，悉发掘之，取其所藏金宝，而昭陵最固，韬从堦道下，见宫室制度闳丽，不异人间，

中为正寝，东西厢列石床，床上石函中为铁匣，悉藏前世图书，钟、王笔迹，纸墨如新，韬悉取之，遂传人间，惟乾陵风雨不可发。

其后硃友谦叛梁，取同州，晋王以兵援友谦而趋华原，韬惧，求徙佗镇，遂徙忠武。庄宗灭梁，韬自许来朝，因伶人景进纳赂刘皇后，皇后为言之，庄宗待韬甚厚，赐姓名曰李绍冲。郭崇韬曰：“此劫陵贼尔，罪不可赦！”庄宗曰：“已宥之矣，不可失信。”遽遣还镇。明宗入洛，与段凝俱收下狱，已而赦之，勒归田里。明年，流于德州，赐死。

呜呼，厚葬之弊，自秦汉已来，率多聪明英伟之主，虽有高谈善说之士，极陈其祸福，有不能开其惑者矣！岂非富贵之欲，溺其所自私者笃，而未然之祸，难述于无形，不足以动其心欤？然而闻温韬之事者，可以少戒也！五代之君，往往不得其死，何暇顾其后哉！独周太祖能鉴韬之祸，其将终也，为书以遗世宗，使以瓦棺、纸衣而敛。将葬，开棺示人，既葬，刻石以告后世，毋作下宫，毋置守陵妾。其意丁宁切至，然实录不书其葬之薄厚也。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、通天冠、绛纱袍各二，其一于京师，其一于澶州；又葬其剑、甲各二，其一于河中，其一于大名者，莫能原其旨也。

## 杂传第二十九

### 卢光稠 谭全播

卢光稠、谭全播，皆南康人也。光稠状貌雄伟，无佗材能，而全播勇敢有识略，然全播常奇光稠为人。唐末，群盗起南方，全播谓光稠曰：“天下汹汹，此真吾等之时，无徒守此贫贱为也！”乃相与聚兵为盗。众推全播为主，全播曰：“诸君徒为贼乎？而欲成功乎？若欲成功，当得良帅，卢公堂堂，真君等主也。”众阳诺之，全播怒，拔剑击木三，斩之，曰：“不从令者如此木！”众惧，乃立光稠为帅。

是时，王潮攻陷岭南，全播攻潮，取其虔、韶二州，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。光睦好勇而轻进，全播戒其持重，不听，度其必败，乃为奇兵伏其归路。光睦果败走，潮人追之，全播以伏兵邀击，大败之，遂取潮州。是时，刘岩起南海，击走光睦，以兵数万攻虔州。光稠大惧，谓全播曰：“虔、潮皆公取之，今日非公不能守也。”全播曰：“吾知刘岩易与尔！”乃选精兵万人，伏山谷中，阳治战地于城南，告岩战期。以老弱五千出战，战酣，伪北，岩急追之，伏兵发，岩遂大败。光稠第战功，全播悉推诸将，光稠心益贤之。

梁初，江南、岭表悉为吴与南汉分据，而光稠独以虔、韶二州请命于京师，愿通道路，输贡赋。太祖为置百胜军，以光稠为防御使、兼五岭开通使，又建镇南军，以为留后。

开平五年，光稠病，以符印属全播，全播不受。光稠卒，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。延昌好游猎，其将黎求闭门拒延昌，延昌见杀。求因谋杀全播，全播惧，称疾不出。求乃自立，请命于梁。乾化元年，拜求防御使。求暴病死，其将李彦图自立，全播益惧，遂称疾笃，杜门自绝。彦图疑之，使人觇其动静，全播应觇为状以自免。彦图死，州人相率诣全播第，扣门请之，全播乃起，遣使请命于梁，拜防御使。全播治虔州七年，有善政，杨隆演遣刘信攻破虔州，以全播归广陵，卒年八十五。当卢氏时，刘勗已取韶州，及全播被执，虔州遂入于吴。

## 雷满

雷满，武陵人也。为人凶悍獠勇，文身断发。唐广明中，湖南饥，盗贼起，满与同里人区景思、周岳等聚诸蛮数千，猎于大泽中，乃击鲜酺酒，择坐中豪者，补置伍长，号土团军，诸蛮从之，推满为帅。是时，高骈镇荆南，召满隶麾下，使以蛮军击贼。骈徙淮南，满从至广陵，逃归，杀刺史崔翥，遂据朗州，请命于唐。昭宗以澧、朗为武贞军，拜满节度使。

是时，澧阳人向瑰杀刺史吕自牧据澧州，而溪洞诸蛮宋鄴昌、师益等，皆起兵剽掠湖外，满亦以轻舟上下荆江，攻劫州县。杨行密攻杜洪于鄂州，荆南成汭出兵救洪，汭战败，溺死于君山。满袭破荆南，不能守，焚掠殆尽而去。

满尝凿深池于府中，客有过者，召宴池上，指其水曰：“蛟龙水怪皆窟于此，盖水府也。”酒酣，取坐上器掷池中，因裸而入，取器嬉水上，久之乃出，治衣复坐，意气自若。

满居朗州，引沅水堑其城，上为长桥，为不可攻之计。天

祐中，满卒，子彦恭自立。彦恭附于杨行密，亦尝攻劫为荆、湖患。开平元年，马殷发兵攻彦恭，恃塹为阻，逾年不能破。三年，彦恭奔于杨行密，马殷擒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，斩于汴市，彦恭卒于淮南，澧、朗遂入于楚。

## 钟传

钟传，洪州高安人也。事州为小校，黄巢攻掠江淮，所在盗起，往往据州县。传以州兵击贼，频胜，遂逐观察使，自称留后。唐以洪州为镇南军，拜传节度使。江夏伶人杜洪者，亦据鄂州，杨行密屡攻之，洪颇倚传为首尾。久之，洪败死。是时，危全諷、韩师德等分据抚、吉诸州，传皆不能节度，以兵攻之，稍听命，独全諷不能下，乃自率兵围之。城中夜火起，诸将请急攻之，传曰：“吾闻君子不迫人之危。”乃扫地祭天，向城再拜，祝曰：“全諷不降，非民之罪，愿天止火。”全諷闻之，明日乃亦听命，请以女妻传子匡时。传居江西三十馀年，累拜太保、中书令，封南平王。天祐三年，传卒，子匡时自称留后，请命于唐。全諷曰：“听钟郎为节度使三年，吾将自为之。”已而传养子延规与匡时争立，乞兵于杨渥，渥遣秦裴等攻匡时，匡时败，被执归广陵。开平三年，全諷等起兵江西，谋复钟氏故地，全諷为杨隆演将周本所败，江西遂入于吴。

## 赵匡凝

赵匡凝，字光仪，蔡州人也。其父德諲事秦宗权，为申州刺史。宗权反，德諲攻下襄阳。梁太祖攻蔡州，宗权屡败，德諲乃以山南东道七州降。梁太祖初镇宣武，尝为宗权所困，闻德諲降，大喜，表为行营副都统，河阳、保义、义昌三节度行军司马。会其兵以攻蔡州，破之，德諲功多。德諲卒，子匡凝自立。是时，成汭死，雷彦恭袭取荆南，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彦恭，太祖表匡凝荆襄节度使，以匡明为荆南留后。是时，唐衰，藩镇不复奉朝廷，独匡凝兄弟贡赋不绝。

匡凝为人气貌甚伟，性方严，喜自修饰，颇好学问，聚书数千卷，为政有威惠。太祖攻兖州，硃瑾求救于晋，晋遣史俨等将兵数千救瑾，瑾败，与俨等奔于淮南。晋王李克用遣人以书币假道于匡凝，以聘于杨行密，求归俨等。晋王使者为梁得，太祖大怒。是时，梁已破兖、郓，遣氏叔琮、康怀英等攻匡凝，叔琮取泌、随二州，怀英取邓州，匡凝惧，请盟，乃止。

太祖弑昭宗，将谋代唐，畏匡凝兄弟不从，遣使告之，匡凝对使者流涕答曰：“受唐恩深，不敢妄有佗志。”太祖遣杨师厚攻之，太祖以兵殿汉北，匡凝战败，以轻舟奔于杨行密。师厚进攻荆南，匡明奔于蜀。匡凝至广陵，行密见之，戏曰：“君在镇时，轻车重马，岁输于梁，今败乃归我乎？”匡凝曰：“仆世为唐臣，岁时职贡，非输贼也。今以不从贼之故，力屈归公，惟公生死之耳！”行密厚遇之。其后行密死，杨渥稍不礼之。渥方宴，食青梅，匡凝顾渥曰：“勿多食，发小兒热。”诸将以为慢，渥迁匡凝海陵，后为徐温所杀。匡明卒于蜀。

## 杂传第三十

### 硃宣弟瑾

硃宣，宋州下邑人也。少从其父贩盐为盗，父抵法死，宣乃去事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为军校，敬武以隶其将曹全晟。中和二年，敬武遣全晟入关与破黄巢。还过郢州，郢州节度使薛崇卒，其将崔君预自称留后。全晟攻杀君预，遂据郢州。宣以战功，为郢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已而全晟死，军中推宣为留后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军节度使。

梁太祖镇宣武，以兄事宣。太祖新就镇，兵力尚少，数为秦宗权所困，太祖乞兵于宣。宣与其弟瑾以兖、郢之兵救汴，大破蔡兵，走宗权。是时，太祖已袭取滑州，稍欲并吞诸镇，宣、瑾既还，乃驰檄兖、郢，言宣、瑾多诱宣武军卒亡以东，乃发兵收亡卒，因攻之，遂为敌国，苦战曹、濮间。是时，梁又东攻徐州，西有蔡贼，北敌强晋，宣、瑾兄弟自相首尾，然卒为梁所灭。乾宁四年，宣败，走中都，为葛从周所执，斩于汴桥下。

瑾，宣从父弟也。从宣居郢州，补军校。少倜傥，有大志，兖州节度使齐克让爱其为人，以女妻之。瑾行亲迎，乃选壮士为舆夫，伏兵器舆中。夜至兖州，兵发，遂虏克让，自称留后。僖宗即拜瑾泰宁军节度使。

瑾与宣已破秦宗权于汴州，梁太祖责瑾诱宣武军卒以归，

遣硃珍攻瑾，取曹州，又攻濮州，而太祖自攻郢。瑾兄弟往来相救，凡十馀年，大小数十战，与太祖屡相胜败。太祖得宣将贺瑰、何怀宝及瑾兄琼，乃将琼等至兗城下，告瑾曰：“汝兄败矣！今琼等已降，不如早自归。”瑾伪曰：“诺。”乃遣牙将胡规持书币诣军门请降。太祖大喜，至延寿门与瑾交语，瑾曰：“愿得琼送符印。”太祖信之，遣客将刘捍送琼往。瑾伏壮士桥下，单骑迎琼，挥手语捍曰：“请琼独来！”琼前，壮士擒之，遂闭门，责琼先降，斩之，掷其首城外。太祖度不可下，乃留兵围之而去。

瑾婴城自守，而与葛从周等战城下，瑾兵屡败，宣亦败于郢州，乃乞兵于晋，晋遣李承嗣、史俨等以骑兵五千救之。太祖已破宣，乃急趋兗。瑾城中食尽，与承嗣等掠食丰、沛间，梁兵奄至，瑾将康怀英等以城降梁。瑾等将麾下兵走沂州，沂州刺史尹处宾不纳。又走海州，梁兵急追之，乃奔于淮南。杨行密闻瑾来，大喜，解其玉带赠之，表瑾领武宁军节度使，以为行军副使。其后，梁遣庞师古、葛从周等攻淮南，行密用瑾，大破梁兵于清口，斩师古。行密累表瑾东南诸道行营副都统、领平卢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行密死，渥及隆演相继立，皆年少，徐温与其子知训专政，畏瑾，欲除之，瑾乃谋杀知训。尝以月旦遣爱妾候知训家，知训强通之，妾归自诉，瑾益不平。屡劝隆演诛徐氏，以去国患，隆演不能为。既而知训以泗州建静淮军，出瑾为节度使。将行，召之夜饮。明日，知训过瑾谢，延之升堂，出其妻陶氏，知训方拜，瑾以笏击踣之，伏兵自户突出，杀之。初，瑾以二恶马击庭中，知训入而释马，使相蹶鸣，故外人莫闻其变。瑾携其首驰示隆演曰：“今日为吴除患矣！”隆演曰：“此事非吾敢知！”遽起入内。瑾忿然以首击柱，提剑而出，府门已阖，因

逾垣，折其足。瑾顾路穷，大呼曰：“吾为万人去害，而以身死之！”遂自刎。润州徐知诰闻乱，以兵趋广陵，族瑾家。瑾妻陶氏临刑而泣，其妾曰：“何为泣乎？今行见公矣！”陶氏收泪，欣然就戮，闻者哀之。

瑾名重江淮，人畏之。其死也，尸之广陵北门，路人私共瘞之。是时，民多病疴，皆取其墓上土，以水服之，云病辄愈，更益新土，渐成高坟。徐温等恶之，发其尸，投于雷公塘。后温病，梦瑾挽弓射之。温惧，网其骨，葬塘侧，立祠其上。初，瑾尝病疽，医者视之，色惧，瑾曰：“但理之，吾非以病死者。”于是果然。卒年五十二。

## 王师范

王师范，青州人也。其父敬武，为平卢军牙将。唐广明元年，无棣人洪霸郎为盗齐、棣间，平卢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率兵击破之。敬武反，兵逐师儒，自称留后，都统王鐸承制拜敬武节度使。敬武卒，师范尚幼，其棣州刺史张蟾叛。昭宗以为师范年少，其下不服从，乃拜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平卢节度使。师范不受代，蟾迎安潜入棣州。师范遣其将卢洪攻蟾，洪以兵返袭青州，师范阳为好辞，遣人迎语洪曰：“吾幼未能任事，赖诸将共持之尔。不然，听公所为也。”洪以师范无能为，遽还，不为备。师范伏兵于道，语其仆刘鄩曰：“洪来，为我斩之！用尔为牙将。”明日，洪来，师范出迎，鄩于坐上斩之，伏兵发，尽杀其余兵，乃急攻棣州，破张蟾，安潜奔归于京师。昭宗乃拜师范节度使。

师范颇好儒学，聚书至万卷，为政有威爱。梁太祖围昭宗

于凤翔，宦官韩全诲等矫诏召诸镇兵以击梁。诏至青州，师范泣曰：“诸镇有兵，所以藩捍天子，今天子危辱，而诸镇反以兵自卫；吾虽力不足，当成败以之。”乃遣使乞兵于杨行密。是时，梁已东下兖、郓，师范乃遣刘鄩与其弟师鲁分攻克、密诸州。遣张居厚以壮士二百为舆夫，伏兵舆中，西驰梁军，称师范使者聘梁，因欲劫杀太祖。居厚至华州东城，华州将娄敬思疑其有异，剖舆视之，见其兵。居厚遂击杀敬思，以兵攻西城，不克而反。刘鄩逐葛从周取兖州，而平卢诸州皆起兵攻梁。

其后，梁太祖自凤翔东还，遣硃友宁攻师范，友宁战死。复遣杨师厚攻之，屯于临朐。师范以兵迫之，师厚阳为怯不敢出，间遣人阳言曰：“梁兵少，方乞兵于凤翔，今粮且绝，当还军。”师范以为然，乃遣师鲁悉兵攻之，师厚拒而不战。师鲁兵却，师厚追击至圣王山，师鲁大败，遂傅其城，而梁别将刘重霸下其棣州，师范乃请降，太祖许之。师范素服乘驴诣太祖请罪，太祖待以客礼。久之，表师范河阳节度使。

太祖即位，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，居于洛阳。太祖心欲诛之，未有以发。太祖诸子已封王，宴于宫中，友宁妻泣谓太祖曰：“陛下化家为国，诸子人人皆得封，而妾夫独以战死，奈何仇人犹在朝廷！”太祖奋然戟手曰：“吾亦几忘此贼！”乃遣人就洛阳族灭之。使者至，先掘坑于外，乃入告之。师范设席为具，与诸宗族饮酒，谓使者曰：“死，人之所不免，况有罪乎？然惧少长失序，下愧于先人。”酒半，令少长以次起，就戮于坑所，闻者皆哀怜之。同光三年，赠师范太尉。

## 李罕之

李罕之，陈州项城人也。为人骁勇，力兼数人。少学，读书不成，去为僧，以其无赖，所往皆不容。乃乞食酸枣市中，市中人皆不与，罕之掷器于地，裂其衣，又去为盗。是时，黄巢起曹、濮，乃往依之。巢北渡江，罕之与其麾下走淮南，自归于高骈，骈表光州刺史。岁馀，秦宗权急攻光州，罕之不能守，还走项城，收其馀众，依诸葛爽于河阳，爽以罕之为怀州刺史。巢已败走，爽降唐，僖宗拜爽东南面招讨使，以攻宗权，爽表罕之副使，以兵屯宋州，又表河南尹、东都留守。秦宗权遣孙儒攻河南，罕之兵少，西走澠池，儒烧宫阙，剽掠而去。罕之壁澠池。

岁馀，诸葛爽死，其将刘经立爽子仲方。仲方年少，事皆任经，经虑罕之凶勇难制，以兵攻之，罕之反击走经。罕之追至巩县，陈舟于汜水，将渡河，经遣张言拒之河上，言反背经，与罕之合攻河阳，为经所败，退保怀州。已而孙儒陷河阳，仲方奔于梁。梁兵击走儒，罕之袭取河阳，言取河南，皆附于梁。

罕之与言皆爽叛将，事已成，乃相与交臂为盟，誓同休戚不相忘。罕之御众无法，性苛暴，颇失士心。而言善治军旅，教民播殖，务为积聚。罕之用兵，言尝供给其乏。罕之求取无已，言颇苦之，不能输，罕之召言军吏笞责之，言益不平。罕之悉兵攻晋、绛，言夜袭河阳，罕之奔晋。晋表罕之泽州刺史，使李存孝以兵三万助罕之攻言。言求救于梁。罕之败于浚河，乃归太原，李克用延之帐中。罕之留其子頎事晋，乃之泽州，日以兵钞怀、孟间，啖人为食。居民屯聚摩云山，罕之悉攻杀之，立栅其上，时人号曰李摩云。是时，晋方徇地山东，颇倚罕之为捍蔽。李茂贞等犯京师，克用以兵至渭北，僖宗以克用为邠州四面行营都统，表罕之为副。破王行瑜，加检校太尉，食邑千户。

罕之自以功多于晋，私谓盖寓曰：“自吾脱身河阳，赖晋容我，未能有以报之；今行老矣，无能为也。若吾王见怜，与一小镇，使休兵养疾而后归老，幸也！”寓为言之，克用不对。佗日，诸镇择守将，未尝及罕之，罕之心益怏怏。寓告克用，惧罕之有佗心，克用曰：“吾于罕之，岂惜一镇，然鹰鸟之性，饱则扬矣！”

光化元年，潞州薛志勤卒，罕之遽入潞州，使人启晋王曰：“志勤且死，新帅未至，所以然者，备佗盗耳！”克用大怒，遣李嗣昭攻之。罕之执晋守将马溉、伊鐔等，遣子颢送于梁以乞兵。梁太祖遣丁会守潞州，以罕之为河阳节度使，行至怀州，以疾卒，年五十八。

罕之初背梁而归晋，晋王以罕之守泽州，罕之留其子颢与庄宗游，甚狎。后罕之背晋以归梁，晋王怒，欲杀颢，庄宗与之骏马，使奔于梁。太祖得颢父子大喜，使与友伦将兵以卫昭宗，故颢当太祖时，常掌禁兵。末帝诛友珪，颢与其谋，拜右羽林统军、澶州刺史。事唐，历卫、衍二州刺史，累迁右领军卫上将军。天福中卒，年七十，赠太尉。

## 孟方立

孟方立，邢州平乡人也。少为军卒，以勇力选为队将。唐广明中，潞州节度使高浟攻诸葛爽于河阳，遣方立将兵出天井关为先锋。浟为其将刘广所逐，广为乱军所杀。方立闻乱，引兵自天井入据潞州，唐因以为昭义军节度使。昭义所节制泽、潞、邢、洛、磁五州，而治潞州。方立以谓潞州山川高险，而人俗劲悍，自刘积以来尝逐其帅；且己邢人也，因徙其军于邢

州。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，因以泽、潞二州归于晋。晋遣李克修为泽潞节度使，方立以邢、洺、磁三州自为昭义军。

晋数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窥山东，三州之人俘掠殆尽，赤地数千里，无复耕桑者累年。方立以孤城自守，求救于梁，梁方东事兖、郟，不能救也。文德元年，方立乞兵于王镕以攻晋，镕许之。方立乃遣其将奚忠信攻晋辽州，而镕以佗故不能出兵。兵既失约，忠信大败，而晋兵乘胜攻之。

方立将石元佐者，善兵而多智，方立尝信用之。忠信之败也，元佐为晋将安金俊所得，金俊厚遇之，问以攻邢之策，元佐曰：“方立善守而邢城坚，若攻之，必不得志。宜急攻其磁州，方立来救，可以败也。”金俊以为然。军于滏水之西，方立果帅兵来救，为金俊所败，驰入邢州，闭壁不复出。外无救兵，城中食且尽，方立夜出巡城，号令守者，守者皆不应，方立知不可，乃归饮鸩而卒。

军中以其弟洺州刺史迁为留后，求救于梁。梁太祖遣王虔裕将骑兵三百助迁守，迁执虔裕降晋。晋徙迁族于太原，以为汾州刺史，后以为泽潞节度使。天复元年，梁遣氏叔琮攻晋，出天井关，迁开门降，为梁兵乡道以攻太原，不克。叔琮军还过潞，以迁归于梁，梁太祖恶其返覆，杀之。

## 王珂

王珂，河中也。其仲父重荣，以河中兵破黄巢，有功于唐，拜河中节度使。重荣无子，以其兄重简子珂为后。重荣卒，弟重盈立，重盈卒，军中乃以珂重荣子，立之。重盈子陕州节度使珙、绛州刺史瑶，与珂争立，珙、瑶以书与梁太祖，言珂

故王氏苍头，小字忠兒，不应得立。珂亦求援于晋，晋人言之朝，昭宗以晋故，许之。而珙、瑶亦西结王行瑜、韩建、李茂贞为援，行瑜等交章论列，昭宗报以重荣与晋于唐尝有大功，业许之，不可易。行瑜等怒，以兵犯京师，杀宰相李磎等而去。珙、瑶连兵攻珂河中，珂求援于晋，晋兵西讨三镇，行下绛州，斩瑶而过，至于渭北，击破行瑜。昭宗卒以珂为河中节度使。晋以女妻之，遣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陕州。珙为人惨刻，尝斩人掷其首于前，言笑自若，其下苦之。偏将李璠因珙战败，杀珙，自称留后。

是时，梁已下镇、定，将移兵西，而昭宗为刘季述所废，京师大乱。崔胤阴召梁以兵西，梁太祖以珂在河中，惧为患，乃顾张存敬、侯言，以一大绳与之，曰：“为我持缚珂来！”存敬等兵出含山，破晋、绛二州，遣何邈以兵守之，绝晋援。存敬围河中，珂告急于晋，晋以邈故不得前。珂乃遣其妻以书告晋王曰：“贼势如此，朝夕乞食于梁矣！大人何忍而不救邪？”晋王报之曰：“梁兵为阻，众寡不敌，救之则并晋俱亡，不若与王郎自归朝廷。”珂乃为书与李茂贞曰：“天子初返正，诏藩镇无相侵以安王室。今殊公弃约以见攻，其势不止于弊邑；若弊邑朝亡，则西北诸镇非诸君所能守也！愿与华州出兵潼关以为应。”茂贞不报。珂计穷，乃治舟于河，将归于京师。珂夜登城谕守陴者，守陴者皆不应。牙将刘训夜入珂寝白事，珂叱之曰：“兵欲反邪！”训乃解衣自索而入曰：“公苟怀疑，请先断臂！”珂曰：“事急矣！计安出乎？”训曰：“公若携家夜济，人必争舟，一夫鴟张，大事即去。不若迟明以情谕军中，愿从者犹得其半。不然，且为款状以缓梁兵，徐图向背。”珂以为然。

梁太祖自同州降唐，即依重荣，以母王氏，故事重荣为舅。

珂乃登城呼存敬曰：“吾于梁王有家世之旧，兵当退舍，俟梁王来，吾将听命。”存敬乃退舍，使驰诣太祖于洛阳。太祖至河中，先之城东，哭于重荣之墓而后入。珂欲面缚牵羊以见太祖，太祖谓曰：“太师阿舅之恩何时可忘，郎君若以亡国之礼见，太师其谓我何？”珂迎于路，握手嘘唏，乃徙珂于汴。太祖以珂晋婿也，疑其贰己，使珂西入觐，行至华州，使人杀之传舍。

瓚，重盈之诸子也，梁太祖已执珂，自领河中节度使，以瓚为吏。瓚事梁，为诸卫大将军，泰宁、镇国军节度使。末帝时，为开封尹。贞明五年，代贺瑰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是时，晋已城德胜，瓚自黎阳渡河攻澶州，不克，退屯杨村，扼河上流，与晋人相持经年，大小百馀战，瓚卒无功，末帝遣戴思远代，瓚复为开封尹。庄宗自郓入京师，末帝闻唐兵且至，日夜涕泣，不知所为，自持国宝，指其宫室谓瓚曰：“使吾保此者，系卿之画如何耳！”唐兵已过宛胸，瓚驱率市人登城拒守。唐兵攻封丘门，瓚开门迎降，伏地请死，庄宗劳而起之曰：“朕与卿家世婚姻，然人臣各为主耳，复何罪邪！”因以为开封尹，迁宣武军节度使。已而故梁臣赵岩、张汉杰等相次诛死，瓚以忧卒。赠太子太师。

## 赵𨔵

赵𨔵，其先青州人也。世为陈州牙将。𨔵幼与群儿戏道中，部分行伍，指顾如将帅，虽诸大儿皆听其节度，其父叔文见之，惊曰：“大吾门者，此儿也！”及壮，善用弓箭，为人勇果，重气义，刺史闻其材，召置麾下。累迁忠武军马步军都虞候。

王仙芝寇河南，陷汝州，将犯东都，犇引兵击败之，仙芝乃南去。已而黄巢起，所在州县，往往陷贼。陈州豪杰数百人，相与诣忠武军，求得犇为刺史以自保，忠武军表犇陈州刺史。已而巢陷长安，犇语诸将吏曰：“以吾计，巢若不为长安市人所诛，必驱其众东走，吾州适当其冲矣！”乃治城池为守备，迁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，选其子弟，配以兵甲，以其弟昶、翊为将。巢败，果东走，先遣孟楷据项城，昶击破之，执楷以归。巢从后至，闻楷被执，大怒。

既而秦宗权以蔡州附巢，巢势甚盛，乃悉众围犇，置春磨，糜人之肉以为食。陈人恐，犇语其下曰：“吾家三世陈将，必能保此。尔曹男子，当于死中求生，建功立业，未必不因此时。”陈人皆踊跃。巢栅城北三里为八仙营，起宫阙，置百官，聚粮饷，欲以久弊之，其兵号二十万。陈人旧有巨弩数百，皆废坏，后生弩工皆不识其器。翊创意理之，弩矢激五百步，人马皆洞，以故巢不敢近。围凡三百日，犇食将尽，乃乞兵于梁。梁太祖与李克用皆自将会陈，击败巢将黄郚于西华。西华有积粟，巢恃以为饷，及郚败，巢乃解围去。

梁太祖入陈州，犇兄弟迎谒马首甚恭。然犇阴识太祖必成大事，乃降心屈迹，为自托之计。以梁援己恩，为太祖立生祠，朝夕拜谒。以其子岩尚太祖女，是谓长乐公主。黄巢已去，秦宗权复乱淮西，陷旁二十馀州，而陈去蔡最近，犇兄弟力拒之，卒不能下。后巢、宗权皆败死，唐昭宗即以陈州为忠武军，拜犇节度使。犇已病，乃以位与其弟昶，后数月卒。

昶乘大寇新灭，乃休兵课农，事梁尤谨。梁兵攻战四方，昶馈饩供亿，未尝少懈。昶卒，翊代立。

翊颇知书，乃求邓艾故迹，决翟王陂溉民田。兄弟居陈二十馀年，陈人大赖之。梁太祖已降韩建，取同、华，徙翊为同

州留后。入唐，为右金吾卫上将军。岁馀，以疾免官归，卒于家，陈人为之罢市。

𨔵次子岩，梁末帝时为户部尚书、租庸使，与张汉杰、汉伦等居中用事。梁自太祖以暴虐杀戮为事，而末帝为人特和柔恭谨，然性庸愚，以汉杰妇家，而岩婿也，故亲信之，大臣老将皆切齿，末帝独不悟，以至于亡。

初，友珪杀太祖自立，以末帝为东都留守。岩如东都，末帝与之饮酒，从容以诚款告之。岩为末帝谋，遣人召杨师厚兵起事。岩还西都，卒与袁象先以禁兵诛友珪，取传国宝以授末帝。

末帝立，岩自以有功于梁，又尚公主，闻唐驸马杜悰位至将相，自奉甚丰，耻其不及。乃占天下良田大宅，哀刻商旅，其门如市，租庸之物，半入其私，岩饮食必费万钱。

故时，魏州牙兵骄，数为乱，罗绍威尽诛之。太祖崩，杨师厚逐罗氏，据魏州，复置牙兵二千，末帝患之。师厚死，岩与租庸判官邵赞议曰：“魏为唐患，百有馀年，自先帝时，尝切齿绍威，以其前恭而后倨。今先帝新弃天下，师厚复为陛下忧，所以然者，以魏地大而兵多也。陛下不以此时制之，宁知后人不为师厚也？不若分相、魏为两镇，则无北顾之忧矣。”末帝以为然，乃分相、澶、卫为昭德军。牙兵乱，以魏博降晋，梁由是尽失河北。

是时，梁将刘鄩等与庄宗相距澶、魏之间，兵数败。岩曰：“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，陛下即位犹未郊天，议者以为朝廷无异籓镇，如此何以威重天下？今河北虽失，天下幸安，愿陛下力行之。”敬翔以为不可，曰：“今府库虚竭，箕敛供军，若行效禋，则必赏赉；是取虚名而受实弊也。”末帝不听，乃备法驾幸西京，而庄宗取杨刘，或传：“晋兵入东都矣！”或

曰：“扼汜水矣！”或曰：“下郢、濮矣！”京师大风拔木，末帝大惧，从官相顾而泣，末帝乃还东都，遂不果郊。

镇州张文礼杀王镕，使人告梁曰：“臣已北召契丹，愿梁以兵万人出德、棣州，则晋兵惫矣。”敬翔以为然，岩与汉杰皆以为不可，乃止。其后黜王彦章用段凝，皆岩力也。

庄宗兵将至汴，末帝惶惑不知所为，登建国楼以问群臣，或曰：“晋以孤军远来，势难持久，虽使入汴，不能守也。宜幸洛阳，保险以召天下兵，徐图之，胜负未可知也。”末帝犹豫，岩曰：“势已如此，一下此楼，何人可保！”末帝卒死于楼上。

当岩用事时，许州温韬尤曲事岩，岩因顾其左右曰：“吾常待韬厚，今以急投之，必不幸吾为利。”乃走投韬，韬斩其首以献。庄宗已灭梁，岩素所善段凝奏请诛岩家属，乃族灭之。

呜呼，祸福之理，岂可一哉！君子小人之祸福异也。老子曰：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”后世之谈祸福者，皆以其言为至论也。夫为善而受福，焉得祸？为恶而受祸，焉得福？惟君子之罹非祸者，未必不为福；小人求非福者，未尝不及祸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始，皐自以先见之明，深结梁太祖，及其子孙皆享其禄利，自谓知所托矣，安知其族卒与梁俱灭也？皐之求福于梁，盖老氏之所谓福也，非君子之所求也，不可戒哉！

## 冯行袭

冯行袭，字正臣，均州人也。唐末，山南盗孙喜以众千人袭均州刺史吕焯，焯不能御。行袭为州校，乃阴选勇士伏江南，

独乘小舟逆喜，告曰：“州人闻公至，皆欲归矣。然知公兵多，民惧虏掠，恐其惊扰，请留兵江北，独与腹心数人从行，愿为前导，以慰安州民，事可立定。”喜以为然，乃留其兵江北，独与行袭渡江。军吏前谒，行袭击喜仆地，斩之，伏兵发，尽杀从行者。馀兵在江北，闻喜死，皆溃。山南节度使刘巨容表行袭均州刺史。

是时，僖宗在蜀，诸镇贡献行在者皆道山南，盗贼多据州西长山以邀劫之，行袭尽破诸贼。洋州葛佐辟行袭行军司马，使以兵镇谷口，通秦、蜀道，行袭由此知名。李茂贞兼领山南，遣子继臻守金州，行袭逐之，遂据金州。昭宗乃以金州为戎昭军，拜行袭节度使。昭宗在岐，梁太祖引兵而西，中尉韩全诲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余人召兵江淮，以拒太祖，行袭已附梁，乃尽杀文晏等。太祖攻赵匡凝于襄阳，行袭遣子勳以舟兵会均、房，以功迁匡国军节度使。行袭为人严酷少恩，而所至辄天幸，境旱有蝗，则飞鸟食之，岁凶，田中鹵谷自生。唐衰，知梁必兴，尤尽心倾附事梁，官至司空，封长乐郡王，卒赠太傅，谥曰忠敬。